蘇聯見聞録

茅盾著

中蘇文協文藝叢書

蘇聯見聞錄

每冊定價國幣三元八角

著作者　茅　盾
主編者　曹靖華
編輯者　中蘇文化協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再版

(190P.) K　見

本書據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版影印

序

去年五月，在上海，無意中遇到了一位中學時代的同學；我們有十幾年不通音訊了，一旦晤面，當然彼此都很高興。東南西北說了一陣，這位朋友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低聲問我道：「到底蘇聯是怎樣一個地方？你剛從蘇聯回來……」

他不說下去了，似乎他在斟酌自己想說的話。

我靜默地等待着。但我心裏卻在想：大概他的問題很多，所以先要整理一下再提出來罷。回國以後，在上海各大學作過講演，也參加過若干文化團體和私人的座談會，每次都有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問題提出來，提問題的人態度都很嚴肅，而所提的問題也依各人的生活，職業，社會階層等等而大有不同，但那種認眞求知的精神都很使人起敬，可惜我不是蘇聯研究的專家，雖然去遊歷了幾個月，而見聞淺陋，所答不能滿足所問，實在深感慚愧。我一邊這樣想，一邊看着這位老同學的嚴肅而鄭重的面容，就有點侷促不安起來了。

這其間，老同學終於也把思緒整理好了，他提出的那個問題卻是我所猜想不到的，他說：

「蘇聯有沒有我這樣的人？」

我一怔，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簡直摸不清他這句問話的意義。

老同學看到我發窘，也忸怩地笑了笑，伸手搔了搔頭皮，表示抱歉地問道：「我這話沒頭沒腦的，你不明白我的意思罷？哎，怎麼說好呢？……哦，先來講講我自己。我們十多年不見了，我的情形恐怕你是不會曉得的……」

老同學夾七夾八講了一大堆。概括起來，是這樣的意思：他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對於政治不感興趣，他沒有占過人家的便宜，也不想占人家的便宜——當然，人家占了他便宜的時候，他也要憤憤不平的，不過，止於憤憤不平而已。

「我有我的小天地——我所喜歡的工作，搜羅各地的風俗習慣的材料……」老同學歇了一口氣，淡淡一笑，客氣地接着說，「玩物喪志罷了，見笑得很，可是，這是我的興趣之所寄。人家看來，當然我是落後了，有時我也承認：恐怕有點落後。可是，儘管我弄的是不急之務，究竟也無害於人，是不是？」

他煞住了話頭，嚴肅地望着我，然後單刀直入地問道：「聽說蘇聯人不能自已選擇職業，都得由政府指定，是不是眞的？」

我忍不住笑了，我終於也悟到他開頭那個問題——「蘇聯有沒有我這樣的人？」——是什麼意義了，我回答道：「那是反蘇聯的人造的謠言。」

「哦，謠言！我本來就有點懷疑。父母尙且不能指定兒女們幹什麼職業，只能勸告勸告。」

「對了，你說的很對。」我不禁想到市面上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關於蘇聯的謠言，其中有一些想入非非，不近人情，簡直是把所有的人都當作傻子，只有他造謠者纔是聰明的。

自有蘇聯這社會主義的國家以來，造謠家即有了事做。最近的趨勢，似乎專在「自由」兩字上做文章。三年前，我們就聽到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蘇聯有平等而無自由」。作此說者又假裝公平，說英美等國「有自由而無平等」。製造這些妙論的人們極力想抹殺一個眞理：自由的基礎是平等。中國諺語有云：「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爲什麼州官有放火的自由，而百姓則連點燈的自由也沒有了呢？因爲州官和百姓不是平等的。製造這些妙論的人們又發明了「蘇聯人不能自己選擇職業，都得由政府指定」的神話。我的那位老同學就是受了這一類「神話」的神經攻勢之一人。但是，在這年頭兒，這一類「神話」的「市價」畢竟也每況愈下了。不甘受謠言所播弄的最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渴求認識蘇聯的眞實情形，他們不放過每一個最小的機會，在每一個提問題者的眼光中，我都看到這同樣的熱忱。

受了這樣熱忱的鼓勵，我陸續寫下了遊歷蘇聯時的見聞。這些一鱗一爪的筆記，當然不够得很；對於渴求知道蘇聯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文藝等等各方面偉大成就的人們，這些筆記是連「畫餅充飢」也談不到的。而我之所以還有勇氣把這樣淺陋的東西拿出來，一則是由此可以窺

見蘇聯人民生活的剪影，二則是由此也可以知道蘇聯人民保衛世界和平民主的奮勇與堅決。

三十年來，每當中國人民艱苦奮鬥以求自由解放的時候，首先給予偉大的同情與援助的就是蘇聯。中蘇兩大民族的堅固的友誼，是從蘇聯建國的那一天就開始了的。去年以來，國際的戰爭販子仇蘇反蘇，叫囂日烈，而利用中國人民做「貓脚爪」的陰謀，也日益明顯。中國人民知道誰是友，誰是敵，陰謀構煽者終必自食其果。但是我們仍當提高警惕。如果本書能够對於中蘇兩大民族友誼之鞏固及文化交流之增進都有所裨益，那是筆者最大的光榮，同時也是最大的期待。

最後，筆者（同時也代表我的妻）極願借本書出版的機會，對於蘇聯文化界友人在我們遊蘇期間所給予的隆重的友誼，誠懇地表示感謝。特別要感謝 VOKS（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會長凱美諾夫先生，他為我們計劃了極周到的參觀節目。也要感謝VOKS東方部主任葉洛菲也夫先生，他幫助我們實現參觀計劃而且差不多天天來照料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也要感謝鮑羅寧先生和史班諾先生；在遊歷列寧格勒，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的時候，鮑羅寧先生每次都陪同着我們，而史班諾先生的翻譯則為我們解決了語言上的困難。

同樣，我們也要感謝喬治亞對外文化協會會長彌卡瓦先生，阿爾美尼亞對外文化協會會長卡萊太爾先生，列寧格勒，塔什干，巴庫各作家協會及對外文化協會的諸位先生，他們的隆重的招待和誠摯的友誼，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茅盾。

目錄

序

第一部 日記

第二部 見聞錄

「斯摩爾納號」……一九七

海參崴印象……二〇一

「紅軍戰利品（武器部分）展覽會」……二〇四

「列寧博物館」……二一二

「紅軍博物館」……二一六

關於「眞理報」……二一九

「星火」和蘇爾科夫……二二三

「列寧圖書館」……二二七

「兒童眞理報」訪問記……二三一

「紅十月廠」……二三六
「高爾基世界文學院」及「高爾基博物館」……二四三
「革命博物館」……二四八
兩個中學校……二五二
古列巡禮……二五七
喬治亞「歷史博物館」……二六〇
「兒童宮」……二六三
梯俾利斯的「地下印刷所」……二六八
阿爾美尼亞「歷史博物館」與「民衆圖書館」……二七四
傀儡戲和奧布拉支梭夫……二八〇
再談奧布拉支梭夫的傀儡戲……二八二
卡泰耶夫訪問記……二八六
馬爾夏克談兒童文學……二九二
西蒙諾夫訪問記……二九七
吉霍諾夫訪問記……三一〇

「托爾斯泰博物館」……三一五
「紅旗工廠」……三二二
「耐克拉索夫博物館」……三二四
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三三一
烏茲別克的第一個歌劇「蒲朗」……三三六
歌劇「閣綺麗和麥其儂」……三四二
烏茲別克文學概略……三四七

插圖

莫斯科
梯俾利斯
紅場
街景
大戲院
馬恩列斯學院
真理報館
喬治亞國立大學
地下鐵道革命廣場車站
科拉河上之大橋

葉麗方
政府大廈
阿拉拉山
阿爾美尼亞國立大學
斯賓甲羅夫戲院

列寧格勒
冬宮
喀德鄰二世銅像
街景
普希金戲院

塔什干
作者夫婦與烏玆別克人民藝術家合影
教育學院
斯大林紡織工廠
街景

巴庫
基洛夫大街
阿塞爾拜疆國家科學院
海底油田
斯大林路

日記

十二月五日，星期四。載着朋友們回去的「登陸艇」漸漸去遠了，我站在船舷，心裏很難過。這時已經是十一點多，他們一定感到肚子餓了；據一虹兄說，因爲事前沒有準備，所以沒法請朋友們在船上喝杯茶喫些點心。

寶權兄還留着。從南京來的蘇聯大使館的隨員讓考夫先生是要伴送我們夫婦倆直到莫斯科的，但讓考夫這時還不見上來，寶權兄和克留科夫先生（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駐滬代表）盼他來了給我介紹過然後回去。克留科夫很懇切地對我說：「你們需要什麼，有什麼問題，都找讓考夫好了。不要客氣。」這一次返航的「斯摩爾納」載去好幾位蘇聯的外交人員，都能說中國話，不過讓考夫是負責招待我們的。「好啊，一定不客氣，什麼都找到他，」我笑着回答，「如果我打算學俄文，也請他教罷。」

將近十二點，讓考夫終於到了，滿頭大汗，看樣子他這時很忙；介紹見過，匆匆談了幾句，寶權兄說：「現在我也要走了！」我卻說不出什麼話。我們只緊緊地握了一次手。走到船舷那吊梯上，我們又握一次手。又和克留科夫握手，我忽然想起他說過「你回來時，我大概還在中國——

上海或南京。」於是我便說，「再會罷，在南京！」接着，蘇聯駐滬總領事哈林先生以及塔斯社羅果夫先生等等，也都走了，一一握過手後，我忽然感到有點暈眩；是疲倦呢？還是感情太激動？我也不知道。不過船上確是熱得利害。

喫過午飯，我就到自己房裏休息。上船的時候，我穿了皮大衣，這時只穿一身棉毛衫褲，還是覺得熱，頭隱隱作痛，實在也睡不着。開了窗呢，風又太大，也不好受；而且這對於本來就在傷風的德祉，也是不好的。

三點多鐘船開了。我站在船頭甲板上默默四望，想到從此以後，將有許多時候看不到中國的報紙和刊物，得不到朋友的音訊，不知道他們生活得怎樣，工作得怎樣，——這比什麼都難受。我看着吳淞口兩岸的景色，眞有點依依不捨。

船上定規：五時晚飯，八時喝茶。我因頭痛，喫過晚飯就睡覺。房裏太熱，毛毯根本用不到，我們還把窗子開了三分之一。海上風猛，船身顚簸起來了，稍覺不適，可是人太倦，終於朦朧入睡，直到次晨五時。

十二月六日，星期五。雖然經過一晚的休息，而我的頭痛仍未痊愈。這是向來如此的，一度頭痛接着總是幾天。風浪相當大，船身顚簸較昨天爲烈，午飯時女客缺席者甚多。我雖然還在頭痛，而德祉傷風也比昨天利害些，但我們飲食卻還照常。

到甲板散步眺望，茫茫一片，水天相連，不知道船這時到了什麼地方。猜想來，該已過了蘇北，而此時正在膠東半島以東的洋面罷？極目遠望，看不見任何陸地的影蹤，太陽光把海波耀成一片金碧，一切都很和平而可愛，但是我知道在西邊大陸上，在我的祖國，蘇北和膠東，這時正在砲火連天呢。

入晚風浪漸平，而房中水汀亦不如昨日之熱，夜睡甚安。

十二月七日，星期六。天氣很好，風平浪靜，頭痛已痊。上午已可見對馬島。下午三時過對馬海峽。船傍對馬島行，西望隱隱見有小島若干，那是屬於朝鮮的。對馬島甚大，但島上（至少在我們看見的這一邊）似乎很少人煙，也少樹木。五時，對馬島已在船後。天色漸黑。至此，全部航程已去其半。

八時半，船上有電影。片名「高傲的女郎」，乃十年前舊片，性質屬於喜劇。電影完畢，又到休息室聽斯洛鮑支考依先生的男低音獨唱。斯先生是寓居上海多年的蘇聯聲樂家，極負盛名。這次他回蘇聯，將在莫京及其他城市表演。今晚他唱了三段，皆取自恰伊科夫斯基的同一歌劇：「金珠繡履」。我不知歌詞云何，單聽他的嗓子，就覺得很好。唱完一段後，聽衆都熱烈鼓掌，要求再來一個，因此他接連唱了三段，都是他自己彈鋼琴伴奏。

十二月八日，星期日。上午雖然稍有風浪，但還不感到怎樣不舒服。午後風浪漸大，晚飯時

餐室中僅寥寥數人。入夜風聲如吼，船身顛簸，室中物件都滑走碰撞。又如有陣雨，簌簌地撲打着玻璃窗；我們房間的窗雖然關閉得那麼嚴密，依然要滲水，我們不得不用所有的毛巾來堵這「決口」。我們牀下本來是塞滿了箱子的，想不到這時候忽然空出一大塊，原來那些箱子好像也怕暈船，都擠得更緊了。最難處理的，是一張椅子，它像一匹發了野性的馬，跑來跑去，簡直無法控制，我打算捉住它，卻反被它摜了一交。後來，我們趁顛簸的間歇把這椅子捉住，禁閉在洗臉盆架和牀架之間，這纔相安無事。我偶然到休息室隔窗外望，眞使我大吃一驚，原來天空是一色青蒼，月明如晝。但聽那吼聲，便知風力甚强，浪高數丈，白沫噴激如霧，而先前我以爲打在窗上的是陣雨，其實只是浪花而已。

這一晚，到十二點以後，我們居然也倦極而入睡。但這一次的經驗使我們知道在海程中最可怕的還不是船身的顛簸而是船身的震動。在和風浪搏鬬的時候，好像因爲憤怒，「斯摩爾納」時時猛烈地發抖。這種發抖的味兒，比什麼都難受。我們被這樣抖了一夜，第二天就覺得腰背發酸，好像渾身的筋骨都被抖鬆了似的。

十二月九日，星期一。早上醒來，仍有騰雲駕霧之感，但其實海波已較昨晚馴順得多了。到餐室中用早飯時，突然看見所有玻璃窗上都厚積霜花，大出意外。後來這纔知道只經過一夜的時間，「斯摩爾納」已經全身披了一層冰甲。頭等艙外本有走廊，現在這長廊的簷頭都掛滿了四五

寸長的冰箸，宛如水晶的流蘇。十一時後，太陽光來了。向陽的玻璃窗上霜花漸漸消融，但窗架上反而凝結起更厚的一層冰。

外邊雖然到處是冰，但室內是暖和的。休息室內因爲窗多，溫度略低，可是空氣也好些，在那裏反覺得清涼痛快。

十二月十日，星期二。昨晚就聽說今天上午可到海參崴。十一時左右已見大陸，高高低低的山峯都戴着雪帽。下午一時半到埠。但仍泊海中，等候海關檢查。乘這時候，我參觀了船上各部分。三時，海關人員來船上，開始查驗護照及行李。蘇聯海關的檢查據說是十分嚴密的。我看見同船來的蘇聯人員，內有高級軍官及外交官，都同樣受到嚴密的檢查，但對於外國人（同船來者尙有經過蘇聯返國之捷克人及南斯拉夫人）則客氣得多，故在當天六時，外國人的行李都已檢查完畢，而蘇聯人的，則在翌日下午六時尙未畢事。至於我們的行李，完全免除檢查，這也是他們特別優待文化人之處。

這一天，旅客們都未登岸，聽說岸上旅館客滿，還不如在船上多住一兩夜，船上亦照舊供伙食。夜十一時許，睡夢中又聽到機器轉動的聲音，這是船在靠碼頭了。起望窗外，岸上燈火萬家，並且層層遞高，極爲美麗。海參崴跟香港一樣，瀕海有山，而山上亦頗多房屋。這晚上，船中水汀依舊在燒，然而毛毯已不覺暖，需要棉被了。聽說海參崴這幾天還不算很冷，僅零下十多

度，又據無線電廣播，此時莫斯科溫度僅有零下五度，比海參崴暖，而赤塔則在零下三十度，比海參崴冷。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九時後陽光普照，天氣實在太好了。但一夜之間船上的暴露部分又掛滿了冰箸。室內窗架上積霜花更厚，刮之亦不易脫落。水手持鐵鎚，沿船舷行，敲去下垂之冰箸，其豎東東。船上的外國人旅客已有多人陸續攜行李上岸，但海關人員尙在檢查蘇聯旅客的行李。十一時許，讓考夫先生來對我說，今天下午六時二十分國際通車從海參崴開出，問我想不想今天走。我當然無可無不可，就看他怎樣。因爲我知道他的行李還沒有檢查完畢。（蘇聯海關人員檢查行李也是先從外國人開始的，所以外國人有登岸的優先權，而國際通車的臥車票也儘先售與外國人。）讓回答說：此刻就要開始檢查他的行李了，大概來得及。這樣就決定了當天乘車赴莫斯科。

這一次「斯摩爾納」號上的旅客（連蘇聯人在內）都是要到莫斯科去的。星期三的通車票不够分配，只好讓外國人先走；其次是蘇聯公民，有幾個可以在星期五的通車走；最後纔輪到蘇聯公務人員。我知道讓考夫的同伴們都得等下星期一那班車，讓考夫因爲負有伴送我們的任務，故得例外。

午後三時許，蘇聯外交部代表喀爾斯托可夫先生到船上來，表示歡迎，並謂車票已經買好。

通車是六時二十分開，我們可於五時三十分下船，直接到車站，在這以前，我們儘可從容先到市內觀光。於是喀先生陪我們坐汽車在海參崴的大街——列寧街，兜了一個圈子，並爲講述海參崴市的概況。

五時，仍在船上喫了晚飯。旅行社服務組的主任格羅迭尼娜女士旋亦來船上，爲我們照料行李。她帶來一大一小兩部汽車，小的坐人，大的裝行李。格女士和我們倆坐了小汽車先走，讓考夫則和行李坐大汽車隨後來。我們先到旅行社，格女士進去取物兩盒，然後再到車站，進了邊門，喀先生已在等候，一同上車，進了預定的房間。匆忙中有人來和我們寒暄，一看原來是同船來的旅客（也許是捷克人，也許是南斯拉夫人，其中一人能說中國話，一人能說英語），他們的房間和我們的是緊鄰。此時離開車僅有十一二分鐘，而讓先生和行李尙未到。喀先生和格女士在站上到處找亦不見。於是決定我們放棄這班車，改乘後天（星期五）的通車，因爲行李不來其事尙小（下次車子可帶往莫京），而讓考夫不能同走則我們這兩個啞巴實在一無辦法。當時我們猜想起來，讓考夫的車子一定是在半路上發生障礙，就誤了這麼幾分鐘；後來知道果然不出我們所料，他是在碼頭出口處被阻，那裏有一部卡車拋了錨，而同時被擱淺的大小汽車又有五六輛之多，這樣就躭誤了寶貴的時間了。

從車站出來，喀先生送我們到「乞留司金旅館」，並爲我們開了房間。這旅館是國營的，

旅行社即設於此（蘇聯沒有私人經營的旅館）。這是海參崴數一數二的大旅館，專門招待外國人的。「乞留司金」是蘇聯有名的一艘破冰船的名號，一九三八年在北冰洋探險時出事，旅館取這名號，是含有紀念的意義的。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今天我們在旅館整理日記，沒有出門。房裏暖和，太可戀了。讓考夫先生和格女士還嫌我們現在住的這房間不够漂亮，請我們搬到另外一間，那裏有收音機，有電話（三具之多），但我們不願意。因爲那邊的陳設雖然較好，卻是朝北，沒有陽光。而我們現住的這一間，整天都有太陽，直曬了大半間屋子。這房頗爲高大，正像旅館整個建築一樣，泱泱乎大國之風。我們房外的走廊有那麼寬，十足是個跳舞場。這座旅館的房子我想來是從前帝俄時代的遺品，說不定還是什麼貴族的私邸，可惜沒有時間去請教於喀先生了。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晴。今日下午要坐火車走了。上午在旅館整理行李，並將五日至十二日的日記及短文兩篇（「斯摩爾納號」及「海參崴印象」）先交冉君（上次我把他的姓譯爲讓考夫，現在知道他有正式的譯音，即冉克夫），托他交給「斯摩爾納」帶上海。聽說「斯摩爾納」將於十八或十九日開滬，那麼，也許我們到莫斯科那一天，正是上海朋友接到我第一次通訊的時候罷？

午後五時，我們的行李上汽車。行李從旅館搬到門外的汽車上，都是冉君和他的朋友出力，

往來數次，汗流滿面；我屢次要求分任其勞，冉君客氣，一定不肯。我看他和他的朋友那樣辛苦，心裏實在不安。當時我想：要是行李搬上火車的時候也必須自己動手，那麼，冉君一定要累壞了。後來到了車站，看見有搬運夫，我這纔鬆了一口氣。六時半，火車開。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陰。但高空有一處較爲明亮，似佛頂之光圈：這就是躲在雲層後邊的太陽。這景象，使我想起了「霧重慶」。不過，極目四望，只見白雪，這又提醒我這是西伯利亞了。

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中，火車是有特別設備的。所謂「國際臥車」，內部相當華麗，雖然我們所乘這一列車所有的車廂都是戰前的東西，已經舊了。我們是二人一間房，連盥洗室，與鄰室合用，各有一門通入。盥洗室有冷熱水龍頭及洗臉盆，進室後下鍵，兩邊之門就都不能從外邊開了，而此兩門上都裝有大衣鏡。車中甚暖，溫度常在攝氏表十五度上下。車窗皆爲雙重，但外面的一層經常結冰，故視線不甚明晰。這在初次經過西伯利亞渴要一覩冰雪風光的我們，大感掃興。

下午一時，過一小站。月臺上有三五老婦人，站成一排，面前地上放着鉛桶和小麻袋；鉛桶內露出一些瓶頸，麻袋則倒捲其口，讓人看見袋內何物（這又使我想起中國北方的農民趕集）。她們這些東西顯然是來賣的。另有一老人走來走去，賣的是小煎餅。老婦人們的東西很少人過問，

可是她們卻都向那老人買了煎餅，藏懷中，——想來那餅一定是凍得很硬的。

沿途常見有人，三五不等，持鏟清除鐵軌上之積雪。

三時至伯力，這是一個大站。列車在此停留約半小時。我們下車，進車站去看看（蘇聯各車站進出都不用月臺票）。站中軍人極多，好像都是等車的。站內一室，擠滿了人，四壁張貼彩色圖表甚多（都是關於新五年計劃的），看那情形，極像一小型展覽會，但實在是「軍人專用的候車室」。站內站外往來的軍人，胸掛勳章三四枚者很多。

伯力，俄文名「哈巴洛夫司克」。因「哈巴洛夫」得名。哈巴洛夫是第一次帶着哥薩克騎兵來到這地方的，時在一六五一年；他在此地（即今伯力城附近）搭帳篷過了一個冬。從伯力，有一條鐵路通「少共城」。這是重要的工業區，革命後的新建設。「少共城」爲少共黨員所建，故得此名。

至餐車進午餐。一湯，一雞，一咖啡，不知共需代價若干（冉君負責招待我們，飯錢是他付的）。餐車只一節，不甚華麗。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日。八時半醒來，天尚未明，因復睡，九時半起身，則已有太陽照射窗上，其色特黃。

下午，列車在一中等車站停靠時，餐車中之女侍攜筐下車，立即爲羣衆所包圍。女侍筐中有

的是餅乾，紙煙等等，本來是放在餐車中出賣的，現在則擴大其活動範圍到月臺上了。包圍她的羣衆有來自同列車其他各車廂者（此一列車共拖車廂二三十節，而餐車則在列車中段，凡在列車兩端之車廂因離餐車太遠，旅客們惟有在車停時下車，繞道自外而進餐車），也有攜物來站上出售的農民。和我們同一車廂的，有一位在上海經商多年的英國人，其妻則爲俄人，他們是取道蘇聯回國的。這時，他倆站在車內窗前看見那麼多的人包圍了餐車的女侍，甚爲驚異，後來明白了這些人都是搶買那女侍筐中的東西，那位太太就用英語對她丈夫說道：「我以爲那些農民是來賣東西的，那知他們反把女侍帶下去的餅乾搶買一空！」說着，她聳聳肩膀，好像看的很不順眼。既而車又開了，女侍挽着半空的筐子上來，經過這一對高貴的夫婦的身邊，他們的女公子（約十二三歲）見筐內有巧格力糖，即以俄語詢其價目，不意那位太太忽然大生其氣，用英語斥其女道：「幹麼你這樣饞？多少高等的巧格力你都喫厭了，現在你見了這樣的貨色倒又饞起來了麼？」於是那位小姐也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把一塊已經拿在手裏的巧格力丟下，掉頭而去。

今天是整天的太陽，整天在無邊無際的平原上跑，整天只見黑沈沈的連綿不盡的森林，而在黑沈沈中時有白點，那就是小塊的林間砍伐地，在春夏大概也是一片碧綠，但現在卻都是銀妝，和森林區別得十分清楚。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一，陰。有名的遠東猶太自治省的省城「別羅比莊」，大概是在昨夜經

過的。這猶太自治省是一九二八年專爲猶太人移民而建立的。現在他們不但開展了農業，連工業也有了基礎了。

昨夜車中較冷。夜間屢醒，不能酣眠。八時許（照我們的鐘，那還是海參崴時間），全車廂尙在沈沈睡鄉，我們已不能再睡，起來看看窗上結冰甚厚（這是前昨兩天所未見的），又不知道天已亮否，只得再躺下。九時後車進一站，停了。時爲淸晨，站上售食物者甚多，列車上的旅客都紛紛下去買東西。站上尙有另一列車，則爲從伊爾庫茨克開往海參崴者。在這裏，也和過去各站所見一樣，發車的女侍攜筐下車後立即被許多人所包圍，而且把她那筐子裏的餅乾搶買一空。搶買餅乾者大半就是在站上售賣食品的農民。我想這些售物的農民是和小販不同的，他們不過乘這時農閑把他們剩餘的農產品來車站出售，他們並不是販了東西來作此營生的。他們脫手了自己的東西，便買進他們所沒有而喜歡的東西——例如餅乾，糖果和香煙等。

今天車外風景與昨天又不相同了。昨天所見：平原與森林。今天則近處爲森林而遠處（森林背後）卽爲連綿不斷之山嶺。山上亦皆有樹林，惟不甚密，把那些大山都變成了癩頭。

到今晚，據說已走了三千公里光景，卽全程三分之一。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二，晴。昨夜半車過赤塔，停留多時。赤塔據說是最冷的地方，此時恐在零下（攝氏）三十至四十度。如在白天，我們或許還有勇氣下車去看看，今既在半夜，自然惟

有聽聽車外嘈雜之人聲而已。

今天好太陽。一路所見仍是高山和森林，不過山比昨日所見者更高，而森林亦更茂密了。車中之寒暑表指明：今日車中溫度爲攝氏八度，怪不得我們覺得有點冷了。車窗外玻璃上結冰自不必說（連日都如此），竟連窗檽上每一釘頭亦都積霜，而且整天未融化。不過亦只有窗上結冰，離窗甚近之小几上便不是這樣的。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晴。天未明前，經過若干山洞。列車昨夜繞着貝加爾湖走，這在夏季，便可觀賞貝加爾的風景。可惜今在冬天，又是夜間，有負此名勝之區。

淸晨到達貝加爾站，我們也未下車。此處有貝加爾湖特產之白魚，燻後出售，味甚腴美，尺許長者價十五盧布。

今天似較昨日尤冷，所過之處，凡有樹木皆積濃霜，遠看像開滿白花。這是我在迪化時就見過的，當地人稱之爲「掛枝」。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四，晴。太陽光似乎特別黃些。早起，見窗上結冰較昨日爲厚，因此猜想車外必較昨日爲冷。但車內則因用了好煤，水汀發揮威力，昨夜特暖，車中寒暑表升到十七度（攝氏）。故到午後，窗上所結之冰幾已全部融化。

今天所見，又是大平原了。亦有森林。下午過一小站，站上有小小園子，樹枝上皆掛濃厚之

霜花，夕陽的紅光卻又把這些霜花染成了粉紅色，眞好看。車內窗櫺上之釘頭積霜甚厚，像一朵一朵的小白絨球，也很別致。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晴。整天好太陽。聽說車外是零下四十五度，但車內是零上十五度。

薄暮到新西伯利亞站。新西伯利亞爲一大城，是西伯利亞的首府，又爲交通樞紐（鐵道通塔什干），故車站規模甚爲雄壯。我們的列車停在中間軌道上，其旁卽爲另一列車，掛車廂甚多，我們繞着走了半天，方纔越過它而進了車站。這是五層的大建築，兩端作塔形，則爲十層。站內人山人海，或排隊而在買票，或竟席地倚行李而坐，似將在站中過夜。我們在站內各大廳走了一遍，到處擁擠不堪，站內壁上大掛鐘不知是停了呢或尙在走，但分明指着二時二十分，令人納罕。我們本想據以校正我們的海參崴時間，可是一看天色已黑，而此大掛鐘尙爲二時二十分，就不敢相信它了。據行車時間表，我們應於當天午後二時許到新西伯利亞站，後來纔知道，這原來是莫斯科的時間，還不是當地的時間。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晴。昨夜車中較前夜爲熱，窗上積冰完全融化。車外氣候亦較前數日暖些，我們已過西伯利亞最冷的區域，漸漸入了「暖境」。暮色蒼茫時，到鄂木斯克，這也是大站，車未進站時，卽有多人穿好衣服，準備下車去呼吸新鮮空氣。那知車停下來後我們到車

門口一看，纔知道我們這一列車這回又夾在中間，左首卽挨近車站這一列，是從莫斯科開來的，也是「國際臥車」，掛車廂三四十，長到望不見頭尾。至於在我們右首的呢，也是長長的一列，可不知道是什麽車。而在我們和那一列莫斯科來的「國際臥車」之間，尙有一車道，那時雖然空着，但遠遠有咆哮如雷之「龍頭」一架，噴汽如霧，似乎正要衝進這空着的車道。我們前前後後張望了一會，終於下車，可是不敢走遠，只在車下軌道旁邊那「雪堤」上走來走去。這所謂「雪堤」，想來最初不過是從軌道上掃開來的一點雪，不成其「堤」形，但積少成多，現在實足是一條「堤」，有三四尺高。同車廂的幾個小孩子想下「堤」去，一個個都滑倒了。

我和冉君沿「堤」走了十多丈遠，揀着不大陡的地方，下了「堤」，越過那空着的車道，走近那一列莫斯科來的「國際臥車」。事有湊巧，這一列車此時竟然開動了。於是我們便等它走過，很容易地就到了站上。鄂木斯克雖爲工業重鎭，車站建築卻不十分雄壯。這是很長的一排房子，僅二層。站前有銅像二，亦不甚高大，一爲少女打高爾夫球之姿態，一爲少女手捧穀物作呈獻之狀。我們想進車站去觀光，可是一看那有人進出的門每一次推開便像揭開了蒸籠蓋子似的，熱汽奔騰而出，料想站內必然很擁擠，就不想進去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晴。昨晚車中的食水及用水都在規定時間以前用完。我們睡的很早，半夜醒來，再也睡不着了，忽而車停，車中電燈卽滅，暗中偃臥，聞車頂有脚步聲，甚沈

重，想來是有人在給我們這車廂加水了。約一小時後，車又開動，電燈復明。

外層的玻璃窗上今天結冰甚厚。但內層窗上則連稀薄的霜花也沒有。前兩天內窗常常結冰，我們用刀刮去，一天須刮幾次。但現在是外窗結冰，我們就沒有辦法了。整整一天，我們看不明白車外有些什麼，僅知經過的是莽莽平原，而人煙亦漸稠密。現在離烏拉爾已不遠，倘火車不誤點，可在白天一看此歐亞交界處。不過我們這一次恐無此眼福。冉君來告，後天可到莫斯科。這是照行車時間表算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陰。烏拉爾是昨夜經過的。我們這班車到新西伯利亞時，已誤點三小時，以後每站都有延誤，明天即能到莫斯科，也在夜間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晴。昨夜車中頗熱，窗上結冰全融。據說今天到不了莫斯科。車中缺水，十天來沒有好好洗過一次臉，滿以爲今天可以痛快地洗個澡，誰知道又須等到明天了。

上午聞冉君說，離莫斯科尚有一千公里。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陰。昨晚已知道今晨六時可以到莫斯科。六時離天亮尙有三小時，我們以爲必待天明然後下車。那知今晨四時卽聞同車旅客紛紛起身整理行裝，俄而冉君來叩門，謂五時車可抵站，卽須下車。於是我們也起來，略喫一點麵包，卽收拾行李。摒擋就緒，而車已進站。冉君先下車去看看，旋卽回來，謂VOKS代表已在站迎接。我們隨卽下車，與VOKS副會長卡拉介諾夫先生等三人相見。對於卡先生等深夜到站迎接，我深表感謝。旋卽出站，由VOKS東方部主任葉洛非也夫先生伴陪，到了薩伏伊旅館。葉先生能說中國話和英語，我們談話極爲方便。他招呼得非常周到。六時許，葉君辭去，並約十時再來，同進早餐。我們乃洗澡。十多日來此爲第一次親近了大盆的水，眞比什麼都愉快。洗澡後我們躺在牀上，休息一會兒，天也亮了，看表是九點多。

由車站至旅館途中，使我們深感驚異的，乃是在這樣的深夜（晨五時許，在冬季之莫斯科，當然可以說是深夜），街上行人頗多，而無軌電車已在開行。

下午在旅館休息，並整理帶來之書籍。五時，葉君又來，同進午餐，後又同至街上散步，到

了紅場，又觀光了附近廣場上的新年臨時市場，然後回旅館。

新年臨時市場，由國營商店等主辦，所售多玩具及新年用品。市場大門有新年老人（即中國俗稱之聖誕老人）駕三馬之車，送禮物來的巨大造像。兩旁爲古式之塔，中有古裝之騎士，——一切都洋溢着「童話世界」的氣氛。場中有大樅樹，上綴紅綠電燈，五光十色，遠遠地就看得見。場中售物之臨時小屋皆就普希金或克留洛夫的童話所描寫而特別設計構造者；每一小屋代表一篇童話。入晚，場中遊人及顧客，肩摩踵接，熱鬧非凡。聽說這樣的新年市場在莫斯科有好幾處，而在普希金廣場之一處，則門面及售物小屋都依照了普希金童話而設計的。

十時進晚餐後，即就寢。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四，陰。晨六時醒後即不能再睡，乃起；整理書籍，檢出應送交VOKS的一部分。又將朋友們託辦之事皆作一節略，以便提出。蓋預定今日下午二時拜訪VOKS會長凱美諾夫先生。

十時許，葉洛菲也夫及史君（任翻譯者）同來。旋即同赴「紅軍戰利品（武器部分）展覽會」。車過莫斯科河，河水早已凍結，冰上積雪遠看極像一路。展覽會在「高爾基文化公園」，內容極爲豐富，然僅大砲坦克飛機三種，此因莫斯科冬季那樣的氣候，能在露天多日而不受損者，惟有這些鋼鐵的傢伙。伊凡諾夫砲兵少將及其他數軍官陪同參觀，並擇要說明。先是未到展

覽會時，天已飄雪，至此時雖不變大，亦不停止。莫斯科每逢下雪天是不會怎樣冷的，今天雖然不算冷（僅零下五度，攝氏），無奈我們事前沒有問明展覽會是在露天的，德沚穿衣太少，皮大衣內僅穿襯絨旗袍，看完了大砲部分，便覺冷不可耐；可是這裏幾乎每一件武器都代表一個英勇的故事，而伊少將的說明又是這樣生動有力；甚至於幽默，我們就連冷也忘了。

看完了坦克部分以後，伊少將恐怕我們受凍，請我們先看另一部分的戰利品；那不是武器，而是敵人的服裝勳章等等，陳列在一所好像是廠房的大屋子裏。然後又看高射砲和飛機。

喫過了茶點以後，從伊少將的辦公室出來，已是午後二時半，急回旅館取了書籍，便到VOKS辦公處去。

關於「紅軍戰利品展覽會」，我另有一文記之；但不可不有一二言略記伊凡諾夫少將。他是一位青年將軍，中等身材，圓臉，談話極富風趣；如果不穿軍服，我不會想到他是一個軍的砲兵司令官，他的砲隊是從聶伯河反攻開始，一直攻抵國界，攻到柏林，攻進希特勒的總理府的。當我在參觀留言簿上寫了幾行感想後，也請他寫幾個字給我留紀念；他的筆跡可是秀麗極了，我猜想他要是丟開大砲來幹我們這一行，也是個出色的人物。

三時到了VOKS，離約定時間已遲一小時，有勞凱會長撥冗等待，十分抱歉。相見之後少不了有幾句寒暄。他先問起郭先生。我轉致郭先生問候之意。又代曹靖華先生戈寶權先生問候。接

着他就問我的遊覽參觀計劃。我把我想參觀的文化機關和劇團，想訪問的作家，大概說一說。德並也提出她所注意要參觀的方面——關於婦女和兒童的。凱會長表示，他一定竭力使我們的遊覽參觀計劃一一實現，且盼我們在參觀文化機關與團體而外，多與一般人接觸。對於婦女在蘇聯之地位及革命後婦女解放之實現過程，他也有說明，並謂我們此後在參觀中當可看到蘇聯婦女如何表現她們自己的能力。凱會長又特別提到：中蘇兩國文化交流之加強對於兩國人民友誼之增進有莫大助力，對於中國文化界朋友在民族解放戰爭中艱苦卓絕的奮鬪，表示深深的敬意，並謂中國文化有五千年悠久之歷史，中國文化之光大發揚對於世界文化之前途實有絕大的貢獻，沒有進步的中國文化參加進去，世界文化是不完全的。

談話告一段落，我把國內友人們委託詢問的事項，逐一提出，他都允爲盡力。最後，我又說明所帶來的書，乃中國出版家及作家們所贈送，並面交開明書店和翦伯贊先生的信，以及鄭振鐸兄贈送他的「詩餘畫譜」。他感謝國內各出版家及作家們的盛意；對「詩餘畫譜」尤感興趣，因爲他對東方美術是研究有素的。他把那一百多種書逐一檢視，翻到「中國史綱」第一卷三四九頁所附插圖（這插圖總題爲「殷代青銅器上的囘紋之淵源」，內爲五圖，一、馬廠期陶甕頭部之囘紋，二、辛店期梳狀陶瓶頭部之囘紋，三、殷癸鼎上的囘紋，四、周四足方形饕餮鼎上之囘紋，五、周拱鼎上之囘紋），就說：「這跟希臘古代陶器的圖案紋有其共通點。」並謂在時代

上，這些比希臘的還古，這一點頗堪重視云云。

六時許從 VOKS 出來，即回旅館進晚餐，然後又至「瑪雷戲院」看高爾基四幕劇「小市民」。（按「瑪雷」在俄文爲「小」或「分支」之意，蓋對「鮑爾曉伊戲院」而稱，「鮑爾曉伊」在俄文便是「大」的意思。）

瑪雷戲院原址在「大戲院」對街，二層之舊式建築，門前有奥斯特洛夫斯基銅像，現在在修理，故借用了原來是「兒童戲院」的場子。我們到時離開幕僅數分鐘，樓上樓下均已滿滿的了。我們的座位在樓下前座，第四排中間。樓上共三層。這戲院不算大，全院座位約共千餘。

高爾基的作品，從前讀過，還有點印象。又承翻譯史君幫忙，在演出時幾乎把某一段重要臺詞都譯給我聽，所以不懂俄語的居然也看到津津有味。按「小市民」（或可譯爲「市儈」）是高爾基的第一部戲曲，一九〇二年特爲「藝術戲院」寫的。上演前，劇本即已風行全俄，一年之中，重版十二次，共銷六萬部。因此當它在莫斯科（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首次上演時，觀衆爭先恐後，都以先睹爲快，而警察見於此劇哄動之甚，亦嚴爲戒備。不意演出後反而淡漠，僅演二十三場即告終止。原因是那時的演出忽略了此劇的基本思想，——新舊人生觀之衝突——而僅渲染了別養勉諾夫家庭的故事。十月革命後，此劇屢次演出，都極受歡迎。一九三五年紅軍大戲院演出此劇，由E．吉連西伐導演，尤博盛譽。此次瑪雷戲院的演出，係由阿歷克舍．迭者依

所導演，他抓住了高爾基從前就本劇基本意義所說過的話，來處理這劇本，結果自然是很精彩的了。高爾基的話，大意是這樣：「在我們周圍，並在我們中間，市儈們的腐臭在流泡沫。……演此劇時必須把市儈們的可憎的本質，暴露出來。而使觀衆對於市儈思想深惡而痛絕之。」

高爾基以別賽勉諾夫這典型人物暴露了市儈們的人生觀：人生目的無非爲利，掙錢愈多愈好，化錢則愈吝嗇愈好，教導兒女必使遵循祖若父之生活方式，不得違迕。可是生活的發展自有其規律，不能盡如市儈們之意。不但在別賽勉諾夫家庭之外，生活已起了變化，即在他們家庭之內，也同樣爆發了風暴，結果衆叛親離，只剩下自私的愚笨的俗物一對：別賽勉諾夫老夫婦倆！演出時，觀衆時時熱烈鼓掌。演員皆一時名選，技藝之高超，不懂俄文如我者僅看其姿態，也能領略。燈光布景等等，也都很好。

十一時半，戲完，我們步行回寓，五六分鐘即到。在零下五六度的冷空氣中走這麼幾分鐘，實在很痛快。

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陰。昨夜倦甚，反而不能酣眠。一時許上牀，四時即醒，不能再睡。挨到六時只好起來，在電燈下寫一短文。此乃應「文學報」之請，因爲是新年登出，所以我就題名爲「恭賀新年」。同時，我將文協總會交我轉致蘇聯作家協會的公函也先送了去，以便他們譯出後刊登。

十時半，葉君史君來，即同往參觀列寧博物館。我本來就料到列寧博物館一定每天有許多人去參觀的，卻料不到竟是門庭若市，而且來者絕對不是「參觀」，乃是學習，乃是研究。在那二十二廳中巡禮了兩小時之後，我不禁這樣想：「今天來到此博物館的一千餘人之中，恐怕只有我們這一行四人纔不過是參觀而已。」實在說來，眞要做到名副其實的參觀，不但兩小時不够，兩整天恐怕也不够。（關於列寧博物館我另有一文記之，此處不贅。）

從列寧博物館出來，便到「紅軍博物館」。「紅博」房屋比「列博」小得多了，可是我們也化了兩小時光景，方纔「走馬看花」地巡遊一週。「紅博」當然也和「列博」一樣，教育作用極大，參觀詳細情形亦另文記之。三時回旅館後不再出去，十時就寢。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陰。昨夜睡眠尙佳，今日上午下午均在旅館整理筆記。原定今夜十一時參觀「眞理報」，預計參觀時間約三小時，則回寓就寢至早在明晨四時，爲恐太疲倦，六時進午餐後卽先睡一會。可是我睡的不熟，九時卽起。十一時左右，葉君與史君來，同進晚餐後卽赴眞理報館，先與編輯部茹科夫君等數人就該報之組織，發行，編輯方針等等，談了二小時多，這纔到印刷所參觀。印刷所是最新式裝備，自不必說。可惜爲時尙早，僅排字房在工作，澆鉛板房之「自動輪帶」，寂然不動。陪同參觀之廠長特表演一番，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 Convey 裝備如何動作，以前我只在電影裏見過。關於「眞理報」，亦另文記之。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日，陰。昨夜四時就寢，然而六時即醒，以後迄未能酣眠，挨到十時，不得不起牀。下午一時後試睡午覺，亦僅朦朧片刻而已。五時許，棐史兩君來，同進午餐後，即往中央紅軍大戲院觀「斯大林格勒的人們」。紅軍大戲院是革命後的新建築，規模壯麗，入大門即爲存放衣帽處，占屋數間，長櫃如列肆，其前寬廣，可以跳舞；進劇場須先上樓，有三路通樓上，樓梯極闊。休息處（不復是室）即在劇場外，有沙發桌椅，千餘人往來其中，不覺擁擠。牆上大幅油畫皆描寫紅軍戰績，其中有關於最近蘇德戰爭者。劇場內座椅寬闊，一律爲紅絲絨輭墊。我們的座位在樓下前座第三排中間；回頭仰視，但見層層高起之座位如連峯聳峙，最後一排已接近樓板，而樓上復有兩層。

七時三十分，全場電燈既熄，先聞鼓聲與砲聲，接着是雄壯的進行曲；忽有電光自座後來，射幕上，成爲俄文之「斯大林格勒的人們」大字一行，同時復有動盪之黑色光波映於幕上，作爲此一行大字之背景，黑色光波大概是象徵着伏爾加河的洶湧的波浪的。此時復聞雄壯之合唱，間以軍樂，歌畢，幕啓，則爲伏爾加河畔一漁人之小屋。斯城遠遠在望，德軍轟炸機正炸渡河之兵船。按斯城保衛戰役，經過百餘日，紅軍以少數部隊堅守斯城，演成逐街逐屋之巷戰，城中建築被燬殆盡，而守軍終不後退，同時紅軍强大部隊則已包圍攻城之德軍，數度激戰後，終於擊退來援之敵，完成包圍圈，一舉而殲俘敵軍三十餘萬人，鮑廬司元帥以下將領數百人束手就擒。此劇

所寫者，爲死守城內部隊之英勇事蹟。全劇緊張異常，燈光布景，皆極盡匠心。第二幕尤爲壯麗，隔伏爾加河，遙見斯城大火，烈焰奔騰，黑煙沖天，情態逼眞。而砲火之模擬則不但有聲，且亦有光，「喀丘夏」發射時火星如驟雨，觀衆大鼓其掌。

十時半回旅館，即就寢。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一，時飄小雪，今日較冷。

昨夜尚能酣眠，但因連日疲乏過度，今晨九時起牀，猶有睡意。下午一時訪問「小火星」雜誌社（德沚因身體不適未去）。該社編輯部所在之大廈，即與眞理報毗連，莫斯科多數刊物之編輯部均在此大廈，例如有名之「鱷魚」週刊。「小火星」與「鱷魚」即在眞理報印刷所內印刷。「小火星」俄文爲「Ogonyok」，直譯爲「小火星」，但更有緊張熱烈之意。而該雜誌（週刊）亦名副其實，做到了迅速反映現實，健全活潑，的確如火如荼。「小火星」雜誌現印銷十五萬份，但讀者需要，遠在此數以上。編輯主任爲詩人蘇爾科夫，曾得斯大林獎，現年已五十餘，但談吐動作卻和年青人一樣熱烈而天眞。他說：如儘量滿足讀者需要，「小火星」印五百萬份亦不爲多，希望將來擴充印刷設備，即能達到此一數目。「小火星」編輯部共計六十七人，其中過半數爲攝影記者及赴蘇聯各地搜集材料之通訊記者。今天出席的約有二十餘人。蘇爾科夫本人雖爲五十餘之老作家，但其編輯部中百分之九十爲新進之青年作家，而且多半曾在前方服務，因功得

勳章者亦不少；今天出席座談的，就有不少人都還穿了軍服，佩帶勳章。

談話繼續兩小時之久，並進茶點；談話時該社攝影記者並攝影多幀，以留紀念，蘇爾科夫先生請我爲「小火星」寫一短文，我也答應了。他又送我「小火星」合訂本兩冊。該社編輯V・克利瑪辛(Klimashin)是畫家，戰時又在砲隊服務，在前方作戰有功受勳，年紀很青，不過二十多，又把他所畫的題名爲「敬禮——斯大林的砲兵！」簽了名送給我作紀念。這是很大的一幅，畫的是莫斯科祝捷時放禮砲的火花，彩色精印，十分可貴。（關於「小火星」雜誌另文記之。）

從「小火星」編輯部出來，我們就到了「鱷魚」編輯部，和十多位畫家，記者，幽默作家，也來了一個小小座談會。「鱷魚」是圖文並重的週刊，中國亦久聞其名，該刊專登漫畫及短小精悍之幽默的或諷刺的詩文。因爲是老幼咸宜，雅俗共賞的一種刊物，故該刊每日收到讀者來信極多，這些來信或對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現象表示個人的意見（這些信也有選登在刊物上的，而大部分則轉送各有關機關和社團，供他們參考），或對該刊所登圖文加以讚美或指摘。「鱷魚」編輯部每週開會一次，討論下一期刊物之內容。現在每期印十五萬份，也是供不應求。蘇德戰爭時，該社編輯及長期撰稿人百分之八十都赴前線服務，出版了「前線幽默」。又該刊每週並附小冊，總名曰「小圖書館」，選印蘇聯及外國之篇幅不大的文學作品；但此種小冊，並非贈送，仍須訂閱。現在每冊印十萬份。爲什麼要印這些小冊呢？因爲戰時蘇聯人民個人所有書籍，損失甚

多，爲了補償這損失，國立出版局及其他出版機關固然在印刷，而各雜誌社也在幫忙；例如「小火星」雜誌也有附刊，每月一冊，那可是大本了，有厚至數十萬言者，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警衛軍」。

「鱷魚」編輯部同人問起中國有沒有像「鱷魚」那樣性質的刊物。我只好回答：還沒有。可是我告訴他們：近年來中國漫畫極爲發展，漫畫家有自己的團體，——漫協。漫畫家如葉淺予，丁聰，高龍生，汪子美，沈同衡等，他們的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很進步的。（中國「漫協」託我帶給蘇聯漫畫家的信，我已經交給VOKS譯成俄文轉去，但今天所遇到的漫畫家似乎未及見此信。）他們又問中國的漫畫有沒有單行本？我不記得我們的漫畫已有單行本，我只告訴他們：木刻在中國也極發達，有木刻選集。他們又問了許多話，其中一個問題是：中國有沒有專門寫幽默和諷刺文的作家。我說：在中國，政治的社會的矛盾太多也太尖銳了，前進的作家們少有筆鋒不帶諷刺的。

「鱷魚」不刊登木刻作品，今天會見的人們中間，並無木刻家，所以我從國內帶去的「木協」的信，「木刻選集」，及其他許多木刻作品，都沒有拿出來。關於這一部分材料，要請人加上俄文說明，先送給蘇聯木刻家傳觀，然後再找機會和他們座談一次。國內的漫畫作品沒有帶些來，乃一大憾事。但我要求他們爲我收集蘇聯漫畫的單行本以便帶回國內，他們已允幫忙代爲收

集。

四時回旅館。晚間為「小火星」雜誌寫一短文，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新發展」，略述陝北及華北解放區之秧歌戲快板等等的新發展，及其教育的意義。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二。有小雪。昨夜二時始就寢，今晨九時起來，見浴室水尚熱，遂又洗浴一次（昨天水不熱，草草洗一下，幸未傷風）。上午不出門。下午二時，VOKS在旅館的餐室中設宴，介紹我們和蘇聯作家（此時在莫斯科者）會面。VOKS方面到副會長卡拉介諾夫先生及委員克依司洛娃夫人等，蘇聯作家到者為吉霍諾夫，李昂諾夫（劇本「侵略」之作者），高爾拔托夫，蘇爾科夫（即「小火星」的主編）等人（法捷耶夫在郊外休養，西蒙諾夫在南俄養病，是日均未見）。席間隨便談話，絕不拘束。將終席，李昂諾夫用英語說：三十年前，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莫斯科有中國人變把戲的，他也學會了一套小戲法，不知現在有沒有忘記。說着，他就表演了「仙人搬豆」。手法確極純熟。在座者都鼓掌讚美。吉霍諾夫和我並坐，他還記得我在一九三六年翻譯了他的長篇小說「戰爭」，特對我提起。五時席散。

晚七時，到中央職工大廈觀光「莫斯科中小學生寒假文化娛樂」。這是蘇聯職工會主辦，目的在利用十四日之寒假，給中小學生以集體的文化娛樂。莫斯科而外，全蘇聯各大城市都舉行同樣之假期娛樂，都由職工會撥款主辦。其在莫斯科舉辦者，預計十四日內參加之中小學生將達二

十萬人之多，上午爲小學生，下午爲初中學生，晚間則爲高中學生。

今晚的正式節目爲「歡送舊年，歡迎新年」。在職工會大廈內有名的「圓柱大廳」舉行。六時前職工會大廈已經到處擠滿了男女青年學生，三五成羣，來來往往，各就所喜，作種種遊戲（職工會大廈除圓柱大廳，各室皆布置遊戲工具，恍如一大遊戲場）。七時，「圓柱大廳」的門開了，學生們魚貫入場，幼年者在前，年長者居後。進場後圍繞廳中之大松而立，大松（即新年樹）高十餘丈，滿綴五彩電燈，金銀瓔珞，及紙板製之熊，貓，猴，飛機，飛艇。與此大松遙遙相對者，爲「童話世界」之樓臺，拾級數十而上，高達屋頂。軍號奏了三下，樓臺之門忽啓，先下來一「貓」，——當然是人扮的，可是裝扮的眞好，隨後是一對一對的少男少女，都穿白色的紗衣，背上有飾以翅者。想來他們都是「金童玉女」之類。復次有白熊，狐狸，羊，兔（都是小孩子扮的），紛紛而下。最後「雪老人」（即中國俗稱之聖誕老人）下來了，乘熊車，繞大松一週。即宣布「辭歲」之典禮開始。此時場中電炬俱明，而與樓臺相對，高數丈之斯大林畫像，亦煥發光明，微笑俯視。滿場鼓掌聲如雷。這以後，就是各種預定節目，——跳舞，獨唱，武技，層出不窮。而每一節目之後必間以自由跳舞，蓋使男女學生於欣賞之後亦自作娛樂。九時許，節目已過一半，乃有黨政文化各界名人之講話，都勉勵青年學生努力求學，俾將來成爲祖國建設人材。

十時，我們回旅館，預定節目中尚有精彩之「百獸率舞」，「歡迎新年」及摸彩，皆未及觀。回憶今晚所見，數千青年男女健康而快樂的面貌，給我印象極深。這些青年，來自蘇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各民族，他們是有福的。他們受到政府的愛護，受到社會的尊視。他們的祖若父曾不惜肝腦塗地創造了社會主義的樂園，因而他們這年青的一代現在不怕失學，將來也不怕失業，只要他們求上進，有才能，他們不怕沒有發展的機會，他們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後備軍！

這樣想着，我興奮得不能入睡了。我為這些年青人祝福同時我又覺得：在一九四六年大除夕的夜半，我看見了這樣幾千的新世紀的主人公，也許是一個吉利的朕兆——，預兆着我祖國的年青的一代在不久的將來也就可以從黑暗中衝出而獲得了溫暖與光明，並且與蘇聯這年青的一代攜手共向人類的理想社會邁步而前進。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星期三，有小雪。上午十一時至大使館拜年，下午在寓休息。晚七時，葉君來，陪同參觀地下鐵道。莫斯科「地鐵」各車站建築之雄壯華麗，久耳其名，今得親遊，不勝愉快。

莫斯科「地鐵」有兩線：一是戰前建築的，一是戰時建築。各車站之構造及裝飾各有各的色彩和格調，既莊嚴而又華麗。戰時所築之線，通過莫斯科河底，工程尤為浩大。各車站之裝飾亦都帶戰時色彩。壁上浮雕大都表現飛機，坦克，大砲，機關槍等製造廠之一角，亦有表現戰場風

光者，雕塑均極精工，足見雖在戰時，亦不草率敷衍。

「地鐵」每天載客三十至四十萬人，每列車廂六七個，坐位很舒服，每列車中又必有專供老年人及兒童乘坐之車廂一節，用意在使他們免受擁擠。其實「地鐵」列車班數甚多，差不多每一分鐘即有一列開過，如果你願意多等三四分鐘，根本不感擁擠之苦。

十時回寓，進晚餐後卽睡。

一月二日，星期四，晴。八時醒來，九時起牀。這時天也亮了。今天有太陽。據說莫斯科冬季每遇晴天必很冷，但室內溫度天天一樣，不出門是不會知道冷的。

下午五時半，赴蘇聯作家協會之茶會。出席者有法捷耶夫先生（蘇作協主席團祕書處的正祕書長），童話作家馬爾夏克，及其他著名作家二十餘人。這次茶會意在介紹我與蘇聯作家之在莫斯科者先見一面，並隨便談談兩國文壇情形。蘇聯作家對於中國人民爲求自由解放而作之艱苦鬬爭，極表欽佩，因而對於中國作家在人民爭取民主的鬬爭中所負的任務亦極爲關心，他們發問極多，總括起來，集中於下列三點：一、中國文壇現時主要之傾向，二、中國文藝界統一戰線之現狀，三、中國作家生活情形。關於第二點，他們叩問「中國文協」的組織及工作情形。我講述了中國文壇情形以後，又轉詢蘇聯文壇最近的發展（我提到了去年九月四日，「蘇作協」主席團之決議）。他們告訴我：除了我已見到的兩個文件之外，尚有若干重要文件如日丹諾夫之報告。他

們並答允把這些材料供給我。

在茶會中，女作家到者三人。好幾位作家都和蕭三是老友，問起他的近況，也問起曹靖華兄和戈寶權兄。我代曹戈兩兄向他們致意。童話作家馬爾夏克極注意中國的民間故事，與新作的童話，請我為他找些材料。我告訴他，中國作家最早寫童話的，是老作家葉聖陶；我並答應盡力想法找中國的材料給他。

八時，茶會完畢，我即回寓，歸途中，承葉君見告：「蘇作協」的會址從前即為「戰爭與和平」中那個女主角娜塔霞所住的房子。

今天下午五時，瑪亞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想起澤民，想起母親，又想起亞男，很傷心。

一月三日，星期五，晴。但陽光只在上午照了三小時而已。戶外為攝氏零下三十度，相當冷。

上午十一時，參觀列寧圖書館，我把國內友人託贈該館的書隨身帶了去。副館長卡女士及東方部主任克女士引導我們參觀。卡女士對我帶去的贈書再三感謝，鄭先生之贈書因附有俄文信，她看了信後就知道是什麼書，鄭重說，她一定要將這部書交給館中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閱讀，如有意見，再當轉告。（列寧圖書館另文記之，此處不贅。）

從「列圖」出來，已經是下午，即往「兒童眞理報」編輯部，與主編古勃列夫（很年靑，不過三十光景）談了一小時多，又參觀印刷所。此報自有印刷所（離編輯部汽車去約十分鐘），設備當然是新式的，單是印刷機就有同時可印兩色之捲筒機十餘架，每架每小時可印報四萬份，原筒的白報紙放上去，出來的就是已經摺好了的一份一份的報。「兒童眞理報」爲三日刊，對開小型，圖文並重，每期印銷百萬份。今天出版的一期，在我們參觀時尙未印完，因爲昨夜臨時抽換了材料（把最高蘇維埃候選人已經舉出的消息插進去），所以遲了。（關於兒童眞理報，亦另文記之。）

六時回寓後即不復出。晚間整理筆記。

一月四日，星期六，陰。較昨天稍暖，零下十多度。上午不出門，繼續整理「紅軍戰利品展覽會」的筆記，至十二時完畢。

下午一時，參觀「紅十月工廠」，此爲專門製造巧格力的廠，進了大門即聞糖香。按照生產程序參觀一遍，見廠內各處都很淸潔（我們進工場時穿了廠中特備的白布罩衫和帽子，這是他們的規則，凡進工場者必須穿罩衫）。關於「紅十月」，當另文記之。

四時離「紅十月」，即赴「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院」。因爲事前不知今日尙有此一處之參觀，所以未將國內友人託贈該院的書帶去，只好明後日補送去了。在該院談約一小時，然後又參觀了

保險庫內的高氏手稿，和同在一處之高爾基博物館。六時回寓，始進午餐，後又小睡片刻，九時再進晚餐，即就寢。關於「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院」亦另文記之。

一月五日，星期日，陰。連日太疲勞，頭時時作痛。昨日六時後更甚。今日仍未全痊。十二時許，葉君與史君來寓，商量如何把我所帶去的木刻加譯俄文說明。此項材料計爲「木協」贈送蘇聯木刻家之「抗戰八年木刻選」一冊，並附有信。「木選」有英文說明，故不必再加譯俄文。但此外，汪刃鋒木刻五幅及其個人給蘇聯木刻家蘇沃羅夫之信，丁正獻，王樹藝木刻二十二幅，古元及解放區其他木刻家作品共百餘幅，則皆須加譯俄文說明。葉史兩君想不到材料有那麼多，覺得本日無暇翻譯，定於明日來我寓中專辦此事。

下午二時，參觀「忒列傑亞考夫畫館」。因爲是星期日，參觀者特多，存放衣帽處占屋數大間，而人如潮湧，幾疑置身鬧市。戰時德機空襲，此館第六室曾中二百五十公斤之炸彈兩枚（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夜），倘幸館中珍品早已移藏他處，故損失不多，前年五月十七日始再開放。今天我們去參觀時，戰爭破壞的痕跡已不可見。我們共在館三小時，但亦只能說是「探路」而已，若論欣賞，須待下次。

六時回寓午餐，略作休息，又赴「大戲院」看恰伊科夫斯基作曲之舞劇「天鵝湖」。「大戲院」可容觀衆三千，包廂共五層，廂樓雕花飛金，襯着大紅絲絨的幃幔和椅墊，氣象十分華貴。

「天鵝湖」本事為古老之民間傳說，劇情大略如此：太后將為太子擇配，美女如雲，翩翩獻媚，而太子都不屬意，獨對某郡主表示愛慕。此時有奸臣從中破壞，而郡主似畏此奸臣，倉皇避去，太子怏怏不樂。適有天鵝成羣飛過，太子之友遂勸太子獵天鵝解悶（第一幕完）。太子追蹤到天鵝湖畔，則夜幕沈沈，月光下見羽衣如雪之女郎成羣跳舞。太子意此輩女郎皆天鵝所化，彎弓相向，而某郡主忽亦作天鵝裝自林中出，勸太子勿射天鵝，太子遂毀弓矢。太子與郡主戀愛成熟，對月盟誓，而奸臣忽又化作黑天鵝出現，郡主驚而逃走（第二幕完）。王宮中開盛大之舞會，太后及大臣均到。太子正盼郡主，但奸臣則攜其女（偽為郡主）來誘惑太子。太子中計。而此時眞郡主忽出現，太子覺悟，奸臣攜女遁去（第三幕完）。太子與郡主復遊湖畔，奸臣幻為黑天鵝復來破壞，雷雨交作，湖水洶湧，郡主屢厥。太子與黑天鵝鬬，折其一翼，黑天鵝仆地而死，於是雷雨止，湖水平，復見光天化日，太子與郡主之戀愛終於成功（全劇完）。

「天鵝湖」第一次在「大戲院」上演，為一八七七年。那時的觀衆不用說都是貴族和富人，可是今天同在大戲院上演，觀衆卻是工農子弟了。這些人，在當年恐怕連遠遠站着望一望大戲院的門都是不許的。

一月六日，星期一，陰。時有小雪。昨夜睡較酣。而德沚則睡不安枕，今晨又頭痛，十時進早餐後，她忽嘔吐。此時史君適來談木刻加俄文說明事，即請他找醫生。午後一時醫生來，診後

謂係傷風感冒，開方而去、

本定今日「休息」，——即不出門參觀；現因德祉病了，決定延長「休息」一天。我自己這兩天也覺得疲乏——牙齦發酸，食時不能咬嚼，此即疲勞過度之謂也。

一月七日，星期二，陰。德祉感冒仍未愈，夜睡仍不安枕，胃口不好。但她不肯休息，躺在牀上看書。

上午整理筆記。下午讀英文本「蘇維埃文學」去年一——八期，此乃葉君昨日剛送來的。

一月八日，星期三，陰。今日仍「休息」。因德祉的病尙未痊愈也。日記（去年十二月十三——廿五日）及「紅軍戰利品展覽會記」共二十餘頁請葉君航寄上海。同時附去三信，寶權，靖華，聖陶各一；致聖兄信中，請爲代購中國民間故事，中國作家所寫童話，中國文法等書，覓便寄來。

下午二時，南斯拉夫，波蘭，捷克，保加利亞記者共六人來寓訪問，爲談中國歷年介紹各該國文學之情形及戰時中國文藝界統一戰線等等，我請他們代覓世界語譯的各該國文學作品，他們都極願盡力。

一月九日，星期四，上午有太陽，下午陰。德祉胃口仍未見好，今日有半度的熱。九時葉君來，謂今晚當赴「星四晚會」。

上下午均不出門，整理筆記，並爲「兒童眞理報」寫一短文——「民族解放鬪爭中之中國兒童」。晚八時，赴「少共眞理報」文學部主辦之「星期四晚會」。德祉因病未痊愈，未去。十時返寓。進晚餐後已十二時，即就寢。

「星期四晚會」始於一九四二年三月，迄今每週舉行。「晚會」中之表演者爲作家（講演或朗誦自己未發表之新作），科學家（講述自己研究心得及最新之發明與發見），著名演員（不化裝表演即將上演之戲曲），優秀工人（講述自己工作經驗）等等。「晚會」之目的在使作家，科學家等，有一機會與羣衆接觸，並聽取羣衆之批評及意見。每次「晚會」舉行後，次日之「少共眞理報」即有詳細記載及照片。著名作家如法捷耶夫，吉洪諾夫，梭勃列夫，愛倫堡，西蒙諾夫，都曾在此晚會中朗誦近作或講述他們遊歷國外的印象。在戰時，從前方回來的作家，記者，演員等，就報告前方情形。有時也約請外國作家來參加，如法國詩人阿拉貢就在這「晚會」中朗誦了自己的詩。

本晚表演節目爲歌劇「塞伐斯托堡保衛者」。完全照正式演出的排場，僅演員們不化裝而且是站在合唱隊之前數尺，由鋼琴伴奏，唱了全部臺詞。「晚會」聽衆以青年爲多，並無限制，任何人可來，但因爲會場太小，不得不限制人數，故仍須入場劵。

一月十日，星期五，有雪。原定今日參觀「革命博物館」，後來改期，因爲德祉最好再休息

一天。

下午四時，VOKS 克依斯洛娃夫人來慰問德沚病況。克夫人能英語，並帶了糖果來。

一月十一日，星期六，陰。昨夜睡眠尚佳。晨七時即起。德沚已無熱，但胃口仍未見好。醫生所開之藥已服完，我們決定暫時不再找醫生，而服自己帶來的潤腸藥丸，因爲她已三日大便不暢。

九時，葉君來，謂克夫人曾囑他問我們要不要再找醫生。我們覺得不必再看醫生了，只須再靜養一兩日即可。

十時後整理筆記，直至午後四時，頗覺疲乏。頭痛又作。入晚，頭痛更甚，八時即就寢。

一月十二日，星期日，陰。今晨頭痛已止。德沚亦因昨日大便已暢，夜眠較酣，精神大佳。

十一時，葉君與史君來，謂本日擬參觀「革命博物館」及看馬戲，但仍須醫生來爲德沚一診而後決定。半小時後，醫生來了，診後允許德沚出外，仍開一方，謂是調整腸胃的。

十二時，赴馬戲院。此時有小雪，亦有風，但馬戲院前人山人海，幾乎斷絕交通。因爲是星期日，兒童特別多。兒童隨大人同來，不另買票。馬戲在蘇聯極爲流行，各城各鎮都有馬戲院，與電影院一樣多。今天我們去的馬戲院名爲「莫斯科列寧勳章馬戲院」，場子不很大，可容觀衆千人。

開始是三四套武技，然後是獸戲（犬，馬），然後又是武技，滑稽短劇（兩個廚子）一齣。休息後，又一場獸戲（三頭獅子坐蹺蹺板），這就完了。獸戲部分比武技部分少，而且也不及武技精彩。但最使我感興趣的，倒是開場時兩丑角「背書」；一丑角以普希金詩句考問另一丑角，此丑角胡亂答了一句，全場兒童觀衆即齊聲糾正之。又場中兒童雖多（約占一半），而秩序甚好，始終未聞嘈吵哭叫之聲。

從馬戲院出來，便到「革命博物館」。該館館址是十八世紀中葉的建築，本身即有歷史價值。「革博」本有十二部門，現在開放者僅三部門，即一、革命準備階段，二、內戰及外國武裝干涉時期，三、蘇聯及世界各處人民送贈斯大林的禮物。後者亦占屋三大間，五光十色無奇不有，實爲巨觀。（關於「革命博物館」，當另文記之。）

六時回寓午餐，即不復出。

一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有陽光，下午陰。甚冷。

上午十一時，塔斯社記者來訪問。下午閱讀英文之「VOKS會報」一九四五年合訂本。

一月十四日，星期二，陰。時常有小雪。比昨日暖和多了——零下十度而已。

十一時半，參觀「第七十六學校」，此爲十年制之學校，第一年約當中國「初小」一年程度，第十年則爲「高中」三年程度，畢業後可考大學。現有學生千二百餘人，校舍甚寬敞，每一教室

以四十餘人爲度，故第一年級即分爲三班（關於此校，另文記之）。

從「七十六校」出來，即赴「東方文化博物館」。先參觀了中國部分，然後又看日本，西藏，伊朗，巴爾幹各國及中亞各民族的部分。伊朗部分材料較多，附有精美插圖之尼薩彌（阿塞爾拜疆古詩人）詩集手抄本甚多，最早者爲十五世紀物。同時期者又有薩阿奇（伊朗古詩人）之作品抄本，插圖也極精工。看這些插圖，覺得伊朗那時代的繪畫和中國人物畫極相近似。又陳列伊朗香爐甚多（這些東西，年代都不甚遠），有種種形式，最普通者爲圓柱形，圓柱而帶塔形者就很少了，作鳥形（鴨子及孔雀或鳳凰）者僅三四具，竟不見有作獸形者。

因爲時間不够，各部分都未能細看。「來客留言簿」上有郭沫若先生的留言，略謂看了中國，日本，伊朗三室，日本室材料搜羅較爲完備云云。

本日決定後天乘火車到南方，遊歷喬治亞及阿爾美尼亞兩共和國。

一月十五日，星期三。小雪。但天氣特別暖，零下五度而已。請葉君寄出日記（一九四六，十二月二十六——三十一日）及「列傳」，「紅博」參觀記。附去一信，給寶權兄。

下午二時，訪問蘇聯婦女反法西斯總會主席寧娜·波波娃夫人。她對於中國婦女代表不克出席上屆之國際婦女反法西斯大會，深爲惋惜。繼談及中國婦女運動一般情況，德沚把「婦女聯誼會」的組織和工作大略說一說，並提到「現代婦女」月刊最近各期的內容。波波娃夫人講到蘇聯

政府去年撥款補助婦女及兒童福利事業計達六十億盧布之多，職工會所辦兒童夏令營，兒童參加者不下一百五十萬。而如何更完善地保育戰爭造成之孤兒，則成爲蘇聯婦女當前最注意之工作。此次戰爭，蘇聯所受損害極大，「戰孤」何啻萬千，而去年旱災又爲五十年來所未有，收成頗受影響，然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優越，全蘇聯無饑民，而數目龐大之「戰孤」亦無流離失所者。

波波娃夫人又談到莫斯科第一百學校的一羣學生（小學及初中程度者）曾利用寒假組織慰問團，赴頓巴斯之「紅色的頓河」鎮，慰問那些因戰爭而失去兒女的父母。「紅色的頓河」鎮當戰爭時，備受納粹匪徒的荼毒，鎮中兒童曾組織地下工作，英勇反抗，法捷耶夫之傑作「青年警衛軍」即以此爲背景。書中小英雄捷里寧之母親今尚健在，盡力於社會工作。莫斯科中小學生之慰問代表團獻花於受難之母親。慰問團今天已返莫斯科。下午四時要到「婦女反法西斯總會」報告慰問經過。波波娃夫人希望我們也聽聽他們的報告。可是我們因爲明天要到喬治亞去，有些事情得準備，只好放棄這難得的機會了。

三時三十分從「婦女反法西斯總會」出來，即回旅館。

一月十六日，星期四，陰。上午整理書物，下午六時三十分赴庫爾克斯車站。今晚開往俾利斯（即梯俾利斯，喬治亞共和國京城）之列車共有兩班，開車時間一爲七時三十分，一爲九時。我們是乘七時三十分那一班的。不料此車誤點，開行反在九時那一班以後。同行者爲史君（翻譯）及鮑羅寧君（VOKS特派員）。本來是葉洛菲也夫陪我們走這一趟的，但他事冗，終於不果。他送我們到車站照料一切，直到我們上車。

一月十七日，星期五，陰。昨夜過半，車中溫度降低，今晨起來微覺頭痛。德沚亦患頭痛，且嘔吐；飲咖啡後又嘔吐，鮑君擬招車上之女醫來診視，爲我們所阻。德沚向來受了涼即嘔吐，服自備之藥有奇效，現亦如法醫治。十一時後她睡了一覺，漸痊可，惟胃口仍不佳耳。

午時過奧勒爾，一九四三年秋，蘇軍大敗德軍於此。這是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第二個大勝仗，德軍從此一蹶不能復振。車站一帶，燬屋甚多。奧勒爾城市亦破壞甚慘烈，但城外不遠之處，大文豪屠介涅甫之故居（今爲國立屠介涅甫博物館）卻僥倖免於燬滅。午後四時，到了庫爾斯克，這就是奧勒爾戰役中的另一戰場，蘇軍鉗形攻勢之一鉗。戰前此車站甚爲壯麗，現在僅有

一幢房屋尙餘斷垣，巍然高聳，其餘建築都夷爲平地了。

餐車生意至佳，直至六時，我們始得座位。餐車設備及烹調都比西伯利亞通車的好多了。八時就寢。

一月十八日，星期六，晴。昨夜車中較暖，睡眠安適。晨六時卽醒，八時起身，天亦亮了。遙視長空，如有陽光，烘烘然有暖意，而雲隙亦露深藍色，非復一片灰白，心神爲之一爽。德沚今日頭痛已愈，精神復原，惟胃口仍不甚佳。

今天所過各站，都留有戰爭破壞的痕跡。各站車輛擁擠，往往多至四五列，每列長至四十餘節，所載多爲建築材料；卽此可見蘇聯再建災區工作之緊張。今天所過地方，屬頓巴斯區，正是蘇聯煤鐵工業中心之一，但戰時所受損失極大。車過康士但丁諾夫站時，見一大鐵廠，綿延數公里之廠房什九破燬，但在此燬餘之廠基，一個高煙囪業已吐煙了。此處是一片平原，但常見遠處有奇峯，拔地突立，頗以爲奇，同車一工程師見告，這些都不是山，而是煤堆。後來經過一「煤山」較近，看見有運煤之車沿「山」壁而升降，一上一下對開，如「纜車」，上升者載煤，下降者爲空車。煤車至「山」頂，卽傾其所有於「山」之陰，煤塊飛滾而下，遠望頗爲淸晰，且如聞其聲。

晚八時，過羅斯托夫，此亦有名之戰場，德軍大喫敗仗的地方。車站建築本來極爲壯麗，月

臺長里許，現已盡燬，站房原爲三層，燬亦過半，現經修葺而應用者爲原來站房一部分之最一下層。

一月十九日，星期日。晨八時醒來，天已明。列車此時停靠一小站，見地上竟無積雪，此爲一個半月來第一次，驚喜之情，若久別驟逢故知。下午一時，到某站（離有名之溫泉休養所約百多公里，有公路可達），我們所乘之車廂輪上彈弓部分忽出了毛病，須卸下修理，同車旅客都設法在其他車廂中找鋪位（或竟不得，則坐於車廂走廊中），我們這列車的車長慨然以他的辦公房相讓，尙不狼狽。

晚八時，到一站，名「清涼」。同車有人云：德軍到此爲止，不能再前進。今日所過各處，見房屋被燬者甚多。

餐車經理爲一女子，戰時在前線部隊中服役（連戰前服役，計共服役十一年之多），現已退伍。據云：他們在車上辦事，每服務一班（如以莫斯科——沙溪一線而言，一班爲二十八日），即得休息一班，而全年復有例假一月；她下月適當例假，若加上例應休息之一班的日數，約共兩月，這是一整塊的時間，很可以派點用場云。

一月二十日，星期一，晴。今晨醒來，天已亮了，表上爲七時三十分（此爲莫斯科時間，若照梯俾利斯時間，應爲八時三十分），遙望窗外，已不見白雪，路旁小溪，淺水輕瀉，若聞其

擊，平野頗有綠意，大似江南初春，然遠處高峯仍戴雪帽，這又不是江南所有的了。

十二時頃，到一小站，名耶拉麻，石頭的小小建築，水泥月臺，頗整潔。月臺外則遍地泥濘。一小白豬在泥中掘覓食物，時時輕搖其尾，態度極為悠閒。站上有農民出售乾魚及蘋果，魚似沙丁魚，蘋果小如沙果，都用細子穿成一串。乾魚一串約七八尾，不知其價，蘋果一串十餘枚，索價二十多盧布（此為自由市場價格，售者隨意定價，購者亦可隨意還價）。蘇聯物價約可分三類。一、平價，凡平價物品都是配給的，須憑購物證始能購得；二、自由市場價，此類物品，大都不是日用必需品，或竟爲奢侈品，任何人可隨意購買，然而價高；而平價物同時亦有市場價，但這不是「黑市」，而是爲了消費者的便利，例如茶葉，肥皂，都有配給，消費者如果囊有餘錢，便可在其額定配給量以外再買他所需要的數量。市場價是國營商店定的，所以，也是一種官價；三、無定價，如上文所舉之例，此類物品大都爲農民的剩餘生產品（卽農民的生產品除了作爲賦稅繳納國庫及自己消費以外尙有多餘者），而售賣者亦都以小販（其實他們的物品不是販來的）姿態出現了。

下午，列車沿裏海西岸行，遙望可見海上漁船。五時許，經過著名之油城——巴庫。列車所過之處，距巴庫尙有百餘里，但已見油井鐵塔密列如林，一片山地，都無樹木，山凹時見小河，水色黝黑，似甚濃稠，水面有油光。聽說巴庫區飲水來源乃在二百公里外，巴庫本地的水都含油

質，不能飲。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晨八時，車抵梯俾利斯（蘇聯人呼此地名時，常略去「梯」音，只呼爲俾利斯，後文即從之）。昨夜問車長，還說恐怕要在午後二時到達，不料其甚早。俾市車站頗爲宏大，我們在華麗的休息室中等候GOKS（喬治亞對外文化協會）派汽車來。九時許，由GOKS代表陪赴市內東方旅館，即進早餐，洗澡休息。

俾利斯是喬治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京城。市區作狹長形，沿着小高加索山麓，橫跨在多曲的科拉河上。——它實在是建築在河谷的一個城市。好幾條雄壯的大鐵橋跨在科拉河上，河畔及市內各處都布園林，全城實爲一公園，現在雖然穿了冬裝，丰姿依舊迷人。市內有坡，但亦有極大的廣場。寬闊的柏油馬路兩旁聳立着「馬恩列斯學院喬治亞分院」以及「喬治亞民族歷史博物館」那樣雄壯華麗的建築。市內公用交通工具有電車，無軌電車及公共汽車。

自從十九世紀初（一八〇一年）喬治亞成爲舊俄帝國的一省以後，俾利斯就是高加索全區的行政中心，可是沿一世紀之久，俾城依然是落後的邊城，街道狹小，房屋低矮，且無工業可言。但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一九二一年）的短短二十多年中，俾利斯已大改舊觀。市區的建設，一日千里，舊時面目已不存在，而工業的發展，尤足驚人：現在的俾利斯已經是一個工業城市，擁有重工業和輕工業的多數工廠，而在距俾市二十五公里，喬治亞古京城莫采忐舊址附近，在科拉河

與阿拉格發河合流之處，又雄峙着外高加索第一個水電站。至於博物館，圖書館，戲院，大學校以及其他的文化建設，尤其是蘇維埃政權成立以後的特色。二十五年的蘇維埃政權做了百年的帝俄政權所沒有做到的事。

十一時頃，忽下雪，甚大，但旋卽融化。下午一時雪止，其在街上者頃刻化盡，但遙望市外羣山則都戴上白帽了。我們所住的東方旅館在繁華之羅斯泰維列（喬治亞古代大詩人，代表作「虎皮騎士」最爲著名）大街，對街卽爲喬政府大廈，其後一山雄峙，卽大衛山，從我們的房間內遙望，可見上山之纜車，和山頂的夏令餐館，——這是宮殿似的一所大建築。雪後的大衛山也改爲素裝，想來這山相當高。

五時許，GOKS 交際部主任勾勾契可利女士來，旋卽坐汽車同遊俾市。我們沿着科拉河兩岸的大街兜了一個圈子；沿途所見，除各文化機關外，又有專供科學家及藝術家（戲劇電影演員亦在內）所住之大公寓，也經過了製片廠和織綢廠。最後又登大衛山（上山有汽車路，自山麓至山顚共八九公里，我們只上去了一公里光景），俯瞰全城。這時燈火萬家，高低掩映，德沚頻謂頗似香港。

七時赴GOKS 拜訪彌卡瓦會長。彌會長是戲曲家和散文作家，見面後寒暄，他說他以 GOKS 主持人資格對我之訪問俾市極表歡迎，而以「同行」資格則尤其歡迎，深盼中國和喬治亞的文化

關係由此而得加倍的增進。我告訴他：中國歷年來零零星星介紹過不少的喬治亞文學作品，但可惜是短篇居多，而且都是從俄文轉譯的；我們從羅斯泰維列的作品中認識了喬治亞古代文化之燦爛輝煌，我們更願多多介紹蘇維埃喬治亞的現代文學。後來我們又談到中國近代文學之發展和趨向，以及中國介紹蘇聯文學的情形。茶點搬上來了，彌會長又把他所擬定的我在俾市的參觀程序徵求我的意見。我自然完全贊同。八時許，告辭，仍由勾勾女士陪同赴「派列阿西維列歌舞戲院」觀歌劇「黃昏」。派列阿西維列是喬治亞著名的作曲家，該劇即由他作曲，首次上演於一九二三年。該戲院爲紀念他而命名，又曾得列寧勳章，故全名應爲「榮膺列寧勳章派列阿西維列歌舞戲院」。又此院尚爲革命前的建築，相當華麗，壁畫及窗上花格都帶東方色調。全場約可容觀衆千五百人。

「黃昏」三幕歌劇，乃以喬治亞古代傳說爲題材，劇情大略如下：瑪洛曾與瑪爾哈士訂婚，未婚而瑪爾哈士出征，久久無音訊，瑪洛之父母乃以瑪洛許字克阿士，然而瑪洛心裏是不願的。既而瑪爾哈士忽歸，與女相見，且謂誓必娶女。瑪洛論情愛則願嫁瑪爾哈士，然而論法律則又非歸克阿士不可，因此甚感痛苦。是日適爲民族佳節，士女如雲，相與跳舞，並祝瑪洛與瑪爾哈士有情人終必成爲眷屬。人叢中有克阿士之從者，盡見其狀，歸以告克阿士，且施挑撥。克阿士甚怒，將對瑪爾哈士報復，但其時忽得警報，敵人進犯。克阿士本來是軍官，奉命迎敵。但克戀瑪

洛，離了部隊找尋她，遂與瑪爾哈士相遇。瑪洛對克阿士表明態度，以訂婚戒指還之。克阿士甚怒，將與瑪爾哈士決鬪。瑪洛勸阻無效，急出召人，以圖解救。二人遂鬪。克阿士不敵，將敗，忽生毒計，拔所佩匕首擲擊瑪爾哈士，中要害，其時瑪洛亦帶許多人來，但瑪爾哈士已倒下死了。克阿士因此被捕，而由部隊中之老戰士率領部隊出發。全劇在瑪爾哈士之簡單葬儀及戰士們整隊出發中閉幕。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昨夜睡眠尚佳，今晨八時醒來，見窗上已有陽光，遂起身。馬路上積水已成冰，知夜來戶外溫度仍在零下也。今日旣放晴，預料白天當較昨日爲暖，但結果竟不然。

下午二時乘汽車往遊古列——斯大林的故鄉。古列離俾市約一百公里，車行一小時又四十五分而到達。沿路所經，多爲山地，愈走愈高（據說最高處約爲海拔二千公尺），而氣候亦愈冷。路旁積雪未消，稍遠處，羣山都是白頭。最遠處藍天一角，其下連綿起伏者，狀如粉堆，而光耀刺目。這大概是高加索北部的山嶺了。

在古列參觀了斯大林故居及斯大林博物館，又至市外山麓仰觀山上所遺古代堡壘之廢城。這是喬治亞王國時代的餘物。蓋古列在昔爲軍事要衝，山上堡壘林立，今所存者，僅其一二，據云堡壘下層甚大，可多藏糧秣人馬，以爲久守之計。古列領有五六百年的歷史。（關於斯大林博物

館，請參看另文「古列巡禮」。）

五時三十分，離古列。我們預先帶有乾糧，這時便在車中喫起來。車行甚速，但天亦漸漸入暮。約走了全程三分之一的時候，天忽然飄雪，後來愈下愈大，十步以外，但見雪花飛舞，不辨方向。而此一段之公路彎曲既多，且又起伏不平，行車極爲困難。幸而司機先生眼明手快，在風雪中搏鬬一小時之久，終於到了俾市。此時同行者皆感飢寒，而勾勾女士穿衣不多，竟因此受凍，第二天病了，我們覺得十分抱歉。

八時進午餐，九時又赴俾市製片廠，在試片室中看了「二十五年之喬治亞」等三部短片子，因時間不够，未及參觀全廠，即返旅館，時已爲午夜十二時。略進茶點後卽睡。

「喬治亞國立梯俾利斯電影製片廠」成立於十月革命後，最初屬敎育部管轄，一九二五年起大加擴充，乃有今日之規模。現在全廠工作人員共七百餘，直接與製片工作有關者，二百餘人。每年生產量約有聲片五部至六部（故事片紀錄片合計）。去年製成的「斯大林誓詞」一片博得一致的佳評。現正在攝製中者，有「斯大林童年生活」及「詩人阿加克．哲勒泰列」及音樂喜劇「開督與可特」。該廠附設演員訓練學校，所授課程爲文學，藝術史，化妝，表演等等。所用劇本大都由廠方向作家特約寫作，每一劇本之報酬高低不一，平均數則爲六萬盧布左右。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九時起身，太陽光已射在窗上。今天房裏的水汀比昨天「工作得

好」，浴水亦熱，乃洗澡。十二時參觀喬治亞民族歷史博物館，直至四時始畢，回寓午餐。（關於歷史博物館，另文記之。）

晚八時赴羅斯泰維列戲院（或者是瑪爾美西維列戲院，恕我記不清了；瑪爾美西維列是喬治亞傑出的演員），觀哥爾多尼（Carlo Goldoni 一七〇七——一七九三意大利喜劇家）的「二主人共用一僕」。這是譯爲喬治亞語演出的。演員很賣力，而燈光布景亦頗具匠心。該戲院也是革命前的建築，相當華麗，樓上三層，全場約可容觀衆千餘人，休息室等均極寬敞，樓梯及牆壁皆爲雲石。據聞該院尙附有演員及舞臺工作人員訓練所之類的組織。

很感謝勾勾女士扶病陪同我們看戲，並爲譯述各幕大意及重要臺詞。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九時起身，見馬路上積有薄雪，想來是昨夜下的。上午有陽光，下午陰。

午後二時參觀「兒童宮」（英文譯名是 Pioneer's Palace，意即「先鋒隊之宮」，Pioneer 一語有「先驅者」，「先鋒」之意，但在蘇聯，這卻是一種兒童組織的名稱，大約是七歲左右到十五歲左右的優秀兒童經過選拔得爲 Pioneer，意即「童子團」，中國前曾譯爲「少年先鋒隊」。Pioneer's Palace者，即爲「童子團」特設之俱樂部或「文化遊憩所」，蘇聯各大城市均有此種機構）。「童宮」建築壯麗，據說這在革命前本爲貴族邸第，但革命後曾加修葺增補。其中有所謂

「鏡殿」，初以爲四壁皆有大鏡而已，看了以後，纔知道「殿」中並無普通之大鏡，而四壁及室頂所有雕鏤（花卉或圖案形），凡作圓形矩形或菱形之處皆嵌以鏡，大小形狀不一，閃閃如銀鱗。室頂正中，下垂如華蓋者，則爲無數三角形或菱形之小鏡所鑲成，而中藏以電燈。若在晚間，燈光之下，萬鏡閃耀，寶光交射，必然是很炫目的。（關於「兒童宮」，另文記之。）

晚七時，赴GOKS之晚會。這次晚會是彌會長爲了介紹我和喬治亞作家們見面而開的，事先並約我在會中報告中國近年來新文藝發展之情形。到會者，作家及藝術家三十餘人，代表了喬治亞文藝界的權威。晚會由GOKS文學部副主任克可查先生主持，致詞介紹後，我即簡單地講述「五四」以來中國新文藝發展之道路以及抗戰前後文藝團體之組織，連翻譯約共一小時（這次報告我未有底稿，故亦未預先譯爲俄文，因爲時間倘促，兩不可能）。報告後，有一位老詩人（恕我未能記下他的姓名），詢及中國新詩運動之現狀，我又作了十多分鐘的補充。最後，仍由克可查先生致詞，略謂中國與喬治亞在古代即會發生關係，喬之絲茶都由中國運來；此爲經濟上之關係，希望今後更加强文化上之關係，並以今天的晚會爲起點云云。八時半餘興開始。歌舞節目，都屬喬治亞民族形式。男獨唱中有一位阿美連那西維列，是擁有喬治亞人民藝術家的榮號的。

晚會完畢，繼以茶點，席間隨便談話，他們都希望中國文藝協會總會此後和他們有聯系。十

一時後囘寓即睡。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太陽很早就出來了，但夜來馬路上的積水又已成冰。今晨見旅館門前馬路上的交通警察換了個女的，皮帽下金色秀髮紛披，遠看去丰姿甚佳。她指揮交通，極爲認眞。

下午一時，參觀喬治亞國立大學，校長爲科學院會員，植物學家凱訶維列，因公尙在莫斯科，由副校長數學家瓦科阿先生接見，並陪同參觀。「喬大」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歷史不長，然今日規模已極宏大。校舍亦頗寬敞，原爲一九〇六年之建築，當時所辦者爲中學（沙皇不許喬人有大學），但喬人深信將來必能有自已之大學，故按大學規模造了房子，現在當然不够用了，已在旁邊另建新校舍（與原來校舍一樣大，專爲理科用），二三月後即可落成。現有學生五千，男女約各半數。學生中戰時赴前線及工業方面服務因功得勳者甚多，其中有「蘇聯英雄」兩人。歷年畢業生萬二千餘人，全校教授，講師，助教等等共五百五十人。其中博士八十人，候補博士一百八十人，科學院會員二十三人。按照新五年計劃，到一九五〇年，「喬大」須增建生物系及圖書館專用之大廈兩所。圖書館現藏書七十萬卷，因房子太小，簡直擁擠得不成話。「喬大」本年度經費爲三千萬盧布。

全校共分十系，擁有實驗室四十餘所，我們看了生理實驗室之一部分，礦物標本室及地質實

驗室之一部，已化了兩小時。

從「喬大」出來，就參觀「馬恩列斯學院喬分院」。這是革命後的新建築，高五層，玄色雲石圓柱十根，拔地聳立，上達屋頂，門面十分雄壯而樸素。內部樓梯，大廳，牆壁，幾乎全部都用各色雲石來裝飾。

此「分院」，成立於一九三三年，三五年始遷入現址，研究範圍自然是馬恩列斯學說的一切方面，然特別注重喬治亞黨史，喬治亞革命運動史，及斯大林之青年時代。研究資料分革命前及革命後兩大部分。研究員現有六十人。有自己之圖書館，而俾市列寧博物館亦屬之。「俾列博」材料及陳列方式與莫斯科「列博」同，惟材料則較少，珍貴之文件及手蹟都爲照相，然亦應有盡有。

晚八時赴「派列阿西維列歌舞戲院」看歌劇「阿俾薩隆與葉台麗」。此亦從喬治亞古代傳說編成的，共四幕，編劇及作曲者即喬治亞著名之作曲家派列阿西維列。

全劇故事如下：林木密茂之山麓。遠處有狩獵者的歌聲。葉台麗，可憐的農家女，從林中出來。她自訴命苦，因爲她的後母虐待她。但狩獵者的歌聲驚動了她，她急藏身於大樹背後。大羣的狩獵者走過去了，阿俾薩隆王子與大維齊（宰相）墨爾曼上來了。葉台麗從樹後出來，取她遺忘在地下的東西，剛剛和王子他們打了個照面，葉台麗嚇呆了。王子和維齊墨爾曼見了葉台麗這

樣美貌都喫了一驚。王子立即向葉傾吐愛慕之意。可是葉怎麼就能够信以爲眞呢？她逃入林中去了。王子也追了去。剩下墨爾曼，快快若有所失。他也愛上了葉台麗，但他當然不能與王子爭。墨爾曼也跑進樹林中去了。葉台麗再回來，想覓路回家，但王子的侍從們攔住她，王子隨即也追上來了，他再申誓言，請葉接受他的愛情。葉不得已從之。王子遂與葉台麗同歸，墨爾曼見狀大妬，誓言必破壞王子與葉之婚姻而使葉歸己（第一幕完）。王宮內盛大之宴會。羣臣及貴賓們都來參加王子的大婚典禮。王子與葉台麗由公主瑪列赫陪伴着也進來了。羣臣及貴賓們見葉之艷麗，都讚歎不置。國王祝福新夫婦，宴會開始，王子視大臣羣中不見墨爾曼，乃問「墨爾曼何在？」可是墨隨即來了，捧一珍貴之禮物獻於葉台麗。葉大喜，取而佩之，那知這禮物是用魔術煉過的，墨的陰謀已經成功了第一步。當時誰也不知道。盛宴既張，繼以跳舞（第二幕完）。葉台麗忽得重病，王子阿佯薩隆愛惘不知所爲。太后及公主瑪列赫勸王子與病重之葉台麗離異。王子不肯，他問計於墨爾曼，墨爾曼亦勸他離棄葉台麗。王子躊躇久之不得不從衆人之言。他對羣臣說，「誰願意帶了這病人去，就可以帶去。」但無人答應。最後墨爾曼忽然說：「我願意帶她去。」於是墨爾曼就帶了葉走（第三幕完）。葉台麗到了墨的堡內，由於魔術已除，病遂若失。她和從前一樣艷麗，墨爾曼的姊妹們正陪着她在堡內閒嬉，僕人來告，王子忽然來了。葉急避入內室。王子此時亦思念葉而得病。他呼墨爾曼出來，問葉的情形。墨公然回答，葉病已愈，可是

她已經屬於他了。王子始悟其中有陰謀，但又不能食言，便壘放棄了葉。於是他命令壘到印度求神水以療自己之病。壘明知此爲調虎離山之計，但又不得不服從。壘既去，王子請葉出與相見。葉不肯。太后亦懇葉出見，葉仍不肯。最後，公主說服了葉，始出與王子相見。但王子本已病重，驟然狂喜，氣厥而踣，竟不復蘇。葉悲慟逾恆，亦以短劍自殺，這短劍就是王子初次遇見她的時候送給她的（全劇完），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晴。下午一時登大衛山，參觀山頂之園林及夏令餐館。昨日下午本來就要去的，不料汽車出了毛病，爬不上坡，故改於今天去。上山汽車路約九公里，前山繞至後山，又囘到前山，沿路見山上頗多平坦之處，並已闢爲果園。到了山頂時，遍地積雪未融，而巍峨莊嚴之夏令餐館亦雙扉下鍵，不見一人。冬季無人上山遊玩，此餐館亦尙在冬眠期中。山上之園林極大，多常青樹，然積雪沒徑，我們亦未深入。我們坐在餐館旁邊的大平臺上曬了一會子太陽，等待汽車換了輪胎，就下山參觀市郊之「革命古蹟」，——一九〇四年頃，斯大林和他的同志們所建立的祕密地下印刷所。（關於此地下印刷所，另文記之。）六時左右囘寓午餐。

晚八時，赴音樂院聽該院所組織的爵士樂隊的演奏。會場不大，但亦容七八百人，未開幕已告滿座，走道上都站滿了。節目甚多，有民族的，亦有外國的，但最受歡迎者還是民族的。

按俾市戲院除上述之喬治亞民族的戲院而外，尙有俄羅斯，阿爾美尼亞，阿塞爾拜彊等民族

的戲院，我們都未及參觀。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陰。上午遊市街，打算買些本地的特產作爲紀念。在文具店內見有雲石雕刻的獅子鎮紙，遂購數具。又擬購俾市風景明片，則遍索不得。樂器爲此地產物之一，惜不便攜帶。擬購喬治亞民族歌曲譜，亦未果（售賣曲譜之店，今日休息）。

下午二時，往市外二十五里之喬治亞舊京（莫采志）遺址，參觀今尚巍然保存之第五世紀的大教堂。此名「肖尼大教堂」，全部石頭建築，古朴莊嚴，喬治亞古代建築術之發達，即此可見一斑。

大教堂內葬喬治亞古代的拜格拉強王朝的諸王及王族，而喬治亞王國最後兩代之國王及其后女等亦葬於此。喬治十三世及其后瑪利亞（此即喬治亞王國末代之王及后）之墓較其他各墓約高出地面尺許（其他各墓皆與地平），紫銅爲頂蓋，浮雕作冕及劍。聖像臺前正面屏門，鏤刻甚工細，一律飛金。中間一門左右爲耶穌及聖母繪像，彩色極鮮艷而神韻亦復栩栩然如生。據云此一對屏門爲俄羅斯之神像畫匠人所作，蓋即自從十六世紀即馳名於全俄之 Palekh 神像畫也。Palekh 爲地名，本一小村，近莫斯科，神像畫匠都出其地。大教堂內壁本有壁畫，昔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來遊此寺時，見而不喜，謂俄國風俗，教堂中向無壁畫，此何得例外？命以白堊塗去之。現在喬政府正請專家們除去白堊，恢復原狀，然已有若干部分則恢復不成了。

五時返寓，進午餐後，洗澡，小睡片刻，八時半，往戲院聽音樂演奏。節目中最精彩者，是蕭維扎什維列所作的第一交響曲，此曲分四部，抒寫此次戰事中喬治亞人民之思想情緒。第一部寫戰爭中人民所受之苦難，第二部寫戰爭中人民之熱烈緊張，萬衆一心，共禦強暴之敵人，第三部寫人民對於將來之憧憬，第四部寫人民對於勝利之信心。可惜我對音樂是門外漢，只覺得好聽，卻說不出所以然。

十一時回寓，晚餐後即就寢。

今日決定明日乘火車赴阿爾美尼亞京城葉麗方。原定遊覽黑海邊之休養所，現因時間不够作罷。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陰。上午整理行裝。十二時赴OKS辭行。蒙贈書多種，及喬民族歌曲多份。下午一時，訪問喬治亞科學院。院長摩斯赫列什維列爲數學家，但他對於中國文字改革問題頗有興趣，詢及拉丁化運動之情形。我就所知者，大略的告訴了他。

喬治亞科學院成立於一九四一年，最初設社會科學數理兩部。會員初僅十六人。五年以來大有發展，現設一、社會科學，二、生理及醫學，三、數理，四、農村經濟，五、機械等五部。後二部乃戰時所設。直屬研究所凡四十，現有會員四十人，通訊會員十九人，各研究所中如歷史，語文，生理，數學，地質，化學等，不但在喬治亞爲傑出之學府，即在全蘇聯亦是數一數二的。

每研究所有研究報告，三月或半年一期，科學院本身每月出版公報一冊。

在考古發掘方面，喬治亞科學院曾作了很大的貢獻。

二時回寓，即進午餐，三時許赴車站，勾勾女士送到車上。

四時開車後，略進點心即睡。（俾利斯——葉麗方涌車，也像「國際臥車」那樣華麗，二人一室，輭墊，相連之二室有門，可開可閉，開則二室即合爲一。惟各室無單獨之盥洗設備，此爲有別於國際臥車之處。）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晨八時，車抵葉麗方，AOKS（阿爾美尼亞對外文化協會）會長卡來太爾教授等數人已在車站相候。寒暄後，他們即招呼我們出站，直赴旅館。沿途見遍地白雪，似新下者。但天氣並不怎樣冷。

十時，卡會長又在旅館的餐廳和我們共進早餐。同席有AOKS的幾位理事及主任。席間舉杯互祝中阿兩國人民的友誼及此後兩方文化關係之增進。卡會長並致詞，略謂：遠在第五世紀，中阿兩國即有經濟上之關係；阿國古書上常常提到出產絲茶瓷器之東方大國，而近年來阿國考古學家發掘得中國瓷器，經考證是屬於第五世紀的。不但此也，第五世紀時，且有中國人居留於阿國。據阿國古籍所載，五世紀時，波斯人侵犯阿國，抵抗波斯人的阿國軍官中有名爲凡爾揚（名）馬彌格仰（姓）者，實爲中國人，他的中國姓名是馬莫貢（譯音）。此一歷史事件，不但膠結了中阿兩民族的友誼，且在阿爾美尼亞人民心中深深地種下了對於中國人民的久長的敬意。現在中國人民尚爲實現和平民主而艱苦奮鬪，阿國人民深信中國人民必能達成其歷史任務，阿國作家亦敬祝中國作家們在此大時代中工作勝利。

對於卡會長的熱忱，我表示感謝；同時也對於阿民族文化之古（據阿國考古家證明，阿文化有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受難之久（千五百年來，阿民族歷受侵略壓迫，直到十月革命後始得解放），鬪爭之堅毅（革命前三四百年中，阿人流亡於全世界各地，每在一處定居，即辦自己的學校，印阿文的書籍，故祖國雖亡，而文化始終保存），及其終得解放後文化建設之猛進，表示十分欽佩；我又提到中國介紹阿文學歷有年所，約在二十五年前，我們即從英文及世界語，最近又從俄文，轉譯了若干阿文學作品，可惜是沒有作系統的介紹，而且以短篇小說居多。講到這裏，他們對於「大衛•薩松」（阿史詩）之譯成中文，極爲興奮。我又告訴他們，現代阿大詩人，斯大林文藝獎金的得者，伊薩克揚的詩，已有六首譯成中文，是戈寶權兄從俄文轉譯的。他們希望得到這些中文譯本，我允爲竭力設法。

談話轉到了現代中國文學。他們對於現代中國文學所知甚多，他們熟知魯迅和丁玲，而且對於中國文學改革（拉丁化運動）也寄以很大的熱望。卡會長還提出這問題和我討論。

十一時半參觀「民衆圖書館」，荀列畢格揚先生（AOKS理事之一）陪往（以後的參觀和訪問，都是他陪同去的，我們在葉麗方四天，他整整忙了四天，不勝感謝）。民衆圖書館是革命後的新建築，用阿爾美尼亞所產雲石裝飾，極爲壯麗。（關於「民圖」，另文記之。）

從「民圖」出來，我們又驅車遨遊全城。

葉麗方這城市建築在贊茄河的下游，而贊茄河在匯合了色望湖的洩水以後（色望湖是阿爾美尼亞境內最大的高原湖，海拔二千公尺，也是蘇聯境內最大的高原湖），在一百公里的流程中突下降一千公尺，葉麗方就是位於這樣一條河的下游。不過這條河離市區還不很近。我們在距市中心稍遠處看見有倒坍的房屋和大石塊，據說這就是去年河水突漲時「所做的工作」。

汽車出了市郊，爬上一座山，到半腰，葉麗方盡在眼底。雖然是在冬季，又當雪後，然葉麗方仍然是美麗的。寬闊的林蔭路，高大的近代建築，一叢叢的長青樹，構成了城市的「綠帶」，和本地特產的紅石（阿語爲特夫）建築的大廈，相映成趣。可是這城市三十年前（沙皇政權下），卻只有狹窄的街道和卑小的泥屋。所有現在這些新建築，——這美麗的葉麗方，是蘇維埃政權的產物。流亡海外數十年而新近復歸祖國的阿爾美尼亞人民不再能認識這就是他們去國時的葉麗方。

和市區相距數公里，形勢若斷若續，我們又看見幾處新市區，面積當然較小，——這便是海外歸來的阿爾美尼亞人的新家。阿政府爲每一批海外歸來者建造一個新的居住區域。這些衛星似的新市區，就是不久將來的「大葉麗方」的組成部分了。

同行者又指點我們遙望一座高山，灰色的雲遮住了山峯，看不見它的雪帽。這山便是有名的阿拉拉山，傳說中的「諾亞方舟」在洪水退去時所停泊的地方；這山是和阿爾美尼亞民族有血緣關係的，但現在它是在土耳其境內了。

四時半回旅館進午餐。六時十分赴斯賓甲羅夫戲院（斯賓甲羅夫是阿爾美尼亞著名作曲家，此戲院爲紀念他而命名，又曾得列寧勳章，故全名應爲「榮膺列寧勳章斯賓甲羅夫阿爾美尼亞國立歌舞戲院」）。今晚此間有盛會，乃是拔格拉彌揚大將和葉麗方市民見面，難得機會湊巧，我們當然要觀光。拔格拉彌揚大將是阿爾美尼亞人，戰時曾先後擔任南方及列寧格勒戰線的司令官，解放波羅的海三共和國，進軍東普魯士，戰功烜赫，葉麗方市民推舉大將爲最高蘇維埃候選人，所以大將來和市民們見面，並且他離故鄉亦已有二十多年了。這樣一個盛會，當然空前熱鬧。大會前半段是各機關（黨，政，軍，文化，工業）代表致詞，最後是大將答謝。十時許，餘興開始。民族的歌舞，節目繁多，個個精彩，到十二時，僅表演了程序單中的一半，我們明日上午有事，今晚不能不早點休息，只好犧牲眼福，耳福，告辭回寓，進晚餐後即睡，已經是午夜一點鐘了。

一月三十日，星期四，晴。八時起身，看見那樣好的太陽光，精神爲之一振。十時半訪問阿爾美尼亞共和國教育部長，談話一小時又三十分鐘，得知阿教育情形大略如下：

阿爾美尼亞文化甚古。紀元四一二年已有文字。但早在三〇三年即已接受基督教，此在當時爲進步事件。至於學校，遠在第六世紀已經創辦了初級各校，到了十四——五世紀，則專門學校及大學也都有了，此爲全盛時代。更後由於迭遭外族的侵略，國土淪陷，文物雖能保存舊有，但亦無新發展。十月革命前，阿爾美尼亞在沙皇壓迫之下，百分之七十的土地爲地主及富農所有，

工業生產僅占全區總生產百分之二十三又七，學校共四四六所（其中僅有中學七所，無專門學校及大學），學生共計三萬四千七百人，教師一千一百四十六人而已，——此爲沙皇政權所留的遺產。以一九一三年而言，全阿僅有日報六種，雜誌二種，大半爲俄文；全年出版書籍僅五十五種，共印四萬餘部，其中四十二種爲阿文，餘皆俄文；中小學校，雖有四百餘所，但高中學校有固定校址者不過十五六；一九一八——一九年間，由於白黨之叛亂，全阿學校僅存一百六十六所，學生共計一萬八千六百人。一九二〇年開始和平建設。至一九四〇年，凡二十年中，共建新校九百五十七所，其中六十九所爲規模宏大者。現在（一九四六至四七年之學年），全阿共有學校一千一百四十四所，其中除高等專門及大學外，七年制學校六百十二所，十年制學校二百八十八所。大中小學生共計二十六萬一千五百人，女生占百分之四十九；此外，夜校及業餘補習學校共有學生兩萬人左右。阿爾美尼亞共和國人口不過百三十餘萬，學生數目竟占其四分之一，教育之發達，已可想見。

一九二二年，全阿人口中，識字者僅占百分之十六又九。一九三九年，識字者占百分之七十三又八。四十一年爲百分之百（此指七歲——入學年齡——至四十五歲者而言，不到入學年齡及已過四十五歲者，不在此數內）。一九四六年，文盲新有增加；此因海外僑民歸國者多，其中有六千人爲文盲，於是又特開掃除文盲之成年人識字班。

一九四〇年，全阿已有日報六十二種，每天發行數平均為二十四萬八千份。每年出版書籍六百五十種（亦平均數），其中五百七十二種為阿文；共印約四百七十萬零五千部，其中四百十六萬四千部為阿文，餘為俄文及阿塞爾拜疆文（阿學校中，俄文為必修科；而全阿亦有專以俄文及阿塞爾拜疆文為主的學校，此等學校之學生為俄人或阿塞爾拜疆人，又在此等學校，阿文亦為必修科）。

全阿現有高等專門以上學校之數目字：國立大學一，工業大學一，醫科大學一，農科大學一，獸醫專，美專，劇專，體專各一；阿文為主的師大三，俄文為主的師大一，初級師範十；工藝技術學校四十八，各科專門學校十三。全阿現有教師共約一萬一千人（此數約當全阿人口百分之一弱）。學生兼在兩校上課者甚多。計不完全統計，中學生兼習音樂者約二千人，兼習體育者約九千人。初級體育學校全阿有三十一校，歸教育部辦。初級音樂學校則歸藝術部辦。一九三八年全蘇滑雪滑冰足球競賽中，阿爾美尼亞占第二位，一九四六年全蘇競賽中，亦占第二位。戰時，教員及學生從軍或參加國防工業因功而得勳章或奬牌者，共計二千三百餘人（女生多任防空，救護及電訊等工作）。得全蘇英雄榮銜之學生二十五人，分屬於二十二校。

阿教育部內設一、幼稚教育司（主管托兒所，幼稚園等，學生年齡為三歲——七歲）；二、孤兒教育司（主管專收孤兒之學校，學生年齡最大有至十六歲者）；三、中等教育司（主管七年

制及十年制學校，學生年齡自七歲起）；四、高等教育司（主管高專及大學）。全國分區，區有教育局，區教育行政事務皆受教育部管理，區教育經費由地方負責，但須得教育部批准，區教育以中等教育爲主。至於高專，大學，兒童宮等經費，則由共和國中央政府籌撥。社會教育亦歸教育部主管，但圖書館，博物館等則由共和國之藝術委員會管理之。

教育原則與其他各蘇維埃共和國相同，僅在歷史，地理，文學，憲法各課程中注重本民族之特點而已。

教育經費：一九二三——二七年（五年內）經費總數爲一五、八〇〇、〇〇〇盧布，但一九四六年一年經費則已爲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七年制學校完全免費，蓋自七歲至十五歲之兒童必須受義務教育。十年制學校自第八級起收很小之費，然免費者甚多；例如父母有功勳者，父母收入不多或殘疾不能工作者，皆免費。高等專門以上學校每生每年應納費四百盧布。但學生每月所領津貼則爲二百五十盧布，優等生每月可領四百盧布。共和國預算百分之四十三是用於教育的。

從教育部出來，便去參觀「紀念列寧夫人的十年制學校」。約三小時參觀完畢，又赴國立藝術館。（關於「紀念列寧夫人十年制學校」，當另文記之。）此藝術館所陳列，幾乎全部是油畫。房屋甚大，裝飾亦頗典麗，惜非特別設計的建築，光線或太强太弱，觀賞時頗感不便。全館內

容，約可分爲古代畫及近代畫兩部門，大部分是阿民族的藝術。古代畫最早者爲第九世紀十二世紀之宗教畫，計大幅四，小幅無數，然均爲摹本。阿之宗教畫至十四世紀爲全盛時代。以後漸就衰落。該館所藏十七八世紀之宗教畫，數亦不少，均爲原本。十九世紀乃至本世紀初阿畫苑中，最傑出者，主要爲肖像畫與風景畫。肖像畫大家首推奥夫奈塔涅揚父子（父名末格爾東，子名阿考發），次爲阿爾札拜涅揚（一八七四——一九一九）及阿卡涅揚（一八六五——一九四〇）。此四家之作品，館中所藏不少。風景畫以年爾賽鄉（一八〇七——一八八四年）爲開山祖。他卜居於喬治亞的梯俾利斯，作畫亦在俾市，故所表現，較少故國風光。他亦作肖像畫與風土人情畫。阿衣伐梭夫斯基（一八一七——一九〇〇）爲繼起之名手，他生平所作，大小共有六千餘幅之多，幾全爲風景畫，而背景又都在海邊。該館以二室陳列阿氏的作品，大幅如「月夜」，「日出」，均甚佳；「風平浪靜」與「漁夫」亦爲大幅，前者寫海岸一漁舟斜繫，遠處有歸帆，沙灘上一男一女，男仆臥，女旁坐編織，旁有桔子一筐，數枚落在地上。後者畫沙灘上一漁舟，兩漁夫一立船尾，一倚船首，悠然目送兩桅之大船出港，天際遍布晚霞。此二幅俱以人襯托風景，爲後來表現人民生活畫派之先導。拔生茄格揚（一八五八——一九二五）所作風景畫亦甚多，如「月夜」及「阿拉拉峯」（共兩幅，大者爲近景，小者爲遠景），均甚佳妙，而關於「色望湖」之畫則共四幅，題爲「朝霞」，「雨天」，「午晴」及「月夜」，亦爲精心之作。「月夜」一幅，

月在雲中實不可見，但波動之水面則有微光。台爾列密鄉（一八六五——一九四一）爲表現人民生活之創始者，同派有阿拉凱桼，其題作「色望湖」一幅則實非風景畫而表現了湖畔漁人之生活。現代最大畫家沙里揚之作品占二室。我們參觀的時候，沙里揚湊巧亦來了，詢以最得意之作爲何。他答道：「如說滿意，則都滿意，如說不滿意，那就都不滿意。」但在衆多作品之中，他指點我們注意的，乃是「獻給戰死者」（此爲大幅，無數鮮花雜陳），「A・托爾斯泰夫人畫像」，「全蘇人民藝術家A・丹尼愛良畫像」及「君士但丁堡之犬」等四幅。沙里揚的作品色彩強烈，表現了豐滿的生命力，此在阿民族畫家中殊不多覯。現代的青年畫家之作品陳列者三幅，一爲奈爾拔強之「團長最後之命令」，寫阿民族一團長名爲扎克揚者戰死時之情景，一爲「斯大林畫像」，亦爲奈爾拔強所作（此曾得斯大林文藝奬），又一則爲女畫家阿司拉瑪什揚之「英雄返故鄉」。

除了阿民族畫家的作品而外，該館又有俄羅斯部及西歐部。俄羅斯部約百餘幅，其中有摹本。西歐部則有荷蘭，法國，意大利各國畫家之作品，亦約百餘幅，摹本尤多。名畫摹本亦予陳列，乃是特意的，並非不知眞贋或以充數；因爲在蘇聯所有的博物館美術館都有敎育意義，葉爾方的藝術館自以陳列阿爾美尼亞民族的藝術品爲主，而所以也有西歐部者，意在比較參考，原作既不可得，則陳列較佳之摹本亦聊勝於無也。

最後，看了該館的「研究部」；專家數人在此部工作。又有專門臨摹古籍（主要是聖經）插

㕛之一室，青年二三人在工作。

四時三十分參觀阿爾美尼亞文學研究所，此與藝術館在同一大廈內。所長爲薩爾克鄉。據說，該所現爲阿爾美尼亞科學院直屬研究所之一，內分四部，一爲阿爾美尼亞古代文學，以馬諾·阿勒良之作品爲主要研究對象（該研究所亦爲紀念馬諾·阿勒良而命名，爲馬諾·阿勒良文學研究所），二爲十九世紀阿爾美尼亞文學及蘇維埃阿爾美尼亞文學，而關於十九世紀部分則以阿拔維揚（十九世紀阿古典文學之代表）及那爾班姜（六十年代名作家）爲主要研究對象。以上兩部分研究成果爲阿爾美尼亞古代文學史兩大册，及近代與蘇維埃阿爾美尼亞文學史四大册，均已陸續付印。研究所工作之第三部分則爲阿爾美尼亞史詩傳說及民間文學。第四部分爲文學博物館，所藏原稿及珍本甚多，約計三萬至四萬目之多。其中有阿拔維揚手稿（十八世紀末葉者）。至於該所研究員現有三十一人（其中有科學院會員，教授博士多人），又青年幹部十二人。

接着我們就參觀該所的原稿及珍本保藏庫，琳琅滿架，品目繁多，僅粗枝大葉的看了看，已化去一小時。再看該所附設之阿爾美尼亞文學展覽室，我倒又後悔不該在原稿及珍本保藏庫停留得那麼久了。原來這展覽室是一部簡明的阿爾美尼亞文學史，從古代到現代，陳列得有條不紊，每一作家的肖像，作品，手稿（如果有的話）及珍貴遺物，都有陳列，附加說明。巡視一週，我大略知道阿爾美尼亞新文學之創造者爲阿拔維揚，繼承人是六十年代的那爾班姜，他是作家及批

評家又是革命家，他所用的手槍還保存着；此後，松杜克揚爲阿爾美尼亞戲曲之開山祖，而「阿爾美尼亞之普希金」則爲杜曼涅揚，「阿爾美尼亞之果戈理」則爲小說家拉飛。

在展覽室中遇見老作家阿拉什（他是最高蘇維埃議員），他說讀過俄文譯本的「阿Q正傳」，甚感興趣，認爲風格與乞訶夫相近。

六時回寓午餐，七時三十分赴「紀念松杜克揚之國立話劇院」觀話劇「親愛的祖國」，十一時半回寓，晚餐後即睡。

「親愛的祖國」編劇者爲台彌爾强。（AOKS文學部主任）此乃一歷史劇，寫十二世紀阿爾美尼亞人民抵抗外族侵略而得勝利。故事大略如下：王子茄及克爲質於皮贊廷多年，將歸國嗣位。但攝政王及豪族數家則陰謀阻撓，而皮贊廷之使臣又來與攝政王談判不利於阿之條約。茄及克依靠民衆及愛國軍人之擁護，得登王位。攝政王及其同謀者被捕。茄及克又拒絕了皮贊廷的要求，力謀捍衞祖國。爲了一致對外，茄及克釋放了攝政王，復其爵位。但攝政王仍與大主教及其他同謀者外通皮贊廷，內結死黨，擬乘機殺茄及克而奪取王位。皮贊廷大軍來侵，茄及克統率軍隊迎敵，而攝政王等之陰謀亦敗露，諸奸皆被捕，獨一人漏網。皮贊廷軍攻一要塞圍之，茄及克苦戰，勝敗未卜。攝政王之黨羽乘機作亂，既出諸逆於獄，復謀與敵軍應合而占此要塞。其時危險萬分，幸叛逆中一人忽反正，而茄及克亦已擊敗皮贊廷軍，諸逆復就捕，茄及克得了最後的勝

利。全劇一再强調：茄及克依靠民衆而堅持民族利益，故終於得了最後的勝利。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五，陰，時時飄雪。上午八時起身，十時赴AOKS召集之座談會，到會者AOKS正副會長卡萊太爾教授及巴森章克揚教授而外，又有大詩人伊薩克揚，大畫家沙里揚，戲曲家台彌爾强，詩人奧望涅香，詩人泰郎朵（AOKS出版部主任），詩人葛姆·沙里揚，小說家司吉潘·淑良，老作家阿拉什，文學研究所長薩爾克鄉，阿爾美尼亞作家協會主任祕書塞拉司，阿爾美尼亞人民演員伐茄爾什揚，阿爾美尼亞人民演員兼AOKS藝術部主任章尼別克揚，阿爾美尼亞古代原稿保藏所長阿包夫教授，及AOKS理事苟列別克揚等等。談話內容約爲一、我叩問阿文學發展情形及何者應儘先介紹到中國；二、他們問中國文壇現狀及作家生活情形，（關於此點，不但阿爾美尼亞的作家們問及，在莫斯科及其他各處之作家亦常問及，他們常問中國作家能否靠寫作維持生活）；三、關於文藝之「民族形式」；四、漢字拉丁化問題。AOKS會長卡萊太爾教授就「民族形式」詳爲論述，謂百年前阿爾美尼亞亦有類似中國之「文言」「白話」之紛爭，阿拔維揚始奠定新文學基礎。此後百年中，經過各種階段，蘇維埃政權成立後，堅定地向大衆化發展。但今天阿爾美尼亞語文仍有東西之分，使用東方語者爲居於本土之阿人民；而使用西方語者則爲流亡在外國之阿人，將來僑民盡歸而阿國土亦恢復舊觀（阿故土今在土耳其政權下者大於阿國現在之疆界），則阿民族語文最後之分岐亦得解決了。

座談會於十二時半完畢，旋又攝影數幀。

從AOKS出來，就參觀「阿爾美尼亞歷史博物館」，這是革命後成立的，規模頗大。除石器時代之石斧等不計外，所藏器物最古者爲紀元前七百年之陶罇及婦女用之牙質飾物（關於「阿爾美尼亞歷史博物館」，另文記之）。

看完了「阿歷博」，已經是午後兩點多了，又即參觀基洛夫區托兒所。這是市立托兒所之一，位於基洛夫區，故得此名。蘇聯的工廠，學校及其他大機關，大都附設有托兒所，專收本機關從業員之兒童；市立的托兒所則專收不在此等托兒所範圍之內的兒童，分區設立，以應本區公民之需要。

「基洛夫托兒所」共二五〇牀位，戰時曾收容到二七〇人，現在則爲一五〇人。全托者（即自星期一至星期六晝夜都在托兒所者）五十人，餘皆爲半托（即日間在所，晚上由父母帶回家中）。全所兒童共分五組，每組約二十五人。分組之法，乃按年齡，自一個月至四歲。全托者皆爲年齡較大（三至四歲）之兒童。全所職員，除主任一人外，有醫生一人，保姆二十人（每組四人），女看護四人，教育者五人（每組一人），專門照料全托兒童之保姆及教育者各六人，廚房及雜役共五人。兒童未斷奶者由母親每三小時來餵奶一次，所中有特設之餵奶室。已斷奶者，每天（十小時）進食四次，食品由醫生規定，逐日更換。大抵早晨爲牛奶，湯，餅乾或茶；第一午

餐爲布丁，可可，水果；第二年餐爲米湯，肉，洋薯泥，水果湯；晚餐爲洋薯泥，甜品。一個月到六個月的嬰兒除母乳外略加含有維他命之水果汁。六個月至四歲之兒童則照上述菜單而爲增減。未滿六個月之嬰兒每日沐浴一次，六個月以上者隔日一次。

托兒所的房屋是特別建築的，光線空氣都很充足。水汀燒的恰到好處。各組兒童的房間布置亦各不同。九個月大的嬰兒那間房內，有練習坐的特別小桌，練習走的四圍有木欄的特別大牀。一歲多的兒童那間房內，有小牀，小几，小桌椅，而房外洋臺爲遊戲室。全托的四歲大的兒童每組有臥房及遊戲室各一間，遊戲室內有小桌小椅，各種木工模型，玩具等等。

蘇聯的托兒所完全是公家辦的，因此，設備及規程大都不相上下；「基洛夫托兒所」雖然是葉麗方的一個托兒所，但可以作爲代表。

四時，離「托兒所」，即赴城外之「阿爾美尼亞科學院直屬釀酒及葡萄種植研究所」。這是一九四三年成立的，當時對德戰爭尙正劇烈。研究所擁有廣大之葡萄園，我們的汽車離了市區，即在葡萄園中奔馳，可惜是冬天，只見一片白雪，遮盡了無盡的原野。倘在葡萄收穫季節，很遠很遠就可以聞到香味了。據說所植葡萄有兩百餘種之多。年來研究結果，已發明若干種新酒。該所有分所五，實驗室四，專家及技師共四十七人。我們看了酒庫以後，該所主任即請至辦公室嘗酒。進去一看，大圓[illegible]擺滿了各式各樣[illegible]。這樣的嘗酒，簡直是宴會了；果然，不到一刻

鐘，趕來了好幾位陪客，都是AOKS的人，其中有會長卡萊太爾教授。主人方面除研究所主任外，又有該所的酵母培養實驗室技師某女士。這一席「酒」，直喫到六時許，主人一共開了二十多瓶（即二十多種）酒，如果每種只嘗一口，也就足够使我醉倒。所以到後來，我只好用鼻子來「嘗」，不敢再用嘴了。

七時三十分赴「斯賓甲羅夫戲院」觀舞劇「洪都志」。這是取材於阿民族史詩「沙遜的大衞」之一章——「大衞與洪都志」。編劇者阿爾拔杜夫，作曲者即為斯賓甲羅夫；但斯氏此曲並非為本劇而作，借用於本劇乃是光榮藝術家波達格揚的創意。波氏為本晚此劇演出時之樂隊指揮。此劇表演大衞與洪都志的戀愛，其間遭受契莫克的破壞（契亦一女子，愛大衞，而大衞卻不愛她），幾經波折，始得圓滿。故事是富於浪漫蒂克情調的，燈光布景，亦復相稱；幾個大舞會的場面，極盡富麗堂皇。在包廂中，遇見大畫家沙里揚和本劇的布景主任某氏（恕忘其姓名）。據說，在此院常演之舞劇共四五個，「洪都志」為其中之一。

斯賓甲羅夫歌舞戲院，現為葉麗方最華麗最大的戲院，一九三八年落成。建築師是阿爾美尼亞科學院會員泰瑪良。這是民族形式與西歐形式之結合，共有座位一千五百。在此戲院演出之歌劇與舞劇，蘇聯各民族作品都有，而屬於阿爾美尼亞民族形式者，約有七八部最受觀衆歡迎。一星期中，演歌劇五次，舞劇兩次。劇團共約五百五十人。

二月一日，星期六。晨起，見雪花紛飛。十一時，訪問阿爾美尼亞科學院，見到了該院院長天文學家阿謨拔爾佐明揚，該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古代歷史家奥瓦涅鄉，科學院會員數理學家阿科別揚及水電專家業古揚教授，化學家卜卜揚女士。據談：阿科學院是在對德戰爭時成立的，迄今已有三年。現在有會員二十二人，通訊會員十七人（在美國和法國各有一人）。科學院直屬之研究所及實驗室共有三十單位，每一單位之工作人員自十人至百餘人不等。諸凡研究所及實驗室可歸爲四類：一、物理，數學，化學，地質天文，水電建築之類；二、植物，動物學，生物進化，微菌學，醫藥之類；三、土壤改良，園藝畜牧，釀酒之類；四、社會科學，文學，哲學，歷史（阿國及東方）之類。在此四類事業工作之專家學者約有六百人，其中一百五十餘人爲女子，助理員亦約六百人，女子更多。定期刊物三種：一、自然科學，二、社會科學，三、科學院公報。

詢及阿國歷史學者對於東方與西方之古代交通及經濟的關係有無新發見時，奥瓦涅鄉先生回答：近因考古發掘，所得材料甚多，證明古代東西交通及經濟關係之發達，當以第四五世紀爲盛，其時有阿爾美尼亞商隊到了中國與印度。科學院會員關於此一問題有專書出版（俄文）。

德沚詢問卜卜揚女士：阿爾美尼亞婦女從事高深學問研究者之一般的情形，及彼等之家庭生活情形。據答：婦女從事高深學問研究者，以農業，醫學，化學等爲多，她們和男子立於平等地位，既不被歧視，亦不受特別優待。但婦女有比男子更多之負擔，即生育及家務。阿爾美尼亞婦

女是愛護家庭生活，喜歡孩子的，女科學家亦復如此，她們並不因爲從事於科學研究而男性化，或化爲中性，例如生物學家某女士就是一位多男多女的母親，不過政府對於母親有法律上保障，幫助女性減輕其特別負擔。

阿院長和其他各位先生對於中國科學家們在抗戰時期的艱苦生活表示關切和欽敬。我們談了些中國科學家們的工作情形後，即告辭，蒙贈青多種，大都是有關阿國古代史及古代文化的，插圖甚爲精美。阿院長通曉英文，談話有時用英語，有時則用俄語。

從科學院出來，已經是十二時四十多分了，我們即赴阿爾美尼亞國立大學。時値寒假，校內各實驗室休息者多，僅參觀了化學及物理兩實驗室，又參觀了圖書館。「阿大」房屋亦感不敷，現正在建築巨大之新校舍，專爲物理系之用。

革命以前，阿境內無大學，葉爾方城內僅有中學一所而已。現在的阿爾美尼亞大學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初名「人民大學」，入學者不限資格；一九二三年始加限制，即中學畢業者始可入學。一九二一年時代，僅設社會科學與數理兩系。兩年後，增至五系。現在分十系：一、數理，二、化學，三、生物，四、地質，五、地理學，六、語文，七、歷史學，八、法學，九、經濟學，十、國際關係。以上第一至第九系，皆五年畢業，第十系則爲四年畢業。學生共一千六百人，教授講師共二百五十人，研究生八十一人。圖書館藏書二十萬卷。戰時青年教授及學生參軍

者甚多，學生人數會減至六七百，且大部分爲女子。戰後參軍之學生回校繼續學業者約五百人，大都得有勳章獎牌，其中且有「蘇聯英雄」。該校學生組織甚多，除文化學習娛樂外，兼助理學校行政，保健等等事務。

下午三時，赴國立製片廠，先在放映室看了三部短片。其中之一名爲「我們的祖國」，是一部紀錄片（略似「二十五年之喬治亞」一片），從阿爾美尼亞民族歷史之悠久，古代文化之發皇，敍述到十三世紀後如何歷受外族侵略，人民被屠殺，文物被毀滅，千千萬萬人民被迫流亡海外，然後十月革命帶來了阿爾美尼亞民族解放的福音，阿人民在肅清了白黨叛徒以後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於是，工業，農業，教育，文學，藝術，各方面齊頭猛進，二十多年的期間創造了人間的樂園，但是德寇又來侵犯社會主義的祖國了，和平建設中的阿爾美尼亞人民拿起武器，再走上反法西斯的戰場，爲保證勝利而努力於戰時的生產，終於得到最後勝利，再開始和平建設，而從前被迫流亡在海外的阿爾美尼亞人民也一批一批地集團重回祖國懷抱。三十多分鐘，我們看了阿爾美尼亞人民的歷史，有血淚，有歡笑，悲壯激昂而奮發。這樣一部紀錄片，眞是太好了！我深深地感動，有好幾次禁不住想引吭高呼，又有好幾次忍不住獨自笑了。片中一個對德戰爭的鏡頭，描寫阿爾美尼亞士兵在前線戰壕中，他們唱一首歌，「在前線，憶故鄉」，我不懂歌詞，可是但聽它的調子是那樣的纏綿悱惻而又悲涼激昂，我感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震撼；對於祖

國的熱愛，對於敵人的憎恨，對於爭取勝利的決心，不以言傳，我都深刻地理會到了。這首歌便是現代阿爾美尼亞偉大詩人伊薩克揚的著作（大前天，葉麗方市民歡迎拔格拉彌揚大將盛會的餘興節目中，也有這首歌的獨唱，這是第二回聽到，越聽越愛了）。

旋又至攝影場看攝製五彩片——取材於「天方夜談」的。攝影場極大，水銀燈照耀如陽光，剛一進去，竟使我不禁瞿然自語：「哦，原來天已放晴了，太陽是這麼好！」我們和演員們合攝一影，又和片中女主角合攝一影，這位女主角很年青，就是大詩人伊薩克揚的女兒。

六時返寓午餐，倦甚，小睡數十分鐘。

晚九時赴AOKS之送別宴會。主人方面到了三四十位，除那天座談會中出席的各位而外，又到了幾位人民藝術家（現在還記得名字的，一位是涅爾賽鄉，他也是斯大林獎得者，另一位是全蘇人民藝術家及斯大林獎得者A．丹尼愛良女士），幾位詩人，女作家，還有新從保加利亞返國的提琴手和歌人，而AOKS的幹部也多到了好幾位。席間，主人方面致詞的，除AOKS會長卡教授外，又有大畫家沙里揚，全蘇人民藝術家A．丹尼愛良女士，阿作家協會主任祕書塞拉司，阿人民藝術家涅爾賽鄉等各位。卡會長致詞中對於中國文化之悠久，中國文藝之優美，中國人民自求解放之堅毅，備盡讚揚，深盼中阿兩民族之友誼及兩民族之文化關係此後更得增進。其他各位致詞亦強調中阿兩民族之友誼，及文化關係之加強。末後我也致詞答謝，我說了三點意思：應

賀阿爾美尼亞人民之堅苦奮鬬而終得勝利，略述中國作家對於民族解放事業有其信心，提議今後如何具體地加强兩民族文化之交流。在賓主交互致詞中，間以餘興——小提琴獨奏和獨唱。最可感的，A．丹尼愛良女士雖然有點感冒，也自告奮勇，爲「親愛的中國朋友」唱一小歌；丹女士現年六十多了，門牆桃李也都蜚聲藝壇，她現任全蘇最高蘇維埃議員。

宴會至午夜三時結束。卡會長贈我們二人以紀念品，又書籍及各種照片多種。

二月二日，星期日。十時起身後進早餐，十二時赴AOKS辭行。回寓後又進午餐，二時赴車站。卡會長及AOKS前任會長某女士（恕我忘其名氏），阿作家協會主任秘書及AOKS理事等數位，都來送行（昨晚宴會，女士亦在座，唯因身體不適早退，今且又冒寒來送行，且爲我們設法臨時多定兩車座，使我們兩人獨占一四人之房，又贈美酒兩瓶，盛情至爲銘感）。二時四十分開車，倚窗遙望，美麗的葉麗方漸漸遠去，頗有惘然之感。再會罷，葉麗方——陽光的國家。

二月三日，星期一。晨七時，爲叩門聲所驚醒，原來是史君。他說半小時後，梯伴利斯就到了。我們急忙起身盥洗，整理行李，還沒準備齊全，列車已進了站。此時天亮不久，但已預兆將是一個大好的晴天。下車後仍在車站的「貴賓室」內等候城內派汽車來。十時許進城，仍寓東方旅社，且仍居上次住過的房間。趁水熱，我們先洗一個澡，進早餐後卽小睡。下午在寓整理筆記。

從葉麗方到莫斯科，倘坐火車，一定要經過俾利斯，而我們之所以在俾市下車，把一次的路

程分做兩段走，是因爲想坐舖位較好的臥車。葉麗方開出的臥車像我們昨天坐的，不是頂好的舖位；從沙溪到莫斯科（經過俾利斯）的列車方有頭等的輭墊雙人房間，我們就是爲了要坐這樣的車子這纔又到俾利斯來了。據鮑羅寧君說，明晨九時可以走。

二月四日，星期二，晴。昨晚早睡，——雖然在晚餐時已知今天走不成（買不到車票），無起早之必要，然而我們還是很早就休息了，因爲在葉麗方時，差不多每天是睡眠不足的。十時起身，知道鮑君已去設法買飛機票了，明天有飛莫斯科的班機。本來我們不大喜歡坐飛機，但鮑君等須於八日回到莫斯科，以便九日參加最高蘇維埃的選舉，當然要趕一趕了。早餐後，與史君到市內閒逛。百貨公司，食品店，古董店，首飾店，我們都進去臨臨市面。百貨公司和食品店最爲擁擠。這些商店的貨物都標明價格；因爲這是「自由市場的價格」，故相當高。「自由市場價格」也是官價，並非「黑市」，稱之爲「自由市場」者，即人人可無限制購買之謂。蘇聯人民所需日用品（包括食品及用品），例有定量配給，那是很便宜的；例如紅茶，百格蘭姆一包者僅四盧布，但在「自由市場」則爲十七盧布，洗衣肥皂每方二盧布，「自由市場」價格則爲五十盧布。（肥皂配給每月每人兩方，儘够用了）。至於奢侈品，現在還沒有配給，只可求之「自由市場」；例如女用紋皮手提袋中等貨須一百五十盧布，賽銀煙匣一百六七十盧布。但文具教育用品（包括各種文具，留聲機唱片，樂器，收音機等等）的「自由市場」價格，還是很便宜的。此因「自由

市場」的價格由政府規定，故可以有計劃地分類而定高低。又因爲所有的大小商店幾乎全是國家辦的（也有私人經營之小商店，但爲數極少，且其貨物仍是從國家商店批來者，僅能取得合法利潤而已），所以政府對於「自由市場」的價格可以絕對控制。

三時午餐，喝葡萄酒啤酒各少許。餐後即午睡，醒時已暮色蒼茫，鮑君已回館，飛機票也已定好，明晨五時應當赴機場。GOKS（喬治亞對外文化協會）送來「路菜」，有酒，水果，罐頭，麵包，雞蛋，臘腸，黃油等等，足够喫三天。八時晚餐後即睡。

二月五日，星期三。晨四時即起身，略進乾點及雞蛋。GOKS派了代表及汽車兩部送我們到飛機場。此時天尚未明，戶外溫度當然在攝氏零下。汽車走了三刻鐘，到飛機場，進站稍息，此時約爲六時。飛機定於七時三十分起飛。但此爲莫斯科時間，照當地時間應遲一小時，我們到的太早了！站上的休息室是很大一間房，水汀不够熱，我們身上衣厚，倒不覺得怎樣，只是一雙脚有點喫勿消。七時許，天空漸現魚肚白，我們想想還有一個半鐘點方能起飛，便請GOKS的代表先回去，可是他一定不肯。後來還是看我們上了飛機他纔回去。

起飛時，陽光已照射機場一角。機中坐位很舒服，有暖氣設備，同機約十餘人。漸飛漸高，至千八百餘尺，即不再上升，俯視高加索羣山，白雪皚皚，在朝陽中分外耀眼，此時機向西飛。十時許，飛臨黑海上空，機漸下降，至千公尺左右，以後即保持此高度，沿海岸折向北飛。十一

時後，飛機降落於黑海港口某機場，加油，半小時後又起飛。這回可飛得很高了，經常在三千公尺左右。機下一片雲海，白茫茫地，但我們因在雲層之上，倒享受了很好的太陽。三時許，機忽下降，愈降愈低，終於着地。機師對乘客宣告，莫斯科氣候不好，不能去，要在此地過夜了。「此地」乃是哈爾科夫，曾經一度是烏克蘭共和國的首都。

事後我們知道：飛機在黑海港口的機場加油起飛後，即得莫斯科無線電，謂氣候不好，令飛返該黑海港口機場過夜，既而續得電訊，謂天氣似有好轉之象，可以不回去，但最後所得電訊，仍然不行，於是機師決定降落於哈爾科夫。從飛機中出來，方纔知道哈爾科夫天氣也不見得好。這是個陰天，朔風刺面，機場雪深沒脛。我們進了站，站內休息室擠滿了人，這都是旅客，都是受了氣候之累而半途「拋錨」在這裏的。原來今天此地機場上有各線來的飛機三四架，都是臨時找到這裏來「待命」的；其中有一架是昨天由俾市飛出，已經等了二十四小時之久。站長請我們到一小室休息。這是站上的「宣傳部」的辦公室，水汀甚熱，而且也很淸靜。鮑羅寧君和站長商量以後，向我們提議：改乘今晚九時三十分開行之火車赴莫斯科。據說：今天之所以不能飛抵莫斯科，是因爲當地有薄雲，視線不能遠及兩公里，只能勉强看到一公里半，但民航機規定須能看淸兩公里之遠始准降落；明天的天氣已有種種跡象，預料其不會比今天好，後天更不可知，倒不如改乘火車，則明天傍晚準可到達。我們自然無可不可，當時就決定了改乘火車。

這時大約三點半鐘。鮑君去打電話，定車票，並請城內的旅行社派汽車來接我們進城。乘火車是要進城去的。可是左等右等，總不見汽車來，鮑君急得團團轉。六點鐘光景，鮑君得城內來的電話，謂早已派了兩架小汽車來，不料路上積雪太深，小汽車不能通過，只好折返，現正另覓車子。這時，我們有點着急了，深怕趕不上火車。而且肚子也餓了。好在我們有 GOKS 送的乾糧，便胡亂喫了一頓。

終於，在七點二十多分，接我們的汽車到了。這是一部載重五噸的卡車，裝有帆布篷。我們四人坐這樣一部大車子，當然很寬舒，於是又附載了幾位也要進城去的旅客。這時候，風很大，帆布車篷不濟事，就跟坐在露天差不多，幸而人多擠緊了，略可擋風。卡車出了機場，走不多遠，問題就來了，雪把車輪滯住了，左衝右突，愈陷愈深。好在車中帶有兩把大鐵鏟，全車的客人除了我們兩個，都下車去鏟雪，方纔過了一關。在車燈光中，我看見橫在車前的七高八低波浪形的雪槽，不知有多少；這大概都是來來往往的大卡車弄出來的。這樣邊走邊鏟，大約經過了二十多分鐘，這纔通過了最難走的一段路。在這段路上拋錨在那裏的汽車，少說也有六七部，他們喫虧的是車上人沒有我們這麼多，要鏟雪也不成。

到了哈爾科夫近郊，路就好走了。這裏路上的雪是有人經常在掃除的。進了市區，就看見電車。據說哈市房屋燬於戰爭者百分之六十，然而我們一路看來，燒剩個空殼子的大廈似乎並不很

多，有些原來是四五層的大房子打壞了上面的一二層，便索性拆成兩層或三層；我們從郊外到市內的旅社，汽車約走十多分鐘，愈走愈熱鬧，旅社附近，萬家燈火，行人甚多。

旅社門面很壯麗，似乎並未喫過砲彈，不過內部陳設是全新的。我們在預先定好的房間內匆匆忙忙喫了一頓很好的「午飯」，就乘原車到火車站。車站全燬，此爲臨時建築。九時四十五分開車後，我們便睡覺了。

二月六日，星期四。昨夜睡眠尙佳。一覺醒來，天已大明，遂起身。這列車是哈爾科夫到莫斯科的通車，一日一夜可到。這在蘇聯，算是短程的。車外風聲甚厲，十時到奧勒爾，見站上行人爲風所擊，屢屢返身退走。史君下車，爲我們至站上取開水，回來時竟至雙手凍僵。風吹積雪，滿空飛舞，十餘步外，對面不見來人。猜想起來，「凍結」在哈爾科夫機場的四五架客機，今天一定不能起飛了。我們幸而改乘了火車。

午後六時許，到了B站，此地距莫斯科約一百三十公里，大風已過，車外溫度僅攝氏零下三四度而已。晚九時，到莫斯科，VOKS派了人員和汽車在站等候已多時了。回到薩伏伊旅館，進晚餐後卽就寢。

二十日之南遊，至此告一結束。此行途中，交通工具兩次發生波折，幸飽維寧君精明强幹，又不辭勞苦，故尙未在半途「擱淺」。

二月七日，星期五，陰。清早六時醒後不能再睡，挨到七時遂起身。這時候天還沒亮。

上午整理書物，並洗澡。讀英文「蘇維埃文學」月刊，三時午餐後小睡。六時，葉洛菲也夫來，談南遊情形，據云：上次我托他購買之書，業已配齊，但仍須我去一看，作最後決定，因爲我交給他的單子只說明書的種類而未有個別的書名。

九時晚餐後卽休息。今日戶外溫度攝氏零下十餘度。

二月八日，星期六。今晨七時三十分醒，八時起身，天已亮了。旋卽見陽光射窗上，甚可愛，但因此亦預料今天必甚冷，後來知道戶外溫度是攝氏零下二十五六度。

上午史君來，略談卽去。下午二時許，葉洛菲也夫來，謂後日可到國際書店看所買之書。

本日在寓整理筆記，並讀英文「蘇維埃文學」月刊。

二月九日，星期日，陰。霧甚濃。早晨戶外溫度爲攝氏零下三十度左右，下午稍高，爲零下二十餘度。

午後三時參觀莫斯科市蘇維埃區第十九投票處。今天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日子，早上六時卽

見旅館門前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比平日爲多，想來都是去投票的。第十九投票處設在「建築師之家」（建築師俱樂部），今日淸晨門外已有多人等候，六時開始投票，第一個投票的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女工。到下午三時，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選民投過票了（規定在此處投票的選民，共約二千三百二十一人）。選舉人進門後即在一間大廳內向辦事員領取選舉票。這一間大廳擺着相對的兩排辦公桌，極像商店的櫃臺，桌上有牌子，說明這是什麼部分。選舉人先出示身份證，經查對名單無訛後即發給選舉票。然後他進入另一室。這裏有票櫃，及用絲絨幕隔成的密室三間。每一密室內有小桌及檯燈，文具等。選舉人在密室內寫好了票，出來投於票櫃內，即由另一門出去。

蘇聯公民凡年滿十八歲者有選舉權，二十一歲者有被選舉權。沒有任何職業，財產，性別等等的歧視或限制。所以這選舉制是全民的，平等的。選舉票上概不記名，所以是祕密的。人民直接（一次）選舉最高行政機構的委員，所以是直接的。全民，平等，直接，祕密，這是蘇維埃選舉制度的優點。各區選舉事務由選舉委員會籌備辦理，這委員會是該選區的選民大會推舉出來的，義務職。在十九投票處盡這項義務的，有著名音樂家（斯大林文藝獎的得者）阿保林教授。

二月十日，星期一，陰，有霧，仍甚冷。本定今日參觀歷史博物館及工業博物館，但今天該二館都休息，只好改期。

下午，葉洛菲也夫來，商定明日參觀程序，並定於後日到國際書店看我所配購的書籍，並請國際書店代訂雜誌七八種。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晴。上午十時，塔斯社記者來訪問，談了些遊歷喬治亞和阿爾美尼亞的印象。下午二時，葉君與史君陪往傀儡戲院看戲。莫斯科傀儡戲院聞名已久，早就想去一飽眼福，但購買戲票，也不大容易，葉君去定了兩次，今天始得到手。該院約可容觀衆四百餘人，但莫斯科全市盼能觀傀儡戲之兒童何啻百倍此數，供不應求，可想而知。赴該院看戲的兒童，大都是集體購票。本日即有某校的兩班學生由教員率領集團來觀，人數約一二百人。入座以後，環顧前後左右，幾乎全是十來歲的男女孩子，我們四個大人既非帶領兒童們的教員，夾在中間，遂成爲注目的焦點。滿場兒童中，很多是佩有紅領帶的兒童團團員。

本日所演的戲是「灰姑娘」，中國舊譯之童話作「辛特拉的鞋子」。故事當然是兒童觀衆們所熟悉的，而演出的技巧，布景的瑰麗，盡臻上乘，無怪一幕既畢，小觀衆們都大鼓其掌。

看完了戲，已經是四時，即赴工業博物館。這是進了機械的海洋了，眼花撩亂，不知看那一部分好。無已，選看了「勞動保險」，漁業，食品工業，航業等四個部門。五時許回旅館。

今天上下午都有太陽，但因此天氣很冷。戶外溫度爲攝氏零下二十餘度。（關於傀儡戲院的歷史，另文記之。）

二月十二日，星期三，晴。甚冷。和昨天差不多。

上午十時，葉君與史君來，陪往國際書店看所定之書。國際書店在鐵匠橋街，離旅館甚近。這是專做國外生意的，沒有門市部；他們爲我選定之書籍，各科都有，總數在千冊以上，幸賴葉君和史君幫忙，我方能在三小時中間將所有各書大致作了個選擇，除去十九世紀舊俄作家的一些集子及太專門的考古和工程書籍，尙留七百餘冊。

下午一時後，訪問莫斯科大學。蒙校長及文學部主任接待，談了一小時光景，旋又參觀「莫大」圖書館；此館爲大學專用，藏書一百五十萬卷，全館職員二百七十人。莫斯科大學現設十一系，學生共八千五百人，研究生七百人。附設函授部，學生三千人；函授生以習史地及語文者爲最多。衞國戰爭時，「莫大」學生從軍者一千五百人，——飛行員，機關槍手，衞生隊，什麽都有。有一隊轟炸機，自空勤以至地勤人員，全爲女性，而以「莫大」女生爲主幹，現此輩女戰士已解甲回校繼續學業。

學生的文化學習娛樂的組織，共有十五部門，擁有小劇場，及其他各種應有的設備。學校在莫斯科近郊有休養院一座，可容二百人，在黑海邊又有一座，可容二百五十人。學生健康不佳，經醫生認爲必須休養者，得免費住各該休養所。

二月十三日，星期四，陰，有雪，但不甚大。八時起身，舌燥頭暈，胸口作惡。今日本定參

觀「三八集體農場」，汽車往六十公里。不料天氣既不甚佳，而我又身體不適，太不湊巧了。

十時，葉洛菲也夫等共三人來了。他們告訴我們：到「三八集體農場」路上約一小時半，應當多穿衣服，而為提防腿部受寒，必須穿氈長靴。他們準備了兩雙氈靴供我們使用（不用說，他們自己都穿了氈靴，而且備着比較厚而且大的圍巾，儼然是特種裝備）。

「氈筩子」（即氈長靴）我們從前在迪化時早經試過，覺得不大舒服，而又自恃腿部也有特種裝備不慮受凍，且坐汽車在雪地走一二小時的經驗，我們在梯俾利斯也有過了，因此我們辜負了葉君的盛意，不肯穿氈靴。葉君先想說服我，後來又想說服了太太再說服我，但終於失敗了。但我們畢竟也作了讓步，即同意把兩雙氈靴都帶在車中。這樣，我們在熱鬧的辯論和說笑中喫過了早飯，每人都喝些酒，就上車出發，時為十一時。汽車走出了莫斯科市區，天就飄雪，飄雪天氣不一定冷，而車中比車外自然暖和得多。我們一行連司機共六人，噴出的口氣常常會在車窗上凝成一片薄霜，有礙司機的視線，所以不得不開了一扇車窗，放冷空氣進來。走了一半路程，約三四十分鐘以後，我們原先擔心的是腿脚怕冷，而此時實際經驗得的，倒是臉部和頸部如浴於涼水中。幸而我的皮大衣領子還高，豎起來可以把整個臉遮住。

快到目的地時，我們看到路兩旁一幢一幢獨立的小木屋，這些就是集體農民的住宅。我們的車子終於在這樣一幢小木屋前停止了，有人出來歡迎我們，一位五十歲光景紅光滿面的壯健的婦

人，胸前帶着四個獎章，她就是「三八集體農場」的經理巴伐洛娃。

我們先到經理的住宅休息。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了這種俄羅斯式小木屋的內容。木屋的外壁用整塊木材疊成，有榫頭可拆卸，外部形式頗樸拙可喜。進門是四五尺見方的小間，空無一物，北方的房子大概都有這麼一個「緩衝區域」。再進第二道門，那就暖氣撲人，這是一明一暗並列的兩間，明的一間可以說是主人們平日的坐起間和工作室，暗的一間是廚房；再進一門，那是很朗爽的長方形的一間了，陳設齊整，顯然是主人的會客室兼書房。和這一間並列的，是小小兩間臥室，各有門，大壁爐即在此會客室與臥室之間，一個壁爐管了三間，暖和得很。以上可說是正屋部分。至於儲放雜物，餘養家畜家禽的附屬披屋就在正屋旁邊，也有正屋那麼大小。正屋內粉壁和油漆門窗，就和平常房子一樣，看不出牆壁是用整塊木材堆疊起來的了。

客室的長餐桌上已經擺好了各種食品：點心，冷盆，奶油，麵包，魚子醬，酒，滿滿地十分豐盛。然而後來又端上來乳豬，雞，羊肉及蔬菜，又有肝泥或肉糜作餡的小麵包。經理還說是鄉下沒有好東西，待慢了客人。

喫過了這一頓，經理就陪着我們去參觀俱樂部，牛，馬，羊，豬，雞各餘養場。各場相距有遠至四分之一里者，微風吹雪，冷倒在其次，最惱人者是地上那幾寸厚的雪，這時可想起那氈長靴來了。在參觀時，我們還坐了兩次雪橇，這一方面果然是好玩，另一方面也實在因爲我們走累

了。我至今始知在深雪中步行特別累人。

回到經理住宅，又端上喫的東西來了，可是我實在還沒餓，只喝了紅茶。四時動身回莫斯科，到旅館已六時。

「三八集體農場」是紀念三八婦女節的。這農場不大，僅五十戶。我們所以去參觀這一農場，無非因爲它離莫斯科近，且在大路旁，汽車可以直達。

五十戶農民共一八〇人，有生產力者六十人（其中四十人爲女性），戰時僅四十餘人。土地共一六六公頃，一半用拖拉機耕作，又一半用馬耕。去年生產：穀類九十噸，蔬菜二六噸，洋薯八十噸，牛奶十噸。有乳牛三十二頭，母豬十四頭，平均每豬每年生產小豬二十六頭。現在共有豬四十頭（小豬不計），雞一六〇隻，去年哺小雞二百隻。每母雞每年平均產蛋數爲八十枚。

至於各農戶私有的家畜，則爲母牛一頭，小豬一二頭（此由集體農場從公有的小豬中分給各戶的），羊一二頭，雞十至十五隻，其他各戶宅旁餘地之菜畦等尚不計在內（照規定，每戶宅旁餘地爲三分之一公頃，農民可在此地上種植菜蔬及其他農作物，所得歸其私有）。

去年，每勞動力從集體農場分得之物約計爲：洋薯四千二百公斤，蔬菜一千二百公斤，糧食四百五十公斤，又現款二千七百盧布（此依一年做滿三百勞動日計算）。集體農民之子弟教育，休養，醫藥等，以至運輸工具，都由公賬擔任。集體農場之管理部除經理外，有會計，書記，獸

兒子也長成了，進了大學。她所得的四個獎章，一爲保衛莫斯科，二爲工作優良，三爲辛勞卓著，四爲農業展覽會得獎。

二月十四日，星期五，大雪，但較昨日爲暖。

上午參觀克里姆林宮，共三小時。克里姆林宮可參觀者，有教堂部分及宮殿部分。教堂部分僅在外面巡視一週，沒有進去，宮殿部分則從最古代的一直看到最近代的，所有的宮殿都走到了。有幾處宮殿（古代的）正在修理；專門技師坐在高弔的木板上在補繪壁畫。據說指導克里姆林宮的修理工作的，是蘇聯科學院會員伊古爾·格拉拔爾和建築師尼古拉·維諾格拉道夫。克里姆林宮最古的建築完全是俄羅斯風格，建築和藻飾完全出於俄羅斯藝術家之手；及至十四世紀，外國的建築師亦被請來了，有名的烏司本斯基教堂即爲有名的意大利建築師亞歷士都德·菲渥拉文蒂所建築，而內部壁畫則出於希臘畫家席渥發挐斯之手。自此以後，俄羅斯風格與西歐風格即在克里姆林宮中各顯身手，亘數世紀之久，終乃渾然融合自成一體。

克里姆林宮居莫斯科之中心，在地圖上，莫斯科市區彷彿幾個套環，而最中心的套環就是克里姆林宮的衛城。

我們在克里姆林宮內也參觀了現在作爲最高蘇維埃辦公的部分以及最高蘇維埃開會的會場。

最後參觀的便是有名的武器庫。

所謂「武器庫」，在古代實卽沙皇們儲藏金銀珠寶皮毛錦繡古玩等等貴重物品的大庫。所有這些物品大約可分三類：一爲武器，二爲日用品（傢具，器皿，裝飾品），三爲御輦及御用馬具。現在這武器庫是國立博物館，這一座大樓是尼古拉一世在一八五一年建造的，距今也將一百年了。

歷代沙皇及皇后御用的東西，——從寶座，寶輦，武器，軍服，冕，袍，食具及至小玩意，歷代沙皇所收到的外國帝皇送來的禮物，形形式式，構成這博物館的內容。這大量的珍物中間，最古的，有傳國的皇冕，從佛拉德彌爾·摩諾赫到彼得第一，登位時都戴這寶冕。又有彼得第一的遺物很多，例如他所用的武器，他親自縫成的長靴，以及他在造船廠中工作時穿的黑衣。最有意義的「古董」，一是拿破崙的塑像。這塑像是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進攻莫斯科時親自從法國帶了來的，拿破崙當然想把這塑像豎立在征服了的莫斯科，但後來兵敗，倉皇逃遁，便把這塑像扔在格羅曼斯克村，然後又被送入「武器庫」，在這裏永久做了俘虜。另一件是瑞典的卡爾十二世在波爾塔瓦一戰敗北時所丟棄的聖經。最新的一件，則是此次戰爭中在德國某城的堡邸中所發見的一柄寶劍；這寶劍上有精巧的雕鏤（嵌銀的），表示俄羅斯軍隊在戰場上擊潰敵人，有字註明這是烏拉爾巧匠所鑄造。這大概是紀念俄羅斯軍隊戰勝敵人（或許是瑞典）的東西，不知怎的落在

德人之手，現在卻物歸原主了。

二月十五日，星期六，大雪。聽說今年莫斯科——乃至蘇聯各處，雪特多，這是豐年的預兆。

昨夜睡眠不佳，此乃過度疲勞後之經常現象。十二時，訪問卡泰耶夫（蘇聯有名的作家，小說「團的兒子」極受歡迎）。卡氏所居在一公寓，客室，書房，臥室等，共約四五間；書房不大，進去了我們四人，便顯得擠了。卡夫人殷勤地招待我們用茶點，而且有酒。卡氏很能飲，但近來因爲身體不好，也少喝了。我們天南地北隨便談着，彼此不拘客套。卡氏有子女各一，都還年幼。我帶了中譯本「團的兒子」送給他，那上面有我的簽字和圖章。他對於中國的圖章很感興趣。他送給我一本「團的兒子」最新版，也題字簽了名。他用的是一支「原子筆」，他對我說：「這是一個從美國回來的朋友送的，不必加墨水，可用一二年，也還方便。」但當我回答說：「中國稱之爲原子筆，上海，重慶，昆明等大城市，都有出售，」他似乎有點驚訝。當然，他不會想像到泛濫於中國的無量數美貨之中，不但有槍砲，也還有原子筆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文具。全副美式配備的，不但有士兵，也還有摩登女人！（關於訪問卡泰耶夫，另文記之。）

三時回寓，午餐後，稍睡片刻。因爲葉君說起廣播電臺要我去廣播並錄音，故預先寫了大約可讀五分鐘的廣播詞。

七時，瑪亞與她的同學同來，聽說我們不久將返國，不勝悵惘。

二月十六日，星期日。今晨七時醒來，不復能睡，即起牀。八時頃，陽光照射窗上，連日大雪，今天果放晴矣，度必甚冷。

約定今天下午一時許，訪問兒童文學作家馬爾夏克。十多年前，中國就介紹過這位偉大的兒童文學家的關於兒童文學的理論和他的作品。一月二日，我赴蘇聯作家協會招待茶會之時，第一次遇見馬爾夏克。他對於中國新詩，民謠，民歌，民間故事，中國新童話等等，都很有興趣，極希望得到這些材料。今天既然登門拜訪，很想帶些他所注意的這一方面的新材料送給他，可是搜遍行篋，只有一冊「馬凡陀的山歌」，便帶在身上。由此，我又想到此次我從中國帶出來的材料還是太少。

馬爾夏克也住在公寓裏，——不過是另一公寓，不是昨天去過的住着卡泰耶夫的公寓。馬氏今年十月將慶六十大壽，他有一位少爺是物理學家，已經抱了孫子了，不住在一起。馬夫人有老病，常年臥牀不能起，沒有見。馬氏在他的會客室內招待我們。客廳相當大，但傢具，書架，鋼琴等等也就擠得相當可觀。我們圍一大圓桌而坐，一面喫茶點，一面隨便談話。酒有三四種，可惜我不能飲，略嘗而已。馬氏雖已六十，但精神極好，極健談，他聽得我說「馬凡陀山歌」是運用中國南方民歌形式的，大感興趣（事實上不但馬氏，我所遇見的蘇聯作家和藝術家對於中國文

藝之民族形式都極有興趣而且關心）。他要求我試就「馬凡陀山歌」朗誦一首，意欲聆其韻律。我乃選一首，並請翻譯史君先譯大意，然後朗誦。他也朗誦他自己的一首詩給我們聽，並說他的作品都是爲最小的兒童們寫的。他問我：馬凡陀的山歌中國兒童能不能理解？我說：大概很少幾首能爲中國兒童所理解，因爲這些都是政治諷刺詩，原來不是爲兒童作的。

馬氏的「爲最小的兒童服務」的作品，都用詩的形式寫的，他也寫兒童劇，也是韻文的。他送我一本他的兒童詩劇：「十二個月」。馬氏不但創作，也翻譯，他譯的莎士比亞的「商籟」，和彭斯（R. Burns）的詩，在蘇聯是被認爲很好的譯本，——不但保存了原作的神韻，且有勝於原作之處。

我們一邊喫茶點，喝酒，一邊談，不知不覺已兩小時；馬氏擔任社會工作很多，談話時不斷有電話來，我們屢次覺得不便太浪費他的時間，起身要告辭，他都留着再談談。直至四時，我們方珍重握別（關於訪問馬氏的詳情，另文記之）。

從馬寓出來，因爲看見天氣實在好，陽光如黃金，我們便驅車至郊外麻雀山觀滑雪。麻雀山離市區十七公里，一路去時地勢卽漸高，故到了那裏不覺身在山上，但遠望市區已在脚下。山上有一小教堂，據云昔年拿破崙進犯莫斯科時，曾在此瞭望莫斯科形勢。

五時半，歸旅館午餐，休息兩小時，又赴「恰伊科夫斯基音樂廳」觀斯拉夫民族舞。節目計

有俄羅斯民族舞，白俄羅斯舞，波蘭舞，捷克舞，斯洛文舞等；其中有「洋芋舞」者，表現洋芋之播種及收穫，舞容極爲優美，觀衆大歡迎，一再鼓掌要求「再來一個」，終於再舞。休息後，「海軍舞」上場了。樂隊也都換穿了海軍制服。百多人上場，表現了軍艦的生活，——上操，開船，乃至於作戰。作戰一段，極爲緊張，掌聲滿場。

恰伊科夫斯基音樂廳是革命後建築的，爲紀念十九世紀偉大的俄羅斯作曲家恰伊科夫斯基，故名。這是蘇維埃時代美麗建築之一，全場裝飾樸素柔和。巨大而美麗的休息室的一部分陳列着恰氏紀念品，可說是一個雛形的恰氏博物館；在克林城（這是恰氏晚年所居之地），另有恰氏博物館，戰時德軍入據克林，把這博物館破壞了，但現已重新建立起來。

十一時半歸旅館，晚餐後即就寢。

今日很冷，戶外爲攝氏零下二十餘度。但下午驅車赴郊外麻雀山時，見馬路上受陽光處，積雪已在融化，春已姍姍地來了。

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晴。晨六時半醒後不復能睡，七時半起身。上午不出。下午二時訪問K．西蒙諾夫。因爲某種原因，我們遲到了；在西蒙諾夫寓所門前剛按了電鈴，西氏夫婦就開門相接。顯然他們倆等候已久了。西夫人瓦倫汀娜．塞羅娃，是有名的演員，下午要去排戲，但因爲要在家等候我們這兩個中國客人，業已過時了三十分鐘。在過道中，我們一面脫大衣，一面道

歉來遲；西夫人和我們寒暄了幾句，說明理由不能親自招待，表示抱歉，就匆匆趕去排戲去了。西蒙諾夫請我們進他的會客室。他住的也是公寓房子，他這會客室是長方形的，不很大，牆上掛的，桌上擺的日本玩意兒很多，因爲他去年到過日本。

照例端上來了茶點和酒。西蒙諾夫今年不過三十一歲，但他的作品已經翻譯成好幾種外國文，他得過四次斯大林文藝獎。他說話很爽直而且富於風趣。和這樣的一位主人談話，當然我們是脫略了一切，無所不談，如果不是六時以後還有個約會，我們是不會在四時就離開他的寓所的（關於訪問西蒙諾夫，另文記之）。

回旅館喫過中飯，略作休息，便赴VOKS參加漫畫家的座談會，這是VOKS特地爲我布置的。上次我把從國內帶來的木刻交給VOKS請轉交蘇聯的木刻家，並希望訪問若干木刻家，VOKS就布置了這個座談會。但是美中不足，今天到的還是漫畫家，因爲木刻家住在莫斯科的本來不多，郊外鄉下雖有幾位，且已約過了，但想來適逢他們有事，今天並未到會。漫畫家到者十餘人，其中有女漫畫家兩人。

他們都看過「抗戰八年木刻選」及西北木刻家的作品。他們對於中國木刻之進步極爲欽佩，特別是內容之富於戰鬭性。他們以爲有些木刻是當作書籍的插圖用的，而另一些是當作宣傳畫用的，因問原來尺寸有多大。經我說明大部分是用在雜誌上，和漫畫相同，他們大爲駭異。他們

說：在戰時他們有一種在戰壕裏編輯印刷的小型報，名爲「前線眞理報」，專供士兵閱讀的，也曾經用木刻代替漫畫，不過後方的刊物上還是用銅版圖和漫畫。我說：在我們抗日戰爭時，我們後方印刷界鑄板之困難不下於你們的前線，因此大部分刊物如有插圖，往往多用木刻；但木刻印在刊物上，實在是抗戰前就通行的了。

VOKS有速記員記錄我們的談話。但因爲對於木刻或漫畫，我是個外行，所以談話還是漫談的性質，我問了他們一些蘇聯的情形，他們問我一些中國的情形，他們並說：今天惜無木刻家參加，他們擬將我帶來的材料轉給他們，請他們用書面寫點意見，然後再交給我帶回去給中國的木刻家。

座談完後，卽在VOKS之放映室觀電影「偉大的轉捩點」。這是以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爲題材，編劇和攝製技巧都博盛譽，尤其它的政治敎育意義，極受蘇聯人民重視。

十時回旅館，晚餐後卽就寢。

二月十八日，星期二，陰。今日不出外參觀，在寓草「抗戰時期中國文藝概觀」，長約五六千字，這是葉洛菲也夫要求我寫的，他打算將來譯成俄文後在什麼刊物上發表。

爲了寫完這一篇文字，直到夜二時後方就寢。

二月十九日，星期三，晴。昨夜上牀雖已不早，但今晨八時卽醒，不能再睡。十時赴廣播電

臺，讀日前所寫之底稿以便錄音。這玩意我是沒有一點經驗的，不免矜持，讀時氣急，而翻動紙張有聲，亦未注意。錄音既畢，馬上放送出來給我自己聽，我覺得不是我的聲音，而換氣時之輕喘，乃至紙張翻動之聲，都頗清晰，自覺可笑。

從廣播電臺出來，即赴醫院檢查身體。先在院長室和院長詳細談了我二人之健康狀態——以前患過何病，現在有何病象等等，然後至各部門分別驗血及照X光。這醫院是指定爲學術文化工作者專用的，外國人也來這裏診治。規模很大，來診者男女都有，許多大的候診室都坐滿了；但看他們的面容也實在都和我們二人一樣，不是現在有病而是提防有病，來這裏診斷的。驗血和照X光二處都是門庭若市，不得不按號碼挨次序了。此院無病房，故凡須住院療養者，例由院方再介紹其他病院。

二時回寓午餐。四時訪問N·吉霍諾夫（這是第二次和他會見。前次在初到莫斯科時VOKS的宴會上）。吉氏夫婦殷勤招待，先在吉氏書房中談了些時候，看了列寧格勒被圍時城中生活的許多照片，——吉氏當時即在列寧格勒，曾寫了一本書，述圍城中人民奮發保衞此名城之故事。後來又在客廳中喫點心。所謂「點心」，其實是滿滿一桌：有各式冷盆，麵包，點心，酒。吉氏年逾六十，但熱情勝於年青人。他喜歡收藏各國民間藝人所製作的小雕刻，自神佛人像以至小玩意，搜羅極多。又見到了他的兩歲的義女，——列寧格勒圍城中他們收養的孤兒，——這位

活潑的小姐立刻和德沚做了好朋友。七時告辭回寓（關於訪問吉䨏諾夫另文記之）。

晚餐後稍稍休息。九時，醫院的看護來爲我洗腸。因爲我的胃不大好，醫院擬爲照X光，故今晚先來洗腸，並囑洗後不可再進飲食，甚至不可飲水及吸煙，而明晨八時尙須再洗一次。本來檢查胃部尙有別的方法，如探管入胃，取出胃汁，但此法略有痛苦，故改用照X光這一方法。

連日便祕，睡眠不甚佳；經此一洗後酣睡通宵。

二月二十日，星期四，晴。晨七時許醒來，計已酣眠十小時，然仍覺不足。但八時頃尙須洗腸一次，不能不起來了。

洗腸後略休息。又朦朧入睡。十時許，翻譯史君來，即赴醫院，至X光部，先飲白粉水，然後照驗，照時又飲。白粉水甚濃厚，無味，然而也不好受。胃部檢驗旣訖，已得結果。旋又至另一室檢驗神經系。至是，女醫師彼得羅娃乃就全身檢查之各報告開列藥方，謂我尙無大病，除腸胃弱，貧血而外，則因年齡關係，精力不勝而已。

一時半回旅館，三時半午餐。旅館各層客房，上月起已在輪流粉刷油漆，現在輪到我這間房了，於是搬到四樓。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小雪。九時起身，尙覺疲倦。整理書籍，凡擬帶回中國者，都裝了紙箱。

十一時，葉洛菲也夫及史君先後來了，旋即同往參觀「托爾斯泰博物館」。托翁博物館共四個，此爲其一。此館所表現者，爲托翁晚年生活之一部，蓋托翁於一八八二年購此屋，住了差不多二十年。一九〇一年五月，托翁歸居耶思耶那·博良那，此後即不再來莫斯科了。托翁死後，夫人把這屋子賣給當時的莫斯科市政府。市政府所以收購此屋，自然也因爲托翁在國際的聲譽太高了，不能不作一個也敬重此老的姿態，將他的故居保存起來。可是事實上並不注意管理，房屋及遺物，年有損壞。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乃大加整理補充，一九二〇年明令成爲博物館。（關於「托博」，另文記之。）

從「托爾斯泰博物館」出來，又參觀了「奧斯托洛夫斯基博物館」。這就是奧氏生前所居直到病死的家，大公寓房子裏的兩間大房和三間小房。

奧氏的傑作「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在蘇聯差不多成爲人人必讀書之一，戰時士兵在前線戰壕裏，此書亦是伴侶之一；有些傷兵從戰場上救護下來時，他的口袋裏往往也有這本書。在蘇聯，此書共有四十二種文字的版本，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止，共印一六六版，二百六十四萬冊。奧斯托洛夫斯基出身貧苦，六歲時進過初級小校，十二歲即自謀生活，當過火車站餐室裏的小茶房，車站材料房的小工等等；十三歲時，十月革命爆發，他立即投身革命；十五歲時，他就參加了鎮壓白軍的戰爭。一九二一年，內戰結束，社會主義建設開始，他回到工廠，此後又從事

於黨的政治教育與組織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得了半身不遂症，後來連眼睛都瞎了，然而他不肯「從戰線上落伍」，他覺得雖然手脚不能動，眼不能看，可是還有腦，有口，他還可以用口授的方法來從事於寫作。一九二八年，他就開始他的自傳體的「處女作」：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一九三三年出版，立卽風行全國。他接着再寫「從暴風雨中誕生的」，第一部完成後不多幾天，他就逝世了，時爲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奧斯托洛夫斯基博物館」的第一室卽爲奧氏生前口授作品之室，速記員卽居於此；「從暴風雨中誕生的」，亦卽在此室所作。此室所陳列者爲奧氏早年生活的圖片，遺物及文件，「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原稿印本等等。第二室所陳列者，表示了奧氏晚年的生活。他的著作的外國文譯本，亦陳列於此。第三室爲奧氏生前的臥室。牀，傢具，一切都照生前原樣擺着；牀上尙有一長柄輭槌，這是他自已搥背用的。第四室爲紀念他的東西，其中有一玻璃櫃，裝滿了此次戰爭中前線的士兵們寄來的奧氏作品的印本，都有彈痕，有血跡；寄這些寶貴的紀念品來的士兵，都是從斯大林格勒直攻到柏林，從頓河直攻到維斯圖拉河的；其中有一位寄了這些紀念品來的近衞軍的士官寫道：「這些書是和我們一同作戰的！」牆上大字，則爲羅曼・羅蘭寫給奧氏信中的話：「你和你的偉大，自由，而解放的人民是一體的。你溶化在他們之中，而他們亦溶化在你之一身。」

參觀完畢，館中職員又開放留聲片。這是在奧氏生前錄音的，爲奧氏自誦作品中的一段。奧氏生前，蘇聯政府曾爲他在外高加索的沙溪（避暑風景區）建一別墅，這別墅現在也成爲他的紀念館。奧氏生於烏克蘭的普邊托夫卡鎮，戰前在此鎮上亦有一奧氏的博物館，戰時此鎮曾遭德寇焚掠，館亦燬。現在已經重新建築起來了，陳列圖片，文件，照相等，共三百件。

四時後回旅館午餐，即不復出。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小雪。上午十時，密司來談了一小時。

傅大使今晚請客。下午六時許，大使館汽車來接。今晚傅大使所請，除VOKS正副會長及夫人，常務理事，文學部東方部各主任，尚有作家藝術家多人；但今天適值最高蘇維埃開會，法捷耶夫，西蒙諾夫，吉霍諾夫，李昂諾夫皆不能到。作家及藝術家到者，有喀爾巴都夫，蘇爾科夫（詩人及「小火星」週刊主編），龔卻洛甫斯基（畫家）。龔氏爲初會，然而一見如故，他說戰前在巴黎時曾識徐悲鴻君，詢及徐之近況。龔氏今年七十一歲，精神好極了，健談勝於青年。他的夫人也在座，精神也很健旺。龔氏不吸煙。他爲我談他如何「戒煙」的經過。他說他本來煙酒兩項都很喜歡，但夫人卻以爲他應該戒煙；那時，他擔任的職務每天有些例行公文須簽字，一日，夫人以數紙給他，他以爲都是例行公文，不及細看，都簽了字；夫人乃抽出其中一張給他看，原來是戒煙的「條約」。龔氏天眞地笑着說：「我本來可以不承認這條約，但因我和太太的

感情太好了，所以我還是承認了。現在絕對不吸煙。」

本晚是大使館廚房自作的中菜，蘇聯客人都很讚美。宴會至十一時後始散，仍由大使館汽車送我們回旅館。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小雪。九時起身。昨晚在大使館得悉大畫家蘇卻洛夫斯基個人畫展正在展覽，因約葉洛菲也夫於今日往觀。十一時，葉君來了，因畫展所在地離旅館甚近，即步行往。蘇氏爲蘇聯現存三數老畫家之一，地位很高，生平所作，凡數千幅，此次展覽者百數十而已。大幅小幅都有，備極精彩。一進去時，即見靜物數幅，魚肉野味雜陳，驟視之疑爲眞物，不禁饞涎欲滴。

一時後回寓，即不復出。略整理行李，旋即小睡。蓋定於今晚乘夜車赴列寧格勒觀光也。

七時，葉洛菲也夫及史君先後來了，葉君謂鮑羅寧君已在車站相候，於是我們即乘汽車出發。到車站時，離開車尙有半小時。今日爲紅軍節，晚八時將鳴禮砲並放煙火。莫斯科——列寧格勒「紅箭快車」從不誤點，八時開車，慶祝紅軍節的禮砲也響了，從車窗外望，見天空探照燈光交錯四射，紅，綠，黃色之火花此起彼落，甚爲美觀。惜車行甚速，轉瞬即不復可見。

「紅箭快車」較西伯利亞通車及莫斯科——沙溪通車尤爲華麗而舒適；水汀甚熱，然因其太熱，上半夜竟不能酣睡。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九時起身，天已明。離列城想已不遠，車窗外已見戰時所遺留的工事——防禦坦克的「龍齒」。十時許，列車進站，風雪交作，似乎比莫斯科冷些。VOKS駐列城招待員某女士在站迎候。出站後即赴阿斯托旅館。鮑羅寧君爲我們預定的房間甚大。共四室，在三樓。從臥室窗外望去，伊薩克教堂即在窗下，而正對書房窗外的，便是尼古拉一世的銅像。

下午三時，訪問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會見了漢學家阿歷克舍也夫先生（科學院會員，東方研究所所長）及其他數人，內中有一位就是研究「管子」的斯坦因博士。阿歷克舍也夫先生操北平話，自謙說的不好，可是在我聽來，他的北平話實在說的不差。他問候郭沫若先生，並問及郭先生的近況；又談及戰時他的四個學生死了，非常痛惜。談了一小時，所談甚多，並約定後天下午我在東方研究所作一次關於中國新文學的報告，並參觀研究所附屬的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殘本。

從東方研究所出來，即參觀列寧格勒兒童宮。我們曾在梯俾利斯參觀過那裏的兒童宮，現在又參觀了列城的，比較之下，然後見出列城的兒童宮規模之大，恐怕在全蘇聯也是數一數二的

了。我們在梯俾利斯化了三小時多，把兒童宮全部看完，但在列城，同樣的化了三小時，卻只看了其中的一部分——技術部。（關於「列寧格勒兒童宮」，另文記之。）

七時三十分回旅館，旋即進午餐，倦甚，十時後即就寢。

本日下午見陽光，但風甚大。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九時起身，見陽光照耀，精神爲之一爽。但仍覺疲倦，時時頭暈。連日大便不甚暢通，此當爲身體不適之一因。

上午十一時參觀藝術館。這本是和冬宮相聯的。冬宮建於一七六二年，爲建築師巴爾士洛米哇•拉司忑列里的傑作。拉司忑列里的另一建築就是「斯摩爾納學院」。十月革命時，這學院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所在地，列寧和斯大林等發號施令的大本營，而當時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則在冬宮。兩座建築同出於拉司忑列里之手，那時卻成爲兩個敵對政權中心的所在地，歷史似乎在這裏故弄玄虛。不過，拉司忑列里所親自計劃的冬宮，卻於一八三七年燬於火災。現在這冬宮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就原址重建的。沙皇命令剋期完工，時值隆冬，工作晝夜不息。爲使牆壁速乾，宮中各廳臨時裝了大火爐，燒到攝氏三十度之高熱，油漆工人須戴特製之「冰帽」始能不暈（冰帽是把冰塊放在帽中，使頭部清涼）。冬宮全長二百公尺，寬一百六十公尺，三層，高二十二公尺。因爲冬宮僅高二十二公尺，所以尼古拉一世曾下命令：首都任何房屋不得高於二十二公尺。

在歷史上，冬宮是沙皇專制政權的象徵，也是革命與反革命搏鬭之最後場地。冬宮曾目擊了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也目擊了一九〇五年請願人民慘遭屠殺而流血遍地；最後，十月革命來了，冬宮的陷落宣告了克倫斯基政權的壽終正寢。冬宮正門前雲石階級凡一百十有七級，全宮有廳房共一千零五十。冬宮連同毗連的赫爾米達什藝術館與戲院，共占地九公頃。

但藝術館的各部分則非出於一手，亦非成於同一時代，最後建成的部分距冬宮之落成有在半世紀以上者。革命後，冬宮改爲革命博物館。戰時列城被圍，革命博物館停止參觀，今尚在修理內部；藝術館房屋受損亦巨，今開放者亦非全部。我們進去後，館中的負責招待員問我們擬用多少時間來參觀，我們答以約四小時，她就說那只好看很少一部分了。又問我們打算看那一部分。我們回答「隨便」。於是，這位精明的女招待員爲我們設計，最重要部分看得仔細些，次要部分「通過」而已，不重要部分簡直不進去。我們當然同意她的計劃。

按照次序，我們先看了原始文化及古代文化部，此爲十六年前布置完成者，據說最古的東西，約爲三萬二千年前物。各物中，我特別感到興趣的，有烏拉阿爾泰出土之木棺，出土時與棺同在者，尚有馬尸十具，今保存其一，及馬鞍，馬所用之面具等等。又有黑海附近出土之古物。其後又看了希臘，羅馬部分，此中希臘古罇甚多，至足珍貴。西歐名畫部，自文藝復興諸大師以至十九世紀諸大家，所藏亦富。鑲嵌細工之部，歐洲的與俄羅斯的，自圖案，花卉，蟲鳥，風

景，人物，以至肖像，大者如整幅壁，小者如煙盒，木石金貝，五光十色，遠看渾如天成，其鑲嵌之精巧，可想而知。瓷器，東方及西方的古代貨幣，珠寶古玩等部門，則僅「通過」而已。

據云：列城被圍攻的三年中，藝術館凡中炸彈二枚，大砲彈三十二枚。戰爭一開始，當局雖將館中最珍貴的物品移置他處，然全部百六十萬之陳列品何能盡移，故留存者當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就全賴館中職員的努力，方能保全。當時全館職員，上自白髮蒼蒼之專家，下至青年女職員，分班晝夜守護，有的崗位在屋頂，有的崗位則在地下室。他們不但須與敵人的砲彈炸彈鬬爭，並且須與嚴寒冰凍鬬爭；有一時，則因水管破裂，更須與泛濫在地下室（這裏臨時放了許多珍貴的陳列品）的洪水作鬬爭。圍攻的三年中，該館所有窗上的玻璃幾乎全部被震碎，事後收拾這些碎玻璃總計有數噸之重。

但這一切破壞的痕跡，我們已經看不出來了。僅有數廳油漆及壁畫色彩較新，使人想起這是曾經修葺過的。

三時三十分回寓，略作休息，又乘車巡遊全市。按：列寧格勒係一七〇三年，彼得第一所建，原名聖彼得堡，一九一四年八月改名爲彼得格勒（堡是德國語，格勒是俄語，意爲「城」，一九一四年之所以改名爲彼得格勒，恐因當時帝俄正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作戰，故不願見京城之名帶有德國色彩罷），十月革命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爲了紀念列寧，又改爲

今名。革命後至一九一八年三月以前，它是京城；此後，蘇政府遷於莫斯科，它不復是蘇聯的政治中心了，但仍然是可與莫斯科相並列的文化，學術，工業的中心。

列寧格勒位於涅瓦河口，實在是建於河口三角洲的一百個小島上的，有大小橋五百四十八座以爲聯系。當初是荒涼的漁村，經過彼得第一的雄才大略的經營，以及後來數世紀的踵事增華，現在是世界上最美麗而雄偉的都市之一。因爲一切都是有計劃建築的，所以街道都是既闊且直，著名的大建築則有冬宮，斯摩爾納宮，海軍衙門，加桑教堂，伊薩克教堂等。

帝俄時代，列寧格勒的工業本已發達，革命後經過三個五年計劃，面目更非昔比；據云，一九四一年（即此次戰爭的上一年）列城的工業生產已爲一九一三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上一年）的二十倍。

五時回寓午餐，稍休息，七時三十分赴「榮膺列寧勳章紀念基洛夫歌舞戲院」觀歌戲「杜布洛夫斯基」。這是根據普希金的小說改編的（普希金這部小說，中國有譯本，改名「復仇豔遇」），四幕五場。當然演出的各方面都是盡善盡美，與莫斯科大戲院不相上下。基洛夫戲院原名爲瑪林斯基歌舞戲院，後因紀念基洛夫而改今名；基洛夫是蘇聯著名的革命領袖，一九三六年在列寧格勒被托派所暗殺。現在全蘇聯各地冠以基洛夫英名的工廠學校，多至不可勝數，固不僅列寧格勒一地爲然也。戲演畢，已十二時，回寓進晚餐後即就寢。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起身，入浴後早餐。十一時參觀紅旗棉織廠，此廠戰前職工一萬二千人，每天出品——男女襪及汗衫等，共二十七萬件。戰時人員減少，但工作未嘗停止。現正在「復員」過程中，全廠男女工人三千五百人。我們除參觀工廠部分外，又參觀它的附屬病院，托兒所，俱樂部等等，一共也化了三小時。（關於「紅旗廠」，另文記之。）

一時三十分，赴蘇聯作家協會列寧格勒分會的茶會。這分會的房子，本來是謝立勉吉夫伯爵的私邸，很漂亮。最大的一個廳，現在作爲大會堂，臺上紅絲絨橫額，金字，是一句口號：「我們蘇維埃文學應當以人民及祖國的利益爲前提。」有一室專陳列作家們在圍城中所寫的作品，以及在圍城中犧牲的作家們的相片。

戰時，蘇聯作家上前線者共計九百四十三人，犧牲者二百七十人，其中屬於列寧格勒分會者亦有二十人之多。列寧格勒作家們又會出版了一種專供前線士兵閱讀的小型報紙，名爲「斯大林的旗幟」，亦陳列於此室中。事實上，列寧格勒被圍三年，是直接處於火線下的，圍城中的作家們寫作不輟，其精神極可佩服。

本日到作家二十餘位，其中有一位詩人，看樣子不到三十歲，蘇聯對日宣戰後，他隨軍到過朝鮮，也到過瀋陽。他今天還穿了軍服。據說不久以前，大家穿的都是軍服，至於這位詩人乃因春服尚未縫成，故未換裝。我問他們，關於列寧格勒保衛戰的文學作品，除了吉霍諾夫的小說集

與詩而外，還有些什麼？他們告訴我下列各書也是最好的：卻可夫斯基：「這是在列寧格勒所經驗的」，「列達」（人名亦即書名）。羅善（在砲隊服務）：「團繼續前進」。克拉忑：「嚴厲的湖畔」（小說）。吉忑林斯卡夏（女作家）：「在包圍中」（小說）。淑寧：「艦上之光」（小說，寫波羅的海海軍的）。薩揚諸夫，勃拉考夫，畢爾高列支（女作家）等三人的詩集。

自然，他們也問到中國作家們在戰時的生活，作品等等。

談了一小時許，開始茶點了。這是在另一間，名為「中國廳」。照例有許多冷盆，有好幾種酒。他們說，從前那位伯爵把這一間叫做「中國廳」，可是他們知道這還不是眞正中國建築的形式。的確，這一間「中國廳」精緻是精緻了，中國風味卻不多。

喫茶點的時候，主人們中間先後有五六位，起立致辭，並祝中蘇人民友誼，中國作家健康，也祝中國婦女。我也回敬他們，也說了兩次話。雖然儀式上好像很公式似的，但是彼此的談話都不拘客套，不知不覺我多喝了幾口，臉全紅了，心發跳，趕快告辭。而這時候，東方研究所卻也打電話來問了。

三時三十分赴東方研究所。聽報告的早已擠滿了一室，共約百人，女子居多。這時我肚子裏那幾口酒還在作祟，頭腦發脹；我想這可糟了，恐怕不能作報告。幸而阿歷克舍也夫先生的開會詞相當長，使我贏得時間把酒略為醒一醒。阿先生的開會詞中對於中國文化推崇備至，並謂「中國

介紹蘇聯的書，比蘇聯介紹中國的多了一千倍還不止，所以蘇聯的中國硏究者應當加倍努力云云。阿先生說到這一段話時，態度極爲嚴肅，決非外交辭令，然而我聽了，卻覺得很難以爲情。就翻譯的書來講，中國譯蘇聯的書確乎多些，然而倘就一般中國人對於蘇聯了解之程度而言，我以爲蘇聯人民一般的對於我們中國都有比較深刻而正確的了解，而我們的知識分子甚至大學教授及鼎鼎大名的學者中間，也還有不少人對於蘇聯抱着不正確的成見，把一些對於蘇聯的歪曲而誣蔑的報導認爲可信的材料呢！

我正在這樣想的時候，阿歷克舍也夫先生的開會詞也完了，於是我就開始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簡略報告。

五時，阿先生陪往參觀硏究所的圖書館。因爲這是東方硏究所的圖書館，藏書自然不限於中國。時間不多，只匆匆看了看。西夏文的抄本爲數很多。據阿先生說現在蘇聯也沒有通曉西夏文的人，所以此等材料暫時亦僅保存而已。

五時半回寓午餐。七時，赴戲院觀舞劇「天鵝湖」。這也就是莫斯科大戲院所演的恰伊科夫斯基的傑作。莫斯科大戲院的，我們已經看過；但此次所見則不但布景不同，情節亦小有出入。單就布景而言，我覺得列寧格勒的尤其偉大而美妙。

十一時返寓，晚餐後即就寢。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陰。八時起身。十一時參觀十九世紀大詩人耐克拉索夫（N. Nekrasov 1821—1878）博物館。館址即耐克拉索夫從一八五七年——一八七八年他死，一共住了二十年的房子。列城保衛戰的時期，此屋頗有損壞，去年秋季方纔修好。這一個小小博物館的內容，曾經化費了蘇聯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們很多的時間與心血。他們搜羅了許多的舊畫，木刻，相片，通訊，回憶以及其他文件，然後比較研究，而把這位大詩人的故居的內部陳設在他逝世七十年後的今天再現於萬千崇拜者之眼前。曾經很小心地把牆上糊的紙一層一層剝去，盼望能有所得；果然後來揭下來的一層中發見了小片的舊雜誌「擊音」（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而在這上面還存留着一種牆紙的花式，於是得了一點線索，大有助於「恢復原樣」的工作。現在這耐克拉索夫博物館共五室，不但表示了這位大詩人最後二十年的生活，也表示了當時進步文壇的一般情形。（關於「耐克拉索夫博物館」另文記之。）

從耐克拉索夫博物館出來，又去參觀了「國立薩爾泰考夫·薛特林圖書館」，這圖書館的前身是「帝國公共圖書館」，一八一四年成立。革命後改今名（為了紀念偉大的作家薩爾泰考夫·薛特林），大加擴充，藏書千萬卷，其中有珍貴手抄本及原稿（古代文學，歷史，軍事，政治都有），共約三十萬卷。大軍事家蘇瓦洛夫手寫的扎記亦在內。又有福耳特耳（Voltaire, de）的藏書兩櫥。全館工作人員五七六人，其中約二百人為研究工作者，餘為行政及事務人員。我們看了

東方部及原稿部，東方部藏貝葉經頗多。

旋又至大學圖書館看「永樂大典」殘本。這一共是二十卷，計第五三八卷——五四一卷，「一東」之部，凡五目——容，頌，溶，蓉，庸；第五二九六——七卷，「十三蕭」之部，凡一目——昭；第五四五三卷，「十四爻」之部亦一目——郊；第一〇二八六——七卷及一〇三〇九——一〇卷，「二紙」之部，凡二目——子（內收道家子書五種），死；第一四〇五三卷「一四霽」之部，凡子目一——祭（祭文十一及十二）；第一八四〇二——三卷「十八漾」之部，凡子目一——狀（謝狀三及四）；第二二〇二九——三一卷，「三術」之部，凡子目一——律（內收：沙彌尼戒經，舍利佛問經，目連問戒律百輕重事經）；第三二一八〇——一卷，「八陌」之部，凡子目二——陌，麥；第三二五七六——八卷，「九緝」之部，凡子目一——集（大方等大集經十至十二）。

四時，至廣播電臺，作三分鐘廣播。自聽錄音，覺得比上次在莫斯科的略為自然些。旋又被塔斯社記者所訪問。五時回寓午餐。

七時二十分，赴「榮膺勞動紅旗勳章普希金戲院」觀話劇「祝福海上的人們」。這是一九四六年斯大林文藝獎的得獎作品，作者為鮑里斯·拉佛連涅夫（Baris Lavrenyov）。此劇凡四幕九場，布景有在碼頭上，軍艦中，防空洞內，病院船內等等，均不惜工本，極盡匠心。軍功之眞正

意義爲何，及其如何獲得？是這一話劇的主題。劇中主要人物鮑羅夫斯基和麥克西莫夫，同屬海軍軍官，地位亦相等。鮑羅夫斯基勇於立功，但他是個人英雄主義者。他好勝心强，常和別人搶功。可是麥克西莫夫則相反。他一切以國家及人民的利益，整個軍事的利益爲前提。他對鮑羅夫斯基說：主要的是盡職，至於誰是英雄，誰不是英雄，日後自見。劇中故事表示：當鮑羅夫斯基受命擔任出擊，個人英雄主義的意識使他貪功爭功，而在約定之時間以前行動，且不及時通知麥克西莫夫使來夾擊，只想自己獨占全功。但不幸他這自私的行動並未給他帶來光榮而反帶來了羞辱。他沒有打勝仗，反喫了虧。而他又設法卸罪，諉過於麥克西莫夫的接應太遲（事實是他自己不使麥早來接應的）。但軍法審判終於確定了他的責任，判他死刑，不過暫緩執行，許他戴罪立功。

本劇在蘇聯各大城市都有演出，由此可見劇本中之批判精神極受重視。我在蘇聯看過好幾部軍事題材的劇本，都表現了這樣的自我批判的精神。本劇在莫斯科同時亦有兩家劇院上演。

十二時回寓，晚餐後即就寢。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晴，甚冷。八時半起身。今天擬乘夜車回莫斯科，白天還打算參觀兩個地方。一個是普希金博物館，另一個就是城外的普希金村（又名兒童村）。所謂普希金村，就是從前沙皇的夏宮，革命後改爲兒童療養院，又改爲今名。戰時曾受相當嚴重的破壞，但大體

上已經修繕停當了。這地方本不宜於冬天遊覽，我們所以想去看一看，不過聞名已久，覺得應當到一到。但是到了十二時光景，知道去不成了。原因是路上雪深，恐怕車子「拋錨」。而且現在那邊是沒有人的，僅僅去看一所房子，而有「拋錨」之危險，那也犯不着。

午後一時，參觀普希金博物館。這就是普希金最後所住的那個屋子。普希金於一八三六年十月初來住此屋，四個月後即因決鬬而逝世。共五室，一代大詩人，況又是貴族，但他在京城的寓所，亦不過這樣大小。據說這房子本來是十二月黨人伏爾康斯基的母親的產業，伏氏流徙西伯利亞時，和他的父母及夫人告別，即在此室。

普希金當時是租住的。普氏死後，別人租進來住了，此人與文學無緣，屋中舊觀，無一保存。陀思妥以夫斯基曾搬進去憑弔，爲門房所阻。其後又曾爲沙皇警察分駐所。革命後成立爲博物館，但直至一九三七年，因得朱古夫斯基（普希金生時的好友）所繪屋內陳設的圖樣，始得據以改造，略復舊觀。普希金當年租住此屋的時候，進門處有大圓柱數根，又有前廳甬道；普氏死後，房東爲貿利計，拆掉了圓柱和前廳甬道，改爲住人之房。現在尚未恢復原狀。（關於「普希金博物館」，另文記之。）

三時許回旅館稍息，VOKS的攝影記者又邀至城內各處攝影留紀念；計在伊薩克教堂前，尼古拉一世銅像，彼得大帝銅像，冬宮等處，各攝多幀；後又在涅瓦河邊以隔河遙遠之「彼得•保

羅砲臺」爲背景，亦攝一影。

五時在旅館進午餐後小睡一小時。七時二十分赴車站，八時開車。

三月一日，星期六，上午八時醒來，見陽光已照射車窗。十時許，車抵站。葉洛菲也夫上車相迎，即赴薩伏伊旅館，進早餐後休息。

晚六時，葉洛菲也夫來談。據告：四日晚，VOKS將設宴款待，五日乘飛機往中亞的塔什干（烏玆別克共和國首都）參觀，由塔什干再往巴庫。並謂此次同行者有敍利亞及黎巴嫩兩國的訪蘇團八人。當我們在列寧格勒時，此兩國之訪蘇團剛剛到，同住一旅館。

三月二日，星期日。大雪。昨夜睡眠不甚佳，今晨起身後頗覺疲倦。十二時，葉洛菲也夫來，言VOKS的宴會及赴塔什干之行期皆改遲一日；旋即同往觀電影「伐呂阿格之歌」。這是一張歷史軍事片，寫一九〇四年一月尾，帝俄的巡洋艦「伐呂阿格」號及小砲艦「高麗支」號在朝鮮仁川港和十倍之衆的日本艦隊作戰，而壯烈犧牲的故事。當時日本艦隊自恃有十倍之衆，封鎖了港口後，即要求「伐呂阿格」號及「高麗支」號投降。但「伐呂阿格」號艦長及士兵皆不肯。開火後，擊沈日本巡洋艦及驅逐艦各一艘，並重傷日本艦隊之旗艦，然後因彈藥用盡，「伐呂阿格」及「高麗支」均自沈。這雖然是一部軍事片，然而充滿了抒情的氣氛。導演維克多・萊賽芒忑曾說：「我們要使得這部片子成爲一支歌，一支民歌，所以名爲「伐呂阿格之歌」，……我們

注重要表現出來的，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氣概，「伐呂阿格」號水兵們的勇敢，忠貞和崇高的精神！」不用說，導演的目的是達到了。

晚七時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青科戲院」觀四幕歌劇「蘇瓦洛夫」。此劇所寫爲蘇瓦洛夫晚年最後一次對法的作戰，取道瑞士，萬山叢中行軍，堅決而機智，終獲勝利。布景極好，尤其山中行軍一幕，羊腸小道，萬山重疊，人在雲霧中，極盡眞實。

三月三日，星期一，晴。晨八時三十分起身，卽覺頭痛。十一時早餐後略睡片刻，頭痛稍好。爲「小火星」週刊寫「莫斯科八百年紀念祝辭」。旋卽整理赴塔什干應帶之衣物。三時午餐後又小睡。十時晚餐後卽休息。

三月四日，星期二，晴。晨六時卽醒，勉强再睡至八時起身，十一時早餐。午後四時與葉洛菲也夫及翻譯史君同往訪問國立出版局文學部。

蘇聯出版事業無私人經營者，各出版機構皆作有計劃之分工。國立出版局文學部之主要業務爲印行歐洲古典作品及俄羅斯古典作品（高爾基作品亦在內）。至於現代蘇維埃文學作品之印行，則爲次要業務，此內其他出版機構亦印現代作品也。古典作品之普及版每印一版爲五十萬冊。現代作品每印一版至少五萬冊。又有「小說叢刊」；每月一冊，印十萬份；此爲叢書性質，但可以預定，內容則除蘇聯各民族之現代作品外，亦有外國現代作家之作品，惟大抵篇幅不太多。該部去

年出書二百餘種，共印一千餘萬冊。有編輯部，共分五組，每組四五人；五組之名稱如下：一、現代文學，二、外國古典文學，三、俄羅斯古典文學，四、蘇聯各民族文學，五、文學批評。

六時回寓午餐，旋又赴大戲院觀歌劇「奧涅金」，——普希金原作，恰伊科夫斯基作曲，最爲有名者（奧涅金，中國有兩種譯本）。

三月五日，星期三。晨八時醒來，仍覺甚倦，又朦朧入睡，九時半始起身。此時陽光照耀，竊喜今日當是大好天，不料半小時後即下大雪。此後時露陽光，又時時飄雪。下午轉晴，相當冷。

晚八時赴VOKS之宴會。這當是預先舉行的送別宴會了，因爲現在尚須參觀者，僅餘塔什干和巴庫兩地而已。本晚宴會來客除蘇聯作家，吉霍諾夫，馬爾夏克，李昂諾夫，斐定，蘇爾科夫等各位外，中國人方面到傅大使，及使館中其他各位，及中央社朱慶永君。宴會至十二時始畢。返寓時見月色甚好，想來明天可以飛塔什干了。

本晚宴會時，主人VOKS副會長卡拉介諾夫先生致惜別之意，我亦致辭答謝。此外致辭者：傅大使及蘇聯作家協會副秘書長大詩人吉霍諾夫，「小火星」週刊編輯蘇爾科夫。

三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四時起身。五時半赴機場，車行四十分鐘到達。八時起飛。同機者除敍利亞和黎巴嫩的訪蘇代表團八人外，尚有照料該代表團之VOKS 職員兩人（其一爲翻譯）。至於我們夫婦兩人，仍是鮑羅寧君和翻譯史君相陪，共四人。

這是一架客機，共有座位二十一個，但已經拆去了四五個，改裝着可以睡的躺榻和小桌。並無其他普通搭客，這是個包機了，所以相當寬舒。照例是帶了「路菜」的，起飛後便喫起來，因爲人多，頗熱鬧而有趣。敍黎客人們都很能飲。機中和他們閒談，略知黎巴嫩現代文藝情形：現代黎巴嫩最大作家爲奧瑪爾・法柯里 (Omar Fakhouri)。他的作品有小說，詩，哲學和科學著作；最有名的作品爲「四季」，「關了的門」。十八世紀時，黎之建築術頗受中國影響。黎巴嫩現在還沒有歌舞劇院，有話劇院，但亦不多。無音樂院。畫家以留學法國者爲多。民間藝術在繪畫，音樂，詩歌方面，頗多傑出的作品。沒有「作家協會」之類的組織，有一雜誌「阿泰列克評論」(At-tarik Review) 是進步作家們合作的刊物。

黎巴嫩代表團四人，其中有建築家、醫生，詩人及婦女運動者（女子）。詩人名柯列，不過

四十來歲，甚詼諧健談。敍利亞代表團亦四人，其中有研究哲學的，有醫生和記者。他們八人都能說法語，約半數能英語，詩人柯列和兩位醫生的英語很流利。

午後二時，到了阿克休賓斯克，預定在此過宿。今日天氣很好，下機後在陽光下走，暖烘烘地覺得皮大衣太重了。阿克休賓斯克當然比莫斯科暖和得多。我們卽在機場的賓館留宿並進午餐。進餐時，黎巴嫩詩人柯列講了好幾個笑話（其中有一個是嘲笑墨索里尼時代意大利的特務的）；後來他知道德沚姓孔，就講了「苛政猛於虎」的中國故事，證明孔子也是反法西斯的。

三月七日，星期五。晨六時（當地時間）賓館中人卽來叩門，請喫早餐。飛機準八時起飛。等到一行十四人都準備妥當，機場上已經曬滿了金黃色的陽光。天氣是這麼好，而又起飛得相當早，意謂今日必可到達塔什干了。那知十二時左右，機忽下降，看看地面，不像是大都市的所在地；潰纔知道大概又有波折了。果然，飛機師宣布塔什干來的無線電，那邊大雨，不便降落，故改在此小站暫時休息一下，再候進止。這小站名爲朱薩力，離塔什干飛行時間僅二小時。

朱薩力乃一小站。站上唯一可供旅客休息之處乃一小小的食堂。我們這一羣客人僅進去了一半，就把這食堂擠得滿滿的了。天氣很好，機場上到處全是太陽。但是風也很大。我們在食堂裏擠了一會兒，便又到外邊找個背風的角兒弄條凳子來坐着曬太陽。希望也還沒有斷絕。「也許塔什干的天氣已經變好了？」大家都這樣想。時時去探詢站長。左等右等，到了三點鐘，等着了確

定的答覆了：塔什干天氣還沒好轉。這就是說，今天非在朱薩力過宿不可了。

於是就發生兩個問題：宿和食。站上並無賓館。有一幢房子，從外面望進去，一個個房間都作客房式，而且好像是空的，大概可以容納我們這一夥客人。事實上，後來我們果然住在這裏過夜。不過有一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這裏的房間原來不是空的；這是準備給飛機師及其他技術人員住的。究竟他們被擠到了什麼地方，卻非我們所得知。至於食呢，站上那個食堂顯然無法供應。據說「城」中可以買到東西。「城」離飛機場大約十多公里。而我們帶的「路菜」也差不多完了。兩位VOKS的招待員於是步行出發，到「城」中去弄喫的。

五點多鐘，機場上又降落了兩架客機；不知是來往於那一條航線的，但知道也是到這裏來候「行止」的。在機場上極目四望，平原千里，不見一山一林，據說這裏是哈薩克共和國地區。

七點多鐘，天色已黑，但月光很好。採辦食物的兩位也回來了。他們買回來許多魚。鮑羅寧君對德沚說：「買不到什麼好東西。不過，魚是您所歡喜的，所以就買了魚。」食堂的廚娘已經下了班了，於是兩位招待員便自己下廚。魚是活魚，可惜那食堂的廚房裏除了鹽，什麼都沒有，作料不够，我們那兩位臨時「大司務」沒法顯一顯身手。然而有酒。當我們離開了食堂的時候，敍黎代表團的一行八人還在興高采烈地喝着白酒。

月光如水，還有人在機場上散步；可是風比白天還要大些。

三月八日，星期六，晴。晨六時許卽有人來叩門。我們本已醒了，卽起。但此時尙不知今天究竟能飛塔什干否。照本地氣候講，那是再好沒有。七時半光景，我們那架專機已在隆隆地怒吼了，但據說仍是準備而已，尙須待塔什干來電確定。而且又知道，按照一般情形，昨天本可以飛到塔什干，不過我們這一機全是客人，不得不格外小心。聽這麼說，我們倒有點着急起來了，惟恐今天不是十足的好天。幸而到了八點鐘，站上得塔什干來電，促卽起飛，——似乎那邊同樣地着急呢！

十一時光景，到了塔什干機場。在機場歡迎者，有烏玆別克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及烏玆別克對外文化協會籌備員等五六人。下機後寒暄如儀。卽乘車赴特備之招待所。汽車穿城而過，又走了差不多二十公里，方纔到了。這是一所二層的洋房，四面全是果樹——蘋果樹最多，本來是暑季休養院，現在臨時作爲我們這一夥客人的招待所。共和國外交部的禮賓司長，烏玆別克對外文化協會籌備員，塔斯社記者，也都住進這招待所來負責照料。主人們都住樓上，客人們住樓下。我們夫婦二人占兩室，臥室的窗子一面朝南，一面朝東，每天飽受陽光。

午後二時午餐。冷盆很多，其中不少「民族形式」。蔬菜種類亦多，這是冬天在莫斯科喫不到的。水果有蘋果和新鮮葡萄。這是上季的葡萄，保藏得好，還和新從樹上採下來的差不多。

餐後小睡，四時洗澡，八時參加慶祝婦女節大會。這是在國立斯維特洛夫歌舞戲院內舉行

的（斯維特洛夫為蘇聯革命元勳，此戲院為紀念他而命名）。這戲院，在革命前本來是馬戲院，革命後改造為歌舞戲院，一九二二年改今名。全院可容觀衆一千二百人。塔什干共有戲院十四個，另有一高麗戲院，在城外高麗人居住區。本晚的婦女節慶祝大會由共和國社會保險部長塔吉葉娃女士任主席團的主席。塔吉葉娃現年僅二十五歲，塔什干大學畢業，尚未結婚。開會如儀，一報告（烏玆別克婦女革命後的進步和成績），一賀電（致斯大林），其後即為餘興。音樂節目有西歐名曲，亦有民族歌曲，舞則多為民族形式。亦有西班牙舞。烏民族樂器有形如「阮咸」者，三弦，我在迪化時曾屢見之，未知其名，今詢知此名為「甘波兒」，並謂恐係來自東方。

民族舞中有表示刺繡地氈者（多人合舞），有表示採棉者（單人舞），皆與生產有關，且與婦女有關。又有名「虎克」（譯音）舞，十餘人持矛，有進有退；「虎克」者，烏語衝鋒之意。民歌中有一支為烏玆別克人民藝員卡列阿柯夫所唱之"Gaila, Caila"（意為作樂乎！作樂乎？）唱時捻指作聲以為節，且以手勢表情。此民歌諷刺品行不端的男子，略謂男子夜訪舊歡，叩門而婦不納，謂其人在家，男子甚怏怏欲返，而求一吻，婦拒之，男子大失所望，再求，許之，則又大喜，復求再吻，終於不得，乃怏怏廢然而返。觀衆對於這男子的「不如意」，表示了滿意；蓋憎其佻佻也。卡列阿柯夫年在六十以上，唱做兩佳，能誦民歌在千首以上云。

餘興休息時，我們在別室用茶點。大會主席塔吉葉娃女士來敘談。這位年青的社會保險部長

衣服甚爲樸素，沈默寡言笑；她能聽懂英語，但不能說。她的面貌完全是東方型。或謂她馬上就要結婚了，她好像很難爲情似的，臉上有點紅，說，如果那時我們還在塔什干，請我們喫喜酒。不過後來我們並沒趕上她的佳期。

十一時半，餘興完畢。我們回招待所，喫了晚餐即就寢，那時已經是半夜兩點鐘了。

三月九日，星期日。昨夜月光甚好，今日果然是好天，陽光滿室。九時半起身，匆匆盥洗後即進早餐。十一時進城，參觀尚未完工之「奈伐依戲院」。奈伐依(Ali Shir Nevayi)生於一四四一年到一五〇一年，是烏玆別克文學的奠基人，又是十五世紀中葉近東及中亞最偉大的詩人，科學家和政治家。他是烏玆別克民族古代文化的代表者，地位相當於阿塞爾拜疆民族的尼薩彌（十二世紀大詩人），很受現在烏玆別克人民的崇拜，戲院冠以他的大名，當然是表示紀念。這戲院的全名應是「阿卡迭明（Academic）奈伐依國家歌舞戲院」，一九四三年開工建築（這時衛國戰爭還沒有完呢），預定於本年十一月七日以前完工，以迎接蘇維埃革命的三十週年紀念。我們參觀時，未見有工人在工作，當然這是因爲今天是星期日，例應休息。全部工程已完成十分之七，現所剩者惟內部裝修而已。這戲院共計七萬八千立方公尺，除了裝有「譯意風」的一千五百座位的戲場而外，又有六廳，代表烏玆別克共和國所有的六州。前廳最大，則名爲「奈伐依廳」，將來在此廳中要樹立雕刻家尼可拉支（曾得斯大林文藝獎）所作的奈伐依像，四壁的浮雕及壁畫則

取材於奈伐依的作品。至於代表六州的六廳，各自有其不同的風格，由烏茲別克最有名的石刻家擔任牆壁，窗戶及門楣上的雕刻。本日我們參觀時，就遇見了專作大理石雕刻的鮑爾達・朱拉也夫，以及七十歲的共和國人民藝術家塔西布拉脫・阿司丹科洛夫（他的小孫子僅八九歲，也能够幫助祖父作雕刻了）。所有這些雕刻都是民族形式的，——繁複而巧妙的圖案。這戲院的設計者爲科學院會員施丘洗夫，工程監督爲科學院通訊會員烏司答西林・莫拉都夫，內部彩色設計者爲列比科夫教授。全部經費四千萬盧布。將來落成後，這無疑的是塔什干第一壯麗的戲院。而且，也將成爲塔什干的一個風景區，因爲據說戲院周圍的雜色小屋都將拆掉，而拓爲廣場與花園，並築噴泉云。

看了「奈伐依戲院」後，又在市內巡遊一周，然後至「斯大林紡織印染工廠」。這是戰前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建築的，全廠現有紗錠二十三萬，織布機六千架，工人一萬二千；除有實驗室外，並有製造零件及染料等附屬工廠。出產之布，花式共七百餘種。

該廠總工程師及職員多人陪着我們依生產程序走了一遍，我們所得最深刻的印象是工作效率高和衛生設備十分完全。但使我們最感興趣的，則是文化娛樂和福利事業範圍之龐大。該廠有自辦的醫院（病牀三百五十），產科醫院及多數的診療所；後者卽設於廠內，每部門都有一個。至於托兒所，共有六處，約可容納嬰兒千餘。我們只參觀了一處，設備之完善和我們在別處所見的

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後，參觀該廠的文化部（俱樂部）。這是獨立的一所大房子，有八百五十座位的劇場，除星期一休息，每週演電影五六次，每月演話劇一二次，此外又有音樂會，跳舞會等，無定期。有圖書館，藏書一萬餘卷。其他有關文化娛樂的工人業餘組織，種類繁多，不及列舉。據云：在共和國的業餘組織競賽中，該廠常居首位。

參觀完畢，又在該廠管理處喫茶點。名爲茶點，實在是冷盆，麵包，酒，汽水，糖果，式式都全，而且很豐富，和正式宴會比起來，僅無熱菜而已。這一頓「茶點」就喫了一小時光景，賓主舉杯互祝，極爲熱鬧。告別時該廠又贈花布以爲紀念。

五時返寓，大家都休息。德沚則抽空洗了澡。七時午餐，八時進城，觀五幕歌劇「蒲朗」。這是烏茲別克的第一個歌劇，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初次上演於「榮膺勞動紅旗勳章烏茲別克國家歌舞戲院」，連演了四十多場。這歌劇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把烏茲別克民族音樂和西歐音樂——特別是俄羅斯古典音樂，鎔鑄爲新的東西。這在烏茲別克音樂史上，應該是大書特書的一件事。而創造了這一光榮的，是共和國人民藝術家，斯大林文藝奬的得者，摩赫達爾．阿西拉菲。至於這歌劇的故事是共和國有功藝術家卡米爾．約森所寫，表現了十月革命前後烏茲別克人民求自由解放的鬪爭，特別強調了那時候烏茲別克人民的兩條戰線的鬪爭——一方面反對沙皇及其官

吏的大俄羅斯主義，同時也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本民族的剝削階級；這劇本顯明地指出：只有聯合俄羅斯民族的革命無產階級，並接受其兄弟般的援助，共同推翻沙皇政權及其在烏玆別克的幫凶（烏玆別克的剝削階級），方能保證烏玆別克人民取得完全的勝利，而從雙重的壓迫剝削之下得到解放。（關於歌劇「浦朗」，當另文詳記之。）

我們從寓所趕到了戲院時，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已經在那裏等候多時；他介紹我們和本劇的作曲者阿西拉非晤面，談了幾分鐘。阿西拉非年事很輕，至多三十左右；本晚演出，他本人親自指揮樂隊。原來他不但是該戲院的樂隊指揮，並且又是藝術監督。

十二時戲畢回寓，晚餐後即睡。

今日已感覺到戶外陽光下溫度較室內為高，本地人都說今年熱的早，並謂如連晴數日，溫度將更見高。可是這一次我們偏偏沒有帶春大衣。

塔什干的全貌，今日從那未完工的奈伐依戲院出來時，也大略的看了看。革命前，塔什干街道狹隘，大多數房屋是土房，現在則鋼骨水泥多層的大建築聳立於廣闊的林蔭路旁，舊時的塔什干面目完全看不見了。革命前，此地幾無工業可言，現在則紡織工業，化學肥料工業，農具製造工業，電機工業，鋼鐵工業，都興盛起來了。

塔什干市區面積很大，在蘇聯都市中列第八位。全市現有博物館四個，戲院十四。共和國全

國現有國立大學二，高等專門學校三十五，高級技術學校三十，科學研究所五十餘，其中由共和國科學院所領導者凡二十個。

三月十日，星期一，晴。昨夜睡遲，今晨醒來，陽光滿牀，已九時矣。十一時，拜訪共和國外交部長，談約一小時辭出。烏茲別克共和國建設時間實際只有十五年，工業農業的發展，一日千里，教育文化進步尤其神速。烏茲別克本無自己的文字，向來是借用阿剌伯字母的，革命後改革文字，一九二七年行拉丁化，但拉丁化拼音尚有不盡善處，故於一九三七年復改用俄文字母，其有俄文字母尚不够拼音者，則加符號；例如烏茲別克語言之K字音較俄文字母的K字音更重，則於K下加一小橫，成爲K̲。

從外交部出來，即至科學院。敍利亞和黎巴嫩代表團已先在那裏了。我們先參觀了和科學院同在一所大厦內的語文研究所，繼又至相距不遠的原稿及珍本保藏所，看了那邊所藏的波斯，阿剌伯，猶太的古籍（手抄本詩集最多）。在珍本保藏所，遇見了詩人加葛耳·古良（烏茲別克科學院會員，斯大林文藝獎得者，烏茲別克作家協會理事，主席團之一），與談烏茲別克詩的發展。旋又返回科學院，則茶點也已經擺好了。照例這是跟宴會相差不多，僅無熱菜。主人方面除科學院院長數理博士薩立姆·薩可夫先生而外，科學院會員多人作陪。賓主舉杯互祝致辭，主人方面致辭者有詩人古良，地質學博士阿布都拉也夫，哲學博士若赫杜夫，化學博士薩迭可夫，客

人方面除我而外，敍利亞黎巴嫩代表團各有一人說話。各人說的話倒不怎樣長，但翻譯可化了不少時間；因為每人的話都須翻譯三道：俄文，中文，和法文（敍利亞和黎巴嫩代表團用法文）。直至四時頃，這一茶會方告結束。敍黎代表團先走，我又與薩可夫博士談科學院近況，詩人古良亦加入。詩人很希望我去訪問烏茲別克作家協會，並謂倘有時間，最好到他家裏玩玩。辭別時，他熱烈地擁抱我，並說：「我們都是亞洲人，我的祖先從中國來，我也是中國人！」詩人的熱情使我很感動。

烏茲別克科學院正式成立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其前身為「全蘇科學院烏茲別克分院」。現設四部：一、數理，二、植物與農村經濟，三、社會科學，四、地質，化學及技術。第一部所轄，有物理及機械研究所，氣象臺等；第二部所轄，有植物研究所，土壤研究所，園藝專門學院，植物園，自然博物館等；第三部所轄有經濟學院，語文研究所，歷史及考古研究所，東方文物保藏所，歷史博物館等；第四部所轄有電力，生物，化學，建築材料等各研究所（烏茲別克之科學研究機關除上述者而外，另有約五十的機關不屬於科學院管轄）。科學院現有正式會員十人，通訊會員十七人，本年五月底將開大會，增選正式會員五人，通訊會員七人。出版物除學術專著外，每月出版「公報」一冊，每兩月出版「科學院通訊」。

「語文研究所」之研究員已得學位者二十三人。研究對象為烏茲別克文法，文學史，民族歷

史（共計三大冊，其前兩冊，本年內即可出版）。

「東方文物保藏所」，與「語文研究所」同在一度，約占四——五室。僅就記得者言之，一爲十五世紀墳中之殘絹，上有阿剌伯文，讚美阿拉哈：「爲了他的榮繁，慈愛的統治的開始，生活的將來與現在，他在天的山上，權力無邊無限，在他的寶座上，奠定着無限慈愛之心。所有在天上者，都在他的威權之下……」二爲中古時代烏茲別克詩原稿，十六世紀尼薩爾詩抄本，彩色插畫甚爲精工，十六世紀波斯詩人沙提詩抄本，亦彩色插畫，且描金，甚至字行中亦描金。十七八世紀奈伐依詩抄本，彩色插畫描金，窮極工整。

該所又收藏民間文學之寫定本共一千大張。此爲上起遠古，下迄當代，烏茲別克民間文學之集大成。其中有詩歌，小說，諺語等，而以詩歌爲最多。現已印單本者二十冊，每冊一百至一百五十頁。

總計該所共藏古代原稿及手抄本，一萬五千種。最早者爲九世紀物，畢珂林所作詩，關於中國的。最多者爲波斯，阿剌伯，猶太文字之材料，其中尤以詩爲最多。

五時回寓，略休息，七時進午餐。八時赴外交部看電影，即在部內的特別放映室，部長次長親任招待。一共看了兩部片子。一爲「中亞五民族歌舞大會」。五民族者：吉爾吉斯，土克曼，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是也。哈薩克節目中有「燕雙飛」，烏茲別克節目中有「春之歌」，

「愛情之火焰」，「棉花舞」等，特佳妙。另一為故事片，名為「那失勒荊在蒲哈拉」。那失勒荊是烏茲別克民族的傳說人物 滑稽多智，善於戲弄權貴及一切剝削階級之貪而蠢者，而援救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這片子很精彩，故事既寓莊於諧，而演技亦極佳妙。全片共前後兩部，前部映完，已十一時，不及再映後部，頗覺可惜。返寓進晚餐後即就寢。

連日快晴，白晝甚暖，皮大衣可以不用。但晚上回寓時，車中仍須御皮大衣。寓中玫瑰抽芽，杏梅則已含苞。

三月十一日，星期二。七時半醒，天漸明。昨日天黑似亦為七時許，晝夜長短漸相等了。

十一時參觀第五十九（十年制）學校。這是個女校。塔什干全市共有女校（十年制及七年制者合計）四十八所。此第五十九校共有學生五〇六人，分二十班，每班人數三十左右。第一年至第三年級，每班功課由教員一人擔任（第一年至第三年略等於中國小學一年至三年程度）。全校共有教員二十七人，其中十五人為大學畢業，餘為高等專門畢業。教員授課鐘點，最多者每週二十四小時，最少者十八小時。教員薪水最多者，每月一千五百盧布，最少者七百五十盧布；教員薪水按年有增，亦按照服務成績而有升遷。校長是一個女的，年事尚輕，撒馬爾罕高級師範畢業。全校經費每年五十萬盧布。

第五十九校校舍很大，除教室，辦公室，圖書室等等而外，有許多房間是給學生們作課外的

文化娛樂組織用的。這在蘇聯各學校一般都是如此。又此校亦不收寄宿學生。

一時頃，參觀學校畢，照預定程序，本日應參觀者尙有兩處，醫院及飛機工廠。但要看得週到，則只能看一處。當時議論紛紛，有人要看醫院，有人要看飛機工廠；結果決定各行其是。這一來，要看醫院的就只剩敍利亞代表團的一位醫生了。黎巴嫩代表團內本來也有一位醫生，本來也要看醫院的，臨時忽又對於飛機工廠發生更大的興趣了。後來我知道那所醫院內有一位婦科專家很有名，而那位敍利亞醫生的專業恰巧也是婦科的，所以他一定要去領敎一番。但又發生了翻譯自不能分身的問題。敍黎代表團只有一位法文翻譯。幸而那位敍利亞醫生能英語，又知道醫院的婦科專家也能英語，他們可以直接談話，困難是沒有了，但還是把鮑羅寧君留下和醫生作伴，因爲鮑也是能講英語的。

我們去參觀了飛機工廠。這是個專門製造並裝配機身各部分的工廠（不造發動機），成立已有十二年之久。廠名爲「榮膺列寧勳章紀念乞茄洛夫國家飛機廠」。現有工人約七千人。一進去就看見很多女工，據說戰時所用女工比現在還要多些。現在全廠所有女技師及女工程師也就有二百餘人。全廠工人因工作佳良而受勳章者約五百人，受共和國獎狀者亦約五百人。薪水最多者五千盧布，平均爲一千五百到一千七百盧布。廠中除俱樂部及各種業餘文化娛樂組織外，又辦有技術學校共三所。有工程圖書館，藏書二十五萬卷。又有文學圖書館，藏書二萬數千卷。

我們由該廠副經理及工程師職員等多人引導，按照生產程序，一部分一部分的都遊了一遍；到最後一部分，則看見完成的飛機由廠房出來，升高試飛，然後又進了格納庫。

五時回寓午餐。參觀醫院的敍利亞醫生也剛剛回來。餐時我和他剛巧坐在一處，就問他看得怎樣？他很稱讚那醫院規模之大，但又說：「我只約略看了看產科的設備，其餘的時間都是和那位婦科專家談論一些專門問題。我們一直談了三小時。」我又問他：「那麼，你得到了什麼新的東西沒有？」「有，而且不少呢！」他回答。於是他很興奮地告訴我：除了討論一些問題而外，他又得了幾種關於婦人病的專書，都是那位專家的著作。「我們約定了，明天我還要去談談看看；明天有一整天的時間呢！」醫生很快活的說。照預定程序，明天我們要飛撒馬爾罕去遊覽。我問道：「那麼，你不到撒馬爾罕去了？」「不去，」他回答，「撒馬爾罕對於我沒有多大意義！」

這一位敍利亞醫生（恕我忘記了他的姓名，那是很難記的幾個字），他的求知精神，使我欽佩。至於那位婦科專家（也恕我不能記下她的姓名）聽說有六十歲了，是個女的；她樂於抽出一整天又半的寶貴時間和一個偶然來觀光的外國同業談論，這精神也是頗可欽佩的。

晚八時，往觀歌劇「蘭綺麗和麥其儂」。蘭綺麗是一個美貌女郎的名字，「麥其儂」義爲「失心狂者」；從這兩個名字就可以想見這是男女戀愛不遂而男的變爲瘋狂的一個故事。據云：這本來是近東及中亞各民族的古代傳說，民間極爲流行。十二世紀時，阿塞爾拜疆的大詩人尼薩

彌方始把這傳說寫成了長詩。十五世紀時，烏玆別克的大詩人奈伐依也據此一傳說寫成了詩篇，現在我們所看的歌劇就是根據奈伐依的詩篇改編的。編劇是哈爾薛特，作曲是R．M．格里也耳，和T．薩都可夫。（關於「蘭綺麗和麥其儂」，另文記之。）

十二時回寓，晚餐後即就寢。明日清晨將飛撒馬爾罕。

三月十二日，星期三，晴。晨五時起身，匆匆漱洗，略進茶點，即赴機場。八時許起飛，九時即到了撒馬爾罕，市長及多人在飛機場歡迎，即驅車至賓館，早餐已經準備在那裏了。賓館離飛機場相當遠，汽車行約一小時。喫完了早餐，已經是十一時光景了，即出發參觀。上次郭先生遊撒馬爾罕的時候，住的也是這賓館，女經理看見又有中國客人來了，殷勤問郭先生好。

撒馬爾罕在十五世紀（帖木耳的孫子兀魯伯統治的時代），是帖木耳的莫臥兒帝國的文化中心。兀魯伯本人是天文學家，他招致了西方的科學家到他的首都。後來（當十五世紀後半期）在帖木耳諸子孫鬩牆的戰亂中，撒馬爾罕衰落了，文化中心移到了胡賽因．拜卡爾（Husain Baikar 1439—1506，帖木耳的曾孫）所統治的首都赫拉特（Herat）。經過了幾百年，直到十月革命後，烏玆別克民族得到解放，這古代的光榮的撒馬爾罕方又興旺起來，現在它是共和國的第二文化中心，有大學一，研究所七，十年制及七年制學校三十餘。但我們此次來撒馬爾罕的目標不是參觀現代的文化設施，而是憑弔十五世紀的文化古蹟；從塔什干出發時就有兩位專家同來，以

便遊覽時作嚮導。

撒馬爾罕的古蹟約可分爲五組：一、帖木耳陵墓；二、皇族陵墓；三、大教堂（或稱爲「教堂之墓」）；四、「蘭吉斯坦」；五、兀魯伯的天象室。前四組我們都到了，而且看的相當仔細，但亦因此而耗時過多，人亦疲倦了，最後的兀魯伯天象室竟沒有去看，這是很可惜的。

我們先到了帖木耳陵墓。圓頂的陵堂頗爲雄偉，外面是彩色的琉璃磚砌成的，磚上雕刻着（其實是先雕刻而後上釉彩的）圖案紋和阿剌伯字（可蘭經的文句）。內部分成若干室，每室皆穹頂，室與室毗連的牆壁亦開了巨大的穹形的門洞，惟無門。牆壁都是泥磚砌的，而再加上土黃色之堊。從陵堂下至地室，階級二十餘，帖木耳的棺即在地室中。一九四一年，蘇聯的考古學者開棺研究，見屍骨完整，頭部尚存皮及髮，左髀骨有斷而復接之痕，左膝骨亦有傷痕，此與相傳帖木耳係跛子又曾傷臂之說相合，故斷定此棺中葬者確爲帖木耳本人。棺中又有殘存之絲織物，其上尚餘金銀線的刺繡；回教風俗，葬時以繡衾裹屍，這大概就是那繡衾的殘餘了。現在，遺骨及殘餘之繡衾都已移置博物館，我們所見者僅一黑玉之槨。地室約一丈見方，業已經過修理，甚爲整潔。

從帖木耳陵墓出來，汽車走了十多分鐘，就到了「皇族陵墓」。這是依傍山坡層層高上去的若干獨立的建築，全形是狹長的一條。各陵的建築都不甚太，小者僅方丈。也都有雕刻着圖案紋

及可蘭經文的彩色琉璃磚砌在牆壁外部。這一羣陵墓建築年代最早者在一三三五年，最晚者爲一四三五年，前後凡百年之久，正代表了帖木耳帝國的撒馬爾罕最興盛的時期。

這一羣的建築，如果以其部位的高低來區分，則可分爲三組。第一組凡三四單位，部位最高，這都是帖木耳的妃子們埋骨之所，大部分是帖木耳所建築，年代較遠。惟其中一妃名土曼（她是帖木耳部將兀彌耳・摩薩的女兒），生前且在此唸經，故有一室是她的唸經室，而高臨此室之上者卽爲她的陵墓。土曼大概死得很晚，她的墳是在一四〇六年建築的。這第一組的各單位，面積皆小而建築亦不甚講究，外壁的彩色琉璃磚多有未施雕刻者。第二組共有五六單位，面積有大有小，建築華美，不但外壁的彩色琉璃磚上雕刻精巧，內壁且施白堊而繪壁畫。這一組的五六單位亦非完全並列者，因坡度關係仍有高低，且有兩單位夾道而對峙者。此中有一較大的圓頂屋，穹門上彩色琉璃磚雕刻着一行阿刺伯文字，義爲「雪林・別克・阿卡之墓」。雪林是帖木耳之妹。「阿卡」是夫人的意思。這是一三八五年的建築，在各單位中可說是最華麗的。又有一屋，則爲帖木耳的一個孫子的墳，建於一三八七年。其他數屋，所葬者皆帖木耳之近支親屬，有三人共葬於一室中者），惟爲何人，則不可考了。

第三組部位故低，但依坡度又可分爲上下兩列。下列數屋皆兀魯伯所建，其中有一室葬波斯天文學家卡若齊・土魯米，——他是兀魯伯聘請來的。至於上面的一列，乃是數室合成的祈禱

堂，圓頂，在「皇族陵墓」的全部建築中，此最爲典麗堂皇。祈禱堂內有一地道，循石級曲折而下，過門三四重，最後到一斗室，是爲四十天禁食齋戒之處。據回教規律，四十天大齋之期，如在此地下斗室中不見一人，則可證道一級云。祈禱堂附屬一小室，內有「活皇」之假塚。這是五彩琉璃磚砌成的長方體，三層，下豐而上削。所謂「活皇」，據古代傳說，乃一善戰之「汗」，某次與敵人戰，受傷，而且頭也被砍斷了，但他不倒下，手持其頭，入一井中，大呼「我乃刹赫．以仁達也」。入井後不復出，井卽其葬地，但此井究在何處，又不可考。現在這祈禱堂內的琉璃磚的墳，並不是眞墳。又此「汗」之眞名亦不詳，因其死時自呼，我乃「刹赫．以仁達」，遂以爲名。「刹赫．以仁達」，就是「活皇」的意思。

從「皇族陵墓」到「大教堂」，汽車也走了十來分鐘。這是品字形的三座建築，故當地人亦稱之爲「教堂之萃」。前列兩座相對，都很高大，相距約二丈，其上本跨有穹形之門頂，亦磚砌者，今已不存，但石質之兩側門框尙在。從前這裏當然還裝有門。據云這龐大的門是用七種金屬所製的。這一個今已不存的門當卽爲進教堂之大門。其內爲一廣場，廣場後部，正對此大門者，便是那大教堂了。這是很高的一座圓頂大堂，左右有兩塔，塔身皆作八角形而頂端則爲球形。大堂的圓頂一部分已圮，確甚高，凡四十公尺，仰面而視，非到帽子掉下來的時候，不能見屋頂。「教堂之萃」是帖木兒於一四〇四年命令建築的，全部工程，五年完成，因此不免偷工減料，落

成後一年大敎堂內壁卽見坼裂，帖木耳乃於其上加敷一壁，今尙可見其形。建築時用於搬運磚石之巨象計凡九十一頭。現在大敎堂大體尙完整，其外壁的彩色琉璃磚，光澤亦尙如新；可是前列相對的兩座建築（卽原來大門兩旁的四方形的高屋），則外壁之彩色琉璃磚已剝落殆盡，而原來應作球形之屋頂亦已圮塌，成爲平頂。

大敎堂前的廣場上從前應該還有些東西，今惟存一巨大的石桌，據說這是祈禱時攤放可蘭經的，相傳女子不孕者從下面鑽過一次，卽可懷孕。

帖木耳爲紀念他的西征勝利（十五世紀初）故建此大敎堂。傳說帖木耳出征時命令他的寵妃「琵琵哈龍」（原名爲薩拉伊•莫伊克•哈龍）監督這建築工程。妃趕工甚急，而大敎堂的圓頂久不成。妃僱建築師。建築師謂倘賜見一面，便當效命。寵妃答應了這要求。不料見面之時，建築師看見琵琵哈龍之美豔乃有過於傳聞，情不自禁，遽擁而吻之。從此妃頰卽有一印痕。大敎堂告成了，帖木耳也回來了，看見妃頰上的印痕，疑而問之，妃以實告，帖木耳乃命人捕建築師，不得，僅捕其弟子來。弟子則謂建築師早已飛走。

最後，我們到了「闌吉斯坦」。此爲波斯語，意爲「城中心」。從此可知十五世紀時撒馬爾罕市區所在的範圍，而現在的撒馬爾罕市區則完全是在故市區之外另行興起的。

「闌吉斯坦」現尙存兀魯伯時代最好的建築。這是一四二〇年建築的「兀魯伯最高學院」，

長方形平頂的建築，長五六丈，寬丈許，高約六七丈，可居人者二層，尚有最下一層則在久長的歲月中爲沙土所掩埋了。建築的內部有僅容一人的孔道可拾級上升至平坦之房頂。我們由此爬到屋頂上，坐着拍了照。「學院」的兩端（相聯而又非屬一體的）各有一圓柱形之高塔，比「學院」更高。塔內也有梯級，可是我們都沒有去試爬。「學院」正門的穹頂及左右兩塔都呈坼裂，正在修理，而塔的坼裂更甚，遠處都可以看見。

和「兀魯伯最高學院」隔一廣場遙遙相對的，是耶郎古希汗於一六一九年所建立的「麥特爾鮮・仙爾道爾」。「麥特爾鮮」就是「最高學院」的意思，「仙爾道爾」是「虎神」的意思。這一所建築比「兀魯伯最高學院」大些，除正房而外，有後院；正房也是長方形的平頂建築，高六七丈，長亦六七丈，寬約二丈，後院則矮小得多了，正房如果可以比作三層高樓，則後院只是灶披間而已。

「虎神最高學院」的右前方，和「虎神最高學院」及「兀魯伯最高學院」相距各約二十步，又有一排四五間的平屋，這大概是從前「最高學院」的職員們住的。現在作爲「烏茲別克建築學會」的辦公處。保存並修理撒馬爾罕古蹟的工作也由這學會擔任。我們進去參觀，看到許々圖樣以及仿製的琉璃磚浮雕，古瓦，古陶，器皿等等。「建築學會」右首，有一所相當大的祈禱堂，這是一六四六年所築的。離這祈禱堂不遠，又有一圓塔，約高三丈。據云：古時每星期五，全城

人民在此堂祈禱，並有人登此圓塔叫喚，其聲全城可聞。

「蘭吉斯坦」範圍內的諸建築，時代最遠與最近者，相距凡二百年。而建築的形式和材料，則彼此相同。外壁一定是雕刻着圖案紋及阿剌伯文字的彩色琉璃磚，門窗都有精緻的浮雕，而且除門窗以外，很少用到木料。

三時回賓館，休息半小時即進午餐。市長是主人。因為時間不多，賓主僅乾杯互祝，未致辭。五時離賓館赴飛機場，六時許到達，立即上機起飛，七時左右又回到塔什干了。

本日遊覽程序最後一節目是看沙氏戲曲「奧台陸」。但從撒馬爾罕回來後，敍利亞，黎巴嫩代表團各位忽然都願意休息，當然我也覺得倦，而德沚尤甚，可是「奧台陸」的譯者烏玆別克詩人加福耳·古良（斯大林文藝獎得者）和共和國外交次長已經在戲院裏等候客人了，而且已兩次電促，VOKS代表鮑維寧君和翻譯史君把這尷尬的情形告訴我，於是為了不使主人們過於掃興，我和德沚就由鮑史二君陪同又進城去。到了戲院，開幕時間已過，尚在等候，我們感得很不好意思。滿院的觀衆也許以為等的就是我們二人呢，可也只好由它了。翻譯「奧台陸」為烏玆別克文的詩人古良今晚興致特別好，而且也似乎已經喝過幾杯了，帶了兩個兒子來見見兩個中國客人。「還有三個在家裏，」他說，「也很想來呢！」「那末，為什麼不也帶了來？」我問。「也帶了來麼？」他笑着回答，「那就不用看戲了，那三個太小。」用手比了比高低。

烏茲別克的「奧台賽」，在全蘇聯莎士比亞戲曲演出紀錄上，是占相當重要的地位的。郭先生上次到塔什干，也看過這個戲。此番我們看的，既在同一戲院——「榮膺列寧勳章紀念哈姆柴之烏茲別克國立阿卡迭米話劇院」，而演員，樂隊，一切也都是原班人馬。

看完了戲，已為十二時頃，戲院當局拿出紀念冊來，請我留字，這冊上就有郭先生和英國約翰孫老博士的題句。

回寓略進晚餐即就寢，時已午夜二時。

三月十三日，星期四，晴，大風。今天的參觀目標是市外六十公里的一個集體農場。下午六時要參觀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閉會典禮，晚上又有一個宴會，明天要飛巴庫。然而在塔什干市，還有兩三個地方我想去看看，還有烏茲別克的作家們想邀我和他們談談。時間是不够分配了。德沚也覺得集體農場大同小異，我們在莫斯科已經看過一個，如果春耕已經開始了的話，那自然又當別論，可是塔什干天氣雖早暖，農事則尚有待。商量結果，我們決定留在城裏「活動」。

天氣的確很暖，楊柳早都綠了。昨天早上到撒馬爾罕的時候，從飛機場進城，沿途看見一簇一簇的杏樹都已着花，那時還說撒馬爾罕的「春」似乎來得更早，不料傍晚飛回塔什干，一進賓館就看見那大園子裏的一片杏林晚霞似的好不燦爛。好像它們知道我們在議論它們不及撒馬爾罕的弟兄，賭一賭氣，十二小時內就開了個滿堂了。

參觀集體農場的紋黎代表團在八時出發，是坐了大客車去的。我們則在十時進城，一行五人，除翻譯史君外，還有當地 VOKS 的籌備員和塔斯社的記者（對不起，我始終記不得他倆的大名），兩位都很年青。記者先生前晚陪我們看了戲回賓館便感不適，胸膈脹悶，肚子痛；徐沚給他服了八卦丹。昨天他在賓館休息一天，同時禁食，今天他本可再休息，然而他聽說我們要和作家們談談，就自告了奮勇。至於籌備員先生呢，最使我欽佩之處，是這幾天內他在英語的練習上趕了工，居然普通的幾句話可以來一下了。他的面型和身材完全是東方人——簡直是中國人；他很喜歡談起他的像中國人之處，當他聽到我說他「更像中國的廣東人」時，大為驚喜；原來他到過遠東，見過不少中國的山東人，卻不曾見過廣東人。

我們先到了藝術館。這裏共有五部：一、雕塑，二、蘇維埃時代的民族藝術，三、陶器及瓷器，——以上現皆開放；四五兩部為革命前民族藝術，現在整理中。第二部內容最為豐富。例如畫家沃爾考夫（共和國功勳藝術家）的「列寧像」和「收穫棉花」，風景畫家巴答喀維洛夫的「地質調查」（以上二人為生長於塔什干的俄人），坦息克拜也夫的風景畫（此為哈薩克人），阿布都拉也夫（烏玆別克人）的「在青年詩人家內作客」，亨達爾（烏玆別克人）據奈伐依作品所作的畫，卡辛娜（烏玆別克女畫家）的「斯大林與人民之友誼」，賓考夫的「撒馬爾罕古蹟——最高學院」及「汲水 ，都很佳妙。賓考夫為生長於撒馬爾罕的俄人，現年七十五歲，許多

烏玆別克畫家都出其門下。

旋又參觀「歷史博物館」，這是烏玆別克科學院的附屬機關，一九四四年成立的。共有四部。第一部爲「蘇聯各民族爲保衛國家而英勇鬬爭之歷史」，陳列材料上起其輔時代，以至此次之衞國戰爭。這中間有彼得第一及蘇瓦洛夫的遺物，有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侵俄時代塞瓦斯托波爾區游擊隊所用的土製手槍及大砲。這手槍質在只是尺許長的鐵管裝了鐵珠和有煙火藥，用火藥引線發火；那大砲是挖空了大樹的身子做的，而裏以鐵皮。至於此次戰爭中烏玆別克民族的功績，則有六十位「蘇聯英雄」的相片及共說明；又有烏文的戰壕報紙的合訂本，名曰「紅軍」。

第二部爲一九一六年烏玆別克人民反沙皇及反封建起義之歷史。這一部分的材料，除了當時的有關文件而外，最多而最引人注意的是當時起義人民所用的各式各樣的武器，當然也有現代武器，但更多的是舊式乃至古代的武器，有木製大砲，鐮刀斧頭，乃至木棍，鵝卵石。

第三部是十九世紀末年到二十世紀初年烏玆別克人民生活之狀況。此與第四部的「蘇維埃政權時代」成一强烈的對照。革命前烏玆別克人民生活之落後在這裏有幾個模型，叫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但是也叫人看到當時過着奴隸生活的烏玆別克人民的高度的手工藝的技巧。二十世紀初年烏玆別克人民所造的瓷器，銅器，婦女裝飾品，刀劍（鞘上鏤金，極爲精緻），縷金衣（絲絨上盤金線，圖案甚美），都是高貴的手工藝品，不過這都是貴族和特權階級所享用的。

訪問烏茲別克作家協會已爲午後二時。「烏作協」的會長即是有名的詩人及散文作家阿伊拜克，他的小說「奈伐依」（以奈伐依的一生爲題材的），曾得斯大林文藝奬，他又是烏茲別克科學院會員，但現在他和其他的蘇聯作家訪問英國去了。本日擔任招待的，是詩人加福耳·古良，我們已經見過幾面。此外到的作家共約十四五位，都是初會。這中間，除了小說家薛維爾秦（烏作協理事），及戲曲家魏貢（劇本「奈伐依」很有名），年事稍長，其餘的都很年青，而且幾乎全是到過前線，參加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有的且一直打到了柏林。這裏我且記下他們的姓名：夏烈卜夫（詩人，烏作協主任秘書），艾米强·阿拔司（詩人），哈美德·古良（詩人，加福耳·古良之弟），麥格洛甫·哈克莫夫（小說家），密列卻可夫（詩人，小說家，作協副秘書），阿希拉鮑夫（藝術工作者），土拉布·土略（詩人），達佛隆（詩人），薛契科（詩人），阿司卡得·莫赫太洛夫（詩人及戲曲家），拔拔也夫（詩人及翻譯工作者）。看了這名單，便知道青年作家羣中極大多數是詩人。我猜想起來，在今天的烏茲別克文壇上，詩的分量大概比小說重。談話就從這裏開始，我希望從各方面了解烏茲別克文學之發展。小說家薛維爾秦和戲曲家魏貢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材料，使我對於烏茲別克小說及戲曲的發達有了一個大概的輪廓。（關於烏小說及戲曲之發展，另文記之。）

四時三十分回寓進午餐，參觀農場的人們還沒有回來。

六時參觀烏玆別克最高蘇維埃開會典禮。議員約四百餘人，其中有好幾位是我們幾天內所見過的科學界文藝界人士，女的亦不少。本日是開會典禮，除選舉主席團及報告外，通過了向斯大林致敬電，即散會。九時，共和國外交部長在賓館設宴，這是送別的宴會。陪客方面有大學校長，科學院院長，會員，名作家，名演員及其他方面知名之士，約共四十餘人。席間，賓主當然乾杯互祝，並致辭；共和國人民演藝家二人唱了幾支民族歌，賓主盡歡，至午夜二時宴會始告結束。

本晚我即席說的話，大意是這樣的：中國與蘇聯邊疆相接數千公里，中國人民呻吟於暴君虐政之下數千年，亦猶十月革命以前俄羅斯帝國各族人民受沙皇專制政治之苦，甚大亦甚久。自從十月革命後，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已故的孫逸仙博士就對蘇聯伸出友誼的手；孫先生稱十月革命為人類的新希望，稱列寧為革命的聖人。三十年來，中國人民對蘇聯的一切都十分關心，看到蘇聯人民埋頭苦幹，排除一切內在的困難和外來的干涉，而向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路邁步前進，中國人民就都想起了孫中山先生的遺言：十月革命是人類的新希望。三十年來，中蘇人民的友誼以及中蘇文化交流，是在一天一天增進。就中國方面而言，中國出版關於蘇聯的書，翻譯蘇聯的文藝作品，單是書目就可以寫成一厚冊。至於蘇聯方面呢，我想各位主人知道得比我更清楚，我可以不必多說。因此我覺得我應該免除客套，直率地陳述我來烏玆別克共和國以後的感想；我只就

今天一天之內我所見的，簡略的說一說。

剛纔我參觀了最高蘇維埃開會典禮。四百多議員其中有男有女，有農工，有文化藝術界的人士。從職業上說，他們可以分爲好多類。然而從社會經濟的地位說，他們全是勞動的人民。他們中間沒有剝削者。這就是蘇維埃民主政治和英美的所謂民主政治不同的地方。蘇維埃民主政治是眞正的民主政治。同時，這是烏玆別克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而烏玆別克共和國是蘇聯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之一；斯大林憲法詳細訂明了加盟共和國的權利與義務，每一加盟共和國在蘇聯的大家庭中完全平等而獨立，這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所謂自治領完全不同，和那些名爲獨立國而實際是帝國主義附庸的國家更是完全不同的。這是蘇聯民族平等的明證。

今天我因爲時間不够，沒有參觀集體農場。但是去年到過塔什干的中國的大作家郭沫若先生是參觀過的，他的「蘇聯紀行」上寫過，我也讀過，而我自己也曾參觀莫斯科附近的集體農場。我知道集體化爲蘇聯農民帶來了幸福，爲社會主義在農村奠定了基礎；我也知道在執行集體化的時候，斯大林先生曾經怎樣堅毅地執行了正確的路線而克服了無數的反對與破壞。斯大林先生的民族政策保障了烏玆別克人民的自由解放，斯大林先生的農村集體化政策奠定了農村社會主義的基礎，保證了烏玆別克人民的豐衣足食，正如今天最高蘇維埃開會詞中的一句話：烏玆別克人民之得有今日，一切當歸功於斯大林。我相信這句話是眞實的。

但自然還應當加上烏玆別克人民自己的奮鬪，我看過歌劇「湳朗」。這是烏玆別克人民如何艱苦奮鬪以求自身解放的歷史的紀錄。我今天參觀「歷史博物館」，看見了當時烏玆別克人民使用了怎樣的武器和反動派鬪爭；他們用的是土砲，舊槍，鐮刀，斧頭，石子；反動派用的是新式大砲和機關槍。然而勝利終究是屬於烏玆別克人民的！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因此毫不躊躇敢於預言：烏玆別克人民一定能得更偉大的成功和勝利。我相信：不論是怎樣強大的帝國主義，不論是原子彈加金元，都不能破壞蘇聯人民的和平民主的幸福，也不能奴役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讓我們大家乾一杯，敬祝蘇聯人民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和勝利，並祝全世界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大衆最後必然成功！

三月十四日，星期五，晴。六時起身，進早餐後八時赴機場，外交部副部長及當地VOKS籌備員等多人到機場送行。九時許起飛。這次仍是那架專機，仍是原班人馬（我們二人，敍黎代表團八人，VOKS招待及翻譯三人）。因爲昨夜只睡了三小時許，機起飛後，我即睡着了。十二時頃，在機中進食，試望窗外，上邊是一片青天，下邊則是茫茫雲海，陽光受阻於雲層，有些雲朵被「燒」成了淺紫色。此時飛機在三千公尺左右的高空。午後二時降落於阿西哈巴特，加油休息，一小時後又起飛。

阿西哈巴特是土克曼共和國的京城（土克曼共和國人口僅一百三十萬左右），位於卡拉・昆

（黑沙）沙漠的邊沿，正在考壁•達格山脈的脚下。亞熱帶的氣候，多晴天，空氣乾燥。「阿西哈巴特」者，土克曼語，意爲「愛之城」。街道寬闊，樹木成蔭尤多果樹園。街兩旁有水溝。——可不是排洩污穢的下水道，而是灌溉的水渠。全市人口約十三萬，有高等學校四，技術學校二十，「七年及十年制學校」三十二。工業有紡織，罐頭，玻璃，造酒，麵粉等工廠。土克曼著名的出產是棉花，水果，礦石，含油及含橡皮的植物。阿西哈巴特有製片廠，電影院，土克曼音樂劇場及話劇院。

午後六時許，抵巴庫。飛機在油田上空掠過，那些油井上的塔形鐵架密密麻麻，遠望就如林木。在機場平安降落，在場歡迎者有阿塞爾拜疆共和國外交部代表及阿塞爾拜疆對外文化協會（AZOKS）副主席伊達夏脫•艾豐吉夫等三四人。機場離城頗遠，汽車又穿油田而過，約四十餘分鐘始抵城市，又穿城而過，始抵旅館。這是靠近海邊的四層大建築，設備很完全，我們的房間開在二樓，雖不大，但有浴室，遙望窗外便見一片海，以及海對面的無數高煙囱。

八時（這還是塔什干的時間，當地時間已爲十時），進晚餐後即休息。

三月十五日，星期六，晴。此間較塔什干冷些，旅館仍燒水汀。

上午十時參觀「紀念阿席司別考夫石油工業學院」。校長及教授多人殷勤招待，引觀各部。校舍甚大，而我們參觀的時間又適値上課，我們夾在那大羣的上樓或下樓的學生中間東看看西問問，自然很受學生們注意，而女生們尤其注意德沚穿的旗袍。我們也覺得女生特別多，其實全校學生總數四千五百人，女生亦僅千五百人而已。此校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巴庫大學亦於同年成立），初僅小屋一幢，自一九三〇年後大加擴充，五年內卽達成今日的規模，共用建築費二萬五千萬盧布。又該校所奉以爲紀念的「阿席司別考夫」是阿塞爾拜疆的革命家，黨的領導者，同時亦是工程師；一九一八年巴庫白黨和英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者陰謀暴動，殺黨代表二十六人，阿席司別考夫卽其中之一。去年爲阿氏七十誕生紀念，共和國會有盛大紀念會。

爲了節省時間與精力，我們參觀的程序只好以「不走回頭路」爲原則，而不能按照合理的先後次序了。因爲此校現在有七系，六實驗室，再加全校圖書館，各系圖書館，標本陳列室，俱樂部，療病房，體育房，托兒所，學生宿舍，食堂等等，在差不多百萬人口的巴庫市內是一個一學

生城一了，我們想用幾個小時看完它（事實上是「走」完它），當然不能不將就。所謂七系，乃是一、地質調查，二、石油之開採與提煉，三、技術，四、電力，五、建築，六、經濟，七、機械。各系皆五年半畢業，入學資格爲中學畢業生或同等程度者，須經過考試。

學生全爲公費，每月得公費五百盧布（此數除付伙食外，尚可餘約二百盧布爲零用）。全校教授，講師等等，約五百人，其中博士二十人。去年全校經費爲二千三百萬盧布，今年有增加。歷年來畢業生現任工程師者凡七千五百餘人，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爲阿塞爾拜疆人，而阿族婦女亦有千人之多。現在全校學生四千五百人中，阿塞爾拜疆人占百分之七十左右。

六個實驗室分兩組，有機化學與物理，各三室。全校圖書館藏書四十萬卷，這是一般性質的，各系的專用圖書館尚不在內。療病房內科外科而外，尚有眼科與牙科。

俱樂部包括大會堂（有放映電影及演話劇之設備），以及學生的文化娛樂組織，如話劇，合唱，繪畫，文學和技術。學生們辦的壁報很多，又有油印定期刊。戰時，學生及教師服務於前線或從軍者四百餘，學生得「蘇聯英雄」尊號者一人。

各部門中，最使我們感覺興趣的，乃是托兒所。蘇聯工廠的托兒所，我們看過好幾個了，但學校的托兒所卻是第一次看到。似乎這裏的兒童特別「頑皮」，我們一進去就受到包圍。有一位大約三四歲的「小外交家」拉住了德沚，不管她懂不懂話，嘰嘰咕咕說了不少，又拿出玩具來給

我們。幸有翻譯員幫忙，我們問他：「爹爹是做什麼的？」他回答：「在工廠工作。」又問：「媽媽呢？」「媽媽在唸書。」原來他是本校一個女學生的孩子。托兒所共有四歲到七歲的兒童一百人，都是本校敎職員及學生的子女，日間寄托，晚上領回。負責此一百兒童的衞生，敎育及管理的，除醫生及普通職員四五人外，尙有敎育員及保姆各四人。

參觀了「石油工業學院」以後，卽訪問「阿塞爾拜疆科學院」。院長及會員兩三人招待。「阿科學院」是一九四五年三月正式成立的，本爲全蘇科學院的阿塞爾拜疆分院。現設四部：一、自然地理，二、物理及技術，三、生物及農村經濟，四、社會科學。所屬專門學院十七，研究所三。院長彌爾卡棱拉·彌爾卡西莫夫博士，外科專家，今年六十五歲；據告，阿塞爾拜疆科學院主要研究目標，一爲石油之調查與開採，二爲水力發電（阿境內有不少水力可供利用），至於社會科學方面，現有歷史，文學，藝術等學院八個，其中之「尼若彌文學院」乃以發揚本民族固有文化及介紹外國古典文學爲目標。科學院出版部發刊公報及不定期刊。科學院及其直接領導機構之全部工作人員約一千二百餘，其中約半數爲科學工作者，餘爲事務方面之工作人員。

談話的時候，院中職員拿出許多裝訂精美的書籍擺在桌上。此等書籍大部爲科學院會員的著作，有哲學，文學，自然科學等。院長請我們揀喜歡的隨便拿。這些書都是阿塞爾拜疆文的，大家覺得反正看不懂，就專揀有插圖的本子；我揀了一本尼若彌的詩集，有彩色插圖多幅，甚精

綴。

從科學院出來，就到電影部。此部管轄巴庫製片廠及共和國電影事業。部長爲詩人達拉索拉柴，約三十餘歲；據談：巴庫製片廠五年來出產有聲故事片八部，皆得佳評。例如「潛水艇第九號」，「一個家庭」，「花布小販」。——後者曾譯爲蘇聯各族語言凡三十六種之多。現在正計劃開拍者爲歷史片「法塔列汗」，此「汗」爲十八世紀統一阿塞爾拜疆的英雄。此外紀錄片之在計劃中者，則有「石油之開採與提煉」，「阿塞爾拜疆生活」及「蘇維埃阿塞爾拜疆三十年」，——最後這一種是爲了迎接十月革命的三十週年紀念的。「法塔列汗」的攝製預計需費一千〇五十萬盧布，由共和國政府撥給。政府近又撥款設立巴庫製片第二廠，專攝製新聞片，預期每月出產四部。

接着就到特別放映室看「花布小販」。這一張片子是根據現代阿塞爾拜疆的著名的戲曲家及作曲家——被尊稱爲「阿塞爾拜疆現代音樂之父」的——烏塞也爾·格奇貝可夫的音樂喜劇"Arshin-mal-alan"（意即肩負花布沿街叫賣之小販）改編的。格奇貝可夫作品多種曾得斯大林獎，此劇在外高加索一帶極負盛名。有俄文，喬治亞文及阿爾美尼亞文三種譯本，三十年來每次演出都受盛大歡迎。格氏此劇故事大略如下：革命前阿塞爾拜疆的舊風俗，訂婚男女雙方不得見面，然而阿斯克爾（男）及吉娥爾巧哈拉（女）卻反對此種「暗中摸索」的婚姻。其實，阿斯

克爾與吉娥爾巧哈拉兩家門第相當，二人才貌亦不相上下，媒人並沒撒謊，不過這已訂婚而未見面的一對卻立志要反抗惡俗，不受父母之命。在男的一方，這件事倘有方法解決，他可以喬裝混入女家，一探究竟。於是阿斯克爾從友人之計，喬裝爲花布小販，居然進了女家的深密院落，見了對手，十分滿意，而女亦一見鍾情。然而阿斯克爾尙思試探女之眞心，不以實告。這可苦了吉娥爾巧哈拉。她爲了忠於那「花布小販」，就不肯出嫁，而當不見諒於老父時，她就企圖自殺。兩方的親友費了不少手脚，纔把「眞相」弄淸楚，在快樂中這一對終於結了婚。電影的「花布小販」是蘆比脫·臘赫瑪諾夫改編故事，加了許多穿插，情節更其變幻，而色彩亦更其鮮豔了。

四時回寓午餐。小睡片刻，八時又赴「非拉莫陵音樂廳」。此廳建於四十年前，布置華麗而座位不多，約可容五百人而已。阿塞爾拜疆之有民族音樂演奏的組織，始於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六年方達到現在的規模。現在全阿所有音樂歌舞學院及其同類的組織共約二十餘個。本晚節目分前後兩部，前半部爲民族音樂之演奏及歌唱，後半部爲民族舞。前半部第一節目爲民族音樂，列坐臺上之樂隊共約三十餘人，然樂器則僅三種，一爲「喀芒卻」，形似胡琴，一爲「他爾」，形似三弦，又一則爲鼓。鼓手僅三人。演奏分爲三段，每段開始時先由一人獨奏，約三四分鐘，然後衆樂合奏，其聲躁急，因無人解釋，不知其意義。第一段開始時獨奏者爲「喀芒卻」，第二三段皆爲「他爾」。

第二節目爲一女獨唱，第三節目爲二女合唱，伴奏亦爲民族樂器而加一鋼琴。獨唱頗受歡迎，共歌三支，最後一支因觀衆要求，再唱一遍。此等歌曲皆阿塞爾拜疆語，唱者皆共和國的人民藝術家，最受歡迎之一歌每三四句卽有音調急促之「過門」，似作「嘖嘖」之聲。

休息十五分鐘後，舞的節目開始了，共五節。初爲七女共舞，次爲男女合舞，又次爲男女對舞，女子手各持二瓷碟，食指與中指皆戴金屬之套，舞時擊碟叮叮然，以代拍子。又次爲七女一男，男子頭頂一金屬大盤，盤中置玻璃杯十六，其中四杯盛酒幾滿。先小舞片刻，男卽跪下，六女各取二空杯，同置一掌中，使相擊作拍子，又一女則取注酒之四杯，手各二杯。於是隊形變換，此女立中央，餘六女圍繞之，緩緩起舞。舞時手托酒杯之女時時反旋其掌或折腰迴身，而酒不傾。最後一節目，一男子持棍而舞，衆女擊掌助其節奏，樂隊奏鼓，其聲頗急。此舞亦大受歡迎，要求再來一次。

男女舞者皆作民族裝束。女子長裙短襖，鑲金腰帶，襖袖大而短，露白綢內衣之長袖，襖爲對襟，緊束身上，然當胸部分各缺半圓，蓋使乳房鼓凸，益增細腰之美。襖爲綠色或翠色，裙則多爲猩紅色。

演奏於十一時完畢，歸寓晚餐後卽就寢。

三月十六日，星期日，晴。六時半醒後不復能睡，因起洗浴。七時許，陽光射窗而入，遙望

窗外，海水澄碧，隔海濃煙如雲，意爲工廠區。

今日較昨日爲暖，出外不需皮大衣了。十時參觀近郊油井。先至管理部，主持人說明巴庫區石油工業概況如下：巴庫區石油工業之中心機構爲「斯大林石油托辣斯」，所轄油田凡十四五處，油井約二千餘，皆在巴庫市週圍。業務爲開採石油及天然煤氣。本區天然煤氣儲量豐富，已開始利用，我們所到的托辣斯管理部大廈即以天然煤氣爲燃料。工作人員（工程師，技師，工人合計）約八九千，工資平均數每月二千五百盧布——三千盧布。油井深淺不等，最深者八九百公尺。

從管理部出來，我們到最近的油田，汽車走了不過四五分鐘。這是個小小的土岬，布滿了油井，遠遠望去，井上的尖錐形鐵架就跟樹林一般。這些「樹林」從陸上又向海內伸展，最遠者離岸千餘公尺。原來這海底也有油。只要地下有油，不問在海底或在高山，人們都要想法去開採。又如這土岬，本來是一片海水，革命後排水得陸，闢成一片油田。因有此土岬，裏海多了個小小的海灣，這灣卽名爲「伊里奇」——列寧之名。

這裏的油井都是所謂「抽汲式」，卽賴機械之力將原油抽上來的。每井旁邊，有一小木屋，內卽抽汲原油之機械，電力發動，晝夜不息，毋需人工管理。汲得之油亦以機械之力，經過大小油管，導至油庫。抽汲式而外，又有壓力式，這是把空氣壓入油管，使原油上升，再經過導管而

入庫。我們也參觀了此種油井，那可沒有那小木屋了，僅井上鐵管附有一壓力計算器而已。壓力的來源是氣壓站，我們也參觀了。這是一排不怎麽大的木板屋，內有壓力機十架，一進去，熱不可耐，聲音也大得很。這些機器的燃料就是油井所出的副產品——天然煤氣。

參觀油井既畢，復巡遊市內。巴庫市區甚大，在蘇聯各都市中，位列第五，全市現有人口近百萬，街道寬闊整潔，房屋以三四層者爲多。市內多「綠點」，而瀕海馬路一帶，樹木成行，每逢星期日，道旁的休息椅上坐滿了出來散步的人。據云全市馬路百分之八十已鋪柏油，此亦石油工業之副產品。全市飲用之水皆取自二百五十公里外之山泉，有水管二根直達巴庫（前次我們到梯俾利斯，車過巴庫區，車中有客謂巴庫不生菜蔬，因地土含石油，不宜於植物，今玆目睹，知不盡然。巴庫市內樹木很多，而除油出區外，菜蔬所產亦多）。但巴庫之得有今日之美麗與繁榮，全賴蘇維埃政權之建立。革命前，這裏只有破爛的矮房子和彎曲而湫隘的泥路，飲水是從船上用木桶運來。雖然巴庫因有石油而早在一八七〇年就大大出名，一八六〇年僅有一萬三千五百人口，到一九一三年（卽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年）就是三十三萬，可是，那時候的石油工業資本家只顧自己口袋裝滿，卻並不把「市容」弄得好些，至於市民（大部是採油工人）的福利更不在他們心上了。從革命前那個骯髒，破爛，不衞生的巴庫，變成了現在這樣的巴庫，總共也不過二十年。這是僅就市政而言。至於石油以外其他工業，以前所沒有的現在都有了，而石油工業本身

的設備也經過了澈底的改革。文化事業之發展，更不用說，全是革命以後的事。在沙皇時代，全阿塞爾拜疆沒有一所高等學校。

此外，馳名世界的黑魚子，阿塞爾拜疆所產最多，亦最佳。紡織，釀酒，化學工業，植棉（蘇聯第二植棉區），皮革，食品工業，都很發達。

巡遊了全市以後，又至尚在建築中之「基洛夫公園」。這是瀕海的高地，俯瞰可見全市，建築工程開始不久，今已成者爲若干柏油馬路，從公園通市區，若干「綠區」，及園中心（亦即最高處）之基洛夫銅像。像座三面浮雕，一爲基洛夫與紅軍遊擊隊，餘二爲基洛夫與工人及農民。像高四十公尺，在市區任何處，皆可望見。公園旣瀕海而地勢又高，自然雄偉而壯觀。濱海馬路（名爲斯大林路）繞公園脚下而過（我們所住的旅館即在濱海馬路之旁，故亦即在公園脚下），昔年此一帶都是海灘，塡爲陸地後始闢此瀕海馬路及其後側之兩道市街。今在高聳而櫛比之新式建築中尚見有一古色古香之圓形高臺，據云此爲十二世紀物，昔年臺下即爲海。臺名「處女臺」。相傳十二世紀時有一「汗」好色而暴虐。「汗」有女甚美，「汗」欲逼以爲妃。女知不可拒，則紿之曰：「必要我順從，請先爲我築高臺於海邊，我將居此臺中不與人見，俾國人不知有此醜事也。」臺旣成，女登臺蹈海而死。離臺不遠，今尚存此「汗」之宮殿廢址，要塞及教堂；教堂尚完好，有圓塔如直立之玉米棒，高約二十餘公尺。

晚八時赴「彌爾若發達列・阿洪道夫歌舞戲院」觀歌劇「瞎眼者之子」。阿洪道夫是十九世紀阿塞爾拜疆的最大作家，且爲阿戲曲之奠基人，戲院是紀念他的，建於革命後，可容觀衆一千二三百人，戲場及休息室的裝飾均極華麗。「瞎眼者之子」是烏塞也爾・格奇貝可夫的作品，曾膺斯大林文藝獎。格奇貝可夫爲現代阿塞爾拜疆戲曲界泰斗，去年格氏六十大壽，全蘇曾熱烈慶祝。他的第一個歌劇寫於一九〇八年，此即奠定了現代阿塞爾拜疆音樂之始基的「蘭綺麗和麥其儂」。本晚演出的「瞎眼者之子」則是格氏的最近作品，一九三二年開始創作，一九三六年完成。迄今十年，每年此劇上演皆受熱烈的歡迎。本晚觀衆異常擁擠，六人座的包廂中有擠着七個人的。格氏本人及其家屬四五人也在靠近舞臺的包廂中，和我們做了貼鄰。休息時，由於戲院經理的介紹，我們和格氏在經理室晤談，在座者並有樂隊的指揮者涅阿什・塔吉薩提，他是富有天才的青年指揮者，同時也是作曲家，在阿塞爾拜疆年青一代的音樂家中，他的聲望極高。

阿塞爾拜疆歌劇的發展是和格奇貝可夫的名字不可分離的。僅舉一例即可證明：當一九〇八年格氏的第一歌劇「蘭綺麗和麥其儂」首次上演，完全是少數熱心者（以格氏爲首）的「業餘」的組織，並無所謂劇團，而且劇中的女角還是由男子擔任的——因爲伊斯蘭教的教規是不許女子演劇的（現在阿塞爾拜疆的著名歌星，共和國人民藝員K・瑪勉度娃，從前即因「犯規」而幾乎送了性命，被迫逃亡）。從一九〇八年到「十月革命」差不多十年的時期，格氏及其同志們之奮

鬭，其艱苦遠非現在蘇維埃政權下的年青的阿塞爾拜疆的音樂戲劇工作者所能想像。而如果沒有蘇維埃政權，格氏的天才是否能够儘量發展，怕也成問題罷？

「瞎眼者之子」取材於十五六世紀阿塞爾拜疆人民反抗暴君的故事，概要如下：當時有某「汗」不得人心，人民組織武裝反抗，領導者爲一鐵匠之子。「汗」捕鐵匠，令交出其子，鐵匠不從，「汗」挖其雙目。於是人民稱此武裝組織之領導者爲「瞎眼者之子」，其眞名反而不傳。人民之武裝屢次擊敗「汗」之軍隊，暴君卒被打倒。此爲本劇主要線索，其間有穿插之戀愛故事，即「汗」之女深明大義，私與人民武裝有聯系。當「汗」軍屢敗，文武官員都一籌莫展之時，一弄臣獻策，謂倘能盜得「瞎眼者之子」（人民武裝領袖）所騎之駿馬，即可反敗爲勝。「汗」從其計。事爲「汗」女所知，急遣心腹通報，而已不及。「瞎」既失馬，喬裝爲歌者入「汗」宮刺探。「汗」及羣臣皆不識「瞎」，不幸盜馬者適歸，「瞎」之行藏敗露，遂被捕。「汗」女又設計使「瞎」脫逃，但她自己卻被捕了。「汗」定期將斬其女，然而人民武裝此時已大敗「汗」軍，救了「汗」女，並結束了暴君的政權。「瞎」與「汗」女在慶祝勝利聲中結婚。全劇五幕，奢華的宮廷場面與緊張的戰爭場面，錯綜交織，而盜馬一場，眞馬亦上了臺了。

十二時劇畢，回寓後進晚餐，一時許就寢。

三月十七日，星期一，晴。晨七時半醒來，甚倦，但是再也睡不着了，挨到八時遂起身。補

記昨日日記至十時，旋即進早餐，十一時參觀「紀念列寧機器製造廠」。這廠專門製造採油機，已有五十年歷史；可是五十年中的前二十年（即革命以前），它僅有小小兩個作場，革命後幾次擴充，始成爲現今的規模，比較革命前大了十倍。採油機即開鑿油井的機器，而同爲採油所用的油管及發動機等，則不在該廠製造範圍之內；倒是提煉煤油的機器的有些零件亦在該廠製造。全廠工人三千（其中百分之四十爲阿塞爾拜疆人，餘爲俄人及其他民族），女工占百分之三十弱。工程師技師共三百餘人。最低工資每月六百盧布，最高每月五千。斯泰哈諾夫工人每月所得則在五千以上。去年一年間，工人所建議之「合理化生產方法」，經採用而有效果者，凡八百四十件，因此而節省下來的金錢，共計二百五十萬盧布。工人建議被採用者，例有獎賞。全廠工人執行生產計劃成績最高者超過規定百分之四百五十，最低者亦爲百分之五。

我們由廠長，總工程師等三五人引導，參觀了全廠的各部門。走過材料處，見堆積廢鐵甚多，大半是破損的坦克和砲架。據告：這都是此次衛國戰爭的殘遺，其中有敵人的，也有本國的，該廠近年來就專把這些廢物來利用。又看見該廠新近正在大量製造的「流動採油機」，這是把採油機裝置在載重力特大的卡車上，目的在於行動方便，鑿開一井以後便可迅速轉移地點另鑿一井，時間和人力當然可以節省很多。

最後參觀該廠附設的療病房，俱樂部和托兒所。這三種機構凡屬蘇聯工廠一定都有；工廠愈

大，工人人數愈多，則這些機構的規模也比例地增大。辦法及設備大都相同，巴庫或塔什干的，並不比莫斯科的差些；此因蘇聯工業全爲國營，亦即屬於蘇聯人民所有，工廠福利事業自然容易辦得一致。「列寧機器製造廠」的療病房是分開設在各部門的，輕症隨到隨診；至於重症則送巴庫其他醫院或療養所。該廠在巴庫郊外又有自設之休養所，專供假期中的工人們休養之用。至於俱樂部，除有文化娛樂各種小組與設備外，每晚開演電影，話劇或音樂會。話劇由廠中工人自組之話劇組演出，或邀請國家戲院的劇團來一個特別演出。俱樂部附設之圖書館，藏書五千餘卷，其中約七百卷爲機械及技術書籍，二千卷爲文學作品。

從「列寧機器製造廠」出來，即往參觀「紀念基洛夫自然醫療研究所」。這是革命以後創辦的，一九二八年開始建築，三〇年完工；三五年，內部布置就緒，正式工作。研究所的主要任務爲研究皮膚病，神經系病，婦人病之自然醫療方法，應用各種各樣之電療法（包括紅外紫外光線，人工太陽燈及其他），水療法（包括海水浴，礦水浴，蒸氣浴及其他），按摩，運動，土敷（泥土外敷）及 Naftalan 外敷治療法等等。Naftalan 是提煉石油時所得的一種副產品，爲黑色膏狀物；據云僅產於巴庫區之油井，蘇聯專家發明用以治皮膚病，胃癌，結核，風溼等，均有特效。現尙在繼續研究中。同往參觀的敍利亞黎巴嫩代表團中那兩位醫生對於 Naftalan 大感興趣，詫爲創見，包圍了研究所中的此道專家詳細盤問，別的部門都無暇參觀了。可是我們反正什

麼都外行，多聽不如多看，就由研究所的所長及另外兩位醫生引導看到處都走了一遍。這一下，就化了兩小時，即此可以想見此研究所規模之大。我們看見電療，水療，運動及 Naftalan 治療等各部門都有病人，始知這研究所原來是開放門診的；據云每日門診平均有八千人之多，早上八時開始，晚上九時停止。醫治一概免費。研究所的醫生和職員共計有四百餘人之多。全所每年經費三千五百萬盧布。

我們看見電療及紅外紫外光線的特別房間共三十餘間，水療及 Naftalan 治療的特別房間也有那樣多。我個人看了最感興趣的，是水療部分。這是特別小房間以外又有一大統間的，這裏有海水浴，蒸氣浴，淋浴，浪激浴等等門類。濕水浴有一種是把空氣壓入溫水中然後入浴的；淋浴則花樣甚多，除了普通的自上而下的淋浴而外，又有四旁注射，自下注射，猛射等等；自下注射者，有特製之架子，病者或坐或臥，機關一開，水就來了；四旁注射時，病者立於鳥籠一樣的東西內，水從四面八方射來；浪激浴最奇特，病者平躺於大浴缸內，開動了機關，缸中之水即激動如浪潮，據說這是等於用水代替人手給病者按摩。

研究所尙有許多實驗室，可是我們來不及一一參觀了。回旅館的時候，敍黎代表團那兩位醫生每人都攜 Naftalan 一小包，說是將帶回本國給同業們看看。

四時回旅館午餐。大家休息。晚九時，巴庫市長在旅館的特別房間內設宴送別，因爲敍利亞

和黎巴嫩代表團明天回國，而我們至多再留兩天也要回莫斯科了。陪客方面到科學家文藝家二十餘人。席間賓主屢屢舉杯互祝並致辭，宴會直至夜半一時始告結束。

宴會時我的鄰座是一位女詩人達爾巴席。據談：現時的阿塞爾拜疆文學仍以詩歌最爲發達，她本人的作品計詩十七卷又散文若干卷。這位女詩人看來有四十左右，或許不過三十多些。

本日大風，午後更甚。據云巴庫常有大風。

三月十八日，星期二，晨八時已醒，然倦甚，偃臥牀上半小時始起身。遙望窗外，滿天愁雲，幸而無風。但九時後，大風又作。十時許小雨，雜以雪花。敍利亞黎巴嫩代表團今天一早就到飛機場去了，天氣這樣壞，恐怕未必能成行。但到了午後二時，雨止，天色轉晴。三時午餐。四時許，送敍黎代表團赴機場的人們回來了，據云飛機是等到午後二時雨止，這纔起飛的。

五時許，與史君出外散步。沿旅館前之瀕海馬路（此卽是斯大林路）信步走去，旋又左轉，思達市區中心。路過一商場，入內觀光，見大小商店甚多，買客擁擠。我們打算看看有沒有本地土產的手藝品可作紀念的，然而團團走了一遍，所見無非工業品。這一來，時間化去不少，也累了，便「覓路」回去。爲什麼我們不走原路呢？因爲瀕海馬路風太大。我們不認識路，但方向易得。只要擡頭一看，就可以看見那「基洛夫公園」內如在天上的基洛夫的銅像，而我們所住的那旅館卻就在公園脚下。我們朝這目標走去，穿過了好多條大街小巷，忽然看見「處女臺」卽在頭

頂，似僅隔一街。抄過此街，先見形如城垣之建築，而「處女臺」尚在此「城垣」之後。詢路人，知「城垣」爲古要塞殘遺，垣不高，每隔兩三丈即有一圓塔，當是昔年作爲瞭望的哨崗用的。「城垣」尚存二門洞，門楣上有石刻阿剌伯文及浮雕一牛頭，旁又有二獸，如狗又如馬。穿過此「城垣」又數十步，始到了「處女臺」下。這實在是二十多公尺高的一座圓塔，一面有長方形如窗之小孔，僅有一門，門上有布告，有鎖，布告是阿塞爾拜疆文，同行之翻譯史君亦不解。繞過了「處女臺」，穿行一小巷，忽又遇見小小一座古教堂，亦有一圓塔，約高二十公尺，直立如玉米棒。此小教堂及塔，想來就是十二世紀那個建造「處女臺」的「汗」的遺物。徘徊仰觀的時候，路旁老嫗謂小教堂有人看守，可導遊，但我們因時間已經不早，沒有進去參觀，一直回了旅館。

八時，觀歌戲「蘭綺爾和麥其儂」。此即「阿塞爾拜疆現代音樂之父」烏塞也爾．格奇貝可夫所作之第一歌劇——亦即阿塞爾拜疆第一歌劇。「蘭綺爾和麥其儂」是近東及中亞的古代傳說，十二世紀時阿塞爾拜疆大詩人尼薩彌寫爲詩篇，其後作者繼起，據云共有二十五種之多（連其他近東中亞民族詩人所寫者在內），至於格奇貝可夫這一歌劇是根據十五世紀阿塞爾拜疆大詩人徵索列的本子改編的。我們在塔什干時，看過了現代烏茲別克作曲家格里也耳和薩都可夫戲曲家哈爾薛特根據十五世紀烏茲別克大詩人奈伐依的詩篇所編的「蘭綺爾和麥其儂」，但正因爲已

經看過烏玆別克的這本戲，所以現在特地要看看阿塞爾拜疆的。看了以後，果然知道兩劇雖同一題材而表現的重點則不同，又對於主角蘭綺麗的丈夫的性格則兩劇所寫簡直是相反的。在烏玆別克這一歌劇中，這位丈夫對於他妻子（蘭綺麗）的處境並不同情，對於麥其儂更懷憎恨。而在阿塞爾拜疆這劇中的丈夫卻是對於蘭麥二人都抱同情。兩劇都寫這位丈夫結果是自殺，但一則由於憤怒，一則由於悲憫（關於此劇之比較，見另文所記）。至於燈光布景等等，兩劇各有所長。

戲畢返寓，晚餐後休息，已夜半二時。

三月十九日，星期三，晴，有風。上午在寓休息。下午二時赴「阿塞爾拜疆作家協會」之茶會。「阿塞作協」的主席為薩彌阿特・伏爾貢納（他又是阿塞爾拜疆對外文化協會的主席），斯大林文藝獎的得者，阿塞爾拜疆科學院會員，最高蘇維埃議員。他的得獎作品是「法哈和西林」及「伐其也夫」，兩者都是劇本。伐其也夫是阿塞爾拜疆十八世紀最大之作家，此劇即寫他生平的事蹟。伏爾貢納現與蘇聯其他作家同往倫敦訪問，本日的招待茶會由「阿塞作協」副主席梭列曼・羅司丹（詩人，阿塞最高蘇維埃議員）及扎發羅夫（批評家）主持。這一茶會的主要目的是介紹我和阿塞爾拜疆作家們（在巴庫的）見面，並隨便談談，到了十多位作家，其中有年齡最高的阿布都拉・沙以克（詩人，戲曲家，阿塞最高蘇維埃議員，他的劇本「儂薩貝」當天晚上我們在國立戲院看到了），瑪彌也特・拉格姆（詩人），琪麗拔斯夫人（詩人），阿赫米特・臧彌里

（詩人），拉蘇爾·拉什（詩人），薩里凡列（詩人），梭列曼·拉吉莫夫（小說家），彌爾·威拉爾（小說家），彌赫吉·古辛（戲曲家），薩比得·拉赫曼（戲曲家），瑪彌也特漢雷（散文作家），與洛特扎列（批評家）等各位，都是初次會見。

茶點以前，我們隨便談着。我叩問阿塞爾拜疆文學發展的情形。批評家扎發羅夫一一回答，茲記其概略如下：

十二世紀爲阿塞爾拜疆文藝的發展時代，音樂繪畫，都已斐然可觀，而詩則已達黃金時代，最大代表爲尼薩彌和甘吉維。尼薩彌爲古代世界七大詩人之一，其影響不限於阿塞爾拜疆，且及於烏茲別克之奈伐依，喬治亞之羅斯太維列。與尼薩彌同時之詩人尙有哈岡尼，亦甚著名。十四世紀的大詩人爲奈西彌，因爲努力於民族解放事業，爲當時的蒙古侵略者剝皮而死。十六世紀最大詩人爲微索列，他博學多能，所著並有哲學及科學書籍。他是古典文學繼承者集大成之一人。此後，到了十八世紀，寫實主義傾向加重，伐其也夫是其代表者，他的特點是內容與形式都是更其民族的，更其接近民衆的。伐其也夫的密友微達第，也是當時的大詩人。十九世紀初期，散文與戲曲興起，詩不復是文學的唯一形式了。此時期的大作家爲拔克哈諾夫，他是散文作家，但又是歷史家，科學家——有關於天文地理的著作；他的文學作品最著名者當推「關於斯開列」，此書主張自由戀愛，反對封建道德（斯開列爲書中主人公之名）。但十九世紀最大的作家當推彌爾

若發達列·阿洪道夫，他是阿塞爾拜彊戲曲的創始者，並且他在近東有極大影響。他又是唯物論者，著有哲學著作「兩種原則的信仰」。同時的女作家奈泰方，亦極有名；她是那時候的「文藝沙龍」的班頭。她住在索薩城，當時的索薩成爲文藝作家集居之所，而詩人爲尤多；索薩城風景很美麗，描寫此城的詩歌很多（在阿塞爾拜彊文學史上，最早的女詩人是瑪赫薩蒂，她是尼薩彌的好友，著有諷刺詩甚多，並因此而受放逐）。進入二十世紀（革命以前），最重要的作家是摩哈默德·古列若特，他的筆名爲「莫拉·奈色拉欽」，他主編一刊物卽以此筆名爲名。他亦寫劇本，最著名者爲「死人」。刊物「莫拉·奈色拉欽」在近東有很大影響，參加此刊物之重要作家尙有詩人薩比爾。他們兩人實爲阿塞爾拜彊民主革命文學的創導者。

因爲時間關係，革命以後的阿塞爾拜彊文學沒有談到。但是扎發羅夫先生送我一本俄文的「第二十五春天」。這是紀念阿塞爾拜彊蘇維埃政權二十五週年的文學選集，其中有理論文，有散文，詩，小說等等，在此書中就可以看到革命後阿塞爾拜彊文學的大概面目。

茶點開始後，賓主互祝致辭。其間，阿塞爾拜彊作家們屢次問及中國文藝情形。他們非常渴望能够和中國的作家團體經常有交換知識經驗的機會。五時許，茶話會完畢，回寓休息。旋又進午餐。八時，赴「紀念阿席司別考夫國立戲院」觀話劇「儂薩貝」。這是老作家阿布都拉·沙以克的作品，根據尼薩彌所作詩篇，故事的概略如下：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征服世界之野心幾已實

現，威脅到了浦達國（今爲阿塞爾拜疆共和國內一村名）。浦達女王儻薩貝美而多才，國內諸「汗」向其求婚者甚多，不遂所欲，則擬以武力對付之，而此時亞歷山大的大軍又進攻了。亞歷山大的野心是雙重的，一爲土地，一爲美人——儻薩貝。故在大軍壓境之後，尙派使節利誘儻薩貝。而求婚失望諸「汗」則爲私慾所蔽，對抗戰怠工。儻薩貝運用其才智，號召諸「汗」團結共禦外侮，亞歷山大進攻不利，卒知難而退。在阿塞爾拜疆歷史上，儻薩貝爲統一同族諸「汗」而成立大國之第一人。

十二時回寓，晚餐後卽就寢。本晚在戲院休息室遇見烏茲別克科學院院長薩立姆·薩可夫博士，他是昨天到巴庫，卽將赴印度出席亞洲民族人民代表大會。

三月二十日，星期四，晴。本日休息。下午四時，阿塞爾拜疆作家協會所辦的「文學報」記者來訪問。「文學報」是旬刊，已有十五年歷史，每期一大張，體例略如莫斯科的「文學報」（此爲全蘇聯作家協會之機關刊物），但當然是用阿塞爾拜疆語文的。

今日決定明晨飛莫斯科，並知此行之中間站爲斯大林格勒，預定在斯城過宿。本晚尙有看戲的約會，但恐過勞，則明日飛機中將感不適，遂辭謝。十時晚餐後卽就寢。

晚餐時遇見阿爾美尼亞對外文化協會主席卡萊太爾教授，他是今日到巴庫，也要去印度出席亞洲民族人民代表大會的。他亦住本旅館，他的房間剛好和我們的比鄰，餐後到他房間內談了許

多時候。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晴。晨六時，旅館的值日員即來叩門促起身。盥洗後略進早點即赴機場，阿塞爾拜疆對外文化協會副主席伊達夏脫．艾豐吉夫先生等三位趕來送行。本定八時起飛，大概爲了等候天氣報告，九時始起飛。艾豐吉夫先生等三人送我們上了飛機還纔回去。艾先生是文學史家及批評家，巴庫大學講師，我們在巴庫這幾天，他天天伴往各處參觀，而每夜看戲，都承蒙他翻譯，盛情至爲銘感。

十二時，飛機在阿斯特拉漢機場降落。風甚大。本以爲在此降落加油而已，不料停留了一小時後突然宣布：斯大林格勒氣候不好，今晚要在阿斯特拉漢過夜了。於是旅客們紛紛下機，我們帶了隨身小行李坐汽車進城。汽車過伏爾加河上之浮橋（城市在河之北岸），又走了二十多公里，沿途見古教堂二座，甚壯麗。終於到了旅館（名爲阿斯特拉漢大旅社）。我們的房間在三樓，很大的兩間套房。但房大而傢具不多，空落落地似乎說話都有回聲。此旅館正在大加修葺，二樓多數房間油漆未乾。

四時午餐，即在旅館之餐室，也是很大的一間，有音樂臺。飯後略休息，又與史君遊市街，至城中心之基洛夫大街。進一百貨商店，見顧客甚多。至於食品商店，顧客尤爲擁擠；沿路凡見商店門前佇立多人者，必爲食品商店。我們擠進一家去看看，魚，肉，臘腸，罐頭，可眞不少，

而魚類尤多，因爲此地在裏海之濱，魚亦爲特產。我們打算買點紅茶，備明天飛機中應用，可是櫃臺前站滿了人，擠進去實在不容易，而且那邊收錢櫃前排隊而付錢者沿牆接於進口之門，似乎也還得等候好些時光，我們沒有耐心等，只好不買了。

九時晚餐。這比午餐時熱鬧得多了，音樂臺上有樂隊奏樂，許多人等着座位。本日午晚兩餐的湯都是魚湯，濃濃的加着香料，倒還不差。十一時許就寢。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晴。晨六時起身，喫過早點即乘車赴機場。此時方知昨日尚有另一飛機的客人也在此過宿，這批客人是某一國(記得好像是伊朗)議員的訪蘇團，男男女女十多人，我們即和他們同車赴飛機場。但是我們一行有五人（我們夫婦二人，翻譯一人、VOKS特派招待員二人），車中不能盡容，翻譯史君，VOKS的鮑君與薛君都擠到載行李的大卡車上去了。我們的車先到，有一人（大概是招呼那個觀光團的）以英語告訴我：飛機起飛尚有待，場上風大，又冷，不如到機場的「食堂」坐一會兒。於是我們就和他同去。原來這「食堂」是小小一間地下室，我猜想它是戰時的遺物。「食堂」內擠滿了人，除了那「觀光團」的一部分而外，尚有其他旅客源源而來。座位不够，有不少人站在那裏。俄而史君鮑君等也都來了，看見人多太擠，鮑君就請我們出來，他去另想辦法。這「辦法」就是到站上的辦公室。這也是地下室，一排四五間，火爐生得很旺。我們進去的一間內有兩位青年女子在辦公，她們是電報員。

大約九點多，說是可以上飛機了。站上所得斯大林格勒電報，說是那邊氣候仍不見佳，但莫斯科來電則謂「尙佳」，因此飛機決定直飛莫斯科。並且爲了要多帶汽油，臨時把旅客調整，原來的旅客中間有四位下去了。一切都停當以後，飛機就起飛。此時天氣甚好，機場上曬滿了太陽光。十一時後，機入雲層。於是機飛漸高，過了三千公尺，機又在雲海上，陽光復照耀於機中。下午三時許(莫斯科時間爲二時)到莫斯科，下機時見機場積雪如舊，惟站前水泥地上雪已融化。

從飛機站打電話給VOKS葉洛菲也夫先生。四十分鐘後，他帶了兩部車子來了。進城有四十公里，路上多處積雪將化未化，車子屢次打滑。及既進城，則見大街上已露柏油路面，街旁積雪幾已清除殆盡(不是融化殆盡)。葉君說今天莫斯科是零上一度。

到了薩伏伊旅館，纔知道我們原住的那間房已在油漆，我們換到了二樓。這也是雙間的套房，附有浴室，但較小，傢具擠得滿滿的。

五時許進午餐。少睡片刻，旋又入浴。八時即就寢。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晨七時起身，天色陰沉。見街上又積有薄雪，想來是昨晚下的。八時許，斜風細雨交作，雜以雪花，天色更爲陰暗。

下午二時，葉洛非也夫及翻譯史君來寓，旋卽同往參觀「國立普希金美術館」。此館因戰事停閉將及五年，去年十月方始重行開放。戰時曾將館中所藏珍品撤至後方，德機轟炸莫斯科時，館屋部分受損，現已修理完畢。

說到這美術館的歷史，便不能不追溯到百年以前。十九世紀初葉，辛娜綺達•伏爾康斯基(Zinaida Volkonsky)的莫斯科文藝沙龍，有幾位座上客（自然都是當時的文藝界巨星）曾經起草了一份「莫斯科美術館草案」，其中有這樣的話：「美術應當包括在公衆教育的範圍內，俾能養成人民的美感。」這個草案寫於一八三一年，可是直到百年以後方始被發見，這個草案的擬定諸人之中就有普希金。然而，在沙皇時代，這樣的把「美術包括在公衆教育內」的計劃是不能實現的。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距今也有百年了），由於多數敎授之努力，莫斯科大學始成立了附屬的「美術室」，專爲學生們讀美術史的時候作參考用的。這「美術室」就是後來的「美術

館」的始基。一八八九年頃，「莫大」的「美術室」計有古代雕刻的石膏模型五十八件，古錢及古希臘彩陶罇各若干。後來收藏漸富，勢非另建新屋不可。一八九八年，在著名建築師R·克來英的指導之下，開始了新館址的建築，一九一二年落成。這就是現在所有的館址。當時的建築費大部由私人捐助。因爲是由克來英設計的，此美術館的館址本身也就是名貴的藝術品，全身結構和內部裝飾，都盡善盡美。新屋落成以後，除了「莫大」「美術室」原來收藏各品外，又加進了著名的埃及學者哥倫尼雪乞夫(N. Golenishchev)所藏的古代埃及珍品（一九〇九年加進來的），以及其他私人的收藏品，可是總數量還是不多，而且性質上還是只供大學生們及美術家參考用的。十月革命後，方纔把它開放給人民大衆，而且大加擴充，現在共分七個部門：第一，古代東方部，此以哥倫尼雪乞夫的收藏爲基礎，共計一萬零五百件，其中一萬另五十七件是原物。大部是革命以後所增添，蘇聯的考古團每年都有新發見以充實此一部門的內容。第二，古代美術部，這就是從「莫大」「美術室」的收藏品擴大的，一九一二年又增加了許多石膏模型及原物；現有原物雕刻六百五十四件，陶罇一千一百四十八件，又其他七百八十一件。第三，西歐美術部，這是革命以後一九二四年成立的，收藏油畫頗多精品。第四，版畫部。第五，泉幣及紀念章，獎章之部。第六，修理整新部。第七，教育及出版部，這是爲了要實現列寧的名言「藝術屬於人民」而設立的部門，它的工作是組織展覽會（包括巡迴各地的特種展覽會），出版通俗性的書刊報告

等等。七部以外，又有一個圖書館，這是專備館內的專家們用的。

一九三七年，蘇聯政府命令，爲了紀念普希金逝世百週年，該館改名爲「國立普希金美術館」。

本日我們參觀了古代美術等三部（古代東方部尚未開放），略記如次：

「古代美術」部有六室，主要是希臘羅馬雕刻的石膏模型，從羣衆的藝術敎育這觀點來說，此一部門當然有很大的意義。「西歐美術」部主要是油畫，此可分爲意大利（十三——十八世紀），荷蘭（十五——十七世紀），英國（十八及十九世紀初葉），法國（十八及十九世紀前半），西班牙等畫派，都共十八室。意大利派的珍品，有卡剌奇(Carracci)，基遼・羅瑪努(Giulio Romano)，卡那萊都(Canaletto)，第亞勃羅(Tiepolo)等等；荷蘭派有倫勃蘭(Rembrandt)，魯本玆(Rubens)等；英國派有勞倫斯(Lawrence)等的肖像畫和莫朗特(Morland)，康士但勃爾(Constable)的風景畫，法國派有寶森(Poussin)，克羅德・羅倫(Claude Lorrain)以及「巴比松派」(Barbizon)的作品（據說那是除了法國所藏，當以該館爲最多）。最後，西班牙派珍品除了呂倍拉(Ribera)所作的一幅人像，又有福吐尼(Fortuny)的作品如「弄蛇者」等等。至於「版畫部」，藏有西歐，帝俄時代及蘇維埃時代的作品共二十八萬件，可謂洋洋大觀，其中最名貴的是倫勃蘭的「蝕刻」。

五時許回寓午餐。七時赴大戲院分院觀歌劇「露沙爾卡」。這是根據普希金的小說改編的，

達爾古姆什斯基作曲，首次上演於一八五九年。本晚的演出，布景極佳，而第四幕之水晶宮布景尤爲美妙。

十一時回寓晚餐後即就寢。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一，雨雪時作，但不冷。本日在寓休息，閱英文「蘇維埃文學」及「新時代」週刊。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陰。天氣忽暖，戶外爲攝氏零上五度。本日仍在寓休息，僅閱英文「莫斯科新聞」。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三，陰，仍暖。清晨六時已醒，偃臥牀上至八時，乃起而洗澡。十時許，TASS 社的女記者來訪問。本來約定是昨晚六時，但屆時她沒有來，現在卻突然來了。臨時打電話給史君請他來翻譯，可是又打不通。直至十二時，史君方來。

本日仍不出門。下午整理筆記，至六時，頭痛忽作，胸膈脹悶，似將嘔吐。晚餐時僅進麵包兩片，九時即就寢。服自帶之感冒藥三片。

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四，晴，仍暖。昨夜睡眠不佳，頭痛亦未見減輕。又服自帶之感冒藥三片。

閱本月十八日之「莫斯科新聞」，知道K·西蒙諾夫的劇本「俄羅斯問題」即將在列寧格勒及莫斯科兩地多數戲院內同時上演。據云，蘇聯版權局截至現在止，已接獲五百餘家之戲院通知將上演此劇。此爲一劇同時上演之最高紀錄。西蒙諾夫從前所寫各劇本都甚風行，「就會這樣的」曾同時在九十九處上演，在當時視爲空前，但和「俄羅斯問題」一比較，遜色殊多。曾得一九四五年斯大林文藝獎，鮑里斯·拉佛連涅夫的「祝福海上的人」也是戰後極爲賣座的劇本，但同時上演之紀錄，亦僅二〇三家戲院而已。

本日仍在寓休息。頭痛漸愈，食慾仍不見佳。再服藥三片。晚九時即就寢。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晴，仍暖。零上六七度。街頭冰雪全融。

今日頭痛已失，但甚倦，沈沈欲睡。晚八時赴恰伊科夫斯基廳觀西歐古典舞。穿駝絨大衣，已不覺冷。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晴，且有陽光。白天在寓休息，晚八時赴「藝術戲院」看話劇「勝利者」。藝術戲院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南爾羅維乞·丹青科在本世紀初年所創辦，以能在演出上創造新方法知名於世。乞可夫和高爾基的作品差不多全是通過了藝術戲院的卓越的演技而和觀衆見面的。在帝俄時代，藝術戲院不但是演劇藝術的新運動者，而且也是革命思想的傳播機關。可是藝術戲院的場子並不大，約可容觀衆五六百人而已。場子雖不大，建築卻甚精緻，滿場淡雅

的裝飾，淺灰藍色天鵝絨墊子的很舒服的坐椅，舞臺上同一顏色的絲絨幕繡着銀灰色的海鷗——這是藝術戲院的標幟，紀念它當年演出乞可夫的「海鷗」所建立的聲譽的。場子外面的休息室相當大，四壁掛着歷年來演出的戲照以及該院的名導演和名演員的照片。吸煙室和陳列紀念品的榮譽室都在三樓。紀念品中有該院四十週年時國內國外團體或個人送給戲院的禮物。

「勝利者」是飽里斯．克利斯可夫的作品。克氏的這個劇本和他的電影劇本「偉大的轉捩點」完全是一個東西。人物相同，故事亦相同，主題亦相同。我們已經看過電影「偉大的轉捩點」，本晚特地再來看話劇「勝利者」，開幕以前，我就自己問自己：現代戰爭的場面——特別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那樣的緊張而偉大的場面，在銀幕上表現當然辦法很多，現在卻要搬到舞臺上來，這到底應當怎麼辦？這是第一個問題。其二，據我所見，「偉大的轉捩點」描寫人物個性是很深刻的，砲火下緊張的動作是和深入而幾微的心理描寫交織起來的，那麼，現在作爲「偉大的轉捩點」的舞臺劇「勝利者」自然更應注重這一特點了，而況藝術戲院創辦者傳統的方法又是以表現人物的內心生活著稱的，因此，導演在此一點上將如何出奇制勝呢？最後，我也看過另一以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爲題材的話劇「斯大林格勒的人們」，這一劇本的許多戰事場面大都是靠了現代技術而以情形逼眞博得觀衆的掌聲的，那麼「勝利者」是不是也這樣呢？以上這三個問題，在看完「勝利者」以後，都得到了美滿的出乎意外的解答。總而言之一句話，劇作者和導演者眞有他們

那一手的！

和「偉大的轉捩點」一樣，「勝利者」的故事從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最緊急艱苦的階段起，直到最後的完全勝利，德軍總司令鮑盧斯元帥被俘爲止。劇本開場是德軍掌握着主動，擁有絕對的優勢，然後是蘇軍英勇地執行統帥部的命令，以少數隊伍正面頂住，終於蘇軍統帥部布置就緒，對德軍加以致命的一擊。劇本的卓特之處卽在它並不多用正面的戰鬬場面，而在觀衆方面所得的效果比多用更佳；又一卓特之處則爲善於剪裁，它抓住了要點，簡單有力的幾筆，便什麼都完成了。但這一切，如果沒有演員的超羣的演技，也未必能够恰到好處。而藝術戲院的演出方法在這一點上又是起了決定作用的。餘如布景之爲寫實的而又別具匠心，亦爲本劇增光不少。

十二時戲畢，回寓晚餐後卽就寢。

三月三十日，星期日，陰，晨霧。下午三四時後忽放陽光。

昨夜睡眠尙佳。本日在寓休息並閱書報。晚六時瑪亞來，八時去。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陰。連日便祕，今日服潤腸藥二片，午後連瀉二次，稍覺疲倦。上午，史君陪同德沚去看她的病牙。本日在寓休息。

四月一日，星期二，陰。昨夜睡眠尙佳。本日仍不出門，在寓整理筆記。

四月二日，星期三，陰。白天在寓閱讀書報。晚七時赴「莫斯科話劇院」看改編爲劇本之「青

年警衛軍」。本來這是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由長篇小說改編的劇本，通常是把許多情節略去，而只依主要的故事發展的線索（糾結及其解決），乾乾淨淨編成幾幕。可是「青年警衛軍」的編導尼古拉·奧赫洛可夫卻一反常規，運用了嶄新的手法。幕啓之時，我們看見臺上空空如也，而在臺的後方卻有一張稀薄的紗布作成的幕。投射在這幕上的，是頓巴斯（劇中故事的所在地）的風景的剪影，並且隨着劇中故事的發展而時時變換——有時爲野外，有時爲廠房，有時爲市街。一幅猩紅的長方形的大旗，橫跨整個舞臺，高懸於半空。這紅旗也像活的一樣，時時跟着劇中故事的發展而忽升忽降，忽捲忽舒，忽靜止忽飛揚。有時這大旗的動作表示了激昂慷慨，堅毅自負的情緒，有時又表示了悲痛憤怒沈着的情緒。

至於劇中的故事並不依常規分成若干幕和若干場（景）。當然，大體上是分幕的，但每一幕中的許多節目（每一節目自成單位，自有起迄，故又頗像一幕中之場或景）卻是接連着演出的，而且此去彼來，十分迅速。全劇四幕，共有這樣的節目數打之多，舞臺的一次旋轉，一方面把前一節目中人物連帶布景道具剛剛從右而轉向臺後，另方面次一節目早就從左面轉出來了。這樣走馬燈似的一個接一個，比方說，開頭來的是僅占舞臺一角的小小池邊三個青年男女蹲在那裏說話（這是一個節目），這場戲尚未做完，舞臺就開始旋轉，一邊戲繼續做，及至轉向臺側後方，這場戲也完了，小池和那三個人物也看不見了，而公園內一棵樹下一條長凳和另外兩個或三個人物

早已轉出來了（這是又一節目），這一簇的人與景轉到了舞臺正面居中地位就不動了，讓戲規規矩矩做下去，幾分鐘後，這場戲快要完時，舞臺又旋轉，又旋出了第三個節目——那或者是一間小房的剖面，或者是大門前一道冬青籬笆，或者是半截街道（只用一根路燈桿就表示了出來）。如此這般，流水似的，一幕中有十來個節目。在這樣流水似的演出中，臺後方那布幕上映出的點影就配合着時時變換，而那面橫跨全臺懸空的紅旗也時時配合着或疾升，或徐降，或劇烈地飛舞，或將舒而又斂，總之，極盡表情之能事。

小說「青年警衛軍」的故事是頭緒多端的，而人物亦不少。劇本的「青年警衛軍」自然不可能全部收羅；編導者的注意集中在幾個主要人物身上，翦裁之妙，使全劇成為渾然的整體而又確是法捷耶夫的小說的舞臺化。

十二時回寓，晚餐後即就寢。

本日決定大後天取道西伯利亞回國。因知海參崴開上海的定期船「斯摩爾納」將於本月十九日啓椗也。明日午後須至東方大學作一次講演，題目是「中國新文學的任務」。

四月三日，星期四，陰。上午整理行李。下午一時半，赴東方語文大學講演「中國新文學的任務」。聽講者除該校中文及日文系學生外，尚有臨時來自其他文化機關者，共約一百五六十人（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女子）。講後又答覆問題四五個。

晤見了曾從曹靖華先生學過中文的該校中國文學教授寶慈尼愛娃女士，問曹先生好，並蒙贈所作論文「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的印本（俄文的）一份。和寶女士及其他教授閒談，知道他們最感困難的是中國「五四」以後新文學的書刊所得不多，研究時常感材料缺乏系統性；例如我國抗戰初期出版的重要文藝書刊頗不完全，而新出版物尤其缺乏。寶女士送給我的論文雖然是關於古代的，但她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的知識也很豐富，她很注意幾年前我們文壇上關於「民族形式」的論爭及其結論。

晚七時，赴「列寧康蘇莫爾戲院」觀話劇「俄羅斯問題」。這是K・西蒙諾夫的近作，曾在去年十二月份的列寧格勒出版的文藝雜誌「星」上發表。西蒙諾夫以前所寫的幾種劇本都極受歡迎，而此次的「俄羅斯問題」竟打破了全蘇聯劇本上演的紀錄，據「全蘇版權局」報告，現已有五百家戲院請求上演，光是莫斯科就有五家，「列寧康蘇莫爾戲院」搶了先，其他四家陸續亦將演出；這四家就是藝術戲院，瑪雷戲院，瓦赫坦果夫戲院及莫斯科蘇維埃戲院。

「俄羅斯問題」揭破了現在世界上以美國爲主的反蘇宣傳的內幕，對於美國的所謂言論自由，亦即所謂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對於美國反動派違背本國及世界人民利益而煽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目的，乃至對於美國一般新聞記者的焦灼苦悶的心理，都有極深入而尖銳的分析與批評。（這個劇本現已有兩個中文譯本，茲不復贅述劇情——十月二十四日筆者註。）

本晚觀衆之中頗多西歐各國人士，這是在休息室中稍一留意就可感覺到的。四國外長會議尙在繼續開會，這一個多月來，聚集於莫斯科的各國新聞記者據說就有兩百之多。

四月四日，星期五，晴。很暖和。上午十時後請史君來，陪同我們到街上走走，帶便買些小東西帶囘中國送人。天氣實在暖和，穿了駝絨裏子的大衣在街上走，一點也不覺得冷了。在中央大百貨公司內擠了一轉，便擠出一身大汗。

四時許囘寓，午餐後又整理行李。晚九時，葉洛菲也夫來談了一小時始去。

四月五日，星期六，晴。上午十一時赴中國大使館向傅大使辭行。下午一時許又與史君出外散步，並到一個手工藝品陳列會看看，買了幾樣小東西。五時至VOKS向凱美諾夫會長辭行，談約一小時，並蒙贈紀念品：列寧博物館的 album 和蘇聯有名的 Palekh 美術煙盒。Palekh 是地名，從十六世紀起，該地即以神像畫著名，革命後此種畫法有了多方面的發展，並化爲裝飾藝術而施用於日用小物件。此道中最著名之藝人爲伊凡・高列可夫，伊凡・巴卡諾夫，尼古拉・季諾維也夫，伊凡・瑪爾克乞夫等；所用題材約可分爲三方面，一、蘇聯人民生活，二、民歌及民間故事，三、古典詩人之作品，特別是普希金，耐克拉索夫的作品，以及高爾基的浪漫主義的作品如「鷹之歌」等。一九二四年的威匿斯博覽會和以後巴黎的兩次博覽會中，蘇聯的此種Palekh美術品都得了特等獎章。

莫斯科——海參崴通車晚十點五十分開。九時許，葉洛菲也夫，史君及VOKS又一科長都來旅館。喫過晚餐後，瑪亞來。葉君派人先將行李送車站。照例又帶了兩大紙箱的路菜。旣而大使館胡濟邦祕書亦來，代表傅大使致意，並贈水晶印章等。十時一刻，即同赴車站，我們坐了胡祕

書的車。到站後，VOKS副會長卡拉介諾夫攜鮮花一束趕來送行。我因離開車時間尙早，請送行各位先回去，副會長及胡濟邦祕書先走了，葉君他們卻堅要等候車子開了再走。

十時五十分車開了，月明如畫，天氣很暖和，遙望萬家燈火的莫斯科，不勝惜別之情。

四月六日，星期日，陰，有小雨。車中殊暖。餐車的飯菜很好。VOKS爲我們找到兩位同伴一路上照料；米海洛夫，能講中國話，彼得羅夫，能英語。兩位和我們在同一臥車，照料得非常周到。每次進膳，必先來問時間，關照餐車經理預留座位，然後我們再去。列車每到一站，又招呼我們都下去散步。車中太熱，下車後在月臺上走走覺得很痛快。

四月七日，星期一，雨。空氣潮悶。沿途見冰雪全已消融，大地回春，原野已多綠色。我們有幾件大行李是上了行李車的，但今天據米海洛夫先生相告，他去行李車內問過了，因爲遲了五分鐘，那幾件行李不及隨車帶走。他已經打電報到莫斯科查問，並請交下班車（八日）帶海參崴。

四月八日，星期二，晴。昨夜已過烏拉爾。今晨陽光照耀，天氣更暖。倚窗遙望，平疇千里，不見冰雪。屢見小池沼，清水漣漪，小鴨成羣，拍水爲樂。

四月九日，星期三，晴。晨八時起身，見太陽已頗高。我們的錶還是莫斯科時間，不知當地爲何時。但愈向東走，則天曉愈早。沿途見化雪之地，一片平原積水如沼澤。

四月十日，星期四，晴。本日所過之處積雪尙未盡消，衰草殘雪　黃白斑駁。然天氣殊暖，

車中客人皆穿單衣或夾衣。陽光頗有威力，坐太陽下稍久就會出汗了。

四月十一日，星期五，晴。昨夜車中水汀似已停燒，夜半覺冷，起來加了毛氈。今晨八時起身，陽光仍甚好。所過之處一旁有山脈，不甚高，山上全是林木。路旁積雪多已融化，僅偶見一二白點而已。

連日車中消遣之道，一爲讀「新時代」週刊，二爲每次進膳時在餐車中邊喫邊談，消磨約一小時的時間。雖然天亮得很早，但我們（車中所有的旅客）還是十時許早餐，下午二時許午餐，晚十時許晚餐。米海洛夫先生不但能說中國話，也能寫漢字甚多，寫時月甚快。但他隨時還在學習。每次進餐，他隨身帶一本「中俄會話」（那是北方話的），爲我們講沿途的風光。有時候，或有二三語他不知中國話應如何說，則由彼得羅夫以英語告我，而我再以中國話告訴他，那時他就要記下來。他生長於阿西哈巴特（土克曼共和國的京城），喜歡講那邊的風土人情，說「阿西哈巴特」是土克曼語，意爲「愛之國」，可想而知那地方是多麼美麗了。他拿出他太太的照片給我們看，太太是很漂亮的。

彼得羅夫先生的太太也很漂亮，他也拿出她的照片來給我們看。他有兩個孩子，大的有十幾歲了，都和太太同住在莫斯科。彼得羅夫談起他的孩子時，總是快樂得幾乎落眼淚；他是列寧格勒人，戰時他在圍城中，他喜歡談列寧格勒及其家庭。他們兩位每到大站，常常去打一個「平安」

電報給太太。

餐車經理（很抱歉，忘記他的名氏了）也時常加入來閒談。他的太太在莫斯科鐵匠橋街的國際書店內服務，那一我們到書店去看書，剛巧他也去看太太，所以他說他是見過我們的，不過我們沒有注意到。

每次進餐，我們這一桌總是到最後纔散。

四月十二日，星期六，晴。晨七時許行近貝加爾湖。注入湖中之安加拉河已開凍，晨曦下漁舟點點。八時許過貝加爾站，此後即環湖而行，經過山洞甚多。湖面積雪未融，但岸上則已無雪。對岸高山猶戴雪帽。十一時半，環湖半周已畢，車停一小站約三十分鐘，然後再行。

今日較昨日為冷，然亦僅在零度左右而已。

四月十三日，星期日，晴。上午十一時許抵赤塔，天氣殊暖。但風沙甚大。

四月十四日，星期一，晴。仍暖，風甚大。無邊之平原上也不見一點白雪了。本日留意天黑時間則爲八時。

四月十五日，星期二，晴。本日留意天亮時間則爲四時。大風。

四月十六日，星期三，晴。晨七時許過伯力。下午六時整理行裝，因爲據云明晨（五時）可抵海參崴了。

四月十七日，星期四，晴。晨三時聽得隔房人聲，似在整理行李，起來一看，果然同車的人大都起來了。俄而米海洛夫亦來告，列車即將到站。我們匆匆收拾東西，洗臉，剛剛停當，列車已進站了。米海洛夫先下車去看看有人來接否，彼得羅夫在車上陪伴我們。過一會兒，旅行社的格羅迭尼娜女士和米海洛夫又上車來，請我們先下去。格羅迭尼娜女士這次穿了春裝，好像更年青了，乍見之下我竟不認得，可是德沚還認識她，和她握手。下車後見到外交部駐海參崴代表喀爾斯托可夫先生和另兩位在海參崴的作家(其中一位是詩人薩墨林)，都是趕來接的。寒暄數語，我們即赴乞留司金旅館，開了一個房間，就是上次要請我們去住而我們未去的那一個，有三具電話。

此時人尙未明。我們先洗了個澡，一心想睡三四小時再說，那裏知道竟不能入睡。

九時許，格女士來爲我們安排菜單。相隔四個月，她的英語已經大有進步。我們記得上次的經驗，極力叮囑她每道菜的分量不要太多。但結果她給我們的還是喫不完。

下午一時由格女士相陪，拜訪了喀爾斯托可夫先生，知道他已接到莫斯科來電，我們那幾件大行李是在八日那班車帶出的，二十日早上可到，而輪船大概是二十日午後開行。

本日風甚大，但不冷。據云一星期前，當地還落了寸把厚的雪呢。

四月十八日，星期五，晴。陽光時隱時現。米海洛夫和彼得羅夫先生來道別，因爲他們伴送

我們已畢，要去幹自己的事了。

下午二時，和德沚到街上散步，約二十分鐘即歸。天氣很和暖。

四月十九日，星期六，晴，陽光甚好。日前到車站相接的詩人薩爾林來旅館相訪。他能法語，但我只懂得法文的幾個字和一句「你能不能講英語」。相對之下，沒有辦法。可是我想起旅行社（即設於旅館中）另有一位女士，英語很好，於是找了她來當翻譯，談了些當地的文藝情形。他說當地作家中有一位懂中國文，可惜現時他到別處旅行去了。詩人很熱情，再三叮囑，希望中國作家和他們多通訊聯系，因為「海參崴離上海很近了」。

午後二時仍和德沚到街上散步。本日有小風。但很暖和。

四月二十日，星期日。晨起即見天在下雨。格女士來告，我們的大行李今天早上四點鐘到埠的通車給帶到了。我謝謝她為了這點事而起早。她說這是她的職務，每班通車，她總要到車站上去照料的。日來天氣固然不冷，可是她在室內已經穿了紗的衣服，出外時亦不過加一件薄呢大衣。

十一時，格女士送我們上輪船。此時斜風細雨，天氣突然變冷。在船上客廳內，見到了船長彭達連科先生，握手道故。頭等艙和餐室的服務員都是原人，見面都覺得很親切。俄而喀先生亦上船來送行。

午後二時開船，徐徐駛出港口，海鷗成羣，繞船飛翔。我立在船舷上望着海參崴漸漸遠去，直到不見。

海鷗兩翼是淡灰色，身體雪白，尾有黑線一道，兩翼肉果果地和一般禽類的不大相同。停水面時，遠看像鴨。飛翔時甚為好看。但鳴聲沈濁，不如其形之美。

午後六時，船進朝鮮北部一小港，停泊過夜。這為的是避風。船上旅客很少，頭等艙客人共僅七八人，除了我們二人，還有兩個美國人，帶着「外交郵袋」，時刻不離身。此外的旅客就都是蘇聯人了。二等艙似乎全部空着。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晴。昨夜船上水汀太熱，甚至薄毛氈亦蓋不上身。我們是開了窗睡覺的。但今晨在甲板上散步，又覺曉風頗有寒意。

午後六時開船。在吸煙室遇到船長，他說，天氣好了，二十五日可到上海。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晴。昨夜略有風浪，未能安眠。為了預防，我們曾將各物安置妥當，那把椅子也禁錮在牀架與洗臉盆架之間。今晨船身顛簸仍頗劇烈。陽光甚好，遙望海面，水天一片，不知到了何處。

因為昨夜少睡，九時早餐後躺在牀上不知不覺就睡着了，一覺醒來，已十一時。十二時午餐後索性再睡，四時醒。這算是把昨夜欠缺的睡眠都補足了。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晴。昨夜風平浪靜，睡甚酣。今晨四時許醒來，不想再睡了，打算看看海上日出的美景。五時許，天空現魚肚白，六時大明，但直至六時五十分始見日出。最初是一月牙，其後漸大，約十分鐘，已現全身，其色深紅，如浮水面，如在滑走，然後漸高，而其色亦由深紅變爲刺目之金光矣。今晨有薄雲，故日出時僅有少許霞光，且非輻射而如綵帛，橫懸海上，初爲淺紅，後轉爲金黃與淺綠兩色，金黃在上。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四，陰，僅早晨有陽光。風平浪靜，明日可到上海，但不知何時進口耳。今天船上的鐘比昨天又撥回了一小時光景，我想這是和上海的時間漸漸要一致起來了。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晴。晨八時隱隱已見陸地，想來這或者是崇明。天際有薄雲。早餐後，船上員工加緊揩拭所有的玻璃窗，並在各處打掃。下午二時進了吳淞口。上海呵，我又回來了！

如果「斯摩爾納」代表着蘇聯社會，那麼，四個半月的蘇聯遊覽到了今天還總告一結束了。引領北望，我祝福蘇聯人民，祝福我在蘇聯各處遊覽時遇見的文化界的朋友。

大約是五時許，船到了江海關碼頭江面。看見碼頭上一大羣朋友在等待，我激動得呼吸急促起來了。呵，我又回來了，回來了！又高興，又惆悵，不知是什麼味兒……

見聞錄

「斯摩爾納號」

十二月十日，斯摩爾納號到達海參崴，這是我第一次跨上了蘇聯的國土。但在理論上說來，十二月五日我上了「斯摩爾納」，就已經置身於蘇聯的社會，就可以說是踏上蘇聯的境界了。因為「斯摩爾納」除了是一艘商輪，具有一切商輪的性能而外，還有它特殊的個性，這個性是從蘇聯社會組織產生出來的。「斯摩爾納」是蘇聯社會的縮影。

如果用誇張的筆調來說，「斯摩爾納」竟還反映了蘇聯人民的偉大的歷史。

首先，「斯摩爾納」(Smolny)這名字就使人想到偉大的十月革命。斯摩爾納本來是帝俄時代聖彼得堡(現在的列寧格勒)的一所貴族女子學院。二月革命後，克倫斯基政府時代，這一所學院就成為布爾塞維克黨的總部所在地，十月革命時，這裏又成為革命的總指揮部，列寧和斯大林就在這學院的一間房內運籌決策完成了有史以來破天荒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蘇聯人民的心目中，——甚至在全世界革命人士的心目中，「斯摩爾納」這一個字是神聖的。戴着這樣光榮名號的一條商船，當然會給人一種不尋常的感想。

而現在的「斯摩爾納」號的船長，確也不是一位尋常的人。船長彭達連科(G. R. Bonda-

renko）也有他光榮的歷史。德蘇戰爭之時，他駕駛另一條蘇聯的商船，遠往紐約載運軍需物資，屢次完成任務，最後一次在海上被日本潛艇所追擊，中了魚雷，船是燬了，但全體船員幸免於難。

在彭達連科船長之下，還有三位助手，——我不知道是否應當稱為副船長。這三位中間便有一位是女子，我見過，年紀很青，身材短小，貌不驚人，要是走在上海馬路上，誰也想不到她是幹這航海生涯的。女性在蘇聯確實已經和男子在各方面並駕齊驅了，這在「斯摩爾納」號上又給了實地的例證。

「斯摩爾納」不算怎樣大，載重不過五千五百噸。它主要是一條貨船，客位不多。頭等艙和二等艙，各有房間十多個。有沒有三等艙，我不知道。但在我參觀全船的時候，曾見有好幾個大艙房（那時其中之一，作為電影放映室），或許必要時可以作為三等艙位。頭等艙設備完美，每間房內都有收音機，可以臥聽廣播。此外，還有休息室和餐廳。二等艙設備和頭等艙相差不多，而房間且比較大些，不過是四個人一間，上下鋪。伙食不分等級，二等艙的客人也在頭等艙餐廳裏用膳。又有吸煙室和圖書室，在頭等艙的上層。吸煙室外很寬闊的走廊，則是夏季的休息飲茶之處，也可以在那裏跳舞。

船上有小型醫院，有病房兩間，一供男用，一供女用，各有二牀。和病房毗連的，有病人專

用的厠所。

但是，最足以表示「斯摩爾納」的個性的，是它還有全體船員所享有的設備。船員們有他們自己的食堂，頗大的一間，三分之二擺着一些長方桌子，三分之一則擺着書報刊物等等，因此這食堂同時也就是他們的俱樂部。你一進去，就感到俱樂部的氣氛。張貼在四壁的，有新五年計劃（戰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圖表，有船員們辦的壁報，也有蘇聯政府各部首長的照片（剪自報上者）。這裏正中有一座小型的列寧全身銅像，又有列寧和斯大林的半身銅像。當然，這裏又是船員們開會檢討各人工作和進行文化學習的地方。每個船員都訂定自己的計劃——關於如何完成職務，如何精研技術，及如何進修理論等等，其中還有些人在學習英文。船上另有圖書室，專供船員們應用。

「斯摩爾納」全體船員共六十人：最低薪水是每月五百盧布，供給飯食及香煙，最高薪水是三千五百盧布。蘇聯現行的薪給制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薪水的高低並不只按職位等級，並視各人之工作成績而定，往往一位工廠經理的薪水不及他廠中一位斯泰哈諾夫式的技工；因此，「斯摩爾納」號的最高薪給的所得者也不一定是船長。

即以生活待遇而言，我覺得「斯摩爾納」的船長所享受者，並不比一個普通水手高了多少。自然，船長擁有一間可以容納二十多人開會的辦公廳，這是普通水手所沒有的，但水手們也有他

們集體的俱樂部，那並不比船長的辦公廳爲小。此外，船長一人獨享一臥室，傢具較爲精美。而普通水手則四人共享一室，傢具數目也相差不多（缺一寫字桌及椅子），惟質料較差而已。水手們的房間光線空氣都很好。

一條船本來就是一個小小的社會。「斯摩爾納」是蘇聯社會的縮影，也是蘇聯社會制度的產物，它一切都滲透着蘇維埃人民的生活理想和工作精神，它雖然只是六十人的一個社會，可是作爲蘇維埃國家的一個細胞來看，難道不值得我們研究麼？

（十二月十二日於海參崴之乞留司金旅館三十號房間）

海參崴印象

當我們和蘇聯外交部代表喀爾斯托可夫先生巡遊海參崴市街的時候，喀先生笑着對我說：「這是您來參觀的第一個地方了！」

「不！」我回答。「我所參觀的第一個地方是輪船斯摩爾納號！」當然，斯摩爾納號是可以視爲蘇聯領土的一部分的，——無論在事實上或理論上。

海參崴的名聲很大，爲了它在蘇聯極東邊疆的戰略地位。在十日上午，斯摩爾納號駛近港口的當兒，我曾懸想港口大概泊有艨艟巨艦，而天空大概有飛機翺翔。可是進了港口以後，出乎我的意外，港內竟那麽平靜，但見一片澄碧的海水和金黃耀眼的陽光。

海參崴山環水抱，形勢固然不凡，而風景亦極美麗。斯摩爾納停泊的地方，對面可見一座山，山上聳立着一排一排的房屋；入夜燈光閃爍，有點像香港。然而香港究竟是個島，海參崴的氣魄比香港偉大。

海參崴的人口大概有三十多萬，主要的街道是列寧街。這條大街的地勢可說是居中的，因爲街上俯視可見一條一條的下坡支路和層層遞高的房屋。但是請你不要想像這條街上是如何車馬喧

塡，行人擁擠。這條街的兩旁有的是高樓大廈，戲院電影院，大旅館，百貨商店，市政府等等，然而並沒有都市的喧囂雜沓。市內交通工具有電車和公共汽車，可是很少看見私人汽車。

市民的服裝很少極講究的，但也少見衣衫襤褸的人。作為中國都市必不可少的點綴品的小販乃至擦皮鞋童子，在海參崴是看不到的。我們不會看見排隊購買糧食或日用品的人，只看見電車站上有一二十人排齊了在等候電車。

海參崴在冬季白晝時間極短。上午八時天還未大亮，下午五時，已經暮色蒼茫。因此，一般市民的活動都在夜裏。我們所住的「乞留司金」旅館附設有餐廳，這餐廳門口掛一牌子，明明寫着：早餐，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午餐，下午二時至六時；晚餐，八時至夜一時。

市內有戲院四所，電影院五所，我們到的這天有一家電影院放映的是名片「彼得大帝」。按照新五年計劃，海參崴將新添兩所高等學院，——海軍學校和漁業專門學校。

我指着山上的房屋對喀爾斯托可夫先生說：「這有點像香港。」他就告訴我一個故事：如何這些山上沒有樹木而有了房子。原來海參崴並不缺乏平地，不需要在山上造房子。海參崴周圍的山上從前都有樹林，可是當十月革命以後，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蘇聯，而海參崴被日本軍隊占領的時候，濱海省就出現了一個年青的遊擊隊首領名為謝爾葛・拉琐（Sergo Lazo）。困守海參崴的日本人，害怕拉琐來襲擊，便將周圍山上的樹木伐光。日本軍隊趕走以後，蘇聯人覺得光禿禿

的山頭不大雅觀，於是便建造了房屋。拉瑣的英雄事業在遠東是很有名的，他在一九二二年爲日本軍所獲，被丟進火車頭的鍋爐內活活燒死；但是日本軍在海參崴的日子也就很快告終了。這是舊話。這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軍閥當然曾做過重溫舊夢的妄想，不過事實上日本軍閥始終不敢碰海參崴一草一木，而聲威赫赫的關東軍卻在十天之內就完全垮了。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七時燈下，於海參崴乞留司金旅館三十號房間）

「紅軍戰利品（武器部分）展覽會」

汽車過了那橫跨莫斯科河的大鐵橋，空中微微飄着雪花。這是所謂「釀雪」的天，並不怎樣冷；我們自然不會想到我們今天穿的衣服太少——因爲事前沒有問明，展覽會是在露天的。

汽車開進了那站着衛兵的大門，遠遠地就看見雪地上排成長列的各式各樣的大砲，坦克，和飛機。迎上前來的，有四五位軍官，看肩章知道他們都是砲隊的將校。我們下了車，陪伴我們同來的蘇聯對外文化協會（VOKS）的葉洛菲也夫先生，先給我們介紹了伊凡諾夫少將，然後伊少將又給我們介紹了其他幾位校官，可惜我記性太壞，記不起他們的姓名了，很是抱歉。他們全是身經百戰的英雄，當紅軍以雷霆萬鈞之勢直搗柏林之時，指揮那數以萬計的攻城大砲的紅軍將領之中，伊少將就是其中之一，那時他指揮一個軍的砲隊。他的砲隊是從聶伯河一直攻到柏林，攻進希特勒總理府的。今天他親自招待我們，並且在差不多三小時的長時間內親自擔任說明，這樣的熱忱，再加以陳列在這裏的每一尊砲，每一輛坦克，每一架飛機，都是紅軍英勇事業的現身說法——這使得我們連冷都忘記了。

展覽會所在地就是著名的「高爾基文化遊憩公園」，戰時德軍轟炸機曾在此投下炸彈數千

枚，目的在炸燬公園附近橫跨莫斯科河上的大橋。可是德軍的幾千炸彈是白丟了。今天（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六日），德軍的飛機，大砲，和坦克，乖乖地躺在這公園內，作爲「樣品」的，何啻數百，它們的想到莫斯科來的宿願，總算達到了罷？

遠遠地望去，一片純白的雪地上，這邊是大砲，那邊是坦克，再過去一點是飛機。大砲部分包括山砲，追擊砲，反坦克砲，攻城重砲等等。小型者在前，大型者在後，密麻似的砲身，叫人看了眼花。這許多砲，並非全爲德國製造，其中有法國造的，也有意大利，捷克，羅馬尼亞，瑞典，保加利亞，匈牙利諸國所造；由此亦可見當時希特勒是怎樣搜刮全歐兵工廠的武器以圖一逞了。戰事初期，德軍所用的砲以中型者爲多，其後漸漸變大，到戰事末期，斐迪南式自動砲固然也出現了，而重砲之大型者，簡直超過紀錄。現在所陳列的，其中有在一九四四年造之新砲，那就很大。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德軍大砲不够用了，紅軍曾俘獲若干砲是德軍臨時從坦克或其他要塞上拆卸來的，砲架甚至有用木頭來應急的；這樣的砲，廁身在斐迪南式之間，顯得異常寒傖。

陳列品中間，有一尊反坦克砲，值得特寫一下。這尊砲的「經歷」頗不平凡。砲架兩側的鋼板上記錄着這尊砲的「光榮的歷史」：它到過法國的許多地方，到過馬其頓，希臘的克里特島，到過比薩拉比亞，烏克蘭，——一大串的地名，而最後一個地名，卻是奧勒爾；這尊砲曾經換過

六個砲手，都因功受鐵十字勳章，最後一個砲手名爲巴恩（Baun）。「這位巴恩砲手，運氣特別好，」伊少將笑着對我們說，「因爲他不但受到希特勒的鐵十字章，我們紅軍也賞了他一個大大的木十字章，」我們聽了都大笑起來。（木十字章者指墳上的木十字架，巴恩在奧勒爾被擊斃，他的這尊砲被俘。）

反坦克砲，有各種各樣，我這外行人，記也記不清。迫擊砲種類亦極多。我只記得有六筒乃至二十多筒的迫擊砲，形狀猙獰可怕。重砲能射二十公里之遠的，不算希奇。有一尊意大利重砲，射遠十六公里，砲身及砲架重一千六百噸，砲彈重一〇二公斤。當德軍圍攻列寧格勒的時候，紅軍在冰凍之拉多加湖上闢一運輸給養的路線，德軍爲破壞此給養線，有專轟此線之砲隊；現在這些大砲也陳列在我們眼前了。據說這些砲是拉多加湖的游擊隊俘獲的。這些專轟拉多加湖給養線的大砲，也來自全歐各國的兵工廠，砲彈有重三八〇公斤者。

陳列品中又有十幾尊很大的砲，都很完好。據說這是德軍用以專轟莫斯科者。德軍進攻莫斯科時，用砲極多，可是最後一批大砲運到莫斯科近郊的時候，紅軍已反攻，德軍倉皇潰退，這些大砲竟未發一彈就被俘了。此等大砲每尊重十七噸，彈重一三〇公斤，口徑二一〇糎，射遠十七公里。

在大砲林中走了一遍，且看且談，已經化去了四十多分鐘。我並沒把皮帽的護耳部分拉下

來，也不覺怎樣冷，德沚因爲皮大衣裏邊只穿一件襯絨旗袍，老覺寒氣從脚下往上直沖。可是我們仍然踏着簌簌作響的積雪，繼續看那無數的坦克。

直到現在，我方纔看到坦克的種類有那麼多。從前我們在報上常見的德軍的重坦克——虎型與豹型的，現在也看到實物了。這些傢伙裝甲之厚，自百十糎以至二百糎，（請注意，二百糎的鋼板，比重慶戰時建築的牆壁還厚些呢！）但是紅軍的砲彈還是把這樣厚的鋼板都打穿了。有一架虎型坦克，裝甲厚百十糎，腰部中彈，開了飯碗口那麼大小一個洞，我試探手進去，把袖口拉上，方能到底。又有一八〇糎裝甲的一架（全重一百七十噸），身上有大大小小的彈洞不少，小洞是紅軍的五五糎反坦克砲所射穿。但是最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一架裝甲最厚的（二百糎）傢伙，全身大小彈洞不下十餘處，紅軍各種口徑的反坦克砲，從最小的四五糎，而五七糎，七六糎，八五糎，以至最大的一百十二糎的，都在這隻死老虎的二百糎厚鋼甲上留了勝利的紀錄。這一架坦克可說是蘇聯各種口徑的反坦克砲的威力的實驗品。

豹型坦克前面砲塔下邊繪有豹子頭，大張饞吻，似乎很嚇人的樣子。然而那張嘴巴可惜張開得太大了一點，叫人看了只有外強中乾的感覺，並不威武。

大多數的德軍重坦克都用水泥塗在外部，如一厚殼。這是爲了避火，（紅軍對付坦克的武器之一是汽油瓶），也爲了防備磁性地雷。可是防了這個，防不了那個，紅軍的大砲還是把這些帶

有水泥壳的坦克都制伏了。斐迪南自動砲有用網眼鋼甲護身的，這和坦克之身塗水泥同一作用，但亦同一命運。

德軍所用的坦克障礙物，例如有所謂「龍齒」者，乃是極大的三角形鋼骨水泥的東西，排列成行，縱深數十丈。但又有饅頭形之大鐵塔，鐵壁厚尺許，三面僅開砲眼（小型的反坦克砲用之），一面則開小洞，半埋地下，作爲士兵進出之門。德軍此種防禦坦克之鐵塔，多在柏林發見，顯然，希特勒是想靠這些東西堅守柏林的。

在看完坦克之後，伊少將引我們到一間大房子裏參觀另一類的戰利品。這不是武器，本不在展覽會範圍之內，但伊少將看到我們在露天一小時又半，頗有瑟縮之狀，恐怕我們受凍，所以想出這一個調劑的方法來。這房子極大，形狀像是什麼廠屋（當然不是，因爲這也是在文化公園之內的），並沒看見有暖氣設備，可是比起露天來，自然溫暖多了。這裏陳列的，是武器以外的一部分戰利品。我們先看到了德軍服裝的「樣本」，——從戰爭直到結束，從士兵的直到元帥的。這些服裝都穿在假人的身上，排滿了兩壁，除了德軍的，又有希特勒各附庸國家和日本軍隊的。最使人發笑的，是德軍所用的臨時禦寒裝備：這中間有掠自蘇聯民間的毛氈圍巾等等女製的衣帽，又有稻草或木皮編成的碩大無朋的靴子，中間放些棉花羊毛之類。我一面看，一面想着這些奇形怪狀裝束的隊伍就是自命不凡，妄想征服蘇聯的希特勒軍，不禁屢次失笑。

這些敵人服裝的陳列，極有條理。我們順序看去，便知道戰事愈持久，德軍的服裝愈壞。到戰爭後期，德軍的服裝越不成話了，代用品極多，有紙質的整套衣服，甚至有紙做的看相頗好的多大衣，但一般說來，希特勒的SS隊的服裝總比士兵們好得多。服裝而外，也陳列着德軍所用的口糧，其中有德軍在斯大林格勒被圍時所喫的東西。

俘獲的勳章，裝滿了一大箱，鐵十字章最多，而將軍們元帥們所佩帶的大勳章亦不少。這些勳章陳列出來的只是極少一部，作爲「樣品」而已。存放在倉庫內的就要以噸來計算了。

帶有卐字徽的銅質大鷹（高約四尺），是從柏林的希特勒辦公廳內拿來的。

勝利品中尙有一部分特殊的東西，這就是希特勒的SS隊所用的各種刑具。單是皮鞭一項，卽有十餘種之多，各種有其特性，質料與形式都各不相同。又有特製的弔人的衣服，名曰「安分守己衣」，據說也是利害的一種刑具。

最後，我們看空軍部分。這當然也在露天。探照燈，聽音器，「雷達」，二千五百公斤的炸彈等等，都看過後，就走到各式各樣的高射砲和飛機的隊伍中。俘獲品中有日本最新式的重轟炸機，裝有機槍三挺，時速五百七十公里，缺點是沒有裝甲。又有三菱造的重轟炸機，那是用以拖曳「自殺飛機」到目的地的。至於德國飛機，那就更多了。密塞司密特式和容克式，轟炸機和運輸機，什麼都有，只記得容克八七式的俯衝機裝有自動砲和吼叫器，——這是兩個圓形的塗着

紅色的東西，在飛機翼下，俯衝時能發怪聲，叫人聽了害怕。伊少將請我們登一最大的德國轟炸機，這機載重五噸，總重二十噸，時速三百九十公里，裝有小口徑砲及機關槍。我們到機上前前後後走了一遍，陪同參觀的紅軍軍官並表演機槍如何射擊的情形；原來機腹左右的兩挺機槍迴旋半徑在二百度以上，故兩槍齊射時，可以構成交叉火網。機中留有未用的機槍彈盒甚多，這都是俘獲這架飛機時原來就有的。

武器都參觀完了，伊少將邀我們到辦公室去休息。他備了精美的點心，紅茶和酒。他說我們受凍了，喝口酒解解寒氣。辦公室是暖和的，茶點和酒都是很好的，而伊少將的誠懇的招待尤其令人心醉。我們眞不想馬上就走，我們還想多問一些，但此時已爲午後三時，我們尙須赴VOKS拜訪凱美諾夫會長，喫過茶點，便道謝告辭。

因爲時間所限制，我們只是走馬看花地參觀了這內容豐富的「戰利品展覽會」。但三小時的走馬看花已使我發生了這樣的感想：儘管德軍的武器是多麼精良，然仍不免於敗北，由此足見蘇聯軍事工業力量之偉大，但蘇軍制勝最主要的一點還不在武器，而在蘇聯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之優越，而在蘇聯人民和政府確是一體，人民是國家的眞正主人，故能萬衆一心，打敗了最强大的敵人。伊少將曾說明，紅軍之英勇善戰，奮不顧身，根源在於紅軍兵士知道他們作戰的目的是什麼，——不是去侵略別人而是保衞社會主義的祖國，故能無堅不摧。這話自然是顚撲不破的確

論。希特勒因爲不認淸這一點，所以敢冒險侵犯蘇聯而且終於失敗了，現在世界上有些野心家似乎也還沒有認淸這一點，如果他們想步希魔的後塵，那結果也唯有與希魔同其命運。

「戰利品展覽會」中所陳列者，除大部爲俘自德軍者，尙有俘自日本的大砲坦克和飛機；又此會所陳列者，僅爲全部勝利品中之一小部分——能够在冬季陳列於露天而不受損的一小部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於莫斯科）

「列寧博物館」

進了大門，就看見那寄放衣帽的地方不能以「室」字來形容；這是一座大廳，相對兩列長櫃，櫃後銅質的衣帽架密層層地看也看不淸。我應該說，這樣大規模的存放衣帽處，如果是在大戲院內，也許不足爲奇，但它是博物館的，這就使我吃驚。

一隊一隊的人在這「廳」上寄存或領取他們的衣帽。他們之中，男女老幼，工農學生軍人教授，什麼都有。從他們的面型和服裝看來，又可知道他們是屬於許多不同的民族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大家庭中的各房的弟兄。他們當然都帶了一份虔誠的敬意來「頂禮」這聖地，然而他們同時又帶了高度的學習精神來的，他們把這博物館當作一所學校；我如果不是親眼看到，簡直難以想像，也難以置信。

「列寧博物館」的歷史僅十多年，但現在，它所擁有的材料，共占二十二大廳。這不但包括了列寧的一生，也表現了革命的過程，並且聯系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全館材料，包含了遺物，文獻，圖像等三大類，如果你僅僅驚歎於它收羅之廣博，編次之井井有序，及其文字說明之簡短扼要，那你就不大能理解爲什麼十年之中來參觀的竟有七百萬人之多，每天平均二千五百人

到三千人，並且你更不能理解爲什麼當蘇德戰爭時莫斯科已在砲火之下而此館仍然每天開放（當時只把最珍貴的遺物撤退一部分），仍然每天門庭如市，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列寧逝世紀念節來館參觀的達一萬一千人，而紅軍之開赴前方者經過莫斯科時必來館參觀，往往出了博物館就登上開赴前方的火車。

要理解這一切，你就得注意到：「列寧博物館」不是一個普通的博物館，它是十足的一所學校——適合於各種不同程度的各色人等的一所學校，而這一特殊的學校所發揮的教育作用，其深廣與多樣性，恐怕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現在且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這一段時間，在「列寧博物館」所看到的事情，試撮要言之。

中小學生和別的人們混成的一羣，正圍繞着那和藹的說明員，聽她敍說，當列寧的哥哥因謀刺沙皇而殉難時，中學生的列寧雖然悲憤逾恆，不能全神貫注於學業，可是依然在畢業考試中名列最優等。說明員一邊講述，一邊用手裏的細木杖忽東忽西地指着壁上和玻璃櫃中的文獻和圖像（這裏有列寧及其父母哥哥姊妹的合家歡的照片，有列寧畢業於中學時的照片，及成績表等等），而那羣聽衆呢，或興奮鼓舞，或默然深思，各依其所感而不同。當然，他們大概早就熟悉這一段關於列寧童年的故事，但現在他們站在遺像和遺物之前，其感應自更深刻；這種精神教育的力量恐怕比書本子要大得多。

另一廳內，在各種文獻而外，一口玻璃橱內掛着一件黑呢大衣，大衣的肩部和背部有二三處都綴着紅線，再仔細一看，方知道紅線是標示那大衣會受硬傷而又補綴好的，再擡頭看壁上，一張名手所作的油畫告訴你，如何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年，國際反動勢力曾假手於「社會革命黨」一婦人，向列寧發射了暗殺的槍彈。在旁邊，另一玻璃櫃內就陳列着那兇手所用的手槍以及尙留有四顆子彈的彈夾。說明員還會告訴你：大衣上的彈洞是列寧夫人親手縫補好的，列寧在世時眞穿這件大衣。

時常有兩小隊的參觀者在同一廳內傾聽一個或兩個說明員指劃講解。這些女說明員當然受過特殊訓練，講的那麽純熟而且簡明扼要。她們共有三十人之多。但她們只爲一般的參觀者服務。「列寧博物館」尙有些特殊的「老主顧」。他們經常來，定期來，簡直把博物館的各個大廳當作課堂。他們是來作研究工作的。給他們服務的，那就不是那些女說明員，而是館中特聘的研究員了。這也有十五人之多。在某一廳內，就看見了這些來作研究的人們。他們共約二十多位，有男有女，有年青的，也有禿頂的老者。他們都坐在那裏，手握鉛畫和筆記本。有人在擔任講解。這一小羣人的嚴肅的態度使得整個廳的空氣都嚴肅了。帶着另一羣普通參觀者的女說明員連脚步也放輕些，連說話的聲音也放低了。

參觀了一廳又一廳，巡禮了列寧革命的全生涯，後來進了長方形的一廳，但見燈光柔和，兩

旁紅旗排成長列，旗上綴有黑綢的長帶，肅穆地下垂。猩紅的大地氈鋪滿了整個廳。而在圍繞着花圈的臺上，高供着列寧逝世後的面型和左右兩手，都是純白的雲石（我們在「高爾基博物館」中看到了高爾基逝世後的面型和一隻手，則是銅鑄的）。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使人敬愛之心油然而生。這裏兩壁都掛着全世界各地來的唁電和全世界各報所登的追悼文。孫中山先生的唁電也在，而意外地還看到了「上海暹羅華僑學生會」的代電，寫在暨南大學的公用箋上。

這以後的各廳都是紀念列寧的材料。各國文字的馬列主義的書籍占一大廳（也有幾本中文的，但顯然搜羅未全）。至於「列寧在藝術上的紀念」則五光十色，洋洋大觀。這包括銅像，石像，瓷像乃至用有色的木材鑲嵌成的肖像（色彩渾然，直如畫像），織錦像，織有肖像的掛氈（即專爲裝飾用的掛在牆上的毛氈），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紀念品，數也數不清。這些「藝術上的紀念」尚不包括文字的在內。它們的製作者自以蘇聯各民族的藝術家及民間藝人爲最多，但是出於世界其他國家及民族的藝術家及民間藝人之手者亦復不少。歷史上偉大人物在藝術上留紀念如此豐富者，雖不能絕後，然而的確是空前了。

最後，再舉一個數目字：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對德戰爭勝利日，單是工人來「列寧博物館」參觀的，就是九萬人！我們試想一想：這意義豈是一個平常的單純的博物館所有的麼？

（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追記）

「紅軍博物館」

這是一九一九年開始籌備而成立的。那時內戰尚未終結，蘇維埃政權正在艱苦的階段。而搖籃時期的「紅軍博物館」的材料便是紅軍必然能最後肅清白黨匪軍，蘇維埃政權必然愈臻鞏固的有力的證明。其後內戰告終，社會主義建設開始，「紅軍博物館」的內容也更豐富了。「紅博」於是成爲紅軍壯大和發展的一部歷史，成爲有力的教育工具。

一九四一年德軍進攻莫斯科時，「紅博」的珍藏全部撤退，而全館的工作人員則赴前方各戰線搜集此次戰爭之材料以備今日之用。他們跟隨軍隊一同前進，所得材料隨時運到後方。

現在「紅博」所陳列者，完全爲此次戰爭的材料。因爲房屋不敷應用，對日本作戰的材料還不能陳列出來；至於從前的材料暫時也只好藏在倉庫裏了。

因此，「紅博」現在是一部蘇德戰爭的歷史。我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所參觀的「紅博」，就是這樣一部戰史。全部材料的陳列是按照戰事進展的程序的，表示了紅軍如何達成每一戰役之任務。最後一室則表示執行任務之分析與總結，及對於將來新任務之指示。

首先，我們看到的，乃是德寇背信棄義進攻蘇聯那一天的情形。政府文告，報紙，照片，以

及其他種種材料，活活地表現了那時蘇聯人民萬衆一心奮起抗敵的偉大的史實。其次，便是納粹種種暴行的材料，其中也有納粹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的材料——這裏有意大利獻給希特勒的一個地球儀，上面只繪了三個國家，即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

各種各樣的武器，圖表，照片，藝術品（爲紀念重大戰役而作之油畫和雕刻等等），使人應接不暇。看也看不全，記也記不清。但有幾件東西卻不可不記。一件是游擊女英雄「丹孃受難」畫像，這是住在上海的一位法國女子所畫的（名爲泰綺思・塞思巴）。這位女畫家藉她的想像作此丹孃畫像時，她的心一定是在想着自己祖國的地下工作者和游擊戰士能。第二件是一九四二年俘自德軍的一個木十字「虱章」。這是德軍士兵諷刺他們自己的政府的作品，巨大的木質十字，作勳章形，中心繪一虱子，而下注「一九四二」一行小字。女說明員對我們說：德軍苦虱，乃作此十字勳章，放在他們的戰壕裏，意謂希特勒給了他們這樣多的虱子，故在各種勳章之外，應有此「虱章」。這醜惡的木十字和那些閃閃耀眼的高貴勳章並列在一處，實在叫人發笑。第三件是一枝狙擊兵所用的槍，槍柄已裂，但機件尚完好。這枝槍曾先後爲三個狙擊兵所用，擊死德兵無數。不過這三位狙擊手也都英勇地戰死了，只留下這枝槍，作爲「紅博」的珍藏。

最後一室中堆着德軍的軍旗無數。這些德軍軍旗的飄帶上有小小的金牌，都刻着地名——曾爲該一部隊所攻占的地名。有的旗上，這些地名的金牌多至十餘枚，表示該一軍旗曾經征服歐陸

十四國，但現在也躺在「紅軍博物館」內了。

有一個玻璃櫃供着一面紅旗。這就是首次飄揚在柏林的帝國國會高塔上的紅旗，旗上寫着年月日。

和「列博」一樣，「紅博」也是有力的教育工具。每天去參觀的約二千人。青年軍人來參觀者尤其多；他們不但爲了景仰英烈，也爲了研究此次戰爭的經驗。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追記）

關於「眞理報」

半夜十二時，我們訪問了「眞理報」的編輯部，並參觀了它的印刷部。半夜十二時到三時這一段時間，是報館工作最緊張的一段，當我們在文學部的編輯室和副總主筆及其他兩位部長談話的時候，電話不斷的來找副總主筆。然而他說：現在還不忙，最忙的時候在一時以後。

「眞理報」編輯部的工作人員共約三百五十人，八小時工作，輪班。可是，負責人員是旣不輪班，也不拘拘於八小時，工作未完不能下班。編輯部開始發稿在下午五六時，截稿在半夜三時，報紙出版在四五時。像「文學部」的稿子因爲沒有時間性，是屬於最先發排這一類之內的。我們挑中了在「文學部」編輯室談話，就因爲在這一段時間「文學部」最淸閒。

「眞理報」的編輯部共分下列諸部：一、經濟，二、農民，三、國外，四、文學，五、宣傳，六、書評，七、軍事，八、科學及機械，九、通訊。這九部是最重要的。各部的職掌也有須加以說明之處，例如「經濟部」所管的是蘇聯經濟事項的報導，而國際的政治經濟新聞乃至蘇聯的對外政策的報導，則歸之於「國外部」。發表文學藝術方面之作品，消息及評論，都是「文學部」的事，正如「科學及機械部」負有科學及機械之發明，著作等等的報告及評論之任務，一切

科學發明的消息須經過該部的審查研究，認爲確有價值，方纔給予披露。「宣傳部」的執掌是一般理論問題，哲學，馬列主義，科學知識之推廣，以及自然科學之各種發明發見之宣傳等等；但此部的主要任務乃在使讀者了解蘇聯政府政策之理論上的原則，其與社論不同之處則在社論有時間性而此一部分的文章，並沒有嚴格的時間性。「通訊部」專管讀者來信，每天所收信件在六百到一千之數；批評及建議性質的信件除應當發表者而外，又分送各有關的政府機關與社團，以備採擇。通過這一部門，報社與廣大人民建立了密切的直接的聯系。

對於文藝青年的指導，也是「文學部」的重要任務之一。指導的方法：書面批評其來稿，約期談話，或指示參考書籍。蘇聯文壇上現在有不少成名的少壯作家是受過「眞理報」文學部的指導的。

「眞理報」現在每日印二百萬份。這數目，當然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但在一切都有整個計劃的蘇聯，「眞理報」雖以聯共黨中央機關報的地位亦不能「特殊」於計劃之外，二百萬份的數目是它的「限額」。這樣一份權威的報紙，在一個外國人猜想起來，一定是廣告擁擠得不堪的了；然而不然。「眞理報」是差不多沒有廣告的。不但是「眞理報」，所有蘇聯的報紙（全蘇共有七千餘種）都很少登廣告。「莫斯科晚報」算是廣告登得最多的，然而所占亦不過底頁的三分之二的地位，卽全份報紙總面積的六分之一。而這些廣告又幾乎全是文化性的。大幅的充滿了誇

張刺激的字樣和圖畫的商業性廣告，蘇聯報紙上絕對沒有。這是因爲蘇聯奉行的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生產力如果提高了，人民的享受也就加多了，各種工廠屬於一個老板——就是國家，生產多則物價低，人民的購買力高，像資本主義國家那種「銷路少但貨價卻不肯低」的矛盾現象，在蘇聯是絕對沒有的，因而新奇的甚至帶有若干欺騙性的廣告，在蘇聯也是絕對不需要。蘇聯報上的廣告按它的性質來說，實在也就是「消息」，是服務於讀者的而不是商業競爭。戲院廣告即其一例。蘇聯戲院的票子總是供不應求，根本不需要再用廣告來吸引觀衆。此外，音樂會演講會的廣告，也同屬此例。中國報紙的「分類經濟小廣告」中常見有求職業的廣告，這也是蘇聯報紙所沒有的。相反，蘇聯報紙上卻常見「爲事求人」的廣告，因爲蘇聯沒有失業，而常感人手不够。書店的廣告在蘇聯報紙上也很少見，原因是書一出版，儘管印數龐大，而幾天工夫就已賣完，常常是供不應求，新出版時一度登的廣告實在是登消息，和我們的書店廣告意義是不同的。

在員工福利事業方面，「眞理報」和蘇聯其他的工商業及文化機關差不多，報社內部有電影放映室，俱樂部，文化娛樂所，療病房，等等。亦有休養所（在莫斯科附近者三所，在其他地區者亦三四所），休養者僅出費用百分之二十，其餘的百分之八十由職工會與報社分擔之。

「眞理報」的創刊日（五月五日）現由蘇聯政府定爲出版節。一九四七年的「出版節」，離「眞理報」創刊爲三十五年，據統計，蘇聯現在有報紙七千種，總發行額是三千萬份；十月革命

後出版書籍八十五萬九千種，總印數爲一百十億冊，卽以一九四五年一年而言，出版書籍共二萬三千多種，印五億冊。蘇聯的出版局約共二百餘家，其中有五十個專門出版科學與技術書籍的，規模很大，而專門出版兒童與少年讀物的出版機關也有二十個之多。所有這些出版局，除國立者而外，卽爲文化學術機關（如科學院）或社團（如職工會及作家協會）所辦；沒有私人辦的出版局。因此，爲了營利目的而粗製濫造的出版物，在蘇聯也是沒有的。

「星火」和蘇爾科夫

詩人蘇爾科夫，斯大林文藝獎的得者，現在是「星火」週刊的主編。

「星火」不是什麼「純文藝」的刊物，更不是什麼「詩刊」；它是具有高度文藝性的一種綜合刊物，它是每週一次的世界和蘇聯生活的鮮豔而正確的報導。它無所不包，從五年計劃的光榮勝利的記錄，以至最新流行的時裝，從世界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的鬬爭，以至小民族的風土文物，從最新的科學發明，以至最近的文藝創作，它有短篇小說，有詩歌，有「報告文學」，也有特約名家的圖畫和精美的現地的攝影——而它的讀者呢？蘇聯每一家庭都有它的讀者。

如果要儘量滿足讀者的需要，每期至少應當印五百萬部，然而因為戰後的印刷能力（特別是彩色版的印刷）還沒有恢復到能够滿足一切的程度，所以「星火」現在的印數每期限為十五萬。——蘇爾科夫聽說每期「星火」出版幾天後就買不到了，對我作了這樣的解釋。

我們是在蘇爾科夫的辦公室，和十來位「星火」的幹部，一邊用茶點，一邊隨便談。蘇爾科夫本人大概有五十歲了，那十來位幹部（有男有女）都是青年。問起編輯部共有幾人。回答是：六十七。這一個數目使我稍稍流露了一點驚訝的狀態。蘇爾科夫也覺得了，他加以補充：六十七

人之中，有一半是攝影記者和特派通訊員。「星火」在蘇聯各地布置了通訊網，特派通訊員而外，尙有人數更多的特約通訊員。「我們的目標是簡單明瞭的，」蘇爾科夫說，「如果將來的研究此一時期蘇聯人民生活的專家們覺得我們這一工作——我們的刊物還可以算是一種重要的材料，那我們的目標是達到了。」

「星火」可以說是用文藝形式（圖畫，攝影，通訊，報告文學）來表現的蘇聯的現代史；也可以說是色彩生動的蘇聯人民的生活的日曆。

反映生活既迅速又正確，這是「星火」的特點。它的六十多位幹部不但絕大多數是年青人，而且大部分是剛剛脫下了軍服的，和蘇爾科夫本人一樣。在戰時，他們都服務於前線，或爲攝影記者或爲通訊員，例如薩文（攝影記者）和巴列斐列也夫。

蘇聯著名的科學家和文藝作家也是這刊物的經常撰稿者。

最後，應當有幾句話簡略地介紹「星火」的主編蘇爾科夫。蘇聯現代的大詩人，蘇聯作家協會前主席，吉霍諾夫曾經說過：「蘇爾科夫本來就是一位歌者，他在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中，又帶着他的天才的特殊力量出現了。他自己是戰爭的參加者，他隨着紅軍一同走過戰爭的路程，並且在戰壕和泥舍中，在作戰的道路上，在敵人的城市的廢墟上，聽到了他自己的歌曲的字句。這些歌曲中，有憎恨的力量和憎恨的字句。它們在調子上接近古老的民歌，但又充滿着戰鬬的熱

情，它們是質樸而樸素的。在祖國最困難艱苦的時期中，把這些詩歌給與祖國，這是一件偉大的事蹟。」（葆荃：「蘇聯作家塑像之二十六」引譯吉霍諾夫的話）

「憎恨的力量和憎恨的字句」，這就是蘇爾科夫的「憎恨之詩」；就是題名為「北方紀事」與「西方紀事」的三本戰爭抒情詩集的總稱（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九年蘇芬戰爭爆發時，蘇爾科夫到了芬蘭前線，寫了一本詩集「十二月的日記」；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爆發後，他先到前線擔任「紅軍眞理報」的編輯工作，後來又擔任「眞理報」和「紅星報」的戰地特派記者，到過各戰場，他自己曾說：「我很高興，從戰爭的第一天起，我便生活在事件的核心當中，因此我便熟悉了戰爭，士兵的生活與思想，以及他們的願望。雖然產生文藝作品的條件和我寫作的環境大相懸殊，我卻從沒有這樣充滿過靈感。我得了自信，使我能夠完美地表達出我的思想。」（引同上）

戰爭時代蘇爾科夫的「寫作的環境」，有一位記者曾加以描寫道：「他（蘇爾科夫）的工作和起居都在「紅星報」的編輯部裏，一間小小的房子，只有一張牀，一個衣櫃，和一張上面放着打字機的桌子……滿布在桌子上的，就是他寫着新詩的紙張。」（引同上）

應當特別提出來說一說：這位「我歌唱憎恨」（詩集，一九四二年）的詩人原來就是士兵出身。一九一七年，十八歲的蘇爾科夫正在彼得堡的一家傢具店內當學徒的時候，掀天動地的十月革命來了，他立即拋棄了傢具店的職業，投入紅軍，轉戰各地，保衛了年青的蘇維埃政權，直到

一九二二年方纔退伍。從一九二五年起，他的記者生涯開始了，他先後擔任過「莫斯科晚報」的記者及文藝刊物「新世界」的代理編輯。一九三〇年，他已出版了詩集「序歌」。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則寫於衛國戰爭的時期。他以「莫斯科在我們背後」，「兵士的母親之歌」，「莫斯科保衛者之歌」，「勝利」，「在死的戰慄中」等等作品榮膺了一九四三——四四年度斯大林文藝獎詩歌部分的第一獎；而因抗戰有功，他又得過兩枚「紅星章」和一枚「榮譽章」。

蘇爾科夫主編「星火」是戰後的事。「星火」這字的俄文是 Ogonyok，本義爲「小小的火星」，相當於中國成語的「星星之火」。不名曰「火炬」而曰「星火」，自謙之意一望而知。但據說此字在俄文又有緊張熱烈之意，那可就恰當地說明了這週刊的特性。「星火」是充滿了戰鬭精神的，正因爲它的主編和幹部全是久經戰陣的戰士。

「列寧圖書館」

革命以前，莫斯科共有公共圖書館十六所，現在則有七百六十八所，而「國立列寧圖書館」則不但是莫斯科所有圖書館中之最大者，也是全蘇聯最大的圖書館。論歷史，在世界各國最大的圖書館中間，「列寧圖書館」是最年青的一個，——從它的前身「羅米揚佐夫藏書樓」算起，也只有八十多年的歷史，可是，和它伯仲之間的巴黎的「國家圖書館」則建立於十四世紀，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院圖書館」建立於一七五三年，而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也是早在一八〇〇年就建立了的。

「列寧圖書館」現在藏書一千萬卷，一九四六年全年來館閱書人數約計一百二十萬，借閱之書約計五百萬卷。閱者之多，爲全世界第一，超過美國「國會圖書館」全年閱覽人數二倍又半。

我們特地選了個星期五去參觀，這一天上午有陽光，可是冷得很，戶外溫度在攝氏表零下二十五六度。進門先到衣帽間，我一看，就知道「業已客滿」，好在我們是去「參觀」，不是去「看書」，不然，我們也得排了隊等候在閱覽室門外的走廊上，以便「遇缺即補」了。招待員引導我們通過那排隊等候的人羣，到了樓上，憑欄俯瞰，下邊那大廳就跟我們有些戲院的「池子」

相彷彿，規定是兩人的地位也就擠上了三個人的。這是三個普通閱覽室之一個，可容四百二十人，其他兩個大小差不多。

特別閱覽室是供專家們用的，相對兩大廳，一爲自然科學閱覽室，一爲文哲史閱覽室；這裏的座位排得稀些，一人一桌。又有大學教授專用室，布置如特別閱覽室。

「列寧圖書館」的前身是「羅米揚佐夫藏書樓」。十九世紀中葉，羅米揚佐夫以私人力量收藏了書籍數萬卷，其中頗有珍本；一八六二年，他把他這私人藏書樓公開了，是爲「私立羅米揚佐夫圖書館」，因其藏有珍貴的原稿及珍本古籍，對於學術界頗多貢獻，大科學家如曼特列也夫，大作家如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以夫斯基，都是常去閱覽的。列寧於一八九三年第一次到該館閱覽（他的簽名尚留在該館的閱覽冊上），一八九七年春，他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經過莫斯科，曾有短時期的停留，這時他也到該館閱覽。後來革命成功，列寧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他更是該館的長客。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第一年起，蘇維埃政府就着手搜羅國內的藏書，大部分都集中在「羅米揚佐夫圖書館」。一九一九年，該館始特設「編目部」（現在它的書目卡片部分共占大樓兩層），一九二一年始設「特別閱覽室」及「珍本室」（現有各國文字的珍本書籍十五萬卷，其中最珍貴者萬餘卷）。一九二五年，改名爲「國立列寧圖書館」。一九三〇年五月擴充館址，原定增建房屋五列，一九三九年，第一列完工，一九四一年秋，第二列完工，尚餘三列的建築工

程則受戰爭影響而停頓了。新建的兩列房屋，其一供藏書之用，而館內各部的辦公室及各種閱覽室卻占了另一列（書報雜誌閱覽室則在舊館）。

新館與舊館有大隧道相聯，新館的藏書部分室內保持一定溫度，窗上裝置特種玻璃，使日光不直射。該館的「衛生部」便是負責注意書籍之衛生的。藏書鋼架所用的鋼板如果銜接起來，長達二百五十公里。

「列寧圖書館」的上級機關就是政府的「文化教育事業委員會」，這委員會管理博物館，圖書館和俱樂部等等文化機關，中央而外，各地方有分會，委員會給「列寧圖書館」的任務之一就是指導各地方圖書館的工作，並代為搜羅書籍，館內有「交換部」，經常和四十二國的三百個圖書館交換書籍。又聘有專家多人，擔任外國文書籍的選購以及原稿部的研究工作。為了訓練工作人員，館內設有「圖書館管理訓練班」；為了提高職員的修養，館內有教育部，教授外國語文，研究外國的圖書館管理方法及出版界情形（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各有一專門學校，造就圖書館幹部人材）。

全館職員連專家在內共計一千三百餘人，其中女性占百分之八十六。女性並非僅任事務工作而已，各科專家及各部主任中，很多是女子，兩位副館長也是女子。怪不得那天我們參觀的時候，除在原稿部及東方部見了幾個男子，此外所見，無非女性，東方部的主任也是個女的。

衛國戰爭時，一部分的珍貴原稿及書籍移置安全地帶，館中工作照常，閱覽室每日開放，即使在敵蹤衝到莫斯科近郊的時候，該館工作未嘗一日停頓。一九四一年秋，德軍瘋狂地空襲莫斯科時，該館至少中燃燒彈二百枚，但都被該館職員及時撲滅了。

而且就在戰爭時期那樣艱苦緊張的環境下，該館新增了兒童閱覽室，而也是在戰時，該館編輯並發行了定期刊「讀什麼？」這是一種讀書指南，每期一專題，由專家執筆，指導應讀何書。這種定期刊在戰時共出版四十期。

兒童閱覽室是兩大間：高年級和低年級。室內四壁都掛着科學和文藝界名人的畫像。低年級（約當小學二三年級程度）兒童閱覽室的書目卡片櫃就在門口，卡片都是特製的，繪有五彩圖畫。另有一室則爲「質疑處」。經常有人在那裏回答兒童們的各種問題。閱讀什麼書，或者閱讀時有難解之處，都可以在這裏得到解答。高年級兒童閱覽室則有小箱，兒童有問題可寫一條紙投入箱中，館中職員每日收集此等質疑紙條，隔兩三日開一次問題解答會，特約專家來出席作答。每次開會，預先都在閱覽室中貼一布告，又常常舉行讀者大會或兒童讀物作家大會，讀者大會以一書爲中心，開會討論，例如「青年警衛軍」的讀者大會（青年警衛軍是大作家法捷耶夫所寫的一部小說，極受兒童及青年歡迎）。兒童讀物作家大會則爲溝通作家與讀者之會，兒童讀物之作家在這些會上朗誦他們的未發表的新作，聽取兒童意見以備修改。

「列寧圖書館」的古本和抄本，乃是無價之寶。古本中，西歐者最早爲十五世紀物，俄國者爲十六世紀。最足資紀念者，乃是拿破侖敗走時丢下的書籍，這些書籍原是拿破侖征服意大利時得來的。但是最可貴的，卻是一五〇〇年以前的刻本。聽說該館一位女性的研究員寫一本印刷術發明史，曾以此種最早刻本的材料斷定其年代，因而把印刷術的發明推前到十四世紀。此外，還收藏了阿爾提尼斯版本（十五十六世紀，威尼西亞的出版家阿爾庻斯．瑪拏蒂斯及其家族所印的）．艾爾塞維爾版本（十六十七世紀荷蘭的出版家艾爾塞維爾所印的），俄國首創印刷術的伊凡．費陀洛夫的印本，彼得大帝時代出版的俄文報（小冊形式），及其他古籍的珍本。至於抄本，最古者是一〇九二年的「聖經」。

原稿部分，時有重要發見。經專家整理就緒者，有關於俄羅斯民族幫助其他斯拉夫民族解放鬪爭的史實。畢林斯基的晚年通訊，已經印出了一部分，還有一大部分，都是向所未見的，正準備在畢林斯基逝世百年紀念（後年）時付印。帝俄時代的大作家們如果戈理，屠介涅甫，乞可夫，陀思妥以夫斯基的原稿，也有很多保存，原稿部另有閱覽室，那是只有特許證的人方能進去借閱，時間爲下午二時至十時。

（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

「兒童眞理報」訪問記

對開，彩色套印，半週刊——這樣的一份「兒童眞理報」實際上卻是蘇聯的多數著名專家與權威學者們工作的園地，而該報社的固定編輯人員與布滿全蘇的特約通訊員共約百數十人尚不在內。「可是，本報的最主要撰稿人，」編輯主任鄭重地對我說：「還不是編輯部的一百多同事，也還不是特約經常寫稿的全蘇科學院的權威學者，專家，和文藝作家，而是千萬的本報讀者，十歲至十五歲的兒童。」

對於編輯主任這個鄭重的申明，你有點不大相信麼？請看事實。差不多在每期的「兒童眞理報」上都可以看到：和全蘇科學院正式會員的大名並列的，有一位或兩位投稿人的名字是要到十年制學校內去翻查他們的學生名冊這纔可以找到來歷的。甚至於同樣性質的兩篇文字，一篇的作者的頭銜可能是長長一行，而另一篇的作者的頭銜卻只是「某校幾年生」五六個大字。

「兒童眞理報」的特點就在這裏。它並不是編輯部人員和特約的學者專家們「包辦」一切，「祕製」各種精神食糧，「餵給」它的數百千萬小讀者，而是由它的數百千萬小讀者們自動，且有效地參加這份精神食糧的製造的。

但你一定還有疑問：那麼，它的龐大的編輯部是幹什麼的？

對了，我們應該看一看「兒童眞理報」編輯部的組織。雖然這只是一張對開的半週刊，它的編輯部除了正副主筆外，有祕書處，又有「學校」，「科學」，「文藝」，「體育」，「插圖」，「通訊」等各部門。這些部門的數十工作人員幹一張小型的三日刊，每天兀自忙個不了，確是事實。你覺得奇怪麼？你且考查一下他們忙的是什麼。原來他們收到的讀者們寄來的信件，每天就有一千封以上。這些信件中，包括投稿，提意見，提問題，形形色色；而回答這些來信，當然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

來信之多，就表示了「兒童眞理報」和它的讀者們關係之密切；兒童們把這個半週刊看作自己的刊物，而報社的編輯部也確實能夠做到了接受廣大兒童讀者的意見並適應他們的需要。但這不是說：編輯部僅僅被動地照兒童讀者的提議去做就算盡了職了。報紙是羣衆教育的有力工具，「兒童眞理報」當然不是例外。也許有人從這報紙的名稱聯想到聯共黨的機關報，因而以爲這個三日刊大約就是專給兒童看的黨報，而所謂教育，不外是政治的宣傳與鼓動而已。但這種猜想是不合事實的。「兒童眞理報」並非不登政治的新聞，每期有「世界通訊」一欄，即簡要敍述三日內之國際與蘇聯的政治新聞的，然而它的主要任務卻在輔助學校教育。爲了達成這一個任務，每期報紙提供了絕大多數的篇幅，利用各種各樣適合於兒童興趣的材料，使兒童增加知識，並對學

校的科目發生興趣，提高了學習能力。

例如學校課程中最令兒童感覺枯燥無味的是數學。「兒童眞理報」則組織了數學競賽。方法是這樣的：第一步，出題，第二步，解答。出題也用競賽方式，先期在報上說明題目的範圍及其他必要條件，如必須與生活有聯系等等，定一期限，徵求兒童投稿。報社請科學院會員大數學家梭勃列夫爲評判員。結果，應徵出題的來稿共萬餘件，選取最優者三題，在報上發表，並給以獎品。於是第二步是解答競賽。最佳者亦在報上發表，並給獎品。據云，此次競賽中，兒童們所出的題目有極精巧者，大數學家見了亦甚爲驚佩。

數學以外，如俄文，外國文，歷史，地理，等等科目，也經常舉行競賽。但報紙上的材料當然要比學校課程範圍廣大；「兒童眞理報」有六欄地位常常登載各種文章，教育兒童們養成良好品性，並如何認識世界，認識自然，又常常介紹偉大文藝作家及其作品。兒童讀者們也常常對這一類的文章發表意見，展開討論。有過一次熱烈的討論，論題是：應交何等樣的朋友？從數千封的投稿看來，兒童們認爲值得交接的，是對人忠實，度量恢宏，做事不苟且的人。換言之，即蘇聯兒童認爲他們將來長大了應是這樣的人。

「兒童眞理報」恐怕是全世界唯一無二的既教兒童進步又拜兒童爲老師的兒童報紙。但它的歷史並不長，去年（一九四六）它剛慶祝了二十週年紀念。一九二五年開始創辦的時候，它的編

輯部不過幾個人。創辦者和編輯者都不是什麽黨國要人或社會名流，而是「兒童團」的團員，卽十來歲的小孩子（兒童團是蘇聯的一種兒童組織）。但爲時不久，它卽成爲全蘇最大報紙之一，現在每期印一百萬份。如果不是因爲戰爭之後紙張供應不足，每期印五百萬份也還覺得不够應付讀者的需要呢。去年該報二十週年紀念，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决議給以勞動勳章，斯大林且有親筆信感謝該報「多年之卓越的教育兒童的工作」。

（補記於一九四七年耶誕前夜）

「紅十月廠」

「紅十月廠」是一個專門生產巧格力的工廠。這一類的工廠往往不是游歷蘇聯的外國人所要參觀的目標。他們注意的是重工業，即使偶然也看一看輕工業，也不會去看一個製造巧格力的工廠。但是我特地選了「紅十月廠」。理由很簡單：我想親自看一看蘇聯究竟當眞是像美國的大老闆們所辦的那許多報紙所說拚命在擴充軍備呢，還是相反，蘇聯並不把砲彈來代替巧格力，而美國報章上天天嚷得那麼上緊的，實在是白日見鬼。一個住在上海的人，因為所見者是美軍吉普滿街亂闖，所聞者是太平洋彼岸來的充滿了火藥氣的新聞報導，雖然明知道是宣傳，是示威，是全身武裝的强盜夾在人羣中大聲疾呼「捉强盜」，然而心頭總不免有點沈重；他會這樣想：既然美國的報紙叫嚷着第三次大戰如此其凶猛，莫斯科總該有點反應罷？可是他一到了莫斯科，纔知道他的猜想錯誤了。莫斯科的報紙上沒有關於第三次大戰——美國報紙叫囂得如此利害的「第三次大戰」的一句話。莫斯科報上的頭條新聞是蘇聯工業復員的進度，是「新五年計劃」第一年已得的成果！

「紅十月廠」也是復員工廠的行列中的一個，它的生產情形，我算是親眼看到了。

我們一進門就嗅到了糖香。這使我回想起抗戰時期我從成都到重慶經過內江的時候遠遠就感得空氣中充滿了甜味。招待我們的職員看出我們的感覺，就笑道：「這裏的糖香還不是頂濃的。工人們天天聞着，而且比這裏的還要濃些，倒也不覺得了，可是他們特別喜歡喫鹹的東西。」後來，我們在製造巧克力的自動機器旁邊觀看的時候，經理請我們嚐嚐剛製成的好幾種夾心的巧克力，我就只嚐了一種，而且笑着辭謝道「聞也聞够了」的當兒，我確不是說笑話，我是第一次體驗到「嗅嗅也會飽了」這句話的眞實的意義。

「紅十月廠」並不是「紅十月」以後纔創辦的。蘇維埃革命以前，就有這個廠，——當然不叫「紅十月」。那時候，這是個製造糖果餅乾的工廠，巧克力不過是出品之一種。革命後收歸國有，仍然如此。直到一九二六年，方纔專門製造巧克力。專業化以後，生產量提高了，設備也革新了，當年那個舊廠連影子也沒有了。這是「紅十月廠」歷史的第一期，現在，它正走上了它的歷史的第二期。經理引着我們在各個製造部門參觀的時候，他指着那些擺在那裏等待裝配的大小機器說：「再過三個月你再來參觀，你會不認識了，現在這一間房的樣子會連影子也沒有了。」的確，擺在那裏等候裝配的機器比在動的機器多。磨可可的部分固然是如此，而提煉部則等候在旁邊的機器竟有兩倍那麼多。

使我覺得奇怪的，是這兩倍之多等待着工作的機器竟沒有使這提煉部顯得擁擠，好像這間房

本來就準備裝置這麼多的機器似的。我提出了這問題。經理卻答道：「不但是本來準備裝置那麼多機器，實在是本來就裝着那麼多的。戰爭的時候，我們撤退了三分之二，我們在喀山和古比雪夫各建一分廠。現在這兩個分廠都比它們的爸爸大得多了。我們預定在今年年底趕上它們。」

「戰時這廠也是製造巧克力的？」我又問。

「也製造巧克力。特別是專供飛行員和坦克車手食用的特種巧克力。但是也製造軍用口糧，和大砲需用的東西。戰事結束後這纔又改裝過來，製造各種巧克力，一總有三百種之多。」

「產量達到了戰前的水準沒有呢？」我又問。

「現在還沒有。可是，在新五年計劃期間，一定能夠達到，而且，一定要超過戰前的生產量的。」經理很有把握地說，眼光瞥一下擺在那裏等待裝配的機器。

我們一邊說着，一邊走進了另一部門。這是夾心巧克力的製造部，機器全是自動的；已經裝好了芯子的巧克力在自動輸送的輪帶上排得整整齊齊進了小房間似的冷凝器，然後又出來，已經硬了。這些夾心巧克力有些是裝着各色果醬，也有些是裝着各色的酒。我注意到各部門到處都很清潔。據說：每天必須打掃四次。「糖果工廠一般是不清潔的，」經理說：「我們卻把保持清潔和增加生產看得同樣重要。」

問到廠中對於工人的福利事業，經理的回答是：蘇聯政府對於各工廠的安全設備，保健和福

利事業，都有規定。各工廠必須按照規定辦理，不能敷衍搪塞。比如「紅十月廠」，因爲女工數目占全體工人總數百分之八十，所以特別注意和女工有關的福利設施。他們辦有大規模的托兒所，幼稚院；夏季且辦兒童營和兒童城。除了普通性質的療養院而外，又辦有專爲女工服務的衛生處。工人有病時，醫藥免費而工資照給。

「對於懷孕的女工有什麼優待？」

「產前產後各給假一個半月，共三個月，這是國家法律規定的。假時工資照給。」經理說。「另外還有些辦法是本廠自己定出來的；例如產前未到假期的時候，我們看各人的體格的強弱，把她們的工作加以調整。本來擔任較爲笨重工作的，那時我們把她調做輕鬆些的工作。產後假期已滿再上工的時候，我們也斟酌她的健康狀態而派給相宜的工作。又，我們在郊外辦有農場，農場的富含滋養料的產品規定是應當優先配給懷孕及產後的女工的。」

「這一切經費全是廠方擔負的呢，或是政府另有津貼？」我又問。

「全是廠方擔負的。不過我們廠既然是國有的，所以也就是國家擔負。只是既由廠方擔負，便在廠方開銷預算中有這一筆。廠的生產量提高，賺錢，盈餘多，那自然這一方面的預算可以增多，所以工人們工作努力也就是他們的福利享受可以更高。」

「職工會在這方面也擔負責任麼？」

「職工會也擔任一部分。例如工人們到休養所或療養院去，工人們自己只出很少的錢，最大部分由廠方及職工會分擔；而由於工人人數不少，所以這一筆款子也相當可觀。」

「那麼，工人的文化娛樂組織如何呢？」我又想出了一個問題。

「文化娛樂，除了俱樂部圖書館等設備外，工人有很多業餘組織，例如話劇，跳舞，合唱，滑雪等等。這些組織是工人們自動的組織，但假如需要人指導時，廠方可以負擔請教師的費用。又這些組織的經常費用也歸廠方負擔。職工會方面對於這些文化娛樂組織也有點津貼，不過主要是由廠方負擔的。」

這時候，我們走進了另一部分的工場。這不是製造巧克力，而是製造各種各樣的水果糖。

「巧克力的原料還有外國來的，例如可可，」經理鄭重其事的說：「可是這一部分，所有原料全是蘇聯出產的。」他引我們去看那種他們呼為「格拉尼爾」的原料。這是製造水果糖時用的。

這一部分，當然也分爲許多間；其中有幾間，只見粗大的金屬管子密密麻麻排列着，和樹林一樣。這些是「吹風」使果子糖冷卻變硬的裝置。果子糖的製造這是最後一步，以後就是包裝。

我們參觀了包裝間。巧克力和水果糖全在這裏包裝。無數的自動機器，各式各樣的，都在工作。這裏有一小部分的工作是用人工的，這就是把包裝好的巧克力或水果糖裝進精美的紙匣。

最後，回到管理部的經理室。舖着紅色絲絨桌毯的長方形大桌上已經擺滿了該廠的三百種出品，說是請我們隨便嚐嚐。這些出品中有名爲「警衛軍」者，是紀念警衛軍的赫赫戰功的。有專門給兒童喫的，成分配合是經過科學設計的。

「我們廠內有一個研究科，」經理說：「專門研究製造特種的巧克力，以應各種不同的需要。例如兒童用的，飛行人員，坦克車手，潛艇員用的。」說着，他在桌上的巧克力堆中揀出一種，那是長方形的小塊，貌不驚人，他將那小塊折斷給我們看，原來橫斷面上布滿了細孔，跟蜂巢相像。「這就是研究科設計的特種巧克力之一種！」他帶幾分誇耀的語氣說，並勸我們嚐一嚐。

但是這種特製的巧克力，我早已喫過多次了。旅館內每次飯後總有糖果，這種巧克力也拿來過多次；一向倒沒有注意它們體內有蜂眼，只覺得味道略帶苦澀。現在這纔知道這是研究室弄出來的特別東西，倒要問一問它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可是我還沒開口，經理已經拿出另一件「法寶」請我們注意。

這不是巧克力，這是一幅獎狀和一面錦旗。兩者都是國防部頒給的。原來衛國戰爭時各工廠社會主義競賽，優勝者得保有國防部所給的優勝錦旗，「紅十月廠」屢得優勝，不但在戰時常常保有此旗，現在卻永久保有它了。這是該廠全體職工的光榮，經理覺得如果不拿出來給外國的參

觀者看看，那就是蔑視這光榮，就是抹煞了全廠員工的功勳。在一個專制國家，我們看不起勳章之流的東西，因爲這只表示了奴才對於主子的忠心；但在人民爲主的國家當然不同了。「紅十月廠」保有優勝錦旗就表示它的全體從業員對於國家人民有過功勞。

我們瞻仰過這榮譽的錦旗，對經理表示了我們對於「紅十月廠」全體員工在反法西斯鬬爭中的努力抱有無限的敬意。我們就起身告辭。

最後，還得補一句：「紅十月廠」現有工人約三千，一個月後，它將局部停工數天，以便將那些新機器裝置好。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

「高爾基世界文學院」及「高爾基博物館」

十月革命後不久，由於高爾基的建議，創辦了世界文學院，當時高爾基是領導這學院的，爲這學院作了許多遠大的計劃。高爾基逝世後，學院改歸蘇聯學術院領導，並爲紀念高爾基而定名爲高爾基世界文學院。現任院長爲吉爾波丁教授。

現在這學院共設五部：（一）古代希臘羅馬文學部，（二）西歐文學部，（三）俄羅斯文學部，（四）蘇維埃文學部，（五）高爾基研究部，但因蘇聯學術院已有東方學術研究所，故而學院內暫不另設東方文學部，以免重複。

附屬機關有文學圖書館，包括（一）原稿部，（二）插圖部；另有高爾基手稿保藏庫。受這學院管轄的，又有高爾基博物館，普希金博物館，以及四個托爾斯泰博物館。

學員和研究員都由國家給予生活津貼，學員三年畢業。研究員無年限，但必須已有若干著作者，始得爲研究員。

學院經常開會，研究員和學員們宣讀論文，並提出問題討論。一九四六年秋接連三天的討論會中，提出研究論文頗多，例如院長本人的「列寧和斯大林論托爾斯泰」，研究員雅可武列夫的

「論列寧對於文藝和美學的見解」，研究員塔瑪娜・莫梯遼娃的「俄國文學對於西歐文學的影響」，A・賽伊特林的「俄羅斯文學之特點」，都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每一年度的蘇維埃文學的總結，也常常由學院召開大會提出研究報告，一九四五年度的總結，由G・鮑洛甫曼與E・克尼波維奇擔任小說和散文的報告，C・什林斯基與J・尤淑夫斯基分任詩和戲曲的報告（訪問時又知道本年二月尾，將開會報告一九四六年度蘇維埃文學的總結）。

學院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世界文學史的編纂。現在已出版的，有古希臘羅馬文學史各一卷，英國文學史第一第二兩卷（第三卷在印刷中），美國文學史第一卷在印刷中，第二卷已脫稿。斯坎地那文學史亦近完成。

對於俄羅斯古典文學之研究，則有勃拉高葉教授所作關於普希金的專著，院長吉爾波丁教授之「青年時代的陀思妥以夫斯基」，鮑洛什斯基的「屠介涅甫傳」。專門研究高爾基的著作則有米海伊洛夫斯基教授的「高爾基的創作之路」，比雅列克的「高爾基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院長吉爾波丁教授的「高爾基作品之世界的意義」等等。

*

「高爾基博物館」和「高爾基世界文學院」同在一所大廈內。據說這所大廈建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是當時有名的建築師道明尼可・季拉爾第所設計的；這本來是私人的邸第，十月革命後

收為國有。「高爾基博物館」所占的幾間大廳是這已有百年歷史的大廈的最好的部分。

照片，油畫，雕刻，塑像，高氏作品的各種初印本，以及各種遺物，——構成這博物館的主體，說明了高爾基一生的文藝工作和社會的革命的活動。不，豈但說明了高爾基一生而已，也說明了上起八十年代，下迄蘇維埃政權最初二十年的反映在文藝上的俄羅斯人民的鬬爭和勝利，而以高爾基的一生作為貫串的線索。這是高爾基博物館不同於普希金博物館及L·托爾斯泰博物館之重要的一點，也就是高爾基博物館和列寧博物館相同的一點，——自然，在主要是限於文藝這一點上，高爾基博物館和列寧博物館又是未便相提並論的。別人的感想如何不得而知，若就我個人而言，則當我訪問普希金，L·托爾斯泰，或者耐克拉索夫博物館的時候，我的情感中似乎景仰前賢的成分比較多些，但在高爾基博物館，我卻深刻地感到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人民在我精神上所起的激盪和感召，而高爾基便是這偉大的人民在那偉大的時代的化身，我幾乎忘記了他也是一個「自然人」了。我想，使我發生這樣深刻印象的原因，一半固然由於高爾基本身就是這偉大人民和偉大時代的血肉相關的一部分，而又一半也由於高爾基博物館的材料的搜羅和布置是經過一番用心的；而這，也是高爾基博物館之所以能發揮深廣有力的教育作用，所以能夠每天吸引數百上千的參觀者，——工人，學生，軍人，乃至小學生。

要詳細記述這博物館的材料，是不可能的，或許也是不必要的，這裏只記下一二事。一是高

爾基和他的愛子在一八九九年所拍的照相；這是他送給乞可夫的，上面有高爾基親筆題的一行字：「這是我和我的兒子，——一歲半的哲學家；這是我生平的得意之作。」又一是高爾基生前所用的書桌；這桌上有香煙管二枚，一大一小，有眼鏡，鉛筆，煙灰盤，煙盒等等，據說這都是按照當年高爾基生前各物擺置的原樣。

博物館中陳列着高爾基一部分手稿的照片。手稿原本卻保藏在庫內。這是特為保藏原稿而建築的庫房，全部是鋼骨和避火磚，有鋼質而巨大的庫門。並且按照科學方法，使庫內保持一定的溫度與溼度。庫內共兩室，滿列鋼架，架上的盒子裏藏的就是原稿，——除高爾基的手稿外，也有別人的，如普希金的手稿。

單是高爾基的手稿就有二千四百餘件。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的原稿（連同修改的部分在內）共計有五千五百頁之多。劇本「消夏客」有四種底稿。信札部分，高爾基寫給別人的，收藏了八千封，而別人寫給高爾基的，也有四萬封。從這裏可以看出，和高爾基通信的，有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各種職業的人，有工人，有學者，作家，也有農民和士兵。外國作家和高爾基的通信現已收藏者，有巴比塞，蕭伯納，辛克萊，茲威格（Stephan Zweig 奧國作家），以及羅曼·羅蘭。高爾基和羅曼·羅蘭的友誼是世界文藝史上一段佳話。兩人的通訊，全部都保存着；共計高爾基寫給羅曼·羅蘭的信五十九封，羅曼·羅蘭給高爾基的信一百二十封。此外還有高爾

基和乞可夫及柯羅連科的通信，則正在準備付印。高爾基和夏里亞賓曾經有過長期的通信，從一九〇〇年起，直到高爾基逝世那一年；這些信札也準備付印。一九一六年，在克里米亞，夏里亞賓曾在高爾基面前，自述其生平，這一篇「自敍傳」當時是由速記員記了下來的，高爾基根據速記加以編纂，並加寫了幾頁；現在這一份材料也準備付印。

和手稿一同保藏的，還有在各不同時期曾和高爾基有過往來的三百左右各式各樣的人們所寫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都還沒有發表過。這一部分材料對於寫作高爾基傳記的學者是頗有用處的。

高爾基的手稿，字小，而極工整。他喜歡在整張的夫士紙上寫作，而且喜歡在每張紙的右邊留下極闊的一條空白（約當全紙三分之一），作爲添註修改之用。添註修改的字蹟也頗工整。我所看過的幾種手稿都是如此。我所看到的普希金的手稿也有這樣留紙邊空白（也當全紙三分之一的地位）以備添註修改的，不過用的不是夫士紙。普希金手稿上的字比高爾基的大得多，而工整似亦稍遜。聽說普希金有一個習慣，是站着寫。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中就有一張小方几，據說普希金生前常常倚此几站着而寫作。

（一九四七年五月廿三日記）

「革命博物館」

莫斯科革命博物館的館址是一座古老的建築，有歷史價值。這是十八世紀中葉的建築，私人所有；一八七三年成爲英國俱樂部，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時代又曾作爲傷兵醫院，一九二四年開始成爲革命博物館的館址。

革命博物館本有十二部，蘇德戰爭時若干珍貴的陳列品撤至安全地帶，戰後再開放，一九四七年春計共開放三部，即（一）革命準備階段之部，（二）內戰及帝國主義干涉時期之部，（三）世界各地人民贈與斯大林的禮物之部。

在第一部中，珍貴的物品有：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佛隆玆所用的手槍；二月革命時期莫斯科工人所用之戰旗，上書工人的三項要求：共和政體，八小時工作，各民族一律平等；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及二十六日列寧從國外寫回來的指示革命策略的親筆信；基洛夫工廠所造的迫擊砲；十月革命時波羅的海海軍起義之旗；克倫斯基政府的死黨士官生抗拒革命軍時所守之屋中過砲彈的木柱；以及描寫十月革命時期重大事件的著名油畫，例如「列寧回國在車站與民衆相見」，「四月代表大會」等等。

第一部的陳列品共占五六室，上面所記，當然掛一漏萬。總之，這是上溯一九〇五年，下迄十月革命成功爲止，用遺物，文件，圖表，繪畫，照片，模型，組合成功的一部「革命準備階段」的歷史。

第二部的陳列品也占了好幾個房間，材料之搜集與組織也和第一部相同，意在使其成爲一內戰及帝國主義干涉時期」的歷史。陳列品太多，已不能一一記憶，但其中有幾樣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現在記於下方：

一樣是當時工農游擊隊所用的假槍，及發聲器。游擊隊當時作戰的對象是白軍和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軍隊。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當然軍火充足，白軍因有帝國主義的幫助，軍火亦自很多。但游擊隊則裝備惡劣，缺乏軍火，連步槍也不够用。不過白軍及帝國主義軍隊裝備雖好，軍火雖然充足，士氣卻是很不行的。他們不敢和游擊隊拚命。因此，缺乏槍枝的游擊隊就發明了用假槍以恐嚇敵人。假槍是這樣用的。至於「發聲器」，乃是很像話劇團裏用作效果的器具，幾條簡單的木片，配以簡單的木輪，轉動起來，發聲卜卜，像是機關槍在放射。當然，這也是對付敵人的疑兵之計。

第二樣是游擊隊的「武器製造場」的模型。這有一間「亭子間」那麼大，裏頭有工具，有假人，有模擬爐火的紅光；所製造者有土槍及刀劍之類。

第三樣是西伯利亞游擊隊抵抗日本干涉軍所用的大砲。這是應當放在古物陳列所中的舊式大砲，用黑色火藥，鉛丸或鵝卵石，裝了引線，纔能放的。甚至也有整個樹身挖成的火砲。又有遠東游擊隊所用的土製地雷。

僅舉這三樣，已可想見蘇聯的游擊隊當年處境之艱苦，他們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和全身武裝的敵人作戰的；然而最後失敗的還是那些全身武裝的白軍和帝國主義干涉軍，這就叫做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最後，「全世界各地人民贈與斯大林的禮物」這一部門共占大廳三間，其中的陳列品，可以說是無奇不有。而且是挖空了心思以求出奇制勝，例如白俄羅斯人民所送一小木箱，乃是集合數千種不同的木材鑲嵌而成。此外，各種工廠，礦山，火車，輪船，各種武器，等等的模型，乃至雕刻，刺繡，編織，等等手工的精緻小巧的玩意，也不知共有多少，總之，那三間大廳是陳列得滿滿的，連壁上都沒有空隙了。有一口大玻璃櫥內全是煙斗（因爲斯大林是吸煙斗的），大者幾乎可以當作步槍掮在肩上，小者卻又小得出奇；而無論大小都是用的極珍奇的材料，並且有極精緻而有意義的雕刻。和煙斗一類的，就有煙盒，那也是在材料，形式，雕刻等等上頭極盡了炫討靈巧的精神，其中有一個橡木煙盒，上面浮雕着斯大林的像，是一九四三年一位紅軍士兵在前線戰壕裏製成，巴巴地寄回送給斯大林的。

禮物中有一件使人看了深深感動。那是一條簡單的女人用的大圍巾。圍巾並不出奇，可是且看下面的說明：原來這是蘇聯的一位百歲的老婦人送來的，這條圍巾是她出嫁時的東西，藏了七八十年捨不得用；現在卻拿來送給斯大林。

禮物中有兩件是屬於中國的。一件是掛在玻璃橱中和許多珍奇東西並排着的一面旗。這是大紅緞子的，也沒繡花，也沒有任何裝飾，墨筆寫的兩行字，一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又一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敬贈」。另一件東西則是一幀湘繡的斯大林像，頗大，掛在壁上，不知是何人或何團體所送，但有繡這像的鋪子的名字，繡在下側，是「長沙雪霞繡館」六個字。

（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

兩個中學校

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們參觀過「莫市第七十六校」；後來在阿爾美尼亞共和國京城葉麗方，我們又參觀了當地的「列寧夫人紀念學校」。這兩個同是「十年制」學校，但一在蘇聯首都，一在加盟共和國之首都；將這兩個學校比較着看，蘇聯中等學校的面目也就可以得到一個大概了。（我們在烏玆別克共和國的京城塔什干也參觀過一個「十年制」學校，關於此校之情形已在日記中記過，茲不贅。）

蘇聯現行教育制度，兒童七歲入學，讀滿七年，告一段落，這七年是義務教育。相應於這一階段的學，稱為「七年制學校」。至於「十年制學校」則是在七年以上再加三年。從「十年制學校」畢業出來，可以投考大學，但從「七年制學校」畢業出來，只可投考「高中」程度的各種職業學校或師範學校——當然，也可以轉入「十年制學校」讀它最後的三年，正如原在「十年制學校」的也可以讀到七年為止。如果用一個不甚精密的比較，可以說「七年制學校」約略相當於中國的小學到初中，而「十年制學校」則除前七年相當於小學，初中而外，其最後三年約略相當於中國的高中。

第七十六校開辦於一九三六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紀念品。全校現有學生一千二百六十餘人，分爲十一級，除第一至第十年級可稱爲「本科」外，第十一年級則爲「師範」；此額外的一級專爲第十年學生之有志於教育工作者而設。全校學生被選爲「兒童團」團員者凡五百六十二人，約爲學生總數之半。自第一年至第七年（卽義務教育階段）完全免費；第八至第十年，規定每年收費二百盧布，但免費者甚多。書籍由學校供給，不另取費。全校十一級的學生又分爲二十餘班；有一級分爲二至三班者，此因照規定每一班的學生至多不能超過四十八人。全校教員共五十人。第一年級至第四年級之教員每週授課十八小時者，月薪五百盧布；第五年級以上之教員每週授課十八小時者，月薪七百盧布；授課時間超過十八小時者，皆按鐘點加薪。

學生的文化娛樂組織甚多，並得學校的資助。每班有壁報，各班之間經常舉行各種競賽。

列寧夫人紀念學校也是十年制的學校，學生共八八九人，教員四十三人。學費，教員待遇，圖書儀器的設備，及學生課外的文化娛樂組織，都和七十六校差不多。

七十六校和列寧夫人紀念學校都是女校，我們和兩校的校長都談到男女分校問題，請她們就分校以後的經驗來比較合校與分校的得失。蘇聯自革命後實行普遍的男女同校，但在一九三八（或三九）年起，又改爲部分的男女分校，卽除高等專門及大學而外，所有七年十年制的學校全部男女分校。蘇聯旣已實行男女同校，爲什麼又要改行分校呢？據兩位校長說：男女同校的時

候，有些課程的編排發生了困難；例如女生須學習刺繡，縫紉和家政，而男生則否（蘇聯雖已澈底實現男女平等，然同時亦主張在某些事務方面男女應分工）；又如生理衞生的課程，女生和男生的亦應有不同，女生所必須知道的月經期懷孕期的衞生以及育兒的知識，男生就可以不要。分校以後，這些課程編排上的困難就沒有了。這是男女分校的技術上的原因。其次，還有更重要的理由，則是同樣年齡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他們智力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七歲至十三歲的女童的智力發展通常要比同年齡的男童快些；到了十三歲以後呢，男童在物理數學等課程方面的學習能力比女童爲强，女童則在歷史地理文學等課程上見長。同校的時候，往往一班之中，男生在史地文學方面趕不上女生，而女生在物理數學方面趕不上男生，兩面都受牽掣，都有妨礙。據說分校以後這些牽掣和妨礙也都沒有了。最後，還應當說明的，就是男女分校在蘇聯並不影響到男女的平等和社交的自由。因爲蘇聯的社會制度是保證了男女在政治，經濟，職業，社交，婚姻等等一切的平等和自由的，男女在大環境中既已平等和自由了，那麼，僅僅在中小學這一時期不同校，實在不算怎麼一回事。反之，如在別的國家，所謂男女平等還只是一句空話，那麼，男女同校就有進步的意義。倘使也要以蘇聯的分校爲藉口而主張分校，那就是開倒車了。

人們常以爲蘇聯的學校總有若干作風是和別的國家的學校不相同的。事實上確有不同。舉其最爲顯著的而言，第一是學生的自動精神提得極高，第二是學校與學生家庭間的聯系極爲密切。

關於前者，我們參觀的時候，就看見了極豐富的材料。比方說，學校撥給學生們用作文化娛樂活動的場所，就跟教室辦公室幾乎一樣的多。全校各處陳列的學生作業差不多全是各種各樣的文化娛樂組織的產物：例如為了紀念舊俄時代的大詩人耐克拉索夫，學生的文藝組就布置了一個等於是小型的耐克拉索夫博物館的展覽室，又如生物學標本和礦物標本擺滿了一間屋子，而這也是學生的文化娛樂組織之一——自然組所採集的。不但在文化娛樂方面如此，學生們又自動地幫助學校維持紀律。勸導頑皮的同學，糾正同學的不良習慣，這都是常有的事。而幫助功課不好的同學使他不至於落後，那又是每個優秀生的義不容辭的工作。但是領導並推進這自動精神的，卻不是教職員而是學生中的「兒童團」。我們參觀的時候，校長們每以各該校所有兒童團的人數相告，就因為凡能入兒童團的學生一定是品學兼優，且能幫助學校，幫助同學的。

至於第二，學校與學生家庭間的聯系，大都用下列三種方式：

一、學校經常請學生的家長們來校舉行懇談，學校方面報告教育方法和經驗，家長們討論批評。這種懇談會的目的在使家長們明白學校的教育方法而與學校合作。

二、家屬委員會——這是由學校召集學生家屬大會推選出來的。委員會的任務是輔助學校作社會活動，例如節日，學校所組織之各種晚會等等，委員會須參加籌備。

三、主任教員（七年或十年制學校的第一年至第四年有主任教員，擔任一班的全部課程或幾

種主要課程）須經常訪問學生家屬；就學生之個性，學習能力，嗜好等等，和家屬們交換意見；這樣可使教員更能瞭解他的學生，而家屬也可以更加明白自己的兒女有何優點或缺點，並且配合着學校教育去設法如何發展兒女的優點或改正他們的缺點。每一個月，主任教員又須召集他那一班的學生家屬開家屬會議，集體地來研究如何改進教育方法。

學校與學生家庭間關係之密切，就用上述的三種方法來做到的。教育的目的本來不僅是傳授知識，並且要造就身心健全發展的公民。蘇聯中等學校的特別注重於提高學生的自動精神以及加強學校和學生家庭的聯系——這兩種辦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古列巡禮

和喬治亞共和國京城梯俾利斯相距百多公里，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高原上，謙卑地蹲着那樸素的古列鎮。勤勞的人民遠在第五世紀建築了這一個鎮，他們大概夢想不到一千五百年後，會有無數異鄉的遊客懷着一顆虔敬的心來這裏訪問，只因爲這裏是斯大林的故鄉，只因爲這裏保存着斯大林所住過的一間小屋。

當我翻着那「來客留言簿」，看着那代表了歐、亞、非、美、澳五大洲的許多民族的多種不同語言的「題詞」，我的思潮忽而從現在跳到千五百年前，忽而又飛繞了地球一匝，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又想起遠在萬里外的我的朋友們和我的親人們來了。

但是讓我們回到眼前的景物罷。我們站在一幢只有兩間房的平屋前，三十來人的一排士兵，不用說他們也是來禮瞻的，此時正肅然整隊而去，四五個兒童擠着上前，張大着好奇的眼，向我們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們走上了臺階，在那有點像走廊的地方站住。當前是兩間房，一樣大小，都只有一扇門向走廊開着。一間房內靠窗有一張小小的牀，牀上鋪着古舊的氈子，離牀約尺許，就有一張方桌，桌上有洋油燈，也許還有一兩隻杯子。這桌子兩面離牆也不過尺許。朝外的牆上

設有壁櫥，櫥門是木板的，都關着。壁角安着茶炊，——也許是在擱板上，但也許是在小櫥上，這我可記不淸了。不過，我卻記得確實，在對面的壁角，靠近牀頭的，卻有一口木箱。近木箱有一小小的矮方凳。近桌旁有一把椅子。這就是全部的陳設了。

我穆然看着這小房內的一切簡單的傢具。我忽然又想到百年後千年後，忽然又想到全世界五大洲五大洋那麼多的國那麼多的民族；我似乎聽得那些樸素的傢具都用了柔和的音調在說：它們是在一九三五年由它們的老年的女主人親自指點着照八十年代這小房的原狀布置着的，它們中間有幾樣已經不是原物而是特地仿製的。但是——「我們卻不折不扣是當年的老伙計！」牀架，方桌，小櫥，還有牀上的氈子，都得意洋洋地聲明着。

斯大林是一八七九年生於此小房，直到一八八三年，他都住在這小房。

當時，和這小房並排的那一間大小相等的房是房東住的，房東名爲柯倫俾茄斯維列。後來，斯大林和他母親住過的這間房又由房東女兒住了，稍有修葺改裝。一九三五年俾利亞發起保存此紀念屋的時候，重新恢復當時的原狀。一九三七年又在此小屋外面加做一敞屋，作爲小屋的罩子，這罩子可漂亮得很，高而且大的柱子都是喬治亞特產的雲石。

和紀念屋同在一處，是斯大林博物館。正確地說，應該加上一句說明，這是少年斯大林的博物館，陳列材料以斯大林在喬治亞的年代爲限。一八五〇年，斯大林的父親（農民出身的鞋匠）

始來卜居於古列，結婚。斯大林有二兄皆早殤。斯大林是老三。幼年時代，斯氏在教會學校讀書，因其嗓子好，加入唱詩班。中學畢業時的照相，畢業證書，都陳列着；畢業考試各科皆優等（五分），僅數學與希臘文爲四分。斯氏在中學時曾寫詩，發表於當地報紙，題爲「青春」與「月亮」，用筆名曰「梭吉爾」。

在中學時，即組織祕密的馬克斯主義小組，在鐵路工人中作運動。其後加入外高加索之革命團體，出版「火星報」之外高加索版。在巴統被捕，當年他住過的囚室陳列有模型。充軍到西伯利亞，不久，逃回高加索，在俾利斯組織祕密印刷所。博物館中有這祕密的地下印刷所的模型，但在俾市，這地下印刷所也被恢復而作爲革命歷史紀念碑之一。

古列鎭的斯大林博物館陳列的材料到此爲止。

在古代，古列鎭爲防禦波斯人入侵的一個軍事要塞。鎭外山上尙有碉堡遺跡，這些都是第七世紀建築的。我們曾來這些碉堡的下邊徘徊瞻望。遠遠看去，已不大像碉堡，倒像是些坍塌的墳堆，但據說，仍然有門可入，而且下層（埋在地下）頗大，可多藏人馬與糧食。

（一九四七年三月卅一日補記）

喬治亞「歷史博物館」

喬治亞文化發展的歷史，可以到梯俾利斯（喬治亞京城）的歷史博物館，在半天的時間內，得到一個概略。這一座歷史博物館當然是革命以後成立的，博物館本身歷史不過二十餘年，然而正因其歷史之短，對照着該館內容之豐富，使我不勝欽佩。喬治亞人民在獲得自由解放以後，其文化之發展，眞是一日千里了。

歷史博物館內絕大部分的珍貴材料都是革命以後喬治亞的考古家從地下發掘得來的。

喬治亞文化也是世界上古文化之一，開始於公元前。公元後走上西歐發展之路，不幸隨之而來了外族（波斯）的侵略，文化發展暫受阻礙。其後，有一時期，東部為阿剌伯人所侵占，西部又為本族各部落所分割，這是喬治亞文化最消沈停滯的時期。到了十一世紀，全國復歸統一，文化乃有新發展。十一二世紀是喬治亞文化興盛的時代。女王達瑪爾（在十二——十三世紀之交）及其父喬治三世這兩朝稱為全盛。喬治三世的畫像（發見於十三世紀的一個古廟中）以及達瑪爾女王畫像二幀，今並陳列於館中。

在公元二世紀時，喬治亞國王注意水利，農業已甚發達，葡萄種類已有一百五十種之多。博

物館中有那時所用的水管及藏酒之巨甕。酒甕大肚尖底，可容酒數十石。水管是陶製的，節節相連，每隔若干節，則附有球狀之檢驗器，此亦爲陶製，上端有蓋，可啓視檢驗水管之通塞；檢驗器之大者更可實以沙礫木炭等物，使流過之水得以濾清。達瑪爾女王時代，此等水管共長一百十九公里，每秒流過之水爲二十四立方公尺。

陶器及五彩琉璃，早在十一世紀時已頗流行。從十一世紀之古城特曼尼息（在今梯俾利斯市東南六十公里）發掘所得，有彩陶多件，其中一翠色之碗，製作甚爲精緻。又在萊伊（古城，現屬伊朗）曾發見淡黃釉的陶碗，及白釉青花之陶碗，皆爲十世紀物。特曼尼息發掘出來的五彩琉璃，其中有手鐲，甚精工。據研究，在紀元前三四世紀，喬治亞即已發明琉璃。及至紀元十三世紀，琉璃工業已極發達，不但用作裝飾，即日常用具亦有琉璃製者；博物館中有一大瓶，出土於靠近土耳其邊界之某地，斷爲十三世紀初期之物。

紀元前七百年，喬治亞即已發見黃金。博物館所有古代黃金器皿，皆爲近年發掘得來，計有金碗，十字架及婦女用之頸鍊等，此皆爲九世紀至十一世紀之物。最古者爲鍍金十字架，飾以珠翠，云是紀元前二百年之物。

十一世紀時，喬治亞始有本國之貨幣，博物館現藏歷代貨幣甚多，自最古以至近世者皆有之。貨幣之盛行，表示古代喬治亞全盛時代工商業之發達。據歷史家考證，在十三世紀中期，喬

治亞每年財政收入達千萬佛郎，較之當時之英法兩國財政收入爲巨。

博物館之手稿部分，珍品極多。例如第五第八第十世紀之喬治亞歷史，及手卷式之國王詔書，有達瑪爾女王之親筆字兩行。以上各稿都爲羊皮紙，亦有少數爲蘆紙。十二世紀之手抄本聖經，彩色插圖極爲工細。十七世紀之「虎皮騎士」抄本，亦有彩色插圖。十八世紀初之喬治亞地圖，計總圖及分圖若干，合爲一厚帙，乃當時喬治亞太子伐虎斯特所親繪。

博物館所藏史前之物，計有石器時代之石斧石矢等，及銅器時代之青銅箭頭，矛尖，刀等。又有紀元前八一〇——七七八年曼奴阿王朝之石柱，柱礎刻有楔形文字，云是烏拉爾都文字，今已無人識之。

「兒童宮」

蘇聯各地的兒童宮有它們各自的個性，也有它們的共性。各地兒童宮的教育訓練方法，內部組織，大都相同，這是它們的共性；然而由於各該地社會的和自然的環境之不盡相同，故兒童宮之各種學習組織也要因地制宜，這就是它們的個性。

這是我參觀了蘇聯的兒童宮以後所得的感想。現在要簡略敍述的，是梯俾利斯和列寧格勒兩地的兒童宮。

梯俾利斯（喬治亞共和國的京城）的兒童宮建築之華麗，在當地是數一數二的。革命前，這是皇宮，革命後一度爲共和國政府辦公大廈，一九四一年起指定爲兒童宮。

從十一二歲到十五六歲的兒童們對於文化娛樂和學習的興趣當然是多種多樣的，兒童宮就要使得任何兒童都能在宮裏找到他所喜歡的娛樂或學習。由此可以想見兒童宮的娛樂或學習的小組幾乎多至不可勝數。如果按照它們的性質大概分起類來，約可分爲：一、自然科學，二、社會科學，三、社會工作，四、工業技術，五、農業園藝，六、體育及游藝，七、文學與美術等七大部門。

例如屬於第二類的歷史組共有二百五十多兒童參加，但此二百五十餘兒童的程度和興趣並不相同，因而又得按照他們的程度和興趣再分爲十八小組，其中十組的學習對象是喬治亞歷史，八組是蘇聯歷史。在喬治亞歷史組的專室內，牆壁上掛滿了喬治亞古代至現代的史料——照片及地圖。玻璃櫃內陳列着各種古物，其中古錢一項，依年代排列，表示喬治亞經濟之發展，古錢之年代最遠者，爲紀元前六百年之物，又除喬治亞古錢外，亦有外國之古錢，這是表示古代喬治亞和外國的貿易關係之盛況的。

房間的一角陳列着喬治亞歷史家茄華赫斯維列逝世五週年（去年）的紀念品。這些紀念品都是參加喬治亞歷史組的兒童們所作的。十六歲的道迭拜玆作了茄華赫斯維列的畫像，其他兒童製作了茄氏書房的模型。去年茄氏逝世五週年的節日，歷史組的兒童們曾到茄氏故鄉參觀。

又有一具模型是翻山越嶺貫穿南北的一條軍用公路，這是近代史研究的題材，名曰「防禦高加索」，這模型也是研究組的兒童製的。

喬治亞歷史組又分了不少分組，例如梯俾利斯的歷史分組。這個分組也有單獨一室，陳列着古代的梯俾利斯市的風俗畫，節日賽會的圖畫，以及現代的材料，例如斯大林昔年在梯俾利斯如何從事革命工作等等。

喬治亞歷史組還和各處的歷史研究組（也是兒童的）有聯絡。他們經常交換研究的結果。去

年一年中，他們接到各處兒童對於歷史研究的報告六十餘件，其中最好的一個報告是關於十一世紀的一座寺院（大衛所建）的研究。

蘇聯歷史組的專室，牆壁上掛滿了兒童們所作之圖表及繪畫。這些圖表和繪畫是每次研究一題後的產品。例如其中有一題爲「俄羅斯民族古代英雄史蹟」，兒童所作的彩色圖畫很多。現正在研究的題目是：「莫斯科八百年紀念」和「梯俾利斯一千五百年紀念」。兒童所作的彩色圖表及繪畫已經貼滿了兩巨冊。

地理組之參加者共一百九十六人。此又分爲十六小組。專室中陳列的地圖，地形模型，地質圖，皆兒童所作。礦物標本，皆兒童所採集。

文學組參加者三百餘人。研究對象主要爲喬治亞文學，也分爲十多個小組，其中一組名爲「恰夫恰華茲」小組，是專門研究這位十九世紀的喬治亞大作家的。各組每三個月研究一專題，研究完畢時，開一晚會，並出一小冊子——由參加研究者手寫並加彩色圖畫。這些小冊子便是文學組所出的叢刊，總名爲「太陽之國的兒童」。

專題研究中有些是戲曲。凡有新戲上演，兒童們看過後便研究討論，並寫成一小冊。

以上歷史，地理，文學等組都是先指定一題，然後研究，研究完畢時就製圖表模型等等，並寫一小冊。各組及各分組都有專家指導。

生物組的研究方法除出專題外，每年夏季必旅行到各處去採集生物標本。戰時並特地採集各種藥草，獻給政府。喬治亞特產有一種可治目疾的藥草，戰時生物組的兒童們採集了三噸半之多，以此得到少共中央給的獎章。參加生物組者現有二百二十五人，分為十八小組。

工業技術部之電機組參加者四十八人，分六小組，研究時間為一週三次，每次二小時。

餘如旅行，體育，音樂，演劇，跳舞，象棋等等小組，應有盡有，名目繁多，各組都有指導員。

列寧格勒的兒童宮規模又比梯俾利斯的大得多了。建築更為華麗，革命前是貴族的私邸。化去半天工夫，只參觀了兩部：社會工作部和工業技術部。參加列寧格勒兒童宮各部各組的兒童總數在萬人以上，單是參加工業技術部的就有三千多，其中參加建築兒童鐵道的也有五百餘人。

社會工作部占用了大廳十多間。工業技術部所占尤多。單是實驗室就有三十二個。實驗室的器材都是列寧格勒各工廠贈送的。航空組陳列着各種飛機模型，汽車組可就是真實的各種汽車了，鐵道組的模型簡直就可以作為鐵道管理的實習，船舶組，電力組，電訊組，亦是如此。電訊組內的收發報機事實上可以收發列城範圍內的電報。

走進梯俾利斯的兒童宮時，我們已經覺得如置身於大遊藝場和學校的混合體中，但見處處有

男女兒童，這邊是在下棋，那邊就有跳舞，再過去一室內正在開討論會，而此室之樓下或者又有一羣兒童在練習音樂或作運動。可是走進了列寧格勒的兒童宮，我們的印象又自不同；我們覺得是到了一個兒童國，大門有警衛，各部各組有值日，有站崗，工業技術部簡直就是工業區，可以說除了礦山，什麼都有。各大廳內滿滿的全是十多歲的男女孩子，各人忙着自已喜歡的娛樂或學習工作。一間大廳內，上百的孩子們在跳舞。但他們還不是學跳舞的，他們是參加音樂會的，音樂會的時間還沒到，他們就集體來跳舞一番。

走進了兒童宮，一個人會覺得自己也忽然變年青了。儘管那些學習小組都是正正經經的研究，不是玩；然而看到年青的學習者那種興趣盎然的樣子，便知道「玩」和學習，在他們已經統一起來了。我以爲這就是兒童宮之所以爲兒童宮。

梯俾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梯俾利斯（喬治亞共和國京城）市外，有一座小小的平房，這便是一九〇四——六年斯大林及其同志們所經營的「地下印刷所」。到梯俾利斯觀光的人們一定要瞻仰這革命的遺蹟，「來賓題詞冊」上寫滿了各種文字的讚辭。

和附近的一般民房並沒有什麼差別，這平房前面的院子圍着半人高的木柵，進了柵門，左首是一間很小的獨立的披屋，內有一口井；正屋在右首，和披屋不相連，並排兩間（每間約一方丈之大），前有走廊。正屋下層，那是一半露在地面的地窖，有小梯可達，從前這是作爲廚房及堆積雜物的，現在還照當年的形式擺着爐竈和各種廚房用具。

正屋，廚房（一半在地面的地窖），有一口井的披屋，這一切都是四十年前梯俾利斯的小市民住宅的標準式樣；那麼，當年的祕密印刷機就裝在這三間屋子裏麼？如果是這樣，那就不能不說沙皇的憲兵和警察全是瞎子和聾子了。祕密印刷機是在這房子的地下。所以這一個「地下印刷所」名副其實是在「地下」。在當年，那兩間正屋都是住人的。靠左首的那一間，住着一位名叫關卻玆．蒲蕭列玆的女子，她常常坐在窗前做女紅，人家在木柵門外就可以望見她。右首的那一

間住着屋主羅斯托瑪乞維列，一位規規矩矩的市民。這兩間正屋裏當然一無祕密可藏，更不用說龐大的印刷機了。正屋之下就是作爲廚房和雜物堆放處的地窖。那時的小市民住宅都有這樣一個地窖，空空洞洞的一間，這裏也藏不了什麼祕密。地窖是泥地——正規的泥地，連一個老鼠洞也找不出來的。

再看披屋。這裏有一口井，如果放下吊桶去，當然可以汲取水上來。這是一口規規矩矩的井。四十年前梯俾利斯的小市民住宅差不多家家都有這樣一口井。

然而祕密可就在這井內。

如果你用手電筒照着細細看，你會發見井的內壁並不怎樣光滑，這邊那邊，有些極小的窩兒；如果再仔細查看，這些窩兒的位置自上而下，成爲不規則形的兩行，直到井底。你要是願意試試，下了井口，用脚尖踩着那些窩兒，就像走梯子似的一步一步可以走到井底。但是一口井的內壁而有這樣的梯形窩兒，也並不爲奇；掘井的工人就是踏着這些窩兒這樣上來下去進行他的工作的。四十年前梯俾利斯的水井差不多全有這樣的梯形窩兒。可是，正在這樣平平常常不足爲奇之中，有它的祕密。

你如果踏着那些梯形窩兒下井去，到了十七公尺的深處，就是離開水面不過三公尺的地方，你會發見井旁有一個洞，剛好可容一人蛇行而入。你如果爬進洞去，約四公尺，便可到達另一

井；這實在不是井，而是一條垂直的孔道，有木梯可以爬上去，約十公尺便到頂點，此處又有一條橫隧道，約長三公尺，一人傴僂可入。隧道盡處爲一門，進了門，一架印刷機就躍進你的眼簾。原來這就是「地下印刷所」了。這地下室的大小和它上面的廚房差不多，一架對開的印刷機和四人用的排字架擺在那裏，一點也不見擁擠。地下室的四個壁角都有向上開的通氣孔，又有小鐵爐，在靠近排字架的壁角，這是專爲燒燬稿紙和校樣用的。鐵爐也有煙囪上達地面。地下室和它上邊那廚房的地面相隔兩公尺厚的泥土。

這就是「地下印刷所」構造的概況。當年進出這地下室只有一條路，就是上面講過的那口井。工作的人員和印刷物都從井口進出。現在，爲了參觀者的方便，在正屋旁邊另築一座螺旋形的鐵梯，可以直達地下室的後壁，而在此後壁上又新開一門。參觀者不必下井爬行，可以舒舒服服從那道螺旋形鐵梯走進地下室了。

一九〇三年，斯大林在喬治亞領導革命工作，計劃建立這個地下印刷所。先由羅斯托瑪乞維列出面購了這塊地，並向梯俾利斯市政府工務局領得營造住宅的執照。於是他們雇工先開一地穴。（因爲一般居民的住宅都有地窖以貯藏糧食等，造房之前先開地穴，不至於引人懷疑），然而開的太深一點，見了水，只好廢止，而在其上再開一地穴，長方形，約寬五步長十步。這時候，作爲業主的羅斯托瑪乞維列就藉口錢不湊手，停止建築，將工人都辭去。然後同志們把印刷

機拆卸，零零碎碎運入地穴，同時又在地穴的一端開鑿了三公尺長的橫行隧道，和十公尺長的垂直的孔道（如上文所述）。等到這一切都完成了，就用厚木板封閉了地穴的向上開的口子（約三公尺見方），又在木板上加了二公尺厚的泥土。從地面看，一點也看不出這下面還有一個地下室。此後，另招工人在這地穴上面建築了廚房和兩間正屋，又造披屋，開井，深二十公尺見水。井已完成，即辭退工人，再由同志們自己動手，在深十七公尺處開一橫孔，便與地下室來的隧道溝通，於是大功告成。

這個「地下印刷所」設計的巧妙之處即在利用那口眞正的水井作爲進出的唯一的路。因爲水井是家家有的，不至於引起人們懷疑。

一九〇四年「地下印刷所」開始工作，一切都很順利。但爲了謹愼起見，又在正屋的左首一間設置了瞭望崗；擔任這一個職務的，就是長年坐在窗口做女紅的臘卻玆·蒲蕭列玆。她如果看到院子外的街道上來了可疑的人或憲兵警察，就按一下隱藏在窗下的電鈴，「地下印刷所」的人們聽到這警鈴，就把機器停止。這是因爲印刷所雖在地下，但機器轉動的聲音地面上還是可以覺到。臘卻玆·蒲蕭列玆一直活到八十多歲，於一九四六年五月故世。

一九〇六年，由於斯大林的提議，喬治亞的革命組織內成立了軍事組。主持其事者爲男女同志各一人。軍事組開會地點卽在此「地下印刷所」上面的左首那一間正屋內。不料軍事組內有叛

徒，向沙皇警察告了密。但叛徒實不知此屋之地下尚有印刷所。警察搜查全屋，一無所獲。因無所獲，警察未封屋亦未捕人。但此屋顯然已不能復用。業主羅斯托瑪乞維列在門前貼了「召租」的紙條。可是隔了兩日，大隊憲兵從早到晚搜查了整整一天，仍無所得。但是一個憲兵官長在那口井上看出可疑之處來了。他看見井內壁的窩兒頗爲光滑，而且井內壁的上端也頗光潔，他推想必有東西常在此井口進出，故而把內壁及開井時內壁所留的窩兒都磨光了。他用紙放在弔桶內，燃着了紙，把弔桶徐徐放下井去，發見弔桶還沒有達到水面的時候，桶內的火光忽向一旁牽引。於是斷定了井內必有祕密。召了消防隊來下井去查看，始知井內另有隧道通別處。消防隊員不敢進隧道，憲兵也不敢進出。但有一事已可斷定，即此房及其院子的下面必有地下室。憲兵們根據這一個假定到處探測，結果，在廚房裏找到線索，就把那「地下印刷所」發掘出來了。

根據當時的官文書，憲兵們在此「地下印刷所」內除抄獲對開印刷機一架外，又獲喬治亞，阿爾美尼亞及俄羅斯三種語文的鉛字一千餘公斤，已印就的小册子及傳單八百公斤，白報紙三百二十公斤：此外尚有炸彈，僞造的身份證等等。當時官方呈報上級的報告寫了兩大厚册，現在尚保存於馬恩列斯學院喬治亞分院的史料保管庫內。房主羅斯托瑪乞維列被捕，充軍到西伯利亞。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後，羅斯托瑪乞維列始得自由。「地下印刷所」被破獲後，沙皇的憲警把上面的正屋和披屋都放火燒了。一九三七年，蘇聯政府恢復了此一革命史蹟，把沙皇政府當年從這

「地下印刷所」抄去的東西都找回來放在原地方。臘卻茲・蒲蕭列茲並親手布置廚房內的用具，使與當年一樣。

最後，關於那架對開的印刷機，還要補幾句話。這架機器是德國貨，本爲沙皇的喬治亞市長向德國定購的。但不知爲什麽，機器到後又擱在倉庫內了。革命組織內的工人同志從倉庫內把這架機器拆卸陸續偷運出來，裝在那地下室，並且使它爲革命服務了兩年之久。

阿爾美尼亞「歷史博物館」與「民衆圖書館」

阿爾美尼亞人民文化發展的歷史及其受難與復興，就是葉麗方（阿爾美尼亞共和國京城）的阿爾美尼亞博物館與民衆圖書館的主要內容。單就外貌而言，兩館的壯麗的建築也就表示了已有二千年歷史的阿爾美尼亞民族在獲得解放以後短短二十餘年中文化的復興與發展，眞眞是一日千里了。

阿爾美尼亞文化甚古。早在公元前第二世紀，它已進入銅器時代；到了公元第五世紀，已有自己的文字（五世紀以前是借用波斯及希臘文字的），而歷史，哲學，數學等部門，亦燦然大備。可是長期的受難也就跟着來了。因爲它的地位適當歐亞交通的孔道，千年以來，希臘，波斯，土耳其，都曾先後侵略這古文化的民族，終至於國土爲沙俄，土耳其，及波斯所瓜分，人民非受奴役，即流亡於國外。但阿爾美尼亞人民的「血」是「其烈如火」的，流亡於世界各地的阿爾美尼亞人民，雖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下，也要想法保存及繼續發展自己民族的文化。終於十月革命的一聲春雷，在古阿爾美尼亞國土上除舊布新，不但產生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而且也把阿爾美尼亞文化從凍結狀態下解放出來，立刻開放了燦爛的花朵。

歷史博物館和民衆圖書館就是這樣一部阿爾美尼亞文化史。這裏只能就參觀時所見的種種略記一二。

史前時期的遺物，除了石斧石矢之類，歷史博物館所藏陶器甚多；最古者爲公元前七百年之陶罇，直徑一尺，小口，兩耳，扁腹，圖案作兩壁虎相對，及蟠繞之四蛇。又一器，款式相同，惟無四蛇。陶質的大酒甕可容酒十石。又有牙質之婦女飾物，鏤刻甚精，亦爲公元前七百年之物。銅器最早者約爲公元前二世紀及一世紀之物。由於笵銅用的石型之發現，猜想那時候的銅製用具必甚普遍。但博物館中所有銅器不多，除了斧，箭，矛頭而外，有銅盾一及銅腰帶二。銅盾上刻「阿爾格西特」數字，這當是人名。銅腰帶較常見者爲大，鏤刻馬，花草，及雷文，頗精緻。同爲公元前一世紀之物，又有三輪之木車，刻有「維列古赫」文字，今已無人能識。

以上諸物，據考證，皆屬於「烏拉爾都」古國。這是阿爾美尼亞有史以前的國家，至公元前一世紀頃而滅亡，滅亡的原因亦不可知。近年出土者有大小石碑數件，刻有楔形文字，即爲「烏拉爾都」的文字。石碑之最大者，上刻二十三國之國名，此二十三國即爲「烏拉爾都」之組成部分。上述之銅盾刻有「阿爾格西特」字樣者，疑即爲「烏拉爾都」一個國王的名字。「烏拉爾都」舊京名曰「望」，遺址尚存，在土耳其境內。

有史以後的遺物，最古者有阿爾美尼亞第一王朝阿爾達西塞一世的國境界石，錢幣，及阿爾

達西塞二世所寫的希臘文的詩。公元第五至第七世紀，爲阿爾美尼亞文化興旺時期，此一時期之遺物最引人注意者爲石柱頭及柱礎，浮雕葡萄及石榴，異常精美。從這些柱頭及柱礎，可以想見當時建築術之發達。又有一石拱門，除了裝飾的浮雕而外，並刻一人像，下註「奧望」二字，這人像恐怕就是建築家的像，而「奧望」即爲其名。十一二世紀的遺物，在發掘安尼古城的時候發見最多。安尼是古代阿爾美尼亞的第二京城，今在土耳其境內。

*

民衆圖書館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普通閱覽部現藏書二百萬卷，珍本部現藏古書八萬卷，原稿及珍貴手抄本（第四世紀至十四世紀物）共一萬二千五百餘件。該館內分：整理修補，古代印刷術研究，高加索及阿爾美尼亞研究，珍本，樂譜，地圖，阿爾美尼亞（國外所印）書籍的收藏，及書籍保健（科學方法保藏書籍）等各部。該館歷年經費：一九二三年僅四千五百盧布，一九四〇年則爲一百〇二萬二千盧布，一九五〇年預計將達二百餘萬盧布。藏書數：一九二一年僅四萬卷，一九四〇年則爲一百六十萬卷，現爲二百萬卷，預計一九五〇年將達二百六十餘萬卷。閱覽人數：一九二二年五千人，一九四一年十一萬七千人，一九四六年已超過二十萬人（但阿爾美尼亞共和國人口總計不過一百三十餘萬人）。看這一點小統計，就知道十月革命以後阿爾美尼亞文化之如何飛躍的發展了。

現在特別要提出來說一說的，是這圖書館的珍本部。因爲從這珍本部，可以覘見阿爾美尼亞文化之發展及其受難與復興之概略。

第五世紀著名的歷史家瑪以散・霍良司基，著作極富，現存他的著作，不但有阿爾美尼亞歷史，且有中亞其他民族的歷史，他的著作中提到了幫助阿爾美尼亞人民抵抗外侮的中國人馬莫頁。十二世紀的歷史家奧爾別良的著作說到一一八五以前阿爾美尼亞的圖書館藏有阿人的文哲及科學著作的原稿萬餘份，這一個圖書館卽在一一八五年土耳其侵犯阿國的時候被燒掉了。這是阿爾美尼亞文化上最大一次的損失。

現在「民衆圖書館」所保有的珍貴古籍抄本都是阿爾美尼亞人民從無數次的災難之下搶救出來的。第十世紀以後，長期的外族的侵略，使得千千萬萬阿爾美尼亞人民流亡到國外；他們流亡時都帶了書本子，而且每到一地定居下來，就辦學校，教育自己的子弟，手抄書籍以廣流傳，因而繼續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印刷術發明後，第一本阿爾美尼亞文字的書籍是流亡的阿爾美尼亞人於一五一二年在威匿思所印的「編年史」。其後，全世界各處凡有流亡的阿爾美尼亞人的地方，都有阿爾美尼亞文字的書籍出版了。據「民衆圖書館」的「國外流亡人民所印書籍收藏部」綸製的一張地圖，十月革命前此種國外的「阿爾美尼亞文化據點」多至二三百，而中國的哈爾濱及上海也在其中。

民衆圖書館所藏最古的手抄本是第四及第六世紀的羊皮紙本「聖經」，第七世紀的希臘算學，第十世紀的蘆紙本「聖經」。一四八二年手抄的插圖歷史，其中有關於中國人援助阿爾美尼亞人抵抗波斯人侵略的記載。波斯軍有象隊。一三七八年的哲學，政治，和地質學的手抄本，也有插圖。五世紀阿爾美尼亞哲學家大衞．尼波勃琪尼的著作則有一二八〇年的手抄本。此外如生理學，醫學，法律等等古代著作，也都有極精美的舊抄本。而手抄的中世紀詩人的作品則有二百二十五種之多。手抄本中有一些是流亡在外的阿爾美尼亞人所抄寫的，每本封面的題字都用當地的民族文字。這樣的抄本有二十五種、

至於流亡的阿爾美尼亞人在各地所印的書籍，那種類就更多了，除了阿爾美尼亞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文藝作家的著作而外，還有世界名著的譯本，自哲學，史地，文學，科學的古典著作，以至近代名人的遊記和筆記，可以說什麼都有。

看了「民衆圖書館」的這一部分藏書而後，我有了很多的感觸。阿爾美尼亞人民在祖國淪亡的數百年中流亡到了各國，聚居一地者最多亦不過十數萬人，可是他們不但保存了祖國的文化，並且還繼續發展之；他們一面保持了本民族文化，一面卻又努力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英，他們既不抱殘守闕，成爲頑固的國粹派，亦不忘本媚外，成爲寄居國的文化上的俘虜。他們這種精神很值得我們的僑胞取法。自然，中國在近百年來僅成爲次殖民地而已，名義上幸而尙未滅

亡，中國僑民之在海外者人數亦多得多——這都不能與阿爾美尼亞人相提並論的；然而正惟如此，所以我們應當自感慚愧。請看我們的人數最多的南洋僑胞的文化生活，說句痛心的話，除了少數進步分子是例外，其餘的極大多數還不是顚倒於兩極：非爲抱殘守闕的國粹主義所麻醉，即爲資本主義文化的俘虜而完全洋化了麽？

傀儡戲和奧布拉支校夫

莫斯科有一個極受兒童們歡迎的戲院，這便是傀儡戲院。這戲院的主持人賽爾蓋．奧布拉支校夫——同時也就是創辦人，是把他的心力全部都貢獻給傀儡戲的。他是一個忙人。他辦有傀儡戲訓練班，每星期他要上課教書；在列寧格勒有他的傀儡戲院的分院，每星期他得去列寧格勒指導演出；他又是「中央藝術工作者俱樂部」的幹事，VOKS（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戲劇組的組員，以及莫斯科蘇維埃的議員。

奧布拉支校夫今年四十六歲。他之從事於傀儡戲，據他自已說，也是偶然機會湊巧而已。兒童時代他的野心是做一個畫家。因此，初中畢業後他就進了美術學校，同時又在大學旁聽哲學，在音樂專校學習歌唱。那時候，他之喜歡戲劇，或他與戲劇的關係，並不超過乎一般觀衆。

可是在美術學校五年級時，有一天，他在藝術戲院後臺看了排演，從此他就投身於戲劇界。他在藝術戲院爲演員，登臺多次；然後，他突然脫離了藝術戲院，創辦他的傀儡戲。

他之所以致力於傀儡戲，因爲他認爲傀儡戲有其特殊的重要的作用。現實主義文學既然有以誇張和怪誕來表達深刻之眞理，有以虛幻反映實在之一派，而果戈理，斯惠夫脫之作品既然在舞

臺上那麼受歡迎，可知戲這東西有時反因其誇張，怪誕，虛幻的成分而取得極大的效果，並不是因其有「噱頭」，也不是僅僅爲了滿足觀衆的好奇心了。因此，非眞實的傀儡戲正因其不眞，倘用以演出上述的那一派現實主義的作品，一定會比較人所扮演的戲更能動人。特別是那些寓意深刻的傳說和童話用傀儡戲演出，更見精彩。

奧布拉支梭夫用他的工作來證明他這理論的正確。他的傀儡戲不但兒童們歡迎，大人們也喜歡。他根據了他的理論，自製傀儡，各就戲中人物之性格而雕刻彩繪那些傀儡的面容使他們的特點顯露。他決不避忌誇張。他那些傀儡的面貌頗有近似我們中國舊戲的「臉譜」之處。

奧布拉支梭夫很注意搜羅各民族民間藝人所製的各種人像。他的書房裏除了千餘冊的藏書而外，就是許多雕得風趣十足的人像。這些民間藝人的作品常常能把人類的品性的特點（例如奸詐，愚蠢，戇直等等）用誇張的手法表現得極妙。奧布拉支梭夫收藏這些人像當然不是徒供好玩而已。

奧布拉支梭夫現在正在寫一本關於傀儡戲演出的書。他的夫人是一位頗有成就的電影演員，對於他的事業臂助之處也極多。

傀儡戲本不是新的東西，但由於奧布拉支梭夫之努力，傀儡戲有了新的發展了。

再談奧布拉支梭夫的傀儡戲

我沒有到奧布拉支梭夫的後臺參觀過，不過我知道他的演出方法和中國木偶戲的演出方法是相同的，「演出者」（卽演員）藏身於布幕中（卽傀儡舞臺之下部），手持傀儡「做戲」而口翻臺詞。逢到戲中「人物」多，場面熱鬧，「演出者」可能不止一人，可能有助手。又可能借助於機械。中國的木偶戲，嚴格說起來，還不是戲，而是一種雜耍。它不能演人物衆多，故事複雜的戲，因爲它的技術設備太簡單；雖然它的演出方法在原則上和奧布拉支梭夫的傀儡戲是相同的。木偶戲在中國起於何時，我沒有作過考證，不能斷定，但想來總有兩三百年的歷史了；現在流行很廣，大江南北，鄉鎮裏到處有它的蹤跡，而大都市如上海，「貧民區」的街頭巷尾，也常見「演出者」揹了他的舞臺徘徊躑躅，見有機會，就選一個牆角擺起「場子」來。十分鐘二十分鐘，它的「戲」就做完了，觀衆隨便給幾個錢。在中國，木偶戲就是這樣「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我們也得知道，在蘇聯，在二十五年以前——就是在奧布拉支梭夫幹這一行以前，傀儡戲也不爲人所重視。當奧布拉支梭夫和他的傀儡第一次和觀衆見面的時候（那時他的戲不會比我們這裏的街頭藝人的木偶戲高明了多少的），觀衆們譁然相語曰：「瞧呀，堂堂科學院會員的公子，藝術戲

院的演員，莫斯科大學和美術學校的畢業生，卻幹這樣一項的職業！」原來，賽爾蓋·奧布拉支梭夫的父親是出名的科學家，而且是蘇聯科學院的會員。

十多年前，上海有過提線戲的戲院。提線戲也是一種傀儡戲，但「演出者」不是隱身臺下布幕中手持傀儡，而是站在舞臺面的幕後，高高在上，提着傀儡做戲的。每個傀儡有八條(或更多)的線聯繫在它身上的各部位，線的一端操在「演出者」手中。因此得了「提線戲」的名稱。提線戲的技術設備較為複雜，不能像木偶戲似的一個人揹着一副行頭到處可演，提線戲不但需要多人，而且得有一個結構相當複雜的舞臺，而且它可以演人物衆多的戲——通常就是把京戲來傀儡化的。鑼鼓唱白(那是另外有人擔任的)，與眞戲無異。然而以我從前看過了所得的印象而言，總覺得那些傀儡的動作呆板而機械，不如那簡單的木偶戲中的「人物」有時頗富風趣。提線戲的來源我也不會考證過，但猜想起來，大概這是從外洋輸入的。

奧布拉支梭夫的傀儡戲卻是既能演出人物衆多的戲，而其人物的動作又頗有風趣。

其次，關於奧布拉支梭夫及其傀儡戲的發展，除了上篇短文所已說及者而外，也還有幾句話可以補充。

上文說過，奧布拉支梭夫開始他這事業，在二十五年以前，那時，他的戲諸凡簡陋。他奮鬪了十年，這纔建立了第一個戲院，那時，全部人員共只六位，全部裝備僅容小小一間屋子。現

在，他這戲院完全是一般的大戲院的規模，有特別建築起來的舞臺，有燈光設備，也有小小樂隊，觀衆座可容四百人。又有技術部專製傀儡的面型和服裝，道具等等。有「演出者」十餘人，藝術工作者二三人，作曲家二三人。全院工作人員（連演出者在內），共約二百人。每年經費二百萬盧布。戲院的前廳簡直可以說是「傀儡博物館」，各時代各民族的傀儡——蘇聯各民族的，英，法，意，日本的，西藏的，印度的——洋洋大觀，搜羅得相當完備。戲院的附屬機關——「全蘇傀儡戲演員及藝術導演訓練班」，實在是個雛形的專門學校。奧布拉支梭夫本人曾由蘇俄政府給以「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榮譽藝術家」的頭銜。

傀儡戲在俄羅斯的歷史也相當久遠。最早見於記載的，是一六六三年。這也是一種民間藝術。「演出者」揹了他的「舞臺」跑江湖，隨時隨地可以演出。那時傀儡戲中最有名的「角色」，叫做「彼得羅希卡」，是一個高鼻子，駝背的小丑；民間藝人用這「角色」來諷刺貴族，地主，沙皇的官吏，警察等等。因此，「彼得羅希卡」常常遭了沙皇檢查官之忌，常常弄得斷頭折臂，乃至粉身碎骨。舊俄的這些跑江湖的傀儡戲演出者中間，頗多天才，而「彼得羅希卡」就是他們創造出來的典型人物。但在舊俄時代，這些無名天才也不過跑跑江湖混過一世罷了。只有一位，幸而出世較晚，十月革命時他不過六十歲，當奧布拉支梭夫開始幹傀儡戲時，他首先來合作，把他的經驗和技巧傳授給年青的一代。這一位民間老藝人名爲伊凡・薩以查夫，也得了「榮譽藝術家」

的頭銜。

蘇聯全境現有傀儡戲院一百以上。此次世界大戰以前不久，開過一次全蘇傀儡戲競賽大會，「演出者」二百五十人，演了三十二部戲。去年夏季舉行了戰後第一次的競賽大會。參加大會的百多個戲院中有四十個是由奧布拉支梭夫的學生主持的。

歐洲的傀儡戲演出者（包括舊俄的在內），向來保守他們的職業的祕密，不傳外人，爲的恐怕「飯碗」被人搶去。蘇聯的傀儡戲院既由國家來辦，演員支薪，不怕飯碗打破，所以不用保守祕密，彼此互相傳授學習，傀儡戲的發展因此特別快。奧布拉支梭夫的計劃很大。他打算把普通舞臺上不能演得很合理想的題材，例如「天方夜談」「大人國小人國遊記」等等，都搬到傀儡戲院裏演出。他已經有了好的成績。「神燈記」（天方夜談的阿拉亭的燈）的演出，就證明了普通戲院所辦不到的事，傀儡戲院可以辦到。逢到熱鬧場面，臺上傀儡可以多至一百以上。布景可以有高山，深林，大海，瓊樓玉宇。這眞是從前手工業式的民間藝人所不曾夢想到的。

無怪莫斯科的中央傀儡戲院日夜演兩場，日場爲兒童，夜場爲大人，而日夜場場場客滿。

卡泰耶夫訪問記

看到了他本人，覺得比照相上的他蒼老些。卡泰耶夫先生近來身體不好，很少出門；「因此也在戒酒，」——他笑着說這一句時卻正在把葡萄酒倒在玻璃杯內。

少年時代，他生活在黑海邊的奧德薩；一九一五年，他離開當地的中學，就進了砲兵隊，這時候，東戰場的幾次「硬仗」正在進行，他受傷兩次，也中過毒氣。十月革命爆發了，他參加紅軍，直到一九二〇年，方纔從南方到了莫斯科，從事於寫作。到現在爲止，著作等身，主要是小說；「團的兒子」萬人傳誦，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警衞軍」同爲最傑出的以衞國戰爭爲背景，以兒童少年爲主角的蘇維埃文學的代表之作。

他告訴我：寫「團的兒子」的時候，他和法捷耶夫同住在鄉下，法捷耶夫正在寫他的「青年警衞軍」，他們兩人時常彼此交換讀各人的原稿。

「您在「團的兒子」裏寫了個砲隊軍官——葉拉吉耶夫上尉，這一位砲隊軍官太可愛了，跟凡尼亞一樣的可愛，」我說。「不過，您之挑中了一個砲隊軍官作爲這部小說的重要角色，是不是跟您青年時代之曾在砲隊服務有點關係呢？」

「這個，」他回答，「我倒沒有想起過。」然而他也承認一個人少年時的經驗，甚至只是一時的印象，常常會在寫作時忽然來了，——並不是你特地召它來，而且在它忽然來了以後你也還不覺得呢。他舉一個例：他在「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這小說內用玉蜀黍來比擬一個女子的牙齒，爲什麼會忽然想到用這樣的比喩呢？當時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後來記起，這是他幼年時候的一個印象。

談話引到了寫作過程——構思，搜集材料等方面了。卡泰耶夫先生說他構思時也陸續記下大綱，「團的兒子」曾先記了六段的筆記；至於材料來源，有的是從報紙得來，有的得之於人家的口述，再加之以訪問有關的人士，並親至當地觀察。他現在計劃中的新作就按照這樣的程序搜集了不少材料。新作的背景在奧德薩，故事是游擊戰，當地有不少岩洞，這就是游擊隊出沒的場所。

「南方本來是海底，後來變成高原，」卡泰耶夫先生說，「那些大隧道似的天然岩洞都是洪荒時代留下來的……」

我們這番談話是在卡泰耶夫的書房裏進行的。他這家所在的公寓住了不少的作家，所以也可稱爲「作家之家」。書房是狹長的一條，僅一端有窗，和窗相對的另一端便是唯一進出的門。近窗擺一張書桌，書桌是正面對着窗的，窗與書桌之間的距離恰可放進一張小椅子。本來占這地位的是一架小電爐，房內有水汀，但卡夫人還怕我們不够暖，特地把小電爐挪到我們身邊而在原來

擺電爐的地方塞進一把小椅子去，請翻譯史君坐。這樣，卡泰耶夫，我，翻譯史君，就以書桌爲中心坐成了品字形。書桌靠牆的一端，擺着一個小小的兩格的架子，架上有些本子，看樣子是平時作筆記用的。

我率直地請問他：平時有所見，所聞，所感，是不是像乞可夫似的隨時都記下來，而且，這些筆記在寫作時是否也有可作參考之處。

他說他也寫筆記，積有二十餘冊；可是，動手寫作的時候，這些筆記很少用到。他以爲一切生活的經驗和日常的見聞印象在積蓄的時候固然是個別的片段的，然而，當其孕育而爲題材的過程中，原來是個別的和片段的東西便綜合而交融，成爲新的東西了。他反問我的意見。

「我同意您的話，」我說。「不過，平常我是差不多不寫筆記的，只在構思一篇作品的時候，這纔做起筆記來，——這實在就是那作品大綱了。大綱時時修改，最後的形式也許和最初的完全兩樣。」

這時候，卡夫人和我的太太圍着一張小圓桌形成了談話的又一組。葉洛菲也夫先生自告奮勇給她們翻譯。兩位太太坐在靠牆擺的長沙發上，這沙發的一端就接近卡泰耶夫先生的坐椅，常常有愉快的笑聲吸引卡泰耶夫回過身去。不止一次，我看見葉洛菲也夫兩手交握，像很要用力而有使不出勁來的苦惱。

「是不是翻不出來了？」我用英語對他說。

「你的太太，」葉洛菲也夫大笑，卻又用中國話回答，「她說的，不是中國話。」

「當然是中國話，」翻譯史君用俄語插進來說，「不過，那是中國南方的話。」

葉洛菲也夫兩手一攤，表示了無能爲力。卡泰耶夫先生的大約十二歲的女公子和他們的老媽子又送進咖啡和茶點來了。卡夫人預備了很多的茶點和水果，但因書桌和小圓桌上都擺不下，所以就像上菜似的輪流着來。每一次，卡夫人都親自送到客人面前。

「中國南部的話也有好多種，」我說，「我和我太太的家鄉在揚子江三角洲，因此，我們的方言是屬於吳語區域的。」

這可引起了卡泰耶夫的好奇心。而且當他知道了使用這些不同而至於互不相懂的方言的人民原來是同一民族，他簡直是弄糊塗了。

「那麼，你們用什麼來寫作？」他問。

「用北方話，——或者，南腔北調的普通話。」

「那麼，一個南方的作家先得學會北方話然後可以寫作了？爲什麼他不用自己的方言來寫作？」

這一問，接觸到許許多多問題了。詳細講呢，勢不可能。我只好把我們文壇上十多年來對於

大衆化和方言文學的討論大略的說一說。

這當兒，進來了一個揹着書包的七八歲的男孩子。他跑到卡泰耶夫跟前，很興奮地說話。卡泰耶夫愉快地笑着，叫他向我們行禮，說：「這是我的兒子。」接着，就用了父親們講起自己的兒女時常常會有的那種似乎嘲笑又似乎誇獎的口吻說道：「今天早上說是老師要考地理了，他淸早起來，把書包包好，鉛筆削尖，一會兒要地球儀了，一會兒又要別的什麼了，人家到北極探險也不過這樣準備！」說着他就轉臉笑着問道：「喂，探險北極的英雄，發見了什麼新東西沒有？講給我們大家聽聽呀！」

可是這位「英雄」忽然怕羞起來，吃吃地笑着一溜煙就跑出去了。一會兒以後，卻又探頭在門口喊「媽媽」。我們也坐得久了，正想起身告辭，卡泰耶夫問到了梅蘭芳的近況。梅蘭芳劇團訪問莫斯科的時候，卡泰耶夫看過他的戲，很喜歡。而且又不知道他從那裏聽來的消息，說梅蘭芳不演戲了。他說：「那是很可惜的。我們這裏，有名的演員到了七八十歲，也還登臺。」

我告訴他：梅蘭芳現在仍然演戲，不過不是經常演；絕對不演是日本人控制了上海的時期，因爲他和日本人是不合作的。

從平劇，我們又談到了話劇。聽說西歐形式的話劇近十多年來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他似乎有點驚奇。他細問我詳情。我卻只能簡略地說一說話劇在中國發展的經過，但是我舉了一大串的

人名和劇本的名兒：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洪深，曹禺，吳祖光，陳白塵，陽翰笙，宋之的……他都在一張紙上一一記了下來。

記完以後，他似乎想了一想，提出一個問題：「是民族戲的觀衆多呢，還是話劇的多？」

「民族戲多些，」我回答。

他點頭，意思是：他猜想起來也是如此。

蘇聯的作家們對於民族形式是很重視的，而所以重視民族形式，因爲他們是極端尊重民族文化的。可是我卻不能不把我們對於民族戲的意見乘便也說一說。我講到中國民族戲的優點與缺點，也講到現在的舊戲改革運動。

他用心聽着，末後說：「我預祝你們的努力一定能有燦爛的成績。」

在我們起身告辭的時候，他又請我轉向中國作家，中國讀者——他的譯本的讀者，中國人民，致誠懇的敬意。

卡泰耶夫先生的作品差不多大半都有中文譯本，這裏不必一一列舉了。他的全名是華倫丁•彼得羅維奇•卡泰耶夫，他生於俄曆一八九七年正月十六日，他的夫人比他小幾歲，看樣子，比他年青得多了。爲了他在文學上的貢獻，蘇聯政府給他「列寧勳章」（這在蘇聯是最榮譽的勳章），蘇聯人民選舉他爲最高蘇維埃的議員。我們這一次的訪問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馬爾夏克談兒童文學

黃澄澄的太陽光灑滿了半個會客室。高脚玻璃杯內的葡萄酒越發紅得可愛。主人低聲唸着舊作中的一句，我的翻譯史君困惑地笑了笑，轉臉對我說：一句普通話，可是雙關諧音全有了，好難翻。

主人說明他引證的這一句：其中既無典故，也沒有新奇的字眼，這是平平常常的口語，大人和兒童們口中本來就有的，不過，須要從這些口語中採取最愜當的字眼，發現新的用法，這纔成爲這句詩。

我們是在兒童詩人馬爾夏克的客廳裏。我們正談到「文學的語言」和人生日用的語言兩者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馬爾夏克說出了上面這樣的意見。

馬爾夏克自說是爲最幼的兒童服務的。他用韻文寫童話。他的專爲最幼兒童服務的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是新穎而獨創的；他爲兒童文學開闢了新天地。他是一位「語言的魔法師」。他的詩句，外表上是平淡極了，自然極了，又輕鬆極了，可是平淡之中有絢爛，自然之中有機巧，輕鬆之中又有嚴肅的情感和思想。作爲一個「語文的教師」看來，他的作品首先是使得最幼的兒童

們增加了字彙，懂得字的意義，知道字的用法，以及由於運用的巧妙而字字有生命，有力量；但同時，他的作品是詩，作爲「詩歌的教師」，他使得最幼的兒童們感到語文的技巧美，欣賞了鮮豔的色彩以及和諧的節奏。

然而馬爾夏克的作品，在形式美之外，最重要的一點，是教育的意義。教育的意義必須强調，他說。

關於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馬爾夏克有他卓越獨到的見解。爲了達到教育的效果，一般的兒童文學家們都免不掉在一個故事裏加强了教訓的口吻；馬爾夏克不主張教訓。爲了達到教育的效果，一般的兒童作家們又都常常把一些禁忌事物寫得很可怕，甚至還寫到犯了這些禁忌的兒童得到如何悲慘的後果；馬爾夏克卻不贊成對於天眞的兒童動輒施用這樣的恐嚇或責罰。

他的短詩「火」便是他這理論的例證。「火」的故事是這樣的：小姑娘蘭娜不聽媽媽的話，當媽媽不在家的時候，她玩弄了火爐，遭了火災了。蘭娜受驚而哭。兒童玩火而惹禍，這是一個老題目，可是馬爾夏克另有他的寫法。他不因蘭娜之不聽話而加以責罰，他也不讓她受到驚嚇，他卻引她看到另一些美麗的事情——救火車來了，救火員們如何勇敢而機警，如何有組織地協力行動，如何發揮嫻熟的技巧，火勢被控制，被撲滅了。這時候，蘭娜反倒大聲哭起來了。但這哭，非爲受了責罰或驚嚇，而是爲了她在這些偉大而勇敢的消防隊員面前自己覺得自己的頑皮太

不成話了。故事發展到這裏，應當結束了，而馬爾夏克的結束也不落舊套。他不用教訓的話來結束，他卻使故事中的救火員庫士瑪把從火裏救出來的小貓放在蘭娜懷裏，說，「這是留給你的，趕快去給小咪咪洗涸澡罷。」

這是多麼巧妙而動人的結束！幼小的讀者一定會鬆一口氣，得到了安慰。

馬爾夏克的爲了最幼兒童寫的作品，一樣也爲大人們所愛讀。「兒童們所愛的，大人們也愛它，」馬爾夏克說，「兒童們喜歡而大人們不感興趣的兒童文學，事實上不能稱之爲文學。」在這一點上說來，兒童文學作家心目中應無幼小的讀者與年長的讀者之區別，自然更不應當抱着這樣的主見：我是專門寫給兒童們看的，大人們看了覺得怎樣，那只好不管它了。但是，也不能因此說，我的作品既爲了兒童也爲了大人，這就是沒有特定的寫作對象。馬爾夏克認爲特定的寫作對象還是必要的。因此，他認爲兒童文學應當作爲專門的一部門而存在，作家之中也可以有專業的兒童文學作家。

蘇維埃的兒童文學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全新的兒童文學，這全新的兒童文學的創始者和領導者就是馬爾夏克。

和舊時代的兒童文學不同，馬爾夏克給他的小讀者們看的，不是幻想的世界而是現實的世界。在馬爾夏克的作品內沒有神山仙島，瓊樓玉宇，也沒有毒龍猛獸，俠客美人；他的作品裏有

的是「現實世界」——也就是他的小讀者們所天天接觸的「蘇維埃的現實世界」。在這「蘇維埃的新世界」內，代替了神山仙島，瓊樓玉宇的，是勞動人民勞作的成果，人類戰勝自然所創造的「奇蹟」；代替了毒龍猛獸，俠客美人的，是勤勞的人民在集體生活中相親相愛，戰勝了貧乏，疾病，愚昧，貪嗔，自私而享受和平，自由，富庶的幸福。在這「新世界」中，人不是孤立而無助的，人不是被什麼神祕的力量所播弄的可憐蟲，人是他自己的主人公。

馬爾夏克給他的小讀者們看的，就是這樣一個日日在發展的現實世界；在這世界內，生活的最高原則是：自由，公正，勤勞和友愛。馬爾夏克特別指給他的小讀者們看：所謂自由乃是你愛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不過不能因此而損害了別人；而人生的最大愉快是勞動，從平等的自發的勞動所產生的友愛與互助則又是最神聖的德性。

黃澄澄的太陽光一點一點從會客室內退下去，健談的主人話頭一轉，落到了中國的悠久的文化。他說，他讀過英文譯本的中國古代詩選，覺得選擇的觀點不大正確；他希望有一本中國現代詩的選本，譯為俄文。「第二，希望有一本中國民歌和民間故事的選本，因為，」他鄭重地說，「應當讓兒童們從小就認識並且尊重我們的好鄰舍。」

加强中蘇文化交流，加强兩大民族的友誼，從兒童時代就開始！馬爾夏克的提議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這一工作的責任是應當由我們去擔負的。我在這裏帶便提出來，請求有心人注

意。

*

最後，附帶說幾句：馬爾夏克今年六十歲了，十四歲時，他就是一位「神童」，見知於高爾基。他的幼年生活當眞有點像一篇舊式的童話。不過此地沒有篇幅講述他幼年的生活了，我另有一篇小文略述一二，可以參考。二十歲後，他流亡到英國，在那裏進過大學，做過事，教過書；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囘到祖國，十月革命後他投身於新聞事業，也在這時他開始爲最幼兒童服務。

此次衛國戰爭時，馬爾夏克寫了不少反法西斯的諷刺詩。這和他的慈祥的兒童文學作品是多麼尖銳的對照呀！但這也是極自然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記）

西蒙諾夫訪問記

一

等待着我罷，我要回來的，
但是你要認眞地等待着……
等待着罷，當那淒涼的秋雨，
勾引起你心上的憂愁的時候，
等待着罷，當那雪花飄舞的時分，
等待着罷，當那炎熱來臨的日子，
等待着罷，當大家在昨天就已經忘記，
不再等待別人的時候。
等待着罷，當從遙遠的遠方
再沒有音信回來，
等待着罷，當那些一齊等待的人

都已經厭倦了的時候。

等待着我罷，我要回來的。
不要向那些認爲
這應該是忘記我的時候的人們
指望一些什麼；
讓孩子和母親也相信
我早已不在人間；
讓朋友們等待得疲倦，
大家圍在爐火的旁邊，
共乾一杯苦味的酒
來悼念我的靈魂……
等待着罷，但你千萬別要急忙地
就和他們共乾一杯。

等待着我罷，我要回來的，

我要衝破一切死亡。
那些沒有等待我的人，
讓他們說一聲：「這是幸運。」
還有那些沒有等待的人，
他們不會了解在砲火之中
是你拿自己的等待，
纔救活了我的命。
我是怎樣活過來的，
那時只有我和你兩個人纔會知道，——
這只是因為你，
比任何人都更會等待着我。

K・西蒙諾夫：「等待着我罷」。
（用戈寶權的譯文）

這一首抒情詩寫於一九四一年，正當希特勒軍隊瘋狂地直撲蘇聯，正當英勇的蘇維埃戰士離別了父母妻兒拿起武器走上火線，正當老弱婦孺從前方撤往安全的大後方，——是的，正當這

樣整個國家的人民都嘗着生離死別的苦味的時候，這一首詩出現了；這一首詩裏沒有回憶過去的甜蜜，沒有訴說現在的苦難，但是洋溢於全篇的纒綿悱惻的「等待着我罷」的聲音，卻深刻地表達了那明瞭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作戰任務的蘇維埃戰士如何堅强不移地抱着勝利的信心，以及對於祖國對於親人們的摯愛！這是偉大的蘇維埃人民的心聲，借了西蒙諾夫的詩人之筆而向世界宣告。這一首詩之所以立刻風行全蘇，後方前線，到處有人在唱，有不少的作曲家塡了不少的譜，決不是偶然的；而這首詩的主題後來又被西蒙諾夫自己再寫成話劇和電影劇本（也用了同樣的題目「等待着我罷」，話劇中文譯本名「望穿秋水」，曹靖華譯），也決不是多餘的。

一九四一年，並不是西蒙諾夫在文壇上初露頭角的一年；早在一九三六，他已經用他的兩篇歷史詩「冰湖之戰」（這是描寫十三世紀初葉，俄羅斯民族英雄亞歷山大·尼夫斯基的輝煌戰績的），以及「蘇瓦洛夫大將」而一鳴驚人，榮膺了奬章。那時候，西蒙諾夫不過二十歲，還在蘇聯作家協會的文學研究院求學（他在文學研究院求學是一九三四——三七年，這文學研究院是由於高爾基的建議而設立，專爲培植靑年作家的）。然而一九四一——這在將來的歷史上應當用金字來紀載的年份，卻在這位天才的靑年作家的面前展開了輝煌的前程。從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這短短的六年間，蘇維埃人民正以無比的英勇，巨大的犧牲，挽救了世界人類的文明，把無數千萬的人民從法西斯的奴役之下解放出來，而且爲了世界的永久和平，爲了無數千萬人民的民

主權利，不屈不撓地與戰後的國際反動勢力作鬬爭；人民的世紀在創造，人民的勝利的果實必不許被侵占；人民的雄姿，人民的意志和呼聲，一定要在藝術上得到不朽的表現。爲人民服務的藝術家在這樣的時代是沒有休息的權利的；而我們看見，在這幾年中，西蒙諾夫的足跡，北起白倫支海，南至於黑海，他和戰士們一同在遠東的諾門坎（外蒙古邊境），也在多湖的芬蘭，他參加了偉大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他和勝利的反攻一同到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他又到了法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美國。在這樣的龍戰玄黃的大時代，他覺得單是操着詩人的綵筆已經不够了，他開始運用着各種各樣的「文藝的武器」，他寫通訊，寫報告文學，寫劇本，也寫小說。在短短的六年間，他曾經參加了歐亞兩大洲的幾乎每一個戰場，他足跡遍及於新舊兩大陸，他也寫成了四大卷的報告文學：「從白倫支到黑海」，「南斯拉夫雜記」，「捷克雜記」，和「戰時日記片段」；一本詩集：「戰時詩抄」；五種劇本：「俄羅斯人」，「等待着我能」，「就會這樣的」，「在布拉格的栗子樹下」，以及「俄羅斯問題」；一本小說：「日日夜夜」——英雄城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而從一九四一——四六年，蘇維埃國家對於這位卓越的作家的酬勞是三次的斯大林文藝獎。得獎作品除上述之「俄羅斯人」，「等待着我能」，「日日夜夜」，「俄羅斯問題」而外，尙有他在戰前所寫的劇本：「故鄉少年」。

西蒙諾夫的作品儘管是那麼多種多樣，然而常見的主要的主題是三個：一、俄羅斯，它的利益，它的現在與未來；二、現代人民英雄的藝術形象，俄羅斯民族性之肯定，而這民族性又是被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的品質所豐富了的；三、愛——他的抒情詩的題目。

從他開始寫作，直到最近，西蒙諾夫的每一作品中所提出的問題都正是同時代千千萬萬人民極爲關心的問題；十年中間，全世界的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民在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與奴役之下掀起了反抗的鬬爭，而這鬬爭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全盤的最後的勝利，雖然這勝利是已經確定無疑的。而西蒙諾夫的作品則鼓勵着人民的爲和平，自由與正義的鬬爭。這就是他的作品所以得到巨大成功的原因。

二

懷着上面所記述的我對於西蒙諾夫的認識，在二月中旬的一個晴朗然而很冷的下午，我去訪問了這一位在短短十年之間蜚聲蘇聯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詩人，劇作家和散文作家。訪問的時間是預先約定的，可是抱歉得很，我們遲到了大約三十分鐘；在那巨大的公寓找到了西蒙諾夫所住的號頭，剛按了電鈴，應聲開門相迎的，卻就是這位作家和他的夫人瓦倫汀娜·塞羅娃女士，顯然他倆等候已久。

西蒙諾夫身材高大。塞羅娃比他矮些。她是有名的演員，今天本來要去排戲，但她想見了我們這兩個中國客人，然後再去，所以一直在家等候。當我們知道了這情形時，當然很感不安，反過來勸她「隨便，不必客氣」；客人剛上門就與主人，西蒙諾夫和VOKS（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代表葉洛菲也夫都大笑起來。塞羅娃再三表示抱歉，並且希望我們多談一會兒，說不定她還可以趕回來參加，於是她就走了。

我們進了會客室。一張方桌上已經擺好了各式點心和許多酒杯。西蒙諾夫為客人們倒好了酒，舉杯祝中蘇人民的友誼，乾了一杯。又祝中國進步作家們的勝利，乾了一杯。

雖然這是一種甜酒，每次我亦只能抿一口。西蒙諾夫於是講起他遊歷捷克時候的一些「見聞」；他說：在布拉格一家酒窖的牆上，有這樣的銘辭：「喝了呢，醉死；不喝呢，又要渴死。喝罷！」說着，他又對我舉起了杯子。

「這個銘辭應該還有後半段，」我說：「醉死常有而渴死不常有，也應當試一試如何而渴死。」

西蒙諾夫笑了。可是我也舉起杯子，預祝他的太太在這次演出中得到更大的成功。

大概我之不能喝酒，西蒙諾夫亦早有所聞，所以他就給我換上咖啡。開始了隨便的談話。

會客室是長方形的，不怎麼大。傢具其實也不很多，但因為都是「廟堂之器」，擺在那裏就

顯得擠了。壁上掛的瓷盤，桌上擺的一些小玩意，都表示着主人最近到過日本。這些物件之中，有一套紅漆的日本膳臺，也高踞一張長方桌子的一角，成爲一種裝飾品。

談話自然而然轉到了日本。西蒙諾夫說，他在東京時，看過日本的「民族戲」，也看過乞可夫的「櫻桃園」之類的日本人演出的外國戲。他問我：日本「民族戲」和中國「民族戲」是不是相同的。當我回答了「並不相同」，而且轉問他是不是對於日本「民族戲」發生興趣了，他點了點頭。這是蘇聯文化界人士一般無例外的態度：對於任何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抱有尊重的敬意。

我問他：是不是也打算寫些日本雜記，像他已經寫過的「南斯拉夫雜記」，「捷克雜記」。

他回答說，暫時尙無此意。但又接着說道：「材料可搜集了不少呢！」他離開會客室，一忽兒就回來，卻抱着四大冊整張打字紙訂成的本子。他翻開來給我看，都是打字機打得整整齊齊的，極像是一種原稿。這些全是他遊歷日本所得材料的記錄。他說，他出去參觀或遊歷的時候，總帶一個速記員同去，什麼都記下來，然後經過整理成爲現在這樣的形式。這樣的材料，他有好幾十本之多。但這些材料並非只是事實，「事實固然重要，思想尤其重要。」

「這些就好比是罐頭，」他拍着那些本子笑着說。談到他現在所擔任的工作。我早知道他在「蘇聯作家協會」中的職務是副祕書長（蘇聯作家協會去年秋季改組，不設主席而設祕書處，祕書長一人，由法捷耶夫擔任，副祕書長四人，其中之一就是西蒙諾夫），他又是最高蘇維埃的議

員，現在又知道他在編輯雜誌「新世界」。

問到他最近的寫作計劃。他笑了笑回答：「因此，常常和太太吵架；太太以爲我應當作一個詩人。可是我雖然寫詩，卻也寫劇本，報告文學和小說。」

他現在正在計劃寫一部中篇小說，題名爲「祖國的煙」。爲什麼題名爲「祖國的煙」呢？這是引用俄羅斯大作家格利鮑也道夫著作中的一個成語：久客異鄉的人回家來了，遠遠看見「祖國之煙」，狂喜不能自持。因此，這小說的內容將是：久客外國的人回祖國來了，看見祖國的一切都和從前不同了；從這久客歸來人的眼中把舊社會（外國）和新社會（祖國）作一個對照。同時他也在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以衛國戰爭爲題材，但還須得一二年工夫方能完成。

我們又談到了蘇聯作家目前的中心任務。他說：戰時我們都爲了前線，都爲了軍事的勝利；現在我們都爲了新五年計劃的完成恢復戰爭給予我們的破壞和損失。這是每一個蘇聯作家道義上應盡的責任。

我問：在這方面已經有了些什麼好的作品？

他舉了潘非洛夫的「爲和平而鬪爭」；又舉了「新世界」十一期（一九四六年的）發表的一個中篇小說，那是寫頓巴斯戰前戰後的生產情形的。他認爲這方面的好作品還不够多，笑着說：「我和一個坦克廠的經理談過，他說他這工廠現在改造拖拉機了，可是出產品還沒有理想那樣

多。作家也是這樣。我也是這樣。」

「那麼『俄羅斯問題』大概是你的第一部拖拉機罷？」

他聽我這麼說，笑起來了。

於是我舉杯慶祝蘇聯作家生產更多更好的「拖拉機」。大家都乾了杯。不過我所乾的一杯卻是咖啡。我請我的翻譯對他們解釋：以茶代酒，有詩爲證，可以說是中國的「民族作風」，希望他們尊重我這「民族作風」。

他們都大笑，索性自動再乾一杯，而且這回乾的，大概是「康涅克」——一種比葡萄酒強烈得多的酒，近於白蘭地。

說話轉了方向。現在是西蒙諾夫向我叩問中國文壇的情形了。我們談得很多，但是我的翻譯先生卻相當受窘。因爲我們有些作品的題名，實在不大容易翻譯，例如郭先生的「虎符」和「筑」，翻譯先生當然很知道這是什麼，可是俄國字中沒有相當的字，他只好加以較長的說明。

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小時，我們和漫畫家還有一個約會，雖然很想再談談，而且也並沒忘記西蒙諾夫太太說過也許她能早點趕回來，而我們也極盼乘此機會對這位有名的女演員也來一次「訪問」，然而時間似乎不許可了。我們和漫畫家的約會是六點鐘，只剩下二小時不足，而我們還得在此空擋喫午飯呢。

在起身告辭以前，我再提一個問題：西蒙諾夫的處女作是什麽作品？並且他是怎樣走上了文學之路的？

他說他十幾歲的時候在飛機工廠作工，父親希望他將來成爲工程師，「可是我就那麽弔兒郎當，」他謙虛地說，「父親很生氣。」「至於處女作，」他又朗爽地笑着說，「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寫了，那是用詩體給一個女子寫的一封情書。自己以爲是很用心寫的，可是沒有結果。所以這「處女作」是失敗了！多年以後，這纔再用詩體來寫作。這回不是情書，而是歷史，對象也不是女人了，而是民族英雄亞歷山大·尼夫斯基。」

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了，我就起身告辭。

三

如上所述，西蒙諾夫的第一部成名之作，是寫民族戰士的；事實上，到現在爲止，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民族的戰士。民族戰士也就是民族英雄，在西蒙諾夫看來，是和民族性還概念相等的。「冰湖之戰」的兩個主要人物，亞歷山大·尼夫斯基與武器製造匠人翁朵佛爾·土卻，就是很好的例子。這是俄羅斯民族性的典型：行動堅決，目標固定，忠於祖國及人民的利益，奮不顧身的勇敢。西蒙諾夫後來的許多作品的人物實在可說是這一典型的繼續發展。

例如劇本「故鄉少年」的主人公是一個外表上頗爲調皮的野孩子，然而他不但有才能，而且是勇敢而純良的。這一個孩子在讀者眼前長大發展，終於成爲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個勇敢的戰士。「俄羅斯人」裏面那一羣男女主角，在平時都是極其平凡，而且甚至不大有出息的，可是當德軍包圍了他們所在的市鎭以後，在這緊要關頭，他們都一個一個顯出他們的偉大與勇敢。他們爲了祖國——也就是爲了自己的利益，鬭爭至最後一口氣，他們決不屈服，他們臨命時堅信法西斯最後必然會消滅，而人民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

在題名爲「從前線的記事册中抄出來的」那册「戰時詩抄」中，西蒙諾夫同樣地歌頌了民族性典型的戰士。例如「同志」，「步兵」，「攻擊」，「殺他」等詩，都是最好的例子。小說「日日夜夜」的主人公薩巴羅夫是蘇維埃戰士的典型；我們在薩巴羅夫身上不但看見了西蒙諾夫過去那些歷史作品的主人公們的性格，並且還看見了更豐富更深刻的唯有在蘇維埃制度下方能養成的性格。

最後，應當指出來，西蒙諾夫的作品都是時代的最忠實而迅速的反映。他常常適當其時的把握住了一般人的思想情緒而立刻用藝術的形象提供了解答。換言之，他常常能在人人心中已有此思想情緒而尚未出之於口的時候，用他明快而有力的文字加以宣示。在組織和教育的意義上他的作品無不起了極大的作用。抒情詩「等待着我罷」，寫於戰爭最初期蘇聯人民別婦拋兒的時候；

劇本「俄羅斯人」寫於一九四二年，敵人還緊叩莫斯科大門的時候；而在戰爭結束的前夜，他的另一劇本「就會這樣的」，又及時的給了受着極大損害的蘇聯人民以再享受美滿生活的慰藉，並鼓勵着從頭再幹的精神。（這一個劇本寫一位從前方到莫斯科的中年男子，因爲旅館中都客滿了，不得不到他所不顧去的戰前故居去；他不顧到這戰前故居，因爲他的家小已在戰時遇難，他現在是孑然一身了。但在故居中，他遇見了新寓客某建築家及其女兒。以後的發展是，他和建築家的小女兒發生了戀愛，他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創痛於是就慢慢醫好了。）乃至他的最近作「俄羅斯問題」，也是正對着國際好戰分子的反蘇高潮給以及時的迎頭一擊的。這劇本之所以能同時在蘇聯全境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五百家劇院同時上演），當然不是偶然的。

西蒙諾夫獻身於文藝，還不過十年，他的文學事業可說是剛開了個頭；可是就他已有的成就看來，他的前途眞是無可限量。在中國，他也不是陌生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如「俄羅斯人」，「等待着我罷」（劇本，中譯名爲「望穿秋水」），小說「日日夜夜」，劇本「俄羅斯問題」，都已有了譯本而且有兩種以上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

吉霍諾夫訪問記

書桌上，還有書桌後面的書架上，和各種各樣的書籍擺在一起的，是形形色色的小玩意。木，石，牙，雕刻，泥塑，人像，飛禽，走獸，花瓶，什麼都有，而人像尤其多。這些小玩意，雖然未必是「上下五千年」的，卻委實是「縱橫三萬里」，單從它們的風調格式上看，便知道它們是代表了東方和西方的不少民族的。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從那五光十色的一羣中專注在一個青田石的雕刻成山水形狀的筆架上。

「還是中國的，」主人說。

「而且還是浙江的，所以我特別感得親切。」我這樣說的時候，便想起了十多年前這些小巧精緻的手工藝品怎樣由一些爲飢餓所迫的「青田佬」帶到西歐，以博蠅頭微利，但常常因爲偷漏關卡，觸犯警規，而被驅逐，說不定眼前這個筆架也是先經過了那些「流浪小販」的手，而又不知以何因緣終於成爲這位大詩人書齋的淸供的。這閃電似的感想，其實只是泡沫一般泛了一下就消滅了，然而我的臉上的表情大概多少也起了點變化，感覺銳敏的主人立刻注意到了，他猜想我是動了鄉愁了。他從書架上又取來一尊泥塑的彌陀佛，愼重地放在我面前，說：「多麼精緻的藝

術品！這也是中國民間藝術家的作品罷？」而在我微笑着點一下頭以後，他又接着說：「中國人民是偉大的，我很羨慕葉洛菲也夫——」他轉臉朝葉君看了一眼，「他到過這個偉大民族的國家。」端坐在那裏的葉洛菲也夫高興地笑了。

「我希望不久的將來，吉霍諾夫先生能够到中國遊歷，並且親眼看到這些小小美術品的……」我指着那青田石的筆架和那泥塑的彌陀佛，「小小的作場，以及作場裏的世世代代相傳的手藝匠。」

「很好，盼望能有這一天，」主人鄭重地說，忽然想起了什麼，他轉身走到左面的書架前，找什麼東西去了。這時候，我的眼光被書桌上又一個小玩意所吸住。這是個小小的金色的獅子——頗有些東方味兒的蹲坐在那裏的一頭鬈毛獅子。我伸手去拿這獅子，出乎意外，重得很；這是鐵的，外面塗金。主人回頭來看見了，笑着說了一句。我的翻譯史君驚訝地叫道：「呵！這是德國的虎型坦克上的！」葉洛菲也夫又補充道：「打下來的虎型坦克的第一架。」顯然的，葉君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東西，他走到我身邊，仔細端詳這金色小獅，又拿在手裏掂一掂，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

主人回身走來，我們的話題就轉到虎型坦克了。德國人開始使用虎型的時候，牛皮吹得震天響，「然而，」吉霍諾夫微微一笑，「一上陣就丟下了幾架。我們的坦克手說：虎型不過燃燒起

來稍稍經久一點罷了。」

吉霍諾夫給我看一本小冊子，封面有一個中國人在戰鬪的圖畫。這是二十年前，他寫的對於中國人民的讚頌。「中國人民爲了自由解放而英勇地鬪爭，最後的勝利現在是不遠了，」他很動感情地說。

戰爭的時候，吉霍諾夫和夫人都在列寧格勒。他們的住宅正在軍事目標的附近，德軍的大砲每天都轟擊這一個區域，吉霍諾夫住宅的前後左右中彈數千發，然而吉宅巍然無恙。而吉霍諾夫亦和英勇的列寧格勒人一起，和其他的詩人作家藝術家一起，堅持在圍城中。那時候，他不分晝夜工作；他寫詩，也寫小說，散文，論文，傳單，小冊子。

他拿出一大疊照片來，這都是圍城中各種生活的照相。他興奮地一張一張翻着給我們看，且作說明：這是小學生們在上課，那是女人，老人在生產軍火，那是在高射砲保護下體育節的大會……形形色色，記也記不清，說也說不盡，總而言之，在這每天每小時每分鐘都落着砲彈炸彈的圍城中，戰鬪而外的生活都照常在進行。歷史上有過這樣偉大的人民和英勇的故事麼？吉霍諾夫爲列寧格勒人寫了英勇的史詩，其中有一本題爲「一年間的列寧格勒」，共十二篇，從一九四二年五月，到翌年五月，每月一篇，每篇有非常精緻名貴的插圖。吉霍諾夫拿出「一年間的列寧格勒」給我看，這是袖珍式的薄薄一小冊，「這就是在圍城中印刷的初版本，」他說，「當時保

衛列寧格勒的軍隊爲我排印這本書，擔任排字的是一個只有十二三歲的孩子。」他又撫摸着這小册的紙張，「紙是利用戰前所存的紙邊。」原來這是很漂亮的印銅版圖所用的紙。這樣的初版本，將來有入博物館的資格——我這樣想。

主人邀我們去喫茶點，那是擺在書房間壁的會客室兼餐室內，滿滿的一桌，有酒，有各種冷盆。吉夫人殷勤招待。約莫有二歲大小的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門口張了一下。吉夫人喚她「瓦略」，叫她進來。瓦略是吉霍諾夫和他的夫人在戰時收養的義女。瓦略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姊姊，都在逃難中死掉了，他們的家本在西部。瓦略出生後不久她的母親也死了，吉霍諾夫收養她時還孩子剛出世十天。

瓦略坐在吉霍諾夫的膝頭，一對小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們這幾個面生的客人。德沚拿糖果給她，她也不要。吉霍諾夫笑道：「現在她裝正經，不要，回頭她就自己動手來拿了。」德沚抱她，她就很安靜地坐在她膝頭。給她糖果，她拿在手裏，卻不喫。吉夫人說她今天對貴客特別有禮貌。吉霍諾夫說起一九三四年蘇聯作家大會開會的時候，有一個中國女作家從德國來，在大會上報告她在德國被捕的經過。「這位女作家的名字是不是叫做胡蘭畦？」我插嘴問。吉霍諾夫答道：「是的。是叫做胡——胡一邊報告，一邊就哭起來了。那一次大會，高爾基也在場，高爾基也哭了。」不知什麼時候，一隻肥大的玳瑁貓跳在吉霍諾夫身上，這時候她又爬上他肩頭，吉霍諾夫

一面說話，一面笑着，側了頭，那貓從吉霍諾夫的右肩繞到左肩，對那安靜地坐在德沚懷裏的瓦略咪嗚咪嗚地打招呼。吉霍諾夫笑着告訴我道：「弗利茲是瓦略的部下。這個部下一到，瓦略就要不斷文了。」可是這一次又沒有猜中。吉夫人很高興地笑着。

吉霍諾夫又告訴我：爲什麼這頭貓的名字叫做「弗利茲」。因爲她是一個德國軍官帶來的一頭貓的第三代。那德國軍官是和「弗利茲」的上代一同被俘的。

我們一面用點心，一面隨便談着。瓦略和弗利茲終於都悄悄地走了。吉霍諾夫問到胡蘭畦的近況，又問到中國一般文壇的情形以及新詩歌，新詩人等等。忽然，瓦略和弗利茲又進來了。弗利茲打頭，瓦略牽着一頭淺綠色的大象，有叭兒狗那麼高。吉霍諾夫見了大笑，對我們說：「看，她來侵略了，弗利茲打頭陣！」

「侵略者」在室內走了一轉，終於又爬上桌子來。吉夫人拿一個大木匣給我們看：原來滿滿的一匣子全是各式各樣雕刻的小玩意。瓦略對於這些東西似乎很熟悉，她常常抓起一件來，遞給我們，又說了一句話，可惜我們此時眼口耳都太忙了，聽不淸她說的是什麼。當我們告辭的時候，瓦略和我們已經搞得很熟了。她牽着她的大象送我們到門口，弗利茲跟在後頭。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補記）

「托爾斯泰博物館」

因爲老是下雪，從圖拉到耶思那耶•博良那的路上據探聽來的消息是雪深數尺，即使馬車也不大好走，得坐雪橇，而在攝氏零下二十多度猷在毫無遮攔的雪橇上三小時，大概也頗不好受，於是我們暫且擱起了到托翁老家去巡禮的願望，且去參觀了曾經是他在莫斯科的寓所的博物館。

房子並不大，二層，附有小小的花園。一八八二年，托爾斯泰五十二歲，爲了夫人和兒女們鄉居不便，他老人家也只好住到城市，所以買了這所房子。原來的正房只有一層，不够住，現在所見的第二層是後來加上去的。原來 房子的四週頗有些工廠，買這房子的時候夫人是貪圖房價不貴，托翁卻爲的它正坐落在工廠區；托翁本不喜歡工廠，可是儘管不喜歡，他卻要親自經驗一下「工廠是什麼東西」。於是他中意了這房子。

走進了老式的木柵門，經過小小院子，約十多步，就到了正屋的大門了。進門就看見樓梯，樓梯右首隔開狹小的一條走路，便是樓下的正間，門和樓梯同一方向，門邊牆上就有一口俄式的大壁爐，很樸素，爐面只塗白堊而已，連琉璃磚也沒裝飾。我們從這門進去，就發見自己是在托翁的餐室內了。這是狹長的，狹的一端有窗，向南，窗外即爲花園。和窗相對的一端是牆壁，一

口碗櫥貼壁而立。櫥與窗的空間擺着長方形的餐桌及椅子，幾乎擠滿了。從前主人進餐時，僕人上菜從主人們坐椅後走過，一定要小小心心這纔不至於失手把湯潑了小姐的衣服。現在，餐桌上的碗碟都按照當年的款式擺得整整齊齊。這裏邊有兩個湯盆，一大一小，大的專盛葷湯（帶肉的）小的專盛素湯，大的是夫人及其他兒女用，小的則歸托翁及其大小姐用，——因爲他倆是喫素的。他倆的坐位亦同在一邊。

餐室內除了一盞點火油的掛燈和一隻老式的掛鐘，差不多沒有別的裝飾物。有幾張照片那是作爲博物館以後所添加，讓參觀者看看當年在這裏進餐的主人們的面貌的。這室內的傢具，連同桌上的碗碟，壁上的燈及掛鐘都是原物。

通過餐室，就到了臥室，兩室之間的門開在南首近窗處。臥室與餐室同一格局，也只是向南一面有窗（而且和通餐室之門相對，又一門卽通托翁兒女的臥室兼書房及遊戲室），但以面積而論，這臥室卻比餐室大了一倍多。臥室內擁擠的程度，也不下於餐室；牀就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地位。這是並排放着而且完全聯接的一對木牀，各約三尺闊，矮欄，並不怎樣華麗；牀上被褥枕頭都擺得很整齊，被面是繡花的。這一對牀，一端緊靠東首的牆壁（隔壁就是兒女們的房間），一端則有一列短屏，這用意當然是免得人家從餐室進來一眼就看見了牀。同時也是用這短屏把牀那麼一隔，就使得室內的其餘部分可以另成一局面。這是包括着一套桌椅和北首牆壁上一

張托夫人（手抱最幼的女兒）的大油畫。這算是夫人的日常休憩之處。而挨着南窗，幾乎是擺在走路上，莽撞的人走過一定會帶翻一些小物件的，則是一張極小的比打字桌大不了多少的書桌，夫人爲托翁抄錄原稿或校對稿子就是在這書桌上做的。書桌近鄰，也是靠窗而且是同一方式擺在那裏的，有一更小的半桌（長方形）這是夫人縫衣用的桌子。

臥室表現了夫人的性格：精明，節儉。

從托翁臥室走進了他的子女的臥室，首先觸目的，是靠着南首窗前擺着的一張四方白木粗桌子。原來這間臥房是托翁最幼小的兩個兒女住的，這桌子就是他們的書桌並遊戲用的工作檯。這桌子大概年事也不小了，它伺候過的小少爺和小小姐怕不只兩位，你看它面上瘢疤纍纍，都是刀砍的火燙的，而且亦不少紅藍墨水的痕跡。

除了這張典型的白木方桌而外，有小鐵牀兩隻及二三簡陋的傢具。總而言之，這房內一切都說不上華麗，好像不應該是托爾斯泰伯爵的孩子們住的。不過玩具卻很多。木的和其他材料的，有最幼的孩子用的，也有較大的孩子用的，擺滿了一個玻璃櫃；其中有一項特別的，乃是一副中國的骨牌。

這一間房也和托翁的臥室同樣大小，且同一格局，但因傢具少，顯得寬敞。房中有一張大人用的鐵牀是屬於保姆的。牀上也有被褥。

上面所說的一排三間，可以算是正房，都是朝南的，而且只是朝南一面有窗。現在我們從托翁兒女的臥室出來，在一條極狹的甬道內了，我們自東而西走着，又看見並排的兩間房，那都是朝甬道開着門，因而它們那些和門的方向相反的窗就都是朝北的了。這一排兩間房都夾甬道而和正房並行，可沒有正房那樣高，而且因爲是朝北，射不進太陽，房內更覺陰暗。從前這兩間房的較小那一間就住着托翁的次子，而那大的一間呢，則爲托翁長女塔吉揚的臥室兼客室。室是扁長形的，當門有一隻圓桌和四把椅子，顯然是招待客人的，桌上有黑色的毛織的桌布，這上面歪歪斜斜繡滿了人名。這些都是從前曾來此室而爲塔吉揚所喜之嘉賓。塔吉揚自己是個畫家，來客亦多文藝界中人，塔吉揚請他們用粉筆在這桌布上簽了字，然後她用線繡之。這張桌布可以告訴你：當年托翁家中的熟客是那些人。大畫家雷平是這桌布上有名的一位。

我們到了樓上。面向着樓梯頂頭方丈之地的，是一道頗爲寬大的門，進門去就是長方形的大客廳，面積約等於樓下的餐室和托翁臥室的總和。一架鋼琴靠着西面的牆壁，正對着進來的門。鋼琴下的地板上鋪着一張頭尾四脚俱全的大黑熊皮，這是一頭母熊，托翁親自獵得的，據說獵這熊時托翁面部受了傷。和鋼琴相對，靠近南向的窗，有托翁的巨大半身像。頗大的一張長方形餐桌占據了這大客廳的東半部。餐桌兩旁放着一些椅子。這就是廳內的全部陳設了。

從前，這大客廳的陳設就跟現在我們所見一樣簡陋，然而這裏是常常聚集了俄羅斯的傑出的

文藝作家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闊步於帝俄文壇藝苑的作家們差不多全作過這裏的座上客。

大客廳的東壁靠近南窗處有一門，進這門去就是小客廳。從面積和地位看來，這間小客廳相當於樓下那間托翁的兒女們的臥室。而和大客廳相反，這裏的陳設卻相當華麗。夫人，塔吉揚（長女），瑪麗亞（次女）的等身的油畫像，差不多把牆壁占了一半去。地下滿鋪着厚的地氈。兩三組的沙發，都是絲絨墊的，而色彩亦頗鮮豔，連同它們的描金雕花小圓桌，把這間不過方丈之大的小客廳就擠得滿滿地。

這裏沒有門可通別處，我們得退出來，仍舊穿過大客廳，回到樓梯頂，然後再自西而東走進一條甬道，這和我們在樓下走過的那條甬道完全是相當的，而且左手也有一排矮房間（這是和大客廳小客廳平行的），就跟樓下一樣。第一間略大，是托翁次女瑪麗亞的臥室，第二間是兩個女僕的臥室，第三間是跟隨托翁最久的男僕的臥室（此人至一九四二年方死）。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甬道的極東端了，就看見了托翁的書房。

南向和東向都有窗，所以這書房很爽朗。然而天花板很低，個子高一點的，伸個懶腰也許手指可以碰到。原來大客廳和小客廳是托翁買了這所房子以後加蓋的，是正式的二層。但這間書房以及二小姐她們所住的那排房間卻是原來有的，然而頗矮，可以說是「假二層」。不過書房雖矮，可並不小。托翁的大書桌放在近門的地方，一端挨着東窗。書桌三面都有矮的欄干，桌上放着文

具。也有幾本書。西首靠牆壁是黑皮面子的大沙發，南首窗下也是大沙發，也是黑皮面子的。這樣，傢具都靠牆壁，房中間便顯得空蕩蕩。托翁生前接見外國來的賓客就在這間書房。但也在這裏，他接見了更多的窮苦的老百姓。

書房外邊有一間隔不斷的小房，放着一口簡單的衣櫥，洗臉檯，以及小小的板桌。這板桌是托翁縫製皮靴的工作檯，上面放着製靴工具和托翁手製的一雙長統皮靴。

托翁生前，每天起牀後，便到這小間來。先做啞鈴操（一副鐵啞鈴還放在老地方），然後把書房的地掃了，下樓取水，劈柴（壁爐的燃料），然後洗臉，換了衣服，進書房工作。午後滑冰，騎馬，最後是縫製皮靴。托翁這一項手藝最初是特地請一個皮匠來家教授的，後來他自己縫成了好多雙，曾經把一雙送給他的大女婿（塔吉揚的丈夫），大女婿沒有穿，托翁死後，他把這雙皮靴放在托翁的十二巨冊著作之上，稱爲「托翁的第十三部作品」。

書房外的小間有一道小扶梯，通到下面的廚房和雜物房。這裏有一道後門。托翁那些窮苦的客人們就從這後門進來，通過那小扶梯，到了書房。因爲夫人不喜歡這些客人，說他們都是「騙子」，所以托翁特地這樣布置好，不讓這些窮苦而善良的農民或手藝工人在前門飽喫閉門羹。

最後，回到樓下時，又在樓梯下看見托翁生前所用的一輛脚踏車。這是托翁六十七歲那年「脚踏車喜用者同志會」送給他的。托翁學會了以後，常常騎這車子出去到鄉下，甚至一直騎到

耶思那耶。他生平曾三次從莫斯科步行到他這采地。

一九〇一年五月，托翁搬回耶思那耶，此後就沒有再來這裏居住。

托翁死後，夫人把這所房子賣給當時的莫斯科市政府。可是沙皇的市政府官吏並非眞心敬仰托翁，買下這座房屋不過裝裝幌子，表示他們也知道愛護文化罷了，對於房屋及內中的陳設不加管理，以至頗有損壞。十月革命後，列寧親自去看過，立即責成專人管理並修葺。一九二〇年正式成立爲博物館。連這一個在內，蘇聯現共有托翁博物館四個，都歸「高爾基世界文學院」管轄。

（一九四七年九月）

「紅旗工廠」

在列寧格勒的一週間，我們參觀了「紅旗工廠」。

這是個棉織工廠，專門生產汗衫袴及各式襪子。戰前此廠所有工人及附屬機關工作人員共達一萬二千名，每天生產汗衫袴及各式襪子二十七萬件。它有巨大而舒服的工人宿舍，托兒所，幼稚園，病院，療養院，休養所，文化娛樂機關及職業學校等，在列寧格勒向來有名。戰時因工人參加軍隊及投效民警者甚多，生產量雖減少，但從未停止工作。列寧格勒被圍的時期，此廠共中大砲彈五十四枚，部分的工房及發電站，托兒所等均遭損壞，工作人員及托兒所之嬰兒均有死傷，然而亦未嘗有一天的停工。因此榮膺國防委員會獎以「紅旗」，復因在社會主義競賽中獲得優勝，再度榮膺獎旗。

所有這些戰爭破壞的痕跡，現在都看不見了。我們參觀全廠的時候，但見各部門都在緊張地工作，而且各部門擺在一旁待裝配的新機器比在工作中的機器爲多。據總工程師見告：一九四六年該廠出品較四四年增加四倍，而按照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四七年的生產應比四六年增加兩倍，但該廠全體工人大會則決定在四七年十月革命紀念節日以前就完成全年生產計劃。該廠現有

工人三千五百名，復員工人陸續歸來，殘廢者改任較輕便的工作，並享受種種優待。

大多數工人是女工。童襪部一人管理織機三架至四架，女襪部一人管理織機二十架。總計織襪部工人約千名，而汗衫袴部工人則共約四百餘名。

「紅旗工廠」的文化娛樂機關及病院，療養院，托兒所等等，在列寧格勒一向有名，可惜我們時間不够，只參觀了托兒所。這是該廠許多托兒所中間的一個，收三歲至七歲的兒童共七十八名，其中全托者（即星期一來，星期六回家）二十七名。因爲是三歲到七歲的兒童，所以這一個托兒所實在還兼有幼稚園的性能。僅七十八名兒童之托兒所，其占用之臥室，食堂，遊戲室，禮堂等等，大概可供我們四百人的小學校應用。三歲兒童的遊戲室中除小桌小椅及普通玩具外，又有各種車輛之模型；壁上掛滿了油畫，其中有列寧畫像，也有各式的風景畫。盥洗室的洗臉檯是特製的，裝有自來水龍頭，都很矮小，叫人看了喜歡。三歲兒童有他們專用的食堂。兒童們依年齡被分爲大中小三部，此又分組，每組至多二十五人。全所共有教員七人，職員十四人。每日進食四次，而兒童之體弱者則別爲一組，名爲「療養組」，所得食物特別好。

禮堂很大，布置得很華麗。經常有晚會，大多數是六七歲的兒童自己計劃，自己表演。

「耐克拉索夫博物館」

一排四個房間，外加一小間，這就是十九世紀俄國大詩人尼古拉・耐克拉索夫（一八二一—一八七八）住了二十年的屋子；現在，這已經成爲俄羅斯古典文學的聖地之一，「參觀者留言簿」上題滿了各種語文的讚美辭。

「耐克拉索夫博物館」當然是在蘇維埃革命以後成立的。爲了要使得那四個房間的裝飾布置盡可能不失舊觀，蘇聯學術院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們曾經化了很多時間和心血；他們搜羅了許多的舊書，木刻，相片，通訊，回憶，以及其他文件，細心地比較研究，然後方能把這位大詩人生前的寓所的內部陳設大致不差地再建立起來。爲了要知道當時牆上糊的花紙是什麽圖樣，曾經很小心地把牆上糊的紙一層一層剝去，盼望能够發見些什麽；後來，果然在揭下來的一層紙上發見了一八六七年的「聲音」雜誌的一小角，而這上面還留存着一種牆紙的花樣；這一點線索大大地幫助了恢復舊觀的工作。

因爲耐克拉索夫是一八五七年搬進這屋子的，直到他逝世，一共住了二十年之久；發見的「聲音」雜誌的一角既然是一八六七年的，可以猜想這還是耐克拉索夫住在這屋子的時候糊在牆

上的，因此亦可以假定那上邊殘留的牆紙花樣大概就是耐克拉索夫家中當時所用的了。

以上所述，在研究耐克拉索夫的生活這範圍內，當然是極瑣屑不足道的一件事，然而由此亦可見蘇聯學術界那種凡事都不肯馬虎的作風；耐克拉索夫博物館並不是草率釘一塊招牌「敷衍公事」，耐克拉索夫博物館雖然小，但眞能表現了這位大詩人在十九世紀六十到七十年代爲了進步的思想而奮鬪的精神；不但表現了七十年代的耐克拉索夫，其實也表現了六十到七十年代整個俄羅斯文壇的精神。——「耐克拉索夫博物館」所陳列的材料就以此爲中心。

現在，我們按次序參觀這位大詩人的故居。

大門口有一頭剝製了的熊。這是耐克拉索夫親自獵得的。他喜歡打獵，他的用具上多有犬馬等雕飾。而這一頭剝製的熊，也叫人想起莫斯科托爾斯泰博物館內那張大熊皮，那也是托翁親自獵得的。

進門第一間是耐氏生前的會客室。這裏陳列着耐克拉索夫早期作品的初版本。牆上掛的，有耐氏一八四三年的畫像；這是小幅的水彩畫像，若哈洛夫所作。壁角有小型的果戈理的銅像。但是最使人注意的，是和畢林斯基有關的兩幅畫。一幅是那烏莫夫所作，畫的是耐克拉索夫訪問畢林斯基請他爲「現代人」雜誌寫稿；那時畢林斯基已經臥病在牀。那烏莫夫和耐克拉索夫交往頗久，耐氏多數作品的插圖也是那烏莫夫作的。另一幅是畢林斯基逝世時的畫像，這是有名的格洛

薄莫夫的作品，陳列在此處的，是摹本中最好的一幀。和這畫像同在一處的，是畢林斯基病重時的照相。

畢林斯基從一八四六年起，就參加了「現代人」雜誌，發表他的精闢的文學批評。使這當時最進步的刊物——「現代人」增加了不少的聲譽。他這有力的支持，直到一八四八年他逝世而止。「現代人」雜誌是耐克拉索夫生平事業最大的一件，他於一八四七年成爲這雜誌的主幹，而早期的「現代人」又和畢林斯基有密切的關係，得到他有力的支持，所以在這「耐克拉索夫博物館」的第一室（耐氏生前的會客室）陳列了這些材料是有深意的。但是，如果從耐克拉索夫住進這屋子的時間（一八五七年）算起來，離開畢林斯基的逝世已有十年光景了；這時候，「現代人」雜誌的台柱子便是契爾尼謝夫斯基和杜布羅留波夫，——繼承了畢林斯基傳統的民主運動的健將和偉大的前進的思想家。

耐克拉索夫博物館的第二室就是這位大詩人生前所主辦的兩大雜誌的編輯部。這兩大雜誌，一個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現代人」，另一個就是「現代人」被禁以後的「祖國紀事」。原來「現代人」最初是大詩人普希金所創辦，時在一八三六年。普希金死後，這雜誌由勃萊特略夫（一七九二——一八六五）接辦。一八四七年，耐克拉索夫負責了「現代人」編輯事務，他就傾其全力使得這雜誌成爲前進思想和民主運動的堅强堡壘。他那時的日子是在不斷的鬭爭中——和沙皇的檢

查制度作頑强的鬭爭。如果說前期的「現代人」的臺柱子是畢林斯基，那麼，後來代替了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文藝批評家而兀立於「現代人」派的進步作家們的班首的，就是契爾尼謝夫斯基。一八六二年，沙皇政府逮捕了契爾尼謝夫斯基，一時恐怖氣氛布滿俄京，「現代人」雜誌不得不暫時休刊。但是由於耐克拉索夫的不斷努力與周密計畫，停刊八個月後，「現代人」仍以從前那樣堅强的姿態和讀者見面。可是，壓迫愈來愈强，沙皇政府的反動愈來愈瘋狂，一八六五年，「現代人」接連兩次受到警告；及至次年四月大學生喀拉科索夫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未果，沙皇政府對於前進人士的壓迫更嚴，「現代人」的處境尤其困難。挨到六月就被封禁了。然而耐克拉索夫是不會就此「安分」的；在「現代人」被禁後半年，他又接辦了「祖國紀事」雜誌。這也是個老雜誌，主編人是克拉耶夫斯基，一八三九年創刊。耐克拉索夫接辦了這雜誌以後，就使它面目一新，所有從前支持「現代人」的進步作家就又集於「祖國紀事」的旗幟下了。

看了上面這一點簡單的敍述，就知道「耐克拉索夫博物館」的第二室——詩人生前主編的「現代人」與「祖國紀事」的編輯部，不但代表了耐氏一生最重要的一段，而且也代表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沙皇政權最黑暗最反動的時期，團結在「現代人」與「祖國紀事」兩雜誌之下的民主進步人士是怎樣和反動勢力作殊死的鬭爭的。

這「第二室」的布置也幫助我們回憶這些壯烈的史蹟。這裏有耐克拉索夫生前所用的書桌。

壁爐架上有銅鐘及兩銅馬。銅鐘上的裝飾是一頭獵犬。耐氏喜歡打獵，所以他室內的擺設大都是和狩獵有關的犬馬之類。

這裏另有一桌，不可不特別指出。原來這平常的桌子便是契爾尼謝夫斯基被捕以前常用的；契氏那時常到這編輯部來，且常常在這書桌前面立着寫字。

「博物館」的第三室是耐氏生前的餐室。這是長方形的，比較前二室都大些。房間的兩角各有一大壁爐（俄國式的），其中之一外邊砌着鏤花赭色琉璃磚。壁上掛的有克朗莫斯考哀所作的耐氏大油畫像；這是耐氏晚年畫像最有名的一幅。此外，又有耐氏照片多張。

第四室爲耐氏生前的臥室，耐氏即死於此室。若干遺物都陳列在一隻玻璃櫥中。這中間有耐氏生前所用的錶及墨水瓶。又有帶着銀鍊子的圓形銀牌，這是俄國農民公贈與耐氏的，牌上刻着一行字：「農民的保護者」。耐氏的作品主要是聲訴了俄國農民的痛苦和要求，「農民保護者」的稱號他實受之無愧。

這裏也有耐氏友人的遺物。一是畢林斯基生前所用的木質筆架。又一是契爾尼謝夫斯基所用的筆及契氏的一綹頭髮。按契氏於一八六二年被捕後，先囚禁於俄京（聖彼得堡）之彼得和保羅砲臺，兩年後（即一八六四年）被判七年徒刑，流徙於西伯利亞東部礦區；滿刑後又被祕密遷禁於雅庫吉亞。他差不多過了二十年的流徙生活，一八八九年十月逝世。他後死於耐氏約十年。猜

想起來，保存在耐氏手上的一綹頭髮也許是契氏充軍到西伯利亞的時候送給耐氏的。

耐氏的遺囑也陳列在第四室，這遺囑是給他夫人的。遺囑上感謝夫人對他事業之幫助，並請她保藏他的原稿和書籍。耐氏臥病兩年而後逝世，這張遺囑是由夫人筆錄的。

最後，第五室，原來是僕人住的房間，現在卻陳列着耐氏作品中的插畫；其中有不少版本現在已成孤本。

耐克拉索夫晚年得了不治之症，他最後的兩年完全消磨於病榻。痊愈既已無望，他只有等待死神快來，然而那時候他偶然作了幾首小詩，對於未來的祖國的新希望仍然是充滿了信心的。例如那四行的短詩「倦極了，倦極了。」這四行是：

倦極了，倦極了……應該是我長眠的時候啦！
哦，羅斯！我知道：你是不幸的；
但你還照明了我走過的路徑，
讓我向更美好的地方前進一步。

（用戈寶權譯文，「羅斯」是俄羅斯的古名）。

而且鬬爭的熱情也依然在他心中燃燒。在他給他夫人靜娜的一首詩中，他說：

鬬爭妨礙我成爲一個詩人，

詩歌妨礙我成爲一個戰士。

誰要是爲世紀的偉大目標服務，
就應該把他全部的生命，
獻給爲了人的兄弟的鬪爭，
只有這樣的人，纔能萬世永生……

然而事實上，詩人耐克拉索夫既未妨礙其爲戰士，而戰士的耐克拉索夫亦未妨礙其爲詩人。在主編「現代人」與「祖國紀事」的漫長歲月中，耐氏的詩作固然減少了，但是詩人的火熱似的作品卻久已振奮了人心。耐氏是詩人但也是戰士，久成定論。這，只看他病中如何引起廣大人民的熱烈慰問，他死後來參加葬儀的「差不多是整個俄國的革命的參謀部」，就可以知道他的數十年奮鬪生活已經有了怎樣的影響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

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

普希金的采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及其鄰近的村莊曾經被德國法西斯强盜侵入而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成爲一片焦土，普希金生前住過多年的老屋（後來改爲「普希金博物館」的）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普希金的若干重要作品是在這老屋內完成的：「波里斯・戈都諾夫」，前四卷的「奧尼金」以及其他無數的詩篇。德國法西斯强盜把這老屋（博物館）的大石柱拆做防禦工事的材料，把門板當作牀板用，把書籍和珍貴的文獻偷的偷，糟塌的糟塌，最後一把大火將這房子燒得精光。

當蘇聯軍隊克復這村莊的時候，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尤琴妮亞・伏羅波娃對紅軍士兵講她目擊的德寇暴行道：「我看見德寇把博物館的東西拿走。他們用了十輛貨車裝載那些傢具雜物，其中就有普希金的坐椅，有他的手槍，書籍和原稿……我那時覺得就好像是普希金本人被他們押到德國做苦工去了。」

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普希金博物館」——這位大詩人生平游釣之地，而也是這位大詩人度過了兩年的禁閉生活聽他的老乳母講故事的地方，現在是被德國法西斯强盜燒成一片焦土了。然

而普希金逝世的屋子——現在是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尚幸無恙。德寇的鐵蹄在列寧格勒的大門口被英勇的列寧格勒人民所阻住；德寇包圍了這英勇的城三年之久，成天成夜炸彈和大砲彈落在城區，然而「普希金博物館」安然無恙。今年二月，正當這位大詩人逝世一百十週年紀念，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在停閉五年之後重復開放。二月十日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列寧格勒人民代表到這位大詩人逝世的屋子（現在的博物館）獻花奏樂致敬，筆者於二月二十八日參觀這博物館時還看見那些花圈供在普希金生前的臥室。

一八三六年十月初，普希金及其家人始租住此屋。當時的租房契約現尚保存。普希金在這屋裏只住了四個月光景，就因決鬬而負傷逝世。

這屋子本爲十二月黨人伏爾康斯基的母親的產業，伏爾康斯基流徙西伯利亞時，和父母及夫人告別，即在此屋。這是一八二六年的事，十年之後，恰好普希金來住了。這時候，此屋早已易主。普希金死後，夫人亦遷出，房東把這屋租給別人，此人與文學無緣，任意改變了普希金居住時各房所有的裝修；陀思妥以夫斯基曾請入內憑弔，亦不獲允許。其後，此屋又作爲沙皇警察的分駐所。十月革命後，成立爲「普希金博物館」。一九三七年蘇聯政府命令改建此屋，恢復普希金居住時的舊觀。當時幸而得了普希金生前好友朱古夫斯基所作的圖樣，略示普希金當時各房的裝修及布置的狀況，因此恢復工作乃得有所依據。又普希金住此屋時，大門口有游廊及大圓柱數

根，後來那房東爲了要多得房金，把大圓柱拆掉，游廊改爲房間；這一點，現在尙未恢復原樣。

普希金於一八三六年十月間搬進此屋，十一月四日早晨就收到一封由郵局寄來的匿名信，裏頭說到當時盛傳的他的夫人和丹特士的曖昧關係。這是普希金生活中那個隱痛的爆發點。經過三個月後，到了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普希金終於忍無可忍，向丹特士要求決鬪。而在此決鬪中，他負了重傷，終於死了。所以普希金住在此屋的三四個月，可說是他一生中最苦痛的日子。

現在的列寧格勒「普希金博物館」所陳列的材料，主要也是表現了這位大詩人最後幾個月的生活。進門第一室有特羅比寧所作的未完成的普希金像，又有普希金死後在意大利所作的塑像。有一張沙皇的檢查官的肖像，這官兒專門檢查普希金的作品。

普希金生前，此第一室與廚房通，餐時先在此室布置，然後搬進隔壁的餐室。

第二室即爲餐室。原來的傢具今已散失，壁上有參加「現代人」雜誌的那些作家的畫像。普希金是這雜誌的主編。

普希金與丹特士決鬪後受傷，唐扎斯（決鬪時普希金的證人）來告此惡消息時，普希金夫人及夫人之姊正在此餐室等候普希金回來喫午飯，聽了唐扎斯的話，急出視，則老僕尼吉泰·科玆洛夫已經抱了重傷的普希金進來了。

第三室爲原來之客廳。這裏有鋼琴，小寫字桌，小型三折屛風，圓桌，沙發等等。這些傢具

都是遺物。這裏又有吉勃蘭斯基所作普希金畫像的摹本，有娜泰利・薩格略玆卡夏（供給「黑桃皇后」的材料的）小畫像。

第四室是原來的臥室，這是前後套房。壁上有普希金在貴胄幼年學校的同學的肖像。又有普希金夫人的畫像，夫人的姊妹的畫像，特羅比寧所作普希金畫像，丹特士夫婦畫像——丹的太太就是普希金夫人的姊姊。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普希金接到了匿名的諷刺信後，就把決鬬的挑戰書——這是第一次的——送給丹特士。然而丹特士和他的義父荷蘭公使格克倫卻不敢接受這挑戰，而想出了「顧全面子」的辦法。這辦法就是使丹特士向普希金夫人的姊姊葉卡傑林娜求婚。葉卡傑林娜早就屬意於丹特士，這婚事自然一拍就成功了。格克倫和丹特士想借此「解釋」丹特士所追求者，實在是那還沒出嫁的葉卡傑林娜而不是有夫之婦的拉泰利亞，因而「證明」普希金的「喫醋」只是一種誤會罷了。

但事實是：丹特士釘着不放的實在是拉泰利亞。丹特士和葉卡傑林娜結婚後，依然瘋狂似的而且故意地挑逗拉泰利亞，並且以能激怒普希金爲娛樂。普希金忍無可忍，乃第二次投出了決鬬的挑戰。

決鬬時普希金證人唐扎斯的肖像，決鬬志願書，以及促使普希金決鬬的嘲笑他戴「綠頭巾」的匿名信多封——全陳列在一處。

普希金受傷返家後，他的女友惠若斯卡夏立即來探視，並寫了法文字條催朱古夫斯基（普希金的好友）急來商量醫治方法。這法文字條現在也保存着。

這裏又有普希金決鬪時所穿的衣服，和惠若斯卡夏的一隻白羊皮手套。這一副手套的另一隻是陪着普希金一同殮在棺內了。

第五室是書房。沿牆壁都是書架。但架上的書已非原物。原物保藏在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

這裏有很多東西是留有普希金的手澤的：書桌，火油燈，叫人鈴，鵝毛筆，放原稿的盒子（祖傳古物），印章（普希金的），作爲擺設用的小瓷黑人。又有手杖和馬刀，這是普希金放逐在高加索時當地的將軍送給他的。

普希金有一個習慣，寫稿時喜倚桌而立。這裏有一張方几，比普通桌子要高一些，就是他站着寫稿用的。

普希金最後的手蹟也陳列在此室。這是他在決鬪前一小時所寫的一封信。受信人是當時的一個女作家伊希莫娃。伊希莫娃曾請普希金翻譯英人康洛奈爾的劇本，普希金的回信說，可惜沒有時間，不能遵命，請自譯之。

壁爐架上有一鐘，鐘上指着兩點四十五分。這就是普希金逝世的時間。書架前有一皮墊長沙發，普希金就是死在這沙發上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記）

烏茲別克的第一個歌劇「蒲朗」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是烏茲別克民族藝術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天。第一個烏茲別克的歌劇——「蒲朗」，在這一天上演於塔什干烏茲別克音樂戲院。而今天的榮膺了紅旗勞動勳章的「烏茲別克歌舞戲院」也在這個可紀念的日子奠定了基礎。

「蒲朗」一上演就獲得了空前熱烈的歡迎，接連演出了四十夜，盛況始終不衰。此後每年戲劇季節的節目單中，「蒲朗」總是居於領導的地位。然而，和它的深受歡迎並行而來的，卻是長期不歇的討論。對於「蒲朗」的音樂，烏茲別克觀衆有若干不同的意見。「蒲朗」的歐洲音樂——特別是俄羅斯音樂的形式，雖然激起了普遍的興趣與熱烈的讚賞，但聽慣了本民族的民間歌曲的觀衆們卻又總覺得缺少了什麼熟習的東西。因爲在「蒲朗」以前，烏茲別克的最流行的所謂「音樂的戲劇」（一種用音樂來伴奏的戲劇）就是把民間歌曲作爲主要的成分，而且毫不加以任何變化。「蒲朗」則不然。以歐洲音樂作爲主要形式的「蒲朗」不是沒有民族的民間歌曲的成分，但這些民族的民間歌曲的調子是經過了揚棄的。因此歌劇「蒲朗」解決了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如何使西歐音樂與烏茲別克民族的民間音樂結合而成爲融和的整體。在這一點上，「蒲朗」的創造

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爲烏茲別克音樂史展開了新的一頁。「蒲朗」的作曲家，阿西拉菲（烏茲別克人）和瓦西倫科（俄羅斯人）最大的成功卽在：既採用了民族的民間歌曲的主題，卻變化了它的調子，既使民間歌曲適用於西歐形式的歌劇，又使根本對於歌劇形式感到生疏的烏茲別克觀衆逐漸能够欣賞這新的藝術。

以上所述是「蒲朗」在烏茲別克音樂方面的劃時代貢獻。以下再略述它的內容。

這是站在正確的人民立場上表現了烏茲別克民族如何得到解放的一個作品。蒲朗（劇中的主角）是一個貧農。他的兒子杜拉和臘茄波的女兒娜爾吉爾相愛已經很久，可是因雙方經濟都很困難，把這一對年靑人的喜事一直就擱下來。然而禍不單行，村長來逼繳捐稅，債主（一個地主）又來討索舊欠。這是高利貸，利上加利，現在的數目已經大得可怕了。蒲朗自然無力還債。村長做好做歹，勸蒲朗把他的幾畝田抵還舊欠。這幾畝田是蒲朗一家唯一的命根，蒲朗當然不肯。債主就告到官裏。官自然袒護地主，蒲朗的田地就這樣被盤算去了。同村的貧農都來安慰蒲朗，都爲他不平，他們大家湊份子助成杜拉和娜爾吉爾的喜事。因爲這一對年靑人的婚事實在不能再延挨下去了。結婚那一天，同村的貧農，男女老小，又都帶了禮物來賀喜。蒲朗家的院子裏擺開了酒席，靑年男女捉對跳舞，好不熱鬧。一會兒，鼓樂喧闐，原來是新娘到了門外了。男儐相引着新郞把新娘迎進門來。衆親友來賓喝采道喜。於是新郎挽了新娘進入靑廬。來賓在廬外又團團地

跳舞奏樂。正當最最熱鬧的時候，區長，村長，和地主，紳士們，突然光臨了。大家都嚇了一驚，以為蒲朗又該倒楣了，因為他還欠着皇家的捐稅呢！可是這羣不速而來的貴客吆喝着叫大家「肅靜」以後，就宣讀了一道沙皇的上諭。這是一道抽壯丁的命令，凡男子自十九歲至四十三歲者，都須被徵去擔任後方的工作（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村民們知道是抽丁，就紛紛議論。有的說地主紳士和其他有錢有勢人家的壯丁如果不在被抽之列，那他們窮人就不服從這道命令。有的說，男人被抽去了，叫家裏的女人們怎麼生活呢。正在吵作一團，村長卻又宣布了本村決定徵召的壯丁的名單。這名單中的人全部是窮人家的，其中有幾個還不滿十九歲。今天剛剛做了新郎的杜拉也「名列榜上」，而劣紳地主福曼克耳的兒子卻漏掉了。顯茄波（就是新娘的父親，盲子，行吟詩人）憤然將手裏的小鼓擲在地下，大叫道：「你們要抓我的女婿麼，先殺了我罷。打倒萬惡的沙皇！」官吏們動武了，要把在場的名單上的壯丁統統抓了去。農民們反抗，將官吏們打走。混亂中羣衆把村長打死。

反叛的農民都上了山了。村中冷清清地，只有女人，小孩子，和老年人，偶爾在街上走過。昨天剛做了新娘的娜爾吉爾孤零零地在家裏哭泣，掛念着她的逃進了山谷的愛人。一隊官兵開進村莊來討伐叛徒了。沙皇的官吏和軍官們找不到一個叛徒，就把女人和小孩子老年人來洩憤。上校克尼亞朵夫強姦了娜爾吉爾。老顯茄波拚老命保護他的女兒，但是一個無拳無勇的盲老人有什

麼辦法呢？俄羅斯籍的士兵索倫諾夫激起了義憤，他提起槍，想打死那强姦娜爾吉爾的克尼亞朵夫，可是他終於沒有這一股勇氣。克尼亞朵夫滿足了獸慾又去做別的惡事去了。老臘茄波瘋狂地在滿村亂跑，咒駡沙皇及其爪牙。區長和克尼亞朵夫捉住了老臘茄波，逼他說出蒲朗及其他叛徒的藏身之處。臘茄波不肯說，慘遭了毒打。娜爾吉爾跑到門外懇求索倫諾夫（他這時奉命擔任守衛）救她的老父。索倫諾夫這一次不再猶豫了，他殺了克尼亞朵夫，把屍首藏在空木箱中。老臘茄波逃走了，索倫諾夫仍舊站在門外，裝出沒事人兒的樣子。克尼亞朵夫的失蹤，使得官吏們大起恐慌。他們來搜查蒲朗的房子，可是奉命動手搜查的，就是索倫諾夫，當然是一無所得了。官吏們放火燒掉了蒲朗的房子。在熊熊大火中索倫諾夫和娜爾吉爾齊聲說：「讓這一把火燒掉了沙皇的寶座，復仇的時間到了！」索倫諾夫撕掉了他的肩章，決心要投奔光明的前程了。

反叛的農民宿營在山谷。一羣俄羅斯籍的工人和農民帶了糧食和武器來加入這隊伍。爲首者是一個五金工人，他帶來了消息，一隊官兵和大量武器彈藥正在向塔什干輸送。必須立即想出辦法截擊這一列兵車。蒲朗熱烈地歡迎這一小羣俄羅斯工人農民的兄弟般的友情援助和合作。可是有一個混進來的僞裝的民族主義者卻反對蒲朗，並企圖煽動烏茲別克人民對於俄羅斯人民的憎恨，破壞兩者的合作。熱烈的辯論展開了。僞裝的民族主義者終於被暴露了原形，而抱頭鼠竄。這當兒，老臘茄波突然來了。他報告了村裏發生的事情。杜拉號說娜爾吉爾被强姦，便要去報

仇。可巧娜爾吉爾也找上山來了，杜拉迎上去抱住她；然而她推開了杜拉，責備他沒有趕快採取行動，到現在還在議論不決。於是杜拉立即下山報仇去了。而此時遠遠傳來了火車的聲音。這便是那運兵來塔什干的列車。反叛的人們炸斷了鐵路上的橋梁，襲擊了那一列兵車，奪取武裝，浩浩蕩蕩殺出山去，蒲朗領頭。

這時，城中的官吏和紳士們正在歡迎新到的總督，十字街頭站滿了兵。紳士們請求總督派兵討伐那些叛徒。一大羣的老百姓被捉了來，被威逼着，要他們交出叛徒，並將他們的子弟交出來服兵役。總督回衙門去了。官吏們還在威逼那些老百姓。突然，杜拉在人羣中出現，向一個官襲擊；但是官兵們開槍，打死了杜拉。官吏們查問那些老百姓，誰殺了克尼亞朵夫上校。沒有人作聲。官吏們便令官兵向羣衆開槍。此時索倫諾夫突然挺身而出，對那些官兵們喊道：「弟兄們，不要亂殺老百姓，殺了那惡狗克尼亞朵夫的，便是我！」官吏們吩咐把索倫諾夫帶出去槍斃。羣衆們衝上前去，要保護索倫諾夫。官吏們急了，向羣衆開槍。紛亂中，娜爾吉爾中彈倒地。這時候，蒲朗帶着他的人也到了。他們捉住了官吏，解放了被捕的老百姓，撕下沙皇的旗，把沙皇的像片扔在地下踐踏。可是，那個僞裝的民族主義者此時突然又出現了，他呼籲羣衆不可反抗朝廷。然而沒有人聽他。羣衆都跟了蒲朗走。遠處槍聲響了。這是總督派兵來剿了。蒲朗號召羣衆去迎接戰鬭。於是在大砲聲中，一羣武裝着步槍，鐮刀，斧頭的隊伍，大踏步上前衝殺去了。

劇本到這裏結束了。以後的事，全世界人民都已看到：「蒲朗」及其戰友們是完全勝利了；烏茲別克人民完全得到解放，不但從沙皇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也從本民族的封建地主，豪紳土霸的壓迫剝削下解放出來了。「蒲朗」這歌劇的政治意義即在它正確地指出：烏茲別克人民在解放的過程中，曾經一面與沙皇的官憲警察鬬爭，一面又須與僞裝的民族主義者——本民族的封建階級的走狗們鬬爭。而烏茲別克的封建階級是依靠着沙皇的專制政權來剝削本民族的勞苦民衆的。

歌劇「蘭綺麗和麥其儂」

近東及中亞各民族的古代傳說中，「蘭綺麗和麥其儂」的戀愛故事大概是最爲著名的了。第一次把這傳說寫成了不朽的詩篇的是十二世紀的阿塞爾拜疆的大詩人尼薩彌。後來，十五世紀時，阿塞爾拜疆的另一大詩人微索列，烏玆別克的偉大詩人奈伐依，都曾從這哀豔的傳說創造了輝煌的形象。自此以後，近東與中東的文學中，繼起了各種各樣的「蘭綺麗和麥其儂」的故事，少說也在三十種以上。

十月革命解放了阿塞爾拜疆及烏玆別克兩民族。在短短的二十餘年內，在帝俄時代曾經是文化落後的阿塞爾拜疆與烏玆別克民族都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尼薩彌和奈伐依的光榮的傳統被繼承而發皇了，「蘭綺麗和麥其儂」也在這兩個民族前所未有的藝術形式——歌劇之中取得了新的意義。

「蘭綺麗和麥其儂」的故事反映了古代近東及中東人民對於封建制度的控訴，而以戀愛的不自由爲其經緯。現在的歌劇「蘭綺麗和麥其儂」不論是烏玆別克的或是阿塞爾拜疆的，關於反封建這一點，當然並無二致，但全劇的情節頗有出入。把這兩個歌劇比較看一看，也不是沒有意義

的。

先說阿塞爾拜彊的「蘭綺麗和麥其儂」。

這是根據了十五世紀阿塞爾拜彊大詩人微索列所寫的故事而改編的。這是阿塞爾拜彊民族的第一個歌劇，上演時尚在帝俄時代。全劇故事如下：

蘭綺麗和卡以司是同學，卡以司愛蘭綺麗而蘭綺麗亦心許之，但因自己的家庭很頑固，不敢和卡以司太親熱。卡以司在這樣的苦悶狀態中，漸致精神失常，同學就以「麥其儂」呼之；「麥其儂」者，半瘋子也。「麥其儂」的父母知道了兒子的病根以後，亦無計可施。因爲蘭綺麗家很有錢而「麥其儂」家窮困，這一頭親事一定是說不攏的。蘭綺麗的父母也知道他們的女兒愛着「麥其儂」——一個「半瘋子」了，大爲不悅，就不許女兒再去學校念書。從此兩人連見一面也不可能了，「麥其儂」的神經病因此更形嚴重，簡直是全瘋了。親友們都很憂慮，大家認爲「心病惟有心藥醫」，慫恿「麥其儂」的父母姑且試試到蘭綺麗家求婚。試的結果，當然是失望。蘭綺麗的父親不肯把女兒許給「麥其儂」，說：這是個瘋子，我的女兒怎麼能嫁給一個瘋子？「麥其儂」知道已經是絕望了，瘋顛得更利害了，棄家遁入山林，與禽獸爲伍，甚至連父母也認不得了。這其間，另有一個富有的酋長薩拉姆到蘭綺麗家來求婚了，薩拉姆用許多金銀珠寶作爲聘禮，蘭綺麗的父親見財心迷，當然一口答應。可是蘭綺麗在內室聽到了這消息，心痛如絞，關了

門，不肯出去。蘭綺麗始終是愛「麥其儂」的。她知道「麥其儂」爲她而瘋，她就願意終身不嫁以爲報答；然而她的父親只認得錢，不顧女兒的意志，在封建社會中，女兒是無法反抗的。「麥其儂」在山中得病，父母和親友們找了來，對着這個又病又瘋的人，毫無辦法。這當兒，湊巧那發爾大將打獵到了山中，見了這一衆人，問知其原因，便仗義願爲斡旋。大將派人送信給蘭綺麗的父親說：如果不受調停，那就來比武。蘭綺麗的父親寧願比武。結果失敗，又求和。可是他告訴大將道：我的女兒已經許配薩拉姆了，不能毀約，而且也不能嫁給一個重病的瘋子。大將無可奈何。酋長薩拉姆方面擇吉要迎娶了。結婚那一天，外面鼓樂喧天，來賓們跳舞喝酒，好不熱鬧，但是蘭綺麗在內室卻以眼淚洗面。突然她聽到了「麥其儂」的歌聲，自遠而近，她激動極了，要出去找他，父母及衆親友都來攔阻，於是蘭綺麗當着衆人及新郎薩拉姆的面，大膽地宣言道：我是始終愛「麥其儂」的。而這時候，「麥其儂」也忽然闖了進來，蘭綺麗奔就之，昏厥於地。衆人扶蘭綺麗入內室，婚禮不歡而散。從這一天起，蘭綺麗得了病，一天一天沈重。她的堅貞不移的愛情，雖然不能轉移父母的心，卻贏得了丈夫的同情——這個丈夫實在只擔了一個虛名，因爲結婚那天蘭綺麗就得了病，事實上不能同居。這位徒有其名的丈夫很願意幫忙，使得蘭綺麗和「麥其儂」這對有情人成了眷屬，然而他又無從幫忙；因爲事情已到了這地步：蘭綺麗病重將死，而「麥其儂」又瘋又病，也是不久於人世的了。不多時，蘭綺麗死了，薩拉姆又是同

情，又是悲痛，又是自怨，也得了病死了。「麥其儂」呢，當最後看到蘭綺麗的墳墓時，一慟之下，也死了。

烏茲別克的同名的歌劇，是根據奈伐依的故事改編的，全劇情節大體與上述相同，可是有兩點卻不相同：第一，在烏茲別克這部歌劇中，蘭綺麗和卡以司的戀愛不是單純的感情，而有思想的基礎。在學校中男女同學很多，爲什麼蘭綺麗和卡以司彼此互相戀愛呢？因爲他們二人的思想相同，他們都是思想進步的人。學校舉行考試的時候，考試官之一就是蘭綺麗的父親阿米。試題之一是：婦女的智慧能否與男子同等？考試官們的意思當然是：不相等，女低於男。許多學生也這樣回答。可是卡以司獨持異議，說天生男女，智慧相等。他堅持他這「離經叛道」的見解，因此被斥爲「麥其儂」——瘋子，而且被開除了學籍。這時候，蘭綺麗卻是堅決擁護卡以司的主張的，因此觸怒了父親阿米而不許她再讀書。後來，卡以司被一般人目爲瘋子，一半也是爲了思想上跟衆人不同，而阿米之堅拒求婚，一半也是不喜歡卡以司的思想。

第二，阿塞爾拜疆的這部歌劇把薩拉姆（蘭綺麗由父母作主所許配的丈夫）寫成一個很同情於蘭綺麗及「麥其儂」的人，而且爲了他自己也是這悲劇的參加者而悲哀怨艾以至傷生。可是在烏茲別克的這部歌劇中，薩拉姆卻是一個自私而又躁急的人。他在結婚那天看到蘭綺麗始終愛着「麥其儂」就氣憤得很，而在再度詢問蘭綺麗能否移愛卻只得到一個「否」字的時候，他就憤

而自殺了。另外還有一個小小不同，就是阿塞爾拜疆的劇本只寫大將那發爾調解不成，無可奈何；但烏茲別克的劇本則說大將於調解失敗後願以自己的女兒許配「麥其儂」而爲「麥其儂」所拒；並且蘭綺麗家裏的人把這件事歪曲了（只說大將之女許給麥其儂而不提麥其儂的不肯）告訴蘭綺麗的時候，蘭綺麗愛「麥其儂」之心亦不動搖，她不肯因此而接受薩拉姆，她不過因此而更加痛苦。

以上不同之點，互有短長。在我看來，從蘭綺麗和「麥其儂」的戀愛中找出思想的基礎來，並强調了這一點，當然使這反封建的戀愛故事意義更爲深刻。而把薩拉姆寫成同情於蘭綺麗和「麥其儂」的人，似乎也能大大增加這故事的悲劇氣氛。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記）

烏茲別克文學概略

一　引言

蘇聯中亞細亞的五個共和國代表着五個民族。這就是吉爾吉斯，土克曼，塔吉克，哈薩克，烏茲別克。十月革命以前，這五個民族都呻吟在沙皇的暴政之下，過着奴隸的生活。那時候，他們的經濟是落後的，主要的經濟形態是游牧；他們的文化也是落後的，全境找不出一所高等學校，文盲占絕大的百分比，他們自己的（民族的）語文是被沙皇政府禁止的，所以不能出版民族語文的書報。

十月革命把這一切都改變過來了。現在這五個民族的工業農業都有巨大的發展，文化和教育的工作既普及而又提高。俗語說的「一步登天」，正可以形容這五個民族的狀況。

本文要簡略敘述的是這五民族之一——烏茲別克的文學。烏茲別克這名字，對於中國一般讀者也許還不大熟悉，可是它不但是我們西北的緊鄰，並且在漢朝就已經知道它，——那時它被我們的史書上稱爲「罽賓」。現在我們新疆省內的少數民族中間也有烏茲別克族，不過人數很少，沒有哈薩克那樣著名。

蘇聯的烏玆別克共和國大約有六百多萬的人口，它的首都塔什干的人口約有百萬左右。革命以前，伊斯蘭敎在這裏有很大的勢力。這一切，都是我們在考察它的文學發展史的時候應當記住的。

二 奈伐依——「烏玆別克文學之父」

中亞細亞的人民是有許多年代的文化遺產的。烏玆別克在十五世紀就產生了民族的最偉大的詩人奈伐依（1441—1501），他不但是烏玆別克文學的奠基人，並且是那時代中亞細亞最偉大的科學家和政治家。

奈伐依的時代也正是中亞一帶發展了高度文明的時代。那時候，帖木耳帝國的首都撒馬爾罕成爲中亞的文化中心；那時候，撒馬爾罕的統治者正是帖木耳的孫子兀魯伯，他本人是一個天文學家。奈伐依就是在這撒馬爾罕文明的全盛時代誕生的。但是到了奈伐依的活動時期，文化中心卻已經從撒馬爾罕移到了赫拉特，這是帖木耳的曾孫胡賽因·拜卡爾的首都，奈伐依和這位統治者本來是同學，最後又做了他的國務大臣。

奈伐依的著作今尚存者，除了約五萬行的詩集而外，還有最爲中亞人民所喜愛的「蘭綺亂和麥其儂」，「法哈和西林」，「亞歷山大記」，「七星」等等。他也用波斯文寫作，有詩一卷。

此外，奈伐依又寫了關於哲學文學問題的著作。

五百年來，奈伐依在中亞細亞享有了極廣大的榮譽，他的作品不但在中亞細亞，而且也在小亞細亞，伊朗，阿富汗等國，都有無數的崇拜者乃至模仿者。他的聲名遠播於西歐，早期的百科全書派甚至以他作爲中亞文化的代表者。他的名字是和峨默（十一世紀波斯大詩人），尼薩彌（十二世紀阿塞爾拜彊大詩人），——這些古代的東方大詩人相並列的。

在奈伐依時代，一般作者都通行用波斯文來著述。可是奈伐依的重要作品卻用的是烏茲別克的口語。這是烏茲別克語第一次作爲文學的語言，而且所成就的又是不朽之作。奈伐依一手奠定了烏茲別克文學的基礎。著名的波斯詩人茄米曾經說過了這樣的話：奈伐依是爲了表示對於波斯詩人的厚道，這纔用烏茲別克語寫作他的重要作品的，如果他用波斯文來寫作，則波斯詩人們只好擱筆。從茄米這句話裏，可見奈伐依的天才之偉大是大家承認的。

自從蘇維埃政權在中亞細亞建立以後，奈伐依的傑作如「蘭綺麗和麥其儂」，「法哈和西林」，都搬上了舞臺，受到空前的熱烈歡迎。奈伐依的作品有大量的需要。現代烏茲別克作家阿伊拜克（烏茲別克作家協會的主席及烏茲別克科學院會員）曾以奈伐依的一生寫成了小說「奈伐依」，得到了斯大林文藝獎。奈伐依之爲現代烏茲別克文學的最光輝的旗幟，那是毫無疑問的。

三　詩歌還是走在最前

在文學各部門中，詩歌是最先發展的；此在各民族幾莫不皆然，烏茲別克也不是例外。如果從口頭傳誦的時代起算，烏茲別克的詩歌的歷史至少也有一千年了。如果從奈伐依起算，那也有五百年。一般的說來，十五六世紀是古典的詩歌全盛時代。這時代的古典詩人除奈伐依而外，還有薩卡克依，若瑪夏利，劉特飛，拜浦耳等四人；現代烏茲別克的詩歌之發展即以此五位的作品爲基礎。

繼承了古典詩人（上述五位）的傳統，在沙皇政權下以民族革命詩人的姿態出現的，就應當提到摩格彌，富爾格脫，赫姆薩等三人。他們不但用他們的銳利的筆鋒向人民的敵人進攻，他們不但寫了無數的諷刺小詩，和長篇敍事詩，暴露了封建統治階層的愚昧貪婪和殘暴，他們同時又是民衆教育的實行者。他們受到了無窮無盡的壓迫，但是他們的聲音不會消歇。三人之中，富爾格脫的諷刺詩尤爲犀利，他所受的壓迫亦最大，後來他不得不亡命於新疆，而且老死在那邊。

蘇維埃革命掃蕩了中亞細亞的封建暴君和殖民地政權以後，烏茲別克詩歌得到了新發展的機會了。最初的幾年內，湧現了大批歌頌革命及其偉大的創造者（列寧）的口頭傳誦的詩歌，這是由民間的行吟詩人所創作而且由他們口頭傳播的。這樣的行吟詩人現在最有名者當推伊司朗·夏

依（夏依即民間行吟詩人之謂）和法席爾・猶爾達西，後者今已六十七歲。

這時期的最大的詩人是哈姆柴。他是蘇維埃政權的最堅決的戰士。他不但是詩人，又是音樂家，又是烏茲別克戲劇的創始者。他在戲劇方面的卓越輝煌的成就使他躋身於古典作家之列。關於他在戲劇方面的貢獻，我們留在下面再講罷。單說在詩歌方面，他是開創了新風氣的第一人，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影響從此引進了烏茲別克的詩壇。不幸他於一九二九年被反動的地主所暗殺，不能盡展所長。

現在烏茲別克文壇上走在最前的，還是詩歌。這不但是從作者及產量之多而言，也從它的質量而言。詩人中最有名者，如「蒲爾・蒲爾」（筆名），阿伊拜克（他也是有名的小說家，曾寫了小說「奈伐依」，上文已經說過了），加福耳・古良，據說他們的作品即與當代俄羅斯大詩人比較起來亦無遜色。古良是斯大林文藝獎的得者，得獎作品名爲「由東方來」，有俄文譯本。他最初是寫散文的，現在則以詩名，他也是烏茲別克科學院的會員。

四　急起直追的小說

就一般而論，小說在現代烏茲別克文壇上所占的比重還不見怎樣大。然而小說已在急起直追，輝煌的前途亦已在望。

不過烏玆別克小說的淵源卻也很爲古遠了。十三世紀的卡若席爾・安皮阿，十六世紀的南默・拔布爾，都是很有名的，他們的作品廣布於中亞一帶。

十五十六世紀的詩人們都用詩體來寫長篇的故事。例如奈伐依的「蘭綺麗和麥其儂」，「法哈和西林」，實在可以說是詩體的小說。蘭綺麗是美女子，「麥其儂」是「失心狂者」的意思，從這兩個名字可以想見這是一個戀愛的悲劇。本來這是流行於中亞細亞和近東一帶的民間故事，古代中亞詩人取這故事寫爲長詩的，據傳有二十五種之多。至於「法哈和西林」，也是戀愛故事，男主角法哈且是一個中國人；這故事是否也有所本，那就不知道了。奈伐依本人也是散文的好手，然而他不用散文來寫長篇故事，卻用了詩體。這就影響到烏玆別克的小說在長時期中發展很慢，在革命以前，小說作家簡直是寥寥可數。

應當提起的，是薩特萊頓・阿伊尼。他現在已經七十四歲了，長期住在撒馬爾罕。在沙皇時代，阿伊尼曾因反抗專制暴政而被捕入獄。他本來是蒲哈拉人，他的一切活動都在烏玆別克斯坦，可是他的作品卻很多是用塔吉克語來寫的。因此，塔吉克和烏玆別克都把他當作自己民族的文化戰士。阿伊尼的作品著名者，有歷史小說「達洪達」，以及反抗專制暴政的寫實小說「拉比」。

到了蘇維埃時代，小說是急起直追了。現代最有名的小說作家就是現任烏玆別克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的阿伊拜克（他同時也是詩人）。他的長篇小說，以奈伐依的一生作爲背景的「奈伐

依」，是烏茲別克現代小說中間榮膺斯大林文藝獎的第一部作品。而在描寫衛國戰爭的許多詩歌，戲曲和小說中間，阿伊拜克的小說「太陽是不會凍的」，亦是數一數二的佳作。此外，同樣頗負盛名的小說作家則有阿布拉・卡哈爾，他的有名的作品是「沙漠上的幻景」，薛維爾桼（烏茲別克作家協會理事）的有名作品是「不可戰勝的阿伊清」，巴爾達・土爾松的「偉大的轉變」則寫到集體農場之成功，女作家「奧綺頓」（這是筆名）寫了出色的以古代傳說為題材的作品。

五 新露頭角的戲曲

戲曲在烏茲別克發展得很遲。一九一三年以前，只有民間原始形式的戲曲，脚本賴口頭傳授，並無寫定本。一九一三年始有寫定的劇本，亦即戲劇作者與演員開始了分工。革命以後，由於人民得到解放而加強了文化的要求，戲劇的發展異常迅速，除了民族特有的「音樂話劇」而外，西歐形式的話劇與歌劇一時並興，在文藝各部門中，寖寖乎有後來居上之勢。

講到烏茲別克的近代戲劇，我們不能忘記了哈姆柴。他是烏茲別克近代劇的開山祖。他的第一部作品，話劇「地主與佃戶」，作於一九一八年，不但在當時震動了年青的烏茲別克文壇，直到現在也還是極受人民的歡迎。「暴風雨」以及其他許多作品（中間也有民族特有的音樂話劇），更為他贏得廣大的榮譽，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從他寫了「地主與佃戶」，到他被反

動派所暗殺，其間不過十年，但他在這十年工夫已在烏兹別克文學史上寫下了光榮的篇幅。

現在哈姆柴的作品已經視爲烏兹別克的古典作品。哈姆柴所走的路，現在有大羣的後繼者在發皇光大。爲了紀念哈姆柴的功績，塔什干的一個最好的國立話劇院冠以他的英名。在這榮膺過列寧勳章的紀念哈姆柴的劇院內，不但上演着烏兹別克劇作家的作品，也上演着外國的古典戲曲，例如莎翁的「哈姆雷脫」和「奧台睦」。單從這一戲院，就可以看出短短三十年間，烏兹別克的戲曲的發展是怎樣空前地神速。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是烏兹別克戲劇史上又一個寶貴的日子；因爲在這一天，第一個烏兹別克歌劇「蒲朗」上演了。編劇者是卡米爾．約森（共和國有功藝術家），作曲者是摩赫達爾．阿西拉菲（斯大林文藝獎得者及共和國人民藝術家）和瓦西倫科（烏兹別克共和國人民藝術家及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人民藝術家），後者是俄羅斯現代大作曲家之一，對於烏兹別克現代音樂的扶助，功績甚大。「蒲朗」表現了十月革命前後烏兹別克人民求自由解放的鬭爭，特別强調了那時候烏兹別克人民的兩條戰線的鬭爭，——一方面反對沙皇及其官吏的大俄羅斯主義，同時也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本民族的封建勢力與剝削階層。這劇本很鮮明地指出：只有聯合俄羅斯民族的革命無產階級並接受其兄弟般的援助，共同推翻沙皇政權及其在烏兹別克的幫凶（烏兹別克的封建階層），方能保證烏兹別克人民取得完全的勝利而從雙重的壓迫剝削之下得到解放。

「蒲朗」的音樂是把烏茲別克民族音樂和西歐音樂——特別是俄羅斯古典音樂鎔鑄而爲新的東西。在烏茲別克音樂史上，這也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件事。

卡米爾·約森也寫了若干話劇，在今天的烏茲別克的戲劇界，他是被視作先驅者的。此外，出名的劇作家尚有亙依克·若達，寫了關於成吉斯汗侵略的歷史劇；魏頁（筆名）寫了「奈伐依」，——這是把奈伐依的一生作背景的第二個文學作品了；土以頁（筆名）寫了「莫哈拔特」；依薩特·索爾丹諾夫（共和國政府副主席）寫了「鷹之飛翔」，——這是寫於一九四二年的，故事背景卻放在一九二〇年，把當年著名的紅軍領袖作爲劇中的主角，鼓勵着民族的自信力，因而還是對於一九四二的戰爭年代起了不少教育作用的著作。

六　對於衛國戰爭的貢獻

在這一次的戰爭年代，烏茲別克的作家們也在「一切爲了前線」的目標下貢獻了他們的才能。這裏只能就最著名者舉示一二。阿伊拜克的小說「太陽是不會凍的」，前面已經提到過；他另外又會把戰時的後方（烏茲別克）的建設作爲題材寫了「英雄的人民」。魏頁寫了話劇「生活的歌」。小說家阿布拉·烏哈爾用自傳體寫了烏茲別克的英雄戰士的內心的發展，和個性的形成，——深刻地探究了英雄們的剛勇無畏以及犧牲精神的根源。亙依克·若達（上面提到過的劇

作家，他同時也是詩人）也寫下了充滿着義憤的詩歌。

至於年青的作家們（那大部分是詩人和劇作家），他們是帶了筆上前線的；他們參加了莫斯科保衛戰，參加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並且一直打到了柏林，作家在戰爭中犧牲者約四五人。

對於衛國戰爭同樣盡了最大的努力的，還有烏玆別克的民間行吟詩人。

上面說過，民間行吟詩人在烏玆別克是有悠久的歷史的。行吟詩人生活在民衆之中，久遠以來，他們的聲音就是民衆的聲音。就像在革命初年一樣，在衛國戰爭年代，這些民間的行吟詩人起了極大的組織和教育的作用。他們的歌聲響遍了烏玆別克的農莊和田野。甚至也傳到前線的戰壕。行吟詩人到前線爲士兵們歌唱，已經成爲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了。

七　民間文學，兒童文學及其他

烏玆別克的民間文學是民族文學極豐富的寶藏。這些民間文學包括詩歌，故事，小說，諺語等等，經過千餘年來的創造和累積，已經成爲現代烏玆別克文學的一份很寶貴的遺產了。烏玆別克科學院的語文研究所從一九二五年即開始搜輯，現在已經寫定者就有千頁（印刷頁，約等於一張報紙的對開）之多；已經印成單行本的，也有二十冊。

直到現在，民間文學繼續還在生長。行吟詩人在烏玆別克的農村中還是極受歡迎，而他們的

作品也受到文壇的重視。法席爾·猶爾達西和伊司朗·夏依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地位，就跟江布爾之在哈薩克斯坦一樣。現在有名的行吟詩人共約一百二三十位，其中十二位是烏茲別克作家協會的名譽會員。這些行吟詩人不但創作詩歌，也創作了詩體的長篇故事（如十五世紀奈伐依等大詩人之所爲），但他們的發表方式不論長篇或短章，都是用口來歌唱，歌唱的時候自已彈奏。他們自已不作書面的稿本，所以要收集他們的作品還得由別人代爲記錄。

民間文學中包含了很豐富的兒童文學的材料。革命以前沒有專門從事兒童文學的作家，但近來也有了。例如旭可爾·沙爾度拉也夫，若發爾·提阿洛夫，阿特亨·拉赫馬道夫，都是兒童文學的優秀作家。

翻譯世界古典名著的工作也是革命以後開始的。俄羅斯古典文學，例如普希金的「奧涅金」，及其他作品，萊蒙托夫，高爾基，托爾斯泰，乞可夫，戈果理，乃至蘇維埃時代許多名家的作品，都有了烏茲別克文的譯本。西歐古典文學則莎士比亞的悲劇已有兩種翻譯過去而且經常在上演了。但丁的「神曲」也有新譯本。總之，在「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口號之下，對於世界古典文學的研究和介紹也是不放鬆的。

最後，再簡單講一講烏茲別克作家協會的概況。「烏作協」現有正式會員六十五人，候補會員十人，又行吟詩人之爲「作協」名譽會員者十二人。「作協」主席是阿伊拜克。理事九人，除

阿伊拜克外，餘八人爲詩人加福耳・古良，小說家薛維爾秦，詩人及劇作家魏賈，戲曲家卡米爾・約森，詩人及戲曲家夏依克・若達，詩人庞卡拉也夫，詩人夏列卜夫。

「烏作協」內分七個部：一、詩，二、戲曲，三、小說，四、兒童文學，五、俄國部，六、翻譯，七、批評。出版文藝月刊「東方之星」，有俄文版及烏文版兩種。

「烏作協」總會在塔什干，有分會三個，而在「卡拉卡爾拜克自治共和國」內亦有一分會。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四日）